

中国古典名著

拍案惊奇

(下)

凌濛初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明朝小说



拍案惊奇

(下)

〔明〕 凌濛初 著

目 录

卷 二 十 七	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	436
卷 二 十 八	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	455
卷 二 十 九	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	467
卷 三 十	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	491
卷 三 十 一	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	503
卷 三 十 二	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	535
卷 三 十 三	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	551
卷 三 十 四	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街	566

卷 三 十 五	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	590
卷 三 十 六	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	609
卷 三 十 七	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	623
卷 三 十 八	占家财狠媚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	634
卷 三 十 九	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	649
卷 四 十	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	663

拍案惊奇卷二十七

顾阿秀喜舍檀那物
崔俊臣巧会芙蓉屏

诗曰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

若是遗珠还合浦，却教拂拭更生辉。

话说宋朝汴梁有个王从事，同了夫人到临安调官，赁一民房，居住数日，嫌他窄小不便。王公自到大街坊上，寻得一所宅子，宽敞洁净，甚是像意，当把房钱赁下了。归来与夫人说：“房子甚是好住，我明日先搬东西去了，临完，我雇轿来接你。”次日并叠箱笼，结束齐备，王公押了行李，先去收拾。临出门，又对夫人道：“我先去，你在此等等，轿到便来就是。”

王公分付罢，到新居安顿了，就叫一乘轿，到旧寓接夫人。轿去已久，竟不见到。王公等得心焦，重到旧寓来问。旧寓人道：“官人去不多时，就有一乘轿来接夫人，夫人已上轿去了。后边又是一乘轿来接，我回他夫人已有轿去了，那两

个就打了空轿回去。怎么还未到？”王公大惊，转到新寓来看。只见两个轿夫来讨钱道：“我等打轿去接夫人，夫人已先来了。我等虽不抬得，却要赁轿钱与脚步钱。”王公道：“我叫的是你们的轿，如何又有甚人的轿先去接着？而今竟不知抬向那里去了！”轿夫道：“这个我们却不知道。”王公将就拿几十钱打发了去。心下好生无主，暴躁如雷，没个出豁处。

次日，到临安府进了状。拿得旧主人来，只如昨说，并无异词。问他邻舍，多见是上轿去的。又拿后边两个轿夫来问，说道：“只打得空轿往回一番，地方街上人多看见的，并不知余情。”临安府也没奈何，只得行个缉捕文书，访拿先前的两个轿夫。却又不知姓名住址，有影无踪，海中捞月，眼见得一个夫人送在别处去了。王公凄凄惶惶，苦痛不已。自此失了夫人，也不再娶。

五年之后，选了衢州教授。衢州首县是西安县附郭的，那县宰与王教授时相往来。县宰请王教授衙中饮酒，吃到中间，嘎饭中拿出鳖来。王教授吃了两管，便停下管，哽哽咽咽，眼泪如珠，落将下来。县宰惊问缘故。王教授道：“此味颇似亡妻所烹调，故此伤感。”县宰道：“尊阃夫人几时亡故？”王教授道：“索性亡故，也是天命。只因在临安移寓，相约命轿相接，不知是甚奸人，先把轿来骗。拙妻错认是家里轿，上的去了。当时告了状，至今未有下落。”县宰色变了道：“小弟的小妾，正是在临安用三十万钱娶的外方人。适才叫他治庖，这鳖是他烹煮的。其中有些怪异了。”登时起身进来，问妾道：“你是外方人，如何却在临安嫁得在此？”妾垂泪道：“妾身自有丈夫，被奸人赚来卖了。恐怕出丈夫的丑，故此不敢声言。”

县宰问道：“丈夫何姓？”妾道：“姓王，名某。是临安听调的从事官。”

县宰大惊失色，走出对王教授道：“略请先生移步到里边，有一个人要奉见。”王教授随了进去。县宰声唤处，只见一个妇人走将出来。教授一认，正是失去的夫人，两下抱头大哭。

王教授问道：“你何得在此？”夫人道：“你那夜晚间说话时，民居浅陋，想当夜就有人听得把轿相接的说话。只见你去不多时，就有轿来接。我只道是你差来的，即便收拾上轿去。却不知把我抬到一个甚么去处，乃是一个空房，有三两个妇女在内，一同锁闭了一夜，明日把我卖在官船上了。明知被赚，我恐怕你是调官的人，说出真情，添你羞耻。只得含羞忍耐，直至今日。不期在此相会。”那县官好生过意不去，传出外厢，忙唤值日轿夫，将夫人送到王教授衙里。王教授要赔还三十万原身钱，县宰道：“以同官之妻为妾，不曾察听得备细。恕不罪责勾了，还敢说原钱耶？”教授称谢而归。夫妻欢会，感激县宰不尽。

元来临安的光棍，欺王公远方人，是夜听得了说话，即起谋心，拐他卖到官船上。又是到任去的，他州外府，道是再无有撞着的事了。谁知恰恰选在衢州，以致夫妻两个失散了五年，重得在他方相会。也是天缘未断，故得如此。却有一件：破镜重圆，离而复合，固是好事。这美中有不足处，那王夫人虽是所遭不幸，却与人为妾，已失了身，又不曾查得奸人跟脚出，报得冤仇。不如“崔俊臣芙蓉屏”故事，又全了节操，又报了冤仇，又重会了夫妻，这个话本好听。看官，容小子慢慢敷演。先听《芙蓉屏歌》一篇，略见大意。歌云：

画芙蓉，妾忍题屏风！屏间血泪如花红。败叶枯梢两萧索，断缣遗墨俱零落。去水奔流隔死生，孤身只影成漂泊。成漂泊，残骸向谁托？泉下游魂竟不归，图中艳姿浑似昨。浑似昨，妾心伤，那禁秋雨复秋霜！宁肯江湖逐舟子？甘从宝地礼医王。医王本慈悯，慈悯超群品。逝魄愿提撕，茆蒨赖将引。芙蓉颜色娇，夫婿手亲描。花萎因折蒂，干死为伤苗。蕊干心尚苦，根朽恨难消。但道章台泣韩翃，岂期甲帐遇文箫？芙蓉良有意，芙蓉不可弃。幸得宝月再团圆，相亲相爱莫相捐。谁能听我《芙蓉篇》？人间夫妇休反目，看此芙蓉真可怜。

这篇歌是元朝至正年间真州才士陆仲暘所作。你道他为何作此歌？只因当时本州有个官人，姓崔，名英，字俊臣。家道丰厚，自幼聪明，写字作画，工绝一时。娶妻王氏，少年美貌，读书识字，写染皆通。夫妻两个，真是才子佳人，一双两好，无不厮称，恩爱异常。是年辛卯，俊臣以父荫得官，补浙江温州永嘉县尉，同妻赴任。就在真州闸边，有一只苏州大船，惯走杭州路的，船家姓顾。赁定了，下了行李，带了家奴使婢，由长江一路进发，包送到杭州交卸。行到苏州地方，船家道：“告官人得知，来此已是家门首了。求官人赏赐些，并买些福物纸钱，赛赛江湖之神。”俊臣依言，拿出些钱钞，教如法置办。完事毕，船家送一桌牲酒到舱里来。俊臣叫家僮接了，摆在桌上，同王氏暖酒少酌。俊臣是宦家子弟，不晓得江湖上的禁忌。吃酒高兴，把箱中带来的金银杯

觥之类，拿出与王氏欢酌。却被船家后舱头张见了，就起不良之心。

此时是七月天气，船家对官舱里道：“官人、娘子在此闹处歇船，恐怕热闷。我们移船到清凉些的所在泊去，何如？”俊臣对王氏道：“我们船中闷躁得不耐烦，如此最好。”王氏道：“不知晚间谨慎否？”俊臣道：“此处须是内地，不比外江。况船家是此间人，必知利害，何妨得呢？”就依船家之言，凭他移船。

那苏州左近太湖，有的虽大河大洋，官塘路上还有不测，若是傍港中去，多是贼的家里。俊臣是江北人，只晓得扬子江有强盗，道是内地港道小了，境界不同，岂知这些就里？是夜船家直把船放到芦苇之中，泊定了。黄昏左侧，提了刀竟奔舱里来，先把一个家人杀了。俊臣夫妻见不是头，磕头讨饶道：“是有的东西都拿了去，只求饶命。”船家道：“东西也要，命也要。”两个只是磕头。船家把刀指着王氏道：“你不必慌，我不杀你。其余都饶不得。”俊臣自知不免，再三哀求道：“可怜我是个书生，只教我全尸而死罢。”船家道：“这等，饶你一刀。快跳在水中去！”也不等俊臣从容，提着腰膀，“扑通”的撩下水去。其余家僮、使女，尽行杀尽，只留得王氏一个。对王氏道：“你晓得免死的缘故么？我第二个儿子未曾娶得媳妇，今替人撑船到杭州去了。再是一两个月，才得归来，就与你成亲。你是吾一家人了，你只安心住着，自有好处，不要惊怕。”一头说，一头就把船中所有，尽检点收拾过了。

王氏起初怕他来相逼，也拼一死。听见他说了这些话，心

中略放宽些道：“且到日后再处。”果然此后船家只叫王氏做媳妇，王氏假意也就应承。凡是船家教他做些甚么，他千依百顺。替他收拾零碎，料理事务，真像个掌家的媳妇伏侍公公一般，无不任在身上，是件停当。船家道是寻得个好媳妇，真心相待，看看熟分，并不提防他有外心了。

如此一月有余，乃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令，船家会聚了合船亲属、水手人等，叫王氏治办酒肴，盛设在舱中，饮酒看月。个个吃得酩酊大醉，东倒西歪，船家也在船里宿了。王氏自在船尾，听得鼻睡之声彻耳。于时月光明亮如昼，仔细看看舱里，没有一个不睡沉了。王氏想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喜得船尾贴岸泊着，略摆动一些些，就好上岸。王氏轻身跳了起来，趁着月色，一气走了二三里路。走到一个去处，比旧路绝然不同。四望尽是水乡，只有芦苇、菰蒲，一望无际。仔细认去，芦苇中间有一条小小路径。草深泥滑，且又双弯纤细，鞋弓袜小，一步一跌，吃了万千苦楚。又恐怕后边追来，不敢停脚，尽力奔走。

渐渐东方亮了，略略胆大了些。遥望林木之中，有屋宇露出来。王氏道：“好了！有人家了。”急急走去。到得面前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一个庵院的模样，门还关着。王氏欲待叩门，心里想道：“这里头不知是男僧、女僧？万一敲开门来是男僧，撞着不学好的，非礼相犯，不是才脱天罗又罹地网？且不可造次。总是天已大明，就是船上有人追着，此处有了地方，可以叫喊求救，须不怕他了。只在门首坐坐，等他开出来的是。”

须臾之间，只听得里头“托”的门栓响处，开将出来，乃是一个女僮，出门担水。王氏心中喜道：“元来是个尼庵！”一

径的走将进去。院主出来见了，问道：“女娘是何处来的？大清早到小院中。”王氏对募生人，未知好歹，不敢把真话说出来，哄他道：“妾是真州人，乃是永嘉崔县尉次妻。大娘子凶悍异常，万般打骂。近日家主离任归家，泊舟在此。昨夜中秋赏月，叫妾取金杯饮酒，不料偶然失手，落在河里去了。大娘子大怒，发愿必要置妾死地。妾自想料无活理，乘他睡熟，逃出至此。”院主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娘子不敢归舟去了。家乡又远，若要别求匹偶，一时也未有其人。孤苦一身，何处安顿是好？”王氏只是哭泣不止。

院主见他举止端重，情状凄惨，好生怜悯，有心要收留他。便道：“老身有一言相劝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王氏道：“妾身患难之中，若是师父有甚么处法，妾身敢不依随？”院主道：“此间小院，僻在荒滨。人迹不到，茭葑为邻，鸥鹭为友，最是个幽静之处。幸得一二同伴，都是五十以上之人，侍者几个，又皆淳谨。老身在此住迹，甚觉清修味长。娘子虽然年芳貌美，争奈命蹇时乖，何不舍离爱欲，披缁削发，就此出家？禅榻佛灯，晨飧暮粥，且随缘度其日月，岂不强如做人婢妾，受今世的苦恼，结来世的冤家么？”王氏听说罢，拜谢道：“师父若肯收留做弟子，便是妾身的有结果了，还要怎的？就请师父替弟子落了发，不必迟疑。”果然院主装起香，敲起磬来，拜了佛，就替他落了发。

可怜县尉孀人，忽作如来弟子。

落发后，院主起个法名，叫做慧圆，参拜了三宝，就拜院主做了师父。与同伴都相见已毕，从此在尼院中住下了。

王氏是大家出身，性地聪明。一月之内，把经典之类一

一历过，尽皆通晓，院主大相敬重。又见他知识事体，凡院中大小事务，悉凭他主张。不问过他，一件事也不敢轻做。且是宽和柔善，一院中的人没一个不替他相好，说得来的。每日早晨，在白衣大士前礼拜百来拜，密诉心事。任是大寒大暑，再不间断。拜完，只在自己静室中清坐。自怕貌美，惹出事来，再不轻易露形，外人也难得见他面的。

如是一年有余，忽一日有两个人到院随喜，乃是院主认识的近地施主，留他吃了些斋。这两个人是偶然闲步来的，身边不曾带得甚么东西来回答，明日将一幅纸画的芙蓉来，施在院中张挂，以答谢昨日之斋。院主受了，便把来裱在一格素屏上面。王氏见了，仔细认了一认，回院主道：“此幅画是那里来的？”院主道：“方才檀越布施的。”王氏道：“这檀越是何姓名？住居何处？”院主道：“就是同县顾阿秀兄弟两个。”王氏道：“做甚么生理的？”院主道：“他两个原是个船户，在江湖上赁载营生。近年忽然家事从容了，有人道他劫掠了客商，以致如此。未知真否如何。”王氏道：“长到这里来的么？”院主道：“偶然来来，也不长到。”

王氏问得明白，记了顾阿秀的姓名。就提起笔来，写一首词在屏上。词云：

少日风流张敞笔，写生不数今黄筌。芙蓉画出最鲜妍。岂知娇艳色，翻抱死生冤！粉绘凄凉馀幻质，只今流落有谁怜？素屏寂寞伴枯禅。今生缘已断，愿结再生缘。

（右调《临江仙》）

院中之尼虽是识得经典上的字，文义不十分精通。看见此词，

只道是王氏卖弄才情，偶然题咏，不晓中间缘故。谁知这画来历，却是崔县尉自己手笔画的，也是船中劫去之物。王氏看见物在人亡，心内暗暗伤悲。又晓得强盗踪迹，已有影响，只可惜是个女身，又已做了出家人，一时无处申理。忍在心中，再看机会。却是冤仇当雪，姻缘未断，自然生出事体来。

姑苏城里有一人，名唤郭庆春。家道殷富，最肯结识官员士夫，心中喜好的是文房清玩。一日游到院中来，见了这幅芙蓉画得好，又见上有题咏，字法俊逸可观，心里喜欢不胜，问院主要买。院主与王氏商量，王氏自忖道：“此是丈夫遗迹，本不忍舍；却有我的题词在上，中含冤仇意思在里面，遇着有心人，玩着词句，究问根因，未必不查出踪迹来。若只留在院中，有何益处？”就叫师父：“卖与他罢！”庆春买得，千欢万喜去了。

其时有个御史大夫高公，名纳麟，退居姑苏，最喜欢书画。郭庆春想要奉承他，故此出价钱买了这幅纸屏去献与他。高公看见画得精致，收了他的。忙忙里也未看着题词，也不查着款字，交与书僮，分付且张在内书房中。送庆春出门来，别了。只见外面一个人，手里拿着草书四幅，插个标儿要卖。高公心性既爱这行物事，眼里看见，就肯便放过了，叫取过来看。那人双手捧过，高公接上手一看：

字格类怀素，清劲不染俗。

若列法书中，可载《金石录》。

高公看毕，道：“字法颇佳，是谁所写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是某自己学写的。”高公抬起头来看他，只见一表非俗，不觉失惊，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何处人氏？”那个人吊下泪来道：

“某姓崔名英，字俊臣。世居真州，以父荫补永嘉县尉。带了家眷，同往赴任。自不小心，为船人所算，将英沉于水中。家财妻小，都不知怎么样了。幸得生长江边，幼时学得泅水之法，伏在水底下多时，量他去得远了，然后爬上岸来，投一民家。浑身沾湿，并无一钱在身。赖得这家主人良善，将干衣出来换了，待了酒饭，过了一夜。明日又赠盘缠少许，打发道：‘既遭盗劫，理合告官。恐怕连累，不敢奉留。’英便问路进城，陈告在平江路案下了。只为无钱使用，缉捕人役不十分上紧。今听候一年，杳无消耗。无计可奈，只得写两幅字卖来度日。乃是不得已之计，非敢自道善书。不意恶札，上达钧览。”

高公见他说罢，晓得是衣冠中人，遭盗流落，深相怜悯。又见他字法精好，仪度雍容，便有心看顾他。对他道：“足下既然如此，目下只索付之无奈。且留吾西塾，教我诸孙写字，再作道理，意下如何？”崔俊臣欣然道：“患难之中，无门可投，得明公提携，万千之幸！”高公大喜，引入内书房中，即治酒榼相待。

正欢饮间，忽然抬起头来。恰好前日所受芙蓉屏，正张在那里。俊臣一眼睃去，见了不觉泫然垂泪。高公惊问道：“足下见此芙蓉，何故伤心？”俊臣道：“不敢欺明公，此画亦是舟中所失物件之一，即是英自己手笔。只不知何得在此？”站起身来再看看，只见上有一词。俊臣读罢，又叹息道：“一发古怪！此词又即是英妻王氏所作。”高公道：“怎么晓得？”俊臣道：“那笔迹从来认得，且词中意思有在，真是拙妻所作无疑。但此词是遭变后所题，拙妇想是未曾伤命，还在贼处。

明公推究此画来目何方，便有个根据了。”高公笑道：“此画来处有因，当为足下任捕盗之责。且不可泄漏。”是日酒散，叫两个孙子出来拜了先生，就留在书房中住下了。自此俊臣只在高公门馆，不题。

却说高公明日密地叫当直的请将郭庆春来，问道：“前日所惠芙蓉屏，是那里得来的？”庆春道：“买自城外尼院。”高公问了去处，别了庆春，就差当直的到尼院中仔细盘问这芙蓉屏是那里来的？又是那个题咏的？王氏见来问得蹊跷，就叫院主转问道：“来问的是何处人？为何问起这些缘故？”当直的回言：“这画而今已在高府中，差来问取来历。”王氏晓得是官府门中来问，或者有些机会在内，叫院主把真话答他道：“此画是同县顾阿秀舍的，就是院中小尼慧圆题的。”当直的把此言回覆高公，高公心下道：“只须赚得慧圆到来，此事便有着落。”进去与夫人商议定了。

隔了两日，又差一个当直的，分付两个轿夫，抬了一乘轿到尼院中来。当直的对院主道：“在下是高府的管家。本府夫人喜诵佛经，无人作伴，闻知贵院中小师慧圆了悟，愿礼请拜为师父，供养在府中。不可推却。”院主迟疑道：“院中事务，大小都要他主张，如何接去得？”王氏闻得高府中接他，他心中怀着复仇之意，正要到官府门中走走，寻出机会来。亦且前日来盘问芙蓉屏的，说是高府，一发有些疑心。便对院主道：“贵宅门中礼请，岂可不去？万一推托了，惹出事端来，怎生当抵？”院主晓得王氏是有见识的，不敢违他，但只是道：“去便去，只不知几时可来？院中有事，怎么处？”王氏道：“等见夫人过，住了几日，觑个空便，可以来得就来。想院中

也没甚事，倘有疑难的，高府在城不远，可以来问信商量得的。”院主道：“既如此，只索就去。”当直的叫轿夫打轿进院，王氏上了轿，一直的抬到高府中来。

高公未与他相见，只叫他到夫人处见了。就叫夫人留他在卧房中同寝，高公自到别房宿歇。夫人与他讲些经典，说些因果，王氏问一答十，说得夫人十分喜欢敬重。闲中问道：“听小师父口谈，不是这里本处人。还是自幼出家的，还是有过丈夫半路出家的？”王氏听说罢，泪如雨下道：“覆夫人：小尼果然不是此间，是真州人。丈夫是永嘉县尉，姓崔，名英。一向不曾敢把实话对人说，而今在夫人面前，只索实告，想自无妨。”随把赴任到此，舟人盗劫财物，害了丈夫全家，自己留得性命，脱身逃走，幸遇尼僧留住，落发出家的说话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，哭泣不止。

夫人听他说得伤心，恨恨地道：“这些强盗害得人如此！天理昭彰，怎不报应？”王氏道：“小尼躲在院中一年，不见外边有些消耗。前日忽然有个人，拿一幅画芙蓉到院中来施。小尼看来，却是丈夫船中之物。即向院主问施人的姓名，道是同县顾阿秀兄弟。小尼记起丈夫赁的船，正是船户顾姓的。而今真赃已露，这强盗不是顾阿秀是谁？小尼当时就把舟中失散的意思，做一首词，题在上面，后来被人买去了。前日贵府有人来院，查问题咏芙蓉下落，其实即是小尼所题，有此冤情在内。”即拜夫人一拜道：“强盗只在左近，不在远处了。只求夫人转告相公，替小尼一查。若是得了罪人，雪了冤仇以下报亡夫，相公、夫人恩同天地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有这些影迹，事不难查。且自宽心，等我与相公说就是。”

夫人果然把这些备细一一与高公说了，又道：“这人且是读书识字，心性贞淑，决不是小家之女。”高公道：“听他这些说话，与崔县尉所说正同。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题，崔县尉又认得是妻子笔迹。此是崔县尉之妻，无可疑心。夫人只是好好看待他，且不要说破。”高公出来见崔俊臣时，俊臣也屡屡催高公替他查查芙蓉屏的踪迹，高公只推未得其详，略不题起慧圆的事。

高公又密密差人，问出顾阿秀兄弟居址所在，平日出没行径，晓得强盗是真。却是居乡的官，未敢轻自动手。私下对夫人道：“崔县尉事，查得十有七八了，不久当使他夫妻团圆。但只是慧圆还是个削发尼僧，他日如何相见，好去做孺人？你须慢慢劝他长发改妆才好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正理。只是他心里不知道丈夫还在，如何肯长发改妆？”高公道：“你自去劝他，或者肯依固好。毕竟不肯时节，我另自有说话。”

夫人依言，来对王氏道：“吾已把你所言，尽与相公说知。相公道，捕盗的事多在他身上，管取与你报冤。”王氏稽首称谢。夫人道：“只有一件：相公道，你是名门出身，仕宦之妻，岂可留在空门没个下落？叫我劝你长发改妆。你若依得，一力与你擒盗便是。”王氏道：“小尼是个未亡之人，长发改妆何用？只为冤恨未申，故此上求相公做主。若得强盗歼灭，只此空门静守，便了终身，还要甚么下落？”夫人道：“你如此妆饰，在我府中也不为便。不若你留了发，认义我老夫妇两个，做个孀居寡女，相伴终身，未为不可？”王氏道：“承蒙相公、夫人抬举，人非木石，岂不知感？但重整云鬟，再施铅粉，丈夫已亡，有何心绪？况老尼相救深恩，一旦弃之，亦

非厚道。所以不敢从命。”

夫人见他说话坚决，一一回报了高公。高公称叹道：“难得这样立志的女人！”又叫夫人对他说道：“不是相公苦苦要你留头，其间有个缘故。前日因去查问此事，有平江路官吏相见，说旧年曾有人告理，也说是永嘉县尉，只怕崔生还未必死。若是不长得发，他日一时擒住此盗，查得崔生出来，此时僧俗各异，不好团圆，悔之何及！何不权且留了头发，等事体尽完，崔生终无下落，那时任凭再净了发，还归尼院，有何妨碍？”王氏见说是有人还在此告状，心里也疑道：“丈夫从小会没水，是夜眼见得囫圇抛在水中的，或者天幸留得性命，也不可知。”遂依了夫人的话，虽不就改妆，却从此不剃发，权扮做道姑模样了。

又过了半年，朝廷差个进士薛溥化为监察御史，来按平江路。这个薛御史乃是高公旧日属官，他吏才精敏，是个有手段的。到了任所，先来拜谒高公。高公把这件事密密托他，连顾阿秀姓名，住址去处，都细细说明白了。薛御史谨记在心，自去行事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顾阿秀兄弟，自从那年八月十五夜，一觉直睡到天明，醒来不见了王氏。明知逃去，恐怕形迹败露，不敢明明追寻。虽在左近打听两番，并无踪影。这是不好告诉人的事，只得隐忍罢了。此后一年之中，也曾做个十来番道路。虽不能如崔家之多，侥幸再不败露，甚是得意。一日，正在家欢呼饮酒间，只见平江路捕盗官带着一哨官兵，将宅居围住，拿出监察御史发下的访单来，顾阿秀是头一名强盗，其余许多名字，逐名查去，不曾走了一个。又拿出崔县尉告的赃单来，

连他家里箱笼，悉行搜卷，并盗船一只——即停泊门外港内——尽数起到了官，解送御史衙门。

薛御史当堂一问，初时抵赖，及查物件，见了永嘉县尉的敕牒尚在，箱中财物一一对款，薛御史把崔县尉旧日所告失盗状念与他听，方各俯首无词。薛御史问道：“当日还有孺人王氏，今在何处？”顾阿秀等相顾不出一语。御史喝令严刑拷讯，顾阿秀招道：“初意实要留他配小的次男，故此本杀。因他一口应承，愿做新妇，所以再不防备。不期当年八月中秋，乘睡熟逃去，不知所向。只此是实情。”御史录了口词，取了供案。凡是在船之人，无分首从，尽问成臬斩死罪，决不待时。原赃照单给还失主。

御史差人回复高公，就把赃物送到高公家来，交与崔县尉。俊臣出来，一一收了。晓得敕牒还在，家物犹存，只有妻子没查下落处，连强盗肚里也不知去向了，真个是渺茫的事。俊臣感新思旧，不觉恸哭起来。有诗为证：

堪笑聪明崔俊臣，也应落难一时浑。

既然因画能追盗，何不寻他题画人？

元来高公有心，只将画是顾阿秀施在尼院的说与俊臣知道，并不曾题起题画的人就在院中为尼。所以俊臣但得知盗情因画败露，妻子却无查处，竟不知只在画上可以跟寻得出来的。

当时俊臣恸哭已罢，想道：“既有敕牒，还可赴任，若再稽迟，便恐另补有人，到不得地方了。妻子既不见，留连于此无益。”请高公出来，拜谢了他，就把要去赴任的意思说了。高公道：“赴任是美事，但足下青年无偶，岂可独去？待老夫与足下做个媒人，娶了一房孺人，然后夫妻同往，也未为迟。”

俊臣含泪答道：“糟糠之妻，同居贫贱多时，今遭此大难，流落他方，存亡未卜。然据着芙蓉屏上，尚及题词，料然还在此方。今欲留此寻访，恐事体渺茫，稽迟岁月，到任不得了。愚意且单身到彼，差人来高揭榜文，四处追探。拙妇是认得字的，传将开去，他闻得了，必能自出，除非忧疑惊恐，不在世上了。万一天地垂怜，尚然留存，还指望伉俪重谐。英感明公恩德，虽死不忘。若别娶之言，非所愿闻。”高公听他说得可怜，晓得他别无异心，也自凄然道：“足下高谊如此，天意必然相佑，终有完全之日。吾安敢强逼？只是相与这几时，容老夫少尽薄设奉饯，然后起程。”

次日，开宴饯行。邀请郡中门生故吏，各官与一时名士毕集，俱来奉陪崔县尉。酒过数巡，高公举杯告众人道：“老夫今日为崔县尉了今生缘。”众人都不晓其意，连崔俊臣也一时未解。只见高公命传呼后堂，请夫人打发慧圆出来。俊臣惊得木呆，只道高公要把甚么女人强他纳娶，故设此宴，说此话，也有些着急了。梦里也不晓得他妻子叫得甚么慧圆。当时夫人已知高公意思，把崔县尉在馆内多时，昨已获了强盗，问了罪名，追出敕牒，今日饯行赴任，特请你到堂厮认团圆，逐项逐节的事情，说了一遍。王氏如梦方醒，不胜感激。先谢了夫人，走出堂前来。此时王氏发已半长，照旧妆饰。崔县尉一见，乃是自家妻子，惊得如醉里梦里。高公笑道：“老夫原说道与足下为媒，这可做得着么？”崔县尉与王氏相持大恸，说道：“自料今生死别了，谁知在此却得相见！”

座客见此光景，尽有不晓得详悉的，向高公请问根由。高公便叫书童去书房里取出芙蓉屏来，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要知此

事，须看此屏。”众人争先来看，却是一画一题。看的看，念的念，却不明白这个缘故。

高公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只这幅画便是崔县尉夫妻一段大因缘。这画即是崔县尉所画，这词即是崔孺人所题。他夫妻赴任到此，为船上所劫。崔孺人脱逃于尼院出家，遇人来施此画，认出是船中之物，故题此词。后来此画却入老夫之手，遇着崔县尉到来，又认出是孺人之笔。老夫暗地着人细细问出根由，乃知孺人在尼院，叫老妻接将家来住着。密行访缉，备得大盗踪迹，托了薛御史，究出此事，强盗俱已伏罪。崔县尉与孺人在家下各有半年多，只道失散在那里，竟不知同在一处多时了。老夫一向隐忍，不通他两人知道，只为崔孺人头发未长，崔县尉敕牒未获，不知事体如何，两人心事如何，不欲造次漏泄。今罪人既得，试他义夫节妇，两下心坚，今日特地与他团圆这段因缘，故此方才说替他了今生缘，即是崔孺人词中之句。方才说请慧圆，乃是崔孺人尼院中所改之字，特地使崔君与诸公不解，为今日酒间一笑耳。”

崔俊臣与王氏听罢，两个哭拜高公。连在座之人，无不下泪，称叹高公盛德，古今罕有。王氏自到里面去拜谢夫人了，高公重入座席与众客尽欢而散。是夜特开别院，叫两个养娘伏侍王氏与崔县尉在内安歇。

明日，高公晓得崔俊臣没人伏侍，赠他一奴一婢，又赠他好些盘缠，当日就道。他夫妻两个感念厚恩，不忍分别，大哭而行。王氏又同丈夫到尼院中来，院主及一院之人见他许久不来，忽又改妆，个个惊异。王氏备细说了遇合缘故，并谢院主看待厚意，院主方才晓得顾阿秀劫掠是真，前日王氏

所言妻妾不相容，乃是一时掩饰之词。院中人个个与他相好的，多不舍得他去，事出无奈，各各含泪而别。夫妻两个同到永嘉去了。

在永嘉任满回来，重过苏州。差人问候高公，要进来拜谒。谁知高公与夫人俱已薨逝，殡葬已毕了。崔俊臣同王氏大哭，如丧了亲身父母一般。问到他墓下，拜奠了，就请旧日尼院中各众，在墓前建起水陆道场三昼夜，以报大恩。王氏还不忘经典，自家也在里头持诵。事毕，同众尼再到院中。崔俊臣出宦资，厚赠了院主。王氏又念昔日朝夜祷祈观世音暗中保策，幸得如愿，夫妇重谐，出白金十两，留在院主处，为烧香点烛之费。不忍忘院中光景，立心自此长斋，念观音不辍，以终其身。当下别过众尼，自到真州宁家，另日赴京补官。这是后事，不必再题。

此本话文，高公之德，崔尉之谊，王氏之节，皆是难得的事。各人存了好心，所以天意周全，好人相逢，毕竟冤仇尽报，夫妇重完。此可为世人之劝。

诗云：

王氏藏身有远图，间关到底得逢夫。

舟人妄想能同志，一月空将新妇呼。

又云：

芙蓉本似美人妆，何意飘零在路傍！

画笔词锋能巧合，相逢犹自墨痕香。

又有一首赞叹御史大夫高公云：

高公德谊薄云天，能结今生未了缘。

不使初时轻逗漏，致令到底得团圆。

芙蓉画出原双蒂，萍藻浮来亦共联。
可惜白杨堪作柱，空教洒泪及黄泉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八

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

诗云：

近有人从海上回，海山深处见楼台。

中有仙童开一室，皆言此待乐天来。

又云：

吾学空门不学仙，恐君此语是虚传。

海山不是吾归处，归即应归兜率天。

这两首绝句，乃是唐朝侍郎白香山白乐天所作，答浙东观察使李公的。乐天一生精究内典，勤修上乘之业，一心超脱轮回，往生净土。彼时李公师稷观察浙东，有一个商客，在他治内明州同众下海，遭风飘荡，不知所止。一月有余，才到一个大山，瑞云奇花，白鹤异树，尽不是人间所见的。山侧有人出来迎问道：“是何等人？来得到此！”商客具言随风飘到。岸上人道：“既到此地，且系定了船，上岸来见天师。”同舟中胆小，不知上去有何光景，个个退避，只有这一个商客，跟将上去。岸上人领他到一个所在，就像大寺观一般。商

客随了这人，依路而进，见一个道士须眉皆白，两旁侍卫数十人，坐大殿上。对商客道：“你本中国人，此地有缘，方得一到。此即世传所称蓬莱山也。你既到此地，可要各处看看去么？”商客口称：“要看。”道士即命左右领他宫内游观。玉台翠树，光彩夺目。有数十处院宇，多有名号。只有一院关锁得紧紧的，在门缝里窥进去，只见满庭都是奇花，堂中设一虚座，座中有衲褥，阶下香烟扑鼻。商客问道：“此是何处？却如此空锁着！”那人答道：“此是白乐天前生所驻之院。乐天今在中国未来，故关闭在此。”商客心中原晓得白乐天是白侍郎的号，便把这些去处光景一一记着，别了那边人，走下船来，随风使帆，不上十日已到越中海岸。商客将所见之景，备细来禀知李观察，李观察尽录其所言，书报白公。白公看罢，笑道：“我修净业多年，西方是我世界，岂复往海外山中去作神仙耶？”故此把这两首绝句回答李公，见得他修的是佛门上乘，要到兜率天宫，不希罕蓬莱仙岛意思。

后人评论，道是白公脱屣烟埃，投弃轩冕，一种非凡光景，岂不是个谪仙人？海上之说，未为无据，但今生更复勤修精进，直当超脱玄门，上证大觉。后来果位，当胜前生。——这是正理。要知从来名人达士，臣卿伟公，再没一个不是有宿根再来的人。若非仙官谪降，便是古德转生，所以聪明正直，在世间做许多好事。如东方朔是岁星，马周是华山素灵宫仙官，王方平是琅琊寺僧，真西山是草庵和尚，苏东坡是五戒禅师。就是死后，或原归故处，或另补仙曹，如卜子夏为修文郎，郭璞为水仙伯，陶弘景为蓬莱都水监，李长吉召撰《白玉楼记》，皆历历可考，不能尽数。

至如奸臣叛贼，必是药叉、罗刹、修罗鬼王之类，决非善根。乃有小说中说：李林甫遇道士，卢杞遇仙女，说他本是仙种，特来度他。他两个都不愿做仙人，愿做宰相，以至堕落。此多是其家门生故吏、一党之人撰造出来，以掩其平生过恶的。若依他说，不过迟做得仙人五六百年，为何阴间有李林甫十世为牛九世倡之说？就是说道业报尽了，还归本处，五六百年后便不可知，为何我朝万历年间，河南某县雷击死娼妇，背上还有“唐朝李林甫”五字？此却六百年不止了。可见说恶人也是仙种，其说荒唐，不足凭信。

小子如今引白乐天的故事，说这一番话，只要有好根器的人，不可在火坑欲海恋着尘缘，忘了本来面目。待小子说一个宋朝大臣，在当生世里看见本来面目的一个故事，与看官听一听。诗云：

昔为东掖垣中客，今作西方社里人。

手把杨枝临水坐，寻思往事是前身。

却说西方双摩诃池边有几个洞天，内中有两个洞，一个叫做金光洞，一个叫做玉虚洞。凡是洞中，各有一个尊者在内做洞主，住居极乐胜境，同修无上菩提。忽一日，玉虚洞中尊者来对金光洞中尊者道：“吾佛以救度众生为本，吾每静修洞中，固是正果。但只独善其身，便是辟支、小乘。吾意欲往震旦地方，打一转轮回，游戏他七八十年，做些济人利物的事，然后回来复居于此可不好么？”金光洞尊者道：“尘世纷嚣，有何好处？虽然可以济人利物，只怕为欲火所烧，迷恋起来，没人指引回头，忘却本来面目，便要堕落轮回道中，

不知几劫才得重修圆满。怎么说得复居此地这样容易话？”

玉虚洞尊者见他说罢，自悔错了念头。金光洞尊者道：“此念一起，吾佛已知，伽蓝韦驮即有密报，岂可复悔，须索向阎浮界中去走一遭，受享些荣华富贵，就中做些好事，切不可迷了本性。倘若恐怕浊界汨没，一时记不起，到得五十年后，我来指你个境头，等你心下洞彻罢了。”玉虚洞尊者当下别了金光洞尊者，自到洞中，分付行童：“看守着洞中，原自早夜焚香诵经。我到人间走一遭去也。”一灵真性，自去拣那善男信女、有德有福的人家，好处投生不题。

却说宋朝鄂州江夏有个官人，官拜左侍禁，姓冯名式，乃是个好善积德的人。夫人一日梦一金身罗汉下降，产下一子，产时异香满室。看那小厮时，生得天庭高耸，地角方圆，两耳垂珠，是个不凡之相。两岁时就颖悟非凡，看见经卷上字，恰像原是认得的，一见不忘。送入学中，取名冯京，表字当世。过目成诵，万言立就。虽读儒书，却又酷好佛典，敬重释门。时常瞑目打坐，学那禅和子的模样。不上二十岁，连中了三元。

说话的，你错了。据着《三元记》戏本上，他父亲叫做冯商，是个做客的人，如何而今说是做官的，连名字多不是了？看官听说：那戏文本子，多是胡诌，岂可凭信？只如南北戏文，极顶好的，多说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。那蔡伯喈汉时人，未做官时父母双亡，庐墓致瑞，公府举他孝廉，何曾为做官不归，父母饿死？且是汉时不曾有状元之名。汉朝当时，正是董卓专权，也没有个牛丞相。郑恒是唐朝大官，夫人崔氏，皆有封号，何曾有失身张生的事？后人虽也有晓得是元微之

不遂其欲，托名丑诋的，却是戏文倒说崔张做夫妻到底，郑恒是个花脸衙内，撞阶死了，却不是颠倒得没道理？只这两本出色的，就好笑起来，何况别本，可以准信得的？所以小子要说冯当世的故事，先据正史，把父亲名字说明白了，免得看官每信着戏文上说话，千古不决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那冯公自中三元以后，任官累典名藩，到处兴利除害，流播美政，护持佛教，不可尽述。后来入迁政府，做了丞相。忽一日，体中不快，遂告个朝假，在寓静养调理。其时英宗皇帝圣眷方隆，连命内臣问安，不绝于道路。又诏令翰苑有名医人数个，到寓诊视，圣谕尽心用药，期在必愈。

服药十来日，冯相病已好了。却是羸瘦了好些，拄了杖才能行步。久病新愈，气虚多惊，倦视绮罗，厌闻弦管，思欲静坐养神，乃策杖徐步入后园中来。后园中花木幽深之处，有一所茅庵，名曰容膝庵，乃是取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中语，见得庵小只可容着两膝的话。冯相到此，心意欣然，便叫侍妾每都各散去。自家取龙涎香，焚些在博山炉中，叠膝瞑目，坐在禅床中蒲团上。

默坐移时，觉神清气和，肢体舒畅。徐徐开目，忽见一个青衣小童，神貌清奇，冰姿潇洒，拱立在禅床之右。冯相问小童道：“婢仆皆去，你是何人，独立在此？”小童道：“相公久病新愈，心神忻悦，恐有所游，小童愿为参从，不敢擅离。”公伏枕日久，沉疾既愈，心中正要闲游，忽闻小童之言，意思甚快。乘兴离榻，觉得体力轻健，与平日无病时节无异。步至庵外，小童禀道：“路径不平，恐劳尊重。请登羊车，缓

游园圃。”冯相喜小童如此慧黠，笑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

说话之间，小童挽羊车一乘，来到面前。但见：

帘垂斑竹，轮斫香檀。同心结带系蛟峭，盘角
曲栏雕美玉。坐褥铺锦褥，盖顶覆青毡。

冯相也不问羊车来历，忻然升车而坐。小童挥鞭，在前驭着，车去甚速，势若飘风。冯相惊怪道：“无非是羊，为何如此行得速？”低头前视，见驾车的全不似羊，也不是牛马之类。凭轼仔细再看，只见背尾皆不辨，首尾足上毛五色，光彩射人。奔走挽车，稳如磐石。冯相公大惊，方欲询问小童，车行已出京都北门。渐渐路入青霄，行去多是翠云深处。下视尘寰，直在底下。虚空之中，过了好些城郭。将有一饭时候，车才着地住了。小童前禀道：“此地胜绝，请相公下观。”

冯相下得车来，小童不知所向，连羊车也不见了。举头四顾，身在万山之中。但见：

山川秀丽，林麓清佳。出没万壑烟霞，高下千
峰花木。静中有韵，细流石眼水涓涓；相逐无心，
闲出岭头云片片。溪深绿草茸茸茂，石老苍苔点点
斑。

冯相身处朝市，向为尘俗听役。乍见山光水色，洗涤心胸，正如酷暑中行，遇着清泉百道，多时病滞，一旦消释。冯相心中喜乐，不觉拊腹而叹道：“使我得顶笠披蓑，携锄趁犊，躬耕数亩之田，归老于此地。每到秋苗熟后，稼穡登场，旋煮黄鸡，新蒔白酒，与邻叟相邀。瓦盆磁甌，量晴较雨。此乐虽微，据我所见，虽玉印如霜，金印如斗，不足比之。所恨者君恩未报，不敢归田，他日必欲遂吾所志。”

方欲纵步玩赏，忽闻清馨一声，响于林杪。冯相举目仰视，向松阴竹影疏处，隐隐见山林间有飞檐碧瓦，栋宇轩窗。冯相道：“适才馨声，必自此出。想必有幽人居止，何不去寻访？”遂穿云踏石，历险登危，寻径而走。过往处，但闻流水松风，声喧于步履之下。渐渐林麓两分，峰峦四合。行至一处，溪深水漫，风软云闲。下枕清流，有千门万户。但见：

崑崙宮殿。虬松鎮碧瓦朱扉；寂寂回廊，凤竹

映雕栏玉砌。

玲珑楼阁，干霄覆云，工巧非人世之有。岩畔洞门开处，挂一白玉牌，牌上全书“金光第一洞”。冯相见了洞门，知非人世，惕然不敢进步入洞。因是走得路多了，觉得肢体倦怠，暂歇在门阃石上坐着。坐还未定，忽闻大声起于洞中，如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大声方住，狂风复起。松竹低偃，瓦砾飞扬，雄气如奔，顷刻而止。冯相惊骇，急回头看时，一巨兽自洞门奔出外来。你道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目光闪烁，毛色斑斕。剪尾岩谷风生，移步郊

园草偃。山前一吼，摄将百兽潜形；林下独行，威

使群毛震惊。满口利牙排剑戟，四蹄刚爪利锋铍。

奔走如飞，将至坐侧，冯相惶惶，欲避无计。忽闻金锡之声震地，那个猛兽恰像有人赶逐他的，窜伏亭下，敛足瞑目，犹如待罪一般。

冯相惊异未定，见一个胡僧自洞内走将出来。你道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修眉垂雪，碧眼横波。衣披烈火七幅鲛绡，杖

拄降魔九环金锡。若非圆寂光中客，定是楞迦峰顶

人。

将至洞门，将锡杖横了，稽首冯相道：“小兽无知，惊恐丞相。”冯相答礼道：“吾师何来？得救残喘。”胡僧道：“贫僧即此间金光洞主也。相公别来无恙？粗茶相邀，丈室闲话则个。”冯相见他说“别来无恙”的话，举目细视胡僧面貌，果然如旧相识，但仓卒中不能记忆，遂相随而去。

到方丈室中，啜茶已罢。正要款问仔细，金光洞主起身对冯相道：“敝洞荒凉，无以看玩。若欲游赏烟霞，遍观云水，还要邀相公再游别洞。”遂相随出洞后而去。但觉天清景丽，日暖风和，与世俗溪山迥然有异。须臾到一处，飞泉千丈，注入清溪，白石为桥，斑竹夹径。于巔蜂之下，见一洞门。门用玻璃为牌，牌上金书“玉虚尊者之洞”。冯相对金光洞主道：“洞中景物，料想不凡。若得一观，此心足矣。”金光洞主道：“所以相邀相公远来者，正要相公游此间耳。”遂排扉而入。

冯相本意，只道洞中景物可赏。既到了里面，尘埃满地，门户寂寥，似若无人之境。但见：

金炉断烬，玉磬无声。绛烛光消，仙扃昼掩。

蛛网遍生虚室，宝钩低压重帘。壁间纹幕空垂，架上金经生蠹。闲庭悄悄，芊绵碧草侵阶；幽槛沉沉，散漫绿苔牛砌。松阴满院鹤相对，山色当空人未归。

冯相犹豫不决，逐步走至后院。忽见一个行童，凭案诵经。冯相问道：“此洞何独无僧？”行童闻言，掩经离榻，拱揖而答道：“玉虚尊者游戏人间，今五十六年，更三十年方回此洞。缘主者未归，是故无人相接。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不必问，后当自知。此洞有个空寂楼台，迥出群峰，下视千里。请相公

登楼，款歇而归。”遂与登楼。

看那楼上时，碧瓦甃地，金兽守扃。饰异宝于虚檐，缠玉虬于巨栋。犀轴仙书，堆积架上。冯相正要取卷书来看看，那金光洞主指楼外云山，对冯相道：“此处尽堪寓目，何不凭栏一看？”冯相就不去看书，且凭栏凝望，遥见一个去处：

翠烟掩映，绛雾氤氲。美木交枝，清阴接影。

琼楼碧瓦玲珑，玉树翠柯摇曳。波光泊岸，银涛映天。翠色逼人，冷光射目。

其时月影下照，如万顷琉璃。冯相注目细视，良久，问金光洞主道：“此是何处？其美如此！”金光洞主愕然而惊，对冯相道：“此地即双摩诃池也。此处溪山，相公多曾游赏，怎么就不记得了？”

冯相闻得此语，低头仔细回想，自儿童时，直至目下，一一追算来，并不记曾到此。却又有些依稀认得，正不知甚么缘故，乃对金光洞主道：“京心为事夺，壮岁旧游，悉皆不记。不知几时会到此处，隐隐已如梦寐。人生劳役，至于如此！对景思之，令人伤感。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儒者，当达大道，何必浪自伤感？人生寄身于太虚之中，其间荣瘁悲欢，得失聚散，彼死此生，投形换壳，如梦一场。方在梦中，原不足问；及到觉后，又何足悲？岂不闻《金刚经》云：‘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’自吉皆以浮生比梦，相公只要梦中得觉，回头即是，何用伤感？此尽正理，愿相公无轻老僧之言。”

冯相闻语，贴然敬伏。方欲就坐款话，忽见虚檐日转，晚色将催。冯相意要告归，作别金光洞主道：“承挈游观，今兴

尽而返，此别之后，未知何日再会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是何言也？不久当与相公同为道友，相从于林下。日子正长，岂无相见之期？”冯相道：“京病既愈，旦夕朝参，职事相索，自无暇日。安能再到林下，与吾师游乐哉？”金光洞主笑道：“浮世光阴迅速，三十年只同瞬息。老僧在此，转眼间伺候相公来，再居此洞便了。”冯相道：“京虽不才，位居一品。他日若荷君恩，放归田野，苟不就宫祠微禄，亦当为田舍翁，躬耕自乐，以终天年。况自此再三十年，京已寿登耄耋，岂更削发披缁，坐此洞中为衲僧耶？”金光洞主但笑而不答。冯相道：“吾师相笑，岂京之言有误也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久羁浊界，认杀了现前身子。竟不知身外有身耳！”冯相道：“岂非除此色身之外，别有身耶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色身之外，元有前身。今日相公到此，相公的色身又是前身了。若非身外有身，相公前日何以离此？今日怎得到此？”冯相道：“吾师何术使京得见身外之身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欲见何难？”就把手指向壁间画一圆圈，以气吹之，对冯相道：“请相公观此境界。”

冯相遂近壁视之，圆圈之内，莹洁明朗，如挂明镜。注目细看其中。见有：

风轩水榭，月坞花畦。小桥跨曲水横塘，垂柳
笼绿窗朱户。

遍看池亭，皆似曾到，但不知是何处园圃，在此壁间。冯相疑心是障眼之法，正色责金光洞主道：“我佛以正法度人，吾师何故将幻术变现，惑人心目？”金光洞主大笑而起，手指园圃中东南隅道：“如此景物，岂是幻也？请相公细看，真伪可见。”冯相走近前边，注目再看，见园圃中有粉墙小径，曲槛

雕栏。向花木深处，有茅庵一所。

半开竹牖，低下疏帘。闲阶日影三竿，古鼎香烟一缕。

茅庵内有一人，叠足瞑目，靠蒲团坐禅床上。

冯相见此，心下踌躇。金光洞主将手拍着冯相背上道：“客膝庵中，尔是何人？”大喝一偈道：

五十六年之前，各占一所洞天。容膝庵中莫误，玉虚洞里相延。

向冯相耳畔，叫一声：“咄！”冯相于是顿省：游玉虚洞者乃前身，坐容膝庵者乃色身。不觉失声道：“当时不晓身外身，今日方知梦中梦。”因此顿悟无上菩提，喜不自胜。

方欲参问心源，印证禅觉，回顾金光洞主，已失所在。遍视精舍迦蓝，但只见：

如云藏宝殿，似雾隐回廊。审听不闻钟磬之清音，仰视已失峰岩之险势。玉虚洞府，想却在海上瀛州；空寂楼台，料复归极乐国土。只疑看罢僧繇画，卷起丹青十二图。

一时廊殿、洞府、溪山，拈指皆无踪迹，单单剩得一身，俨然端坐后园容膝庵中禅床之上。觉茶味犹甘，松风在耳，鼎内香烟尚袅，座前花影未移。入定一晌之间，身游万里之外。冯相想着境界了然，语话分明，全然不像梦境，晓得是禅静之中，显见宿本。况且自算其寿，正是五十六岁，合著行童说尊者游戏人间之年数。分明己身是金光洞主的道友玉虚尊者的转世。

自此，每与客对，常常自称老僧。后三十年，一日无疾

而终，自然仍归玉虚洞中去矣。诗曰：

玉虚洞里本前身，一梦回头八十春。

要识古今贤达者，阿谁不是再来人？

拍案惊奇卷二十九

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

诗云：

世间何物是良图？惟有科名救急符。

试看人情翻手变，窗前可不下功夫！

话说自汉以前，人才只是举荐征辟，故有贤良方正、茂材异等之名；其高尚不出，又有不求闻达之科。所以野无遗贤，人无匿才，天下尽得其用。自唐宋以来，俱重科名，虽是别途进身，尽能致位权要，却是惟以此为华美。往往有只为不得一第，情愿老死京华的。到我国朝，初时三途并用，多有名公大臣，不由科甲出身，一般也替朝廷干功立业，青史标名不朽，那见得只是进士才做得事？直到近来，把这件事越重了。不是科甲的人，不得当权。当权所用的，不是科甲的人，不与他好衙门、好地方，多是一帆布置。见了以下出身的，就不是异途，也必拣个惫懒所在打发他，不上几时，就勾销了，总是不把这几项人看得在心上。所以，别项人内便

尽有英雄豪杰在里头，也无处展布。晓得没甚长筵广席，要做好官也没干，都把那志气灰了，怎能勾有做得出头的？及至是个进士出身，便贪如柳盗跖，酷如周兴、来俊臣，公道说不去，没奈何考察坏了，或是参论坏了，毕竟替他留些根。只道是：“百足之虫，至死不屈。”跌仆不多时，转眼就高官大禄，仍旧贵显；岂似科贡的人，一勾了帐？

只为世道如此重他，所以一登科第，便像升天。却又一件好笑：就是科第的人，总是那穷酸秀才做的，并无第二样人做得。及至肉眼愚眉，见了穷酸秀才，谁肯把眼稍来管顾他？还有一等豪富亲眷，放出倚富欺贫的手段，做尽了恶薄腔子待他。到得忽一日榜上有名，掇将转来，呵腴捧卵。偏是平日做腔欺负的头名，就是他上前出力。真个世间惟有这件事，贱的可以立贵，贫的可以立富；难分难解的冤仇，可以立消；极险极危的道路，可以立平。遮莫做了没脊梁、惹羞耻的事，一床锦被可以遮盖了。说话的，怎见得便如此？看官，你不信，且先听在下说一件势利好笑的事。

唐时有个举子，叫做赵琮，累随计吏赴南宫春试，屡试不第。他的妻父是个锺陵大将，赵琮贫穷，只得靠着妻父度日。那妻家武职官员，宗族兴旺，见赵琮是个多年不利市的寒酸秀才，没一个不轻薄他的。妻父、妻母看见别人不放他在心上，也自觉得没趣，道女婿不争气，没长进，虽然是自家骨肉，未免一科厌一科，弄做个老厌物了。况且有心嫌鄙了他，越看越觉得寒酸，不足敬重起来。只是不好打发得他开去，心中好些不耐烦。赵琮夫妻两个，不要说看了别人许多眉高眼低，只是父母身边，也受多少两般三样的怠慢。没

奈何，争气不来，只得怨命忍耐。

一日，赵琮又到长安赴试去了。家里撞着迎春日子，军中高会，百戏施呈。——唐时名为“春设”，倾城士女，没一个不出来看。大户人家搭了棚厂，设了酒席在内，邀请亲戚共看。大将阖门多到棚上去，女眷们各各盛妆斗富，惟有赵娘子衣衫褴褛。虽是自心里觉得不入队，却是大家多去，又不好独自一个推掉不去得。只得含羞忍耻，随众人之后，一同上棚。众女眷们憎嫌他妆饰弊陋，恐怕一同坐着，外观不雅，将一个帷屏遮着他，叫他独坐在一处，不与他同席。他是受憎嫌惯的，也自揣己，只得凭人主张，默默坐下了。

正在摆设酣畅时节，忽然一个吏典走到大将面前，说道：“观察相公特请将军，立等说话。”大将吃了一惊道：“此与民同乐之时，料无政务相关，为何观察相公见召？莫非有甚不测事体？”心中好生害怕，捏了两把汗。到得观察相公厅前，只见观察手持一卷书，笑容可掬，当厅问道：“有一个赵琮，是公子婿否？”大将答道：“正是。”观察道：“恭喜，恭喜。适才京中探马来报，令婿已及第了。”大将还谦逊道：“恐怕未能有此地步。”观察即将手中所持之书递与大将道：“此是京中来的全榜，令婿名在其上，请公自拿去看。”大将双手接着，一眼瞟去，赵琮名字朗朗在上，不觉惊喜。谢别了观察，连忙走向。远望见棚内家人，多在那里驻目看外边。大举着榜，对着家人大呼道：“赵郎及第了！赵郎及第了！”

众人听见，大家都吃一惊。掇转头来看那赵娘子时，兀自寂寂寞寞，没些意思，在帷屏外坐在那里。却是耳朵里已听见了，心下暗暗地叫道：“惭愧！谁知也有这日！”众亲眷

急把帷屏撤开，到他跟前称喜道：“而今就是夫人县君了。”一齐来拉他去同席。赵娘子回言道：“衣衫蓝缕，珀辱诸亲，不敢来混，只是自坐了看看罢。”众人见他说呕气的话，一发不安，一个个强陪笑脸道：“夫人说那里话？”就有献勤的，把带来包里的替换衣服拿出来与他穿了，一个起头，个个争先。也有除下簪的，也有除下钗的，也有除下花钿的、耳珰的，霎时间把一个赵娘子打扮的花一团，锦一簇，还恐怕他不喜欢。是日那里还有心想看春会？只个个撺哄赵娘子，看他眉头眼后罢了。本是一个冷落的货，只为丈夫及第，一时一霎更变起来。人也原是这个人，亲也原是这些亲，世情冷暖，至于如此！

在下为何说这个做了引头？只因有一个人，为些风情事，做了出来，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忽然登第。不但免了罪过，反得团圆了夫妻。正应着在下先前所言，做了没脊梁、惹羞耻的事，一床锦被可以遮盖了的说话。看官每试听着，有诗为证：

同年同学，同林宿鸟。好事多磨，受人颠倒。

私情败露，官非难了。一纸捷书，真同月老。

这个故事，在宋朝端平年间。浙东有一个饱学秀才，姓张，字忠父，是衣冠宦族。只是家道不足，靠着人家聘出去，随任做书记，馆谷为生。邻居有个罗仁卿，是崛起白屋人家，家事尽富厚。两家同日生：张家得了个男子，名唤幼谦；罗家得了个女儿，名唤惜惜。多长成了。因张家有个书馆，罗家把女儿寄在学堂中读书。旁人见他两个年貌相当，戏道：

“同日生的，合该做夫妻。”他两个多是娃子家心性，见人如此说，便信杀道是真，私下密自相认。又各写了一张券约，罚誓必同心到老。两家父母，多不知道的。

同学堂了四五年，各有十四岁了，情窦渐渐有些开了。见人说，做夫妻的要做那些事，便两个合了伴商议道：“我们既是夫妻，也学着他每做做。”两个你欢我爱，亦且不晓得些利害，有甚么不肯？书房前有株石榴树，树边有一只石凳。罗惜惜就坐在凳上，身靠着树，张幼谦早把他脚来跷起，就搂抱了，弄将起来。两个小小年纪，未知甚么大趣味，只是两个心里喜欢，作做耍笑。以后见弄得有些好处，就日日做番把，不肯住手了。

冬间，先生散了馆，惜惜回家去过了年。明年，惜惜已是十五岁了，父母道他年纪长成，不好到别人家去读书，不教他来了。幼谦屡屡到罗家门首探望，指望撞见惜惜。那罗家是个富家，闺院深邃，怎得轻易出来？惜惜有一丫鬟，唤名蜚英，常到书房中伏侍惜惜，相伴往返的。今惜惜不来读书，连蜚英也不来了。只为早晨采花去与惜惜插戴，方得出门。到了冬日，幼谦思想惜惜不置，做成新词两首，要等蜚英来时，递去与惜惜，词名《一剪梅》。词

云：

同年同日又同窗，不似鸾凰，谁似鸾凰？石榴树下事匆忙，惊散鸳鸯，拆散鸳鸯。一年不到读书堂，教不思量，怎不思量？朝朝暮暮只烧香，有分成双，愿早成双。

写词已罢，等那蜚英不来，又做诗一首。诗云：

昔人一别恨悠悠，犹把梅花寄陇头。

咫尺花开君不见，有人独自对花愁。

诗毕，恰好蜚英到书房里来采梅花，幼谦折了一枝梅花，同二词、一诗递与他去。又密嘱蜚英道：“此花正盛开，你可托折花为名，递个回信来。”蜚英应诺，带了去与惜惜看了，惜惜只是偷垂泪眼。欲待依韵答他，因是年底，匆匆不曾做得，竟无回信。

到得开年，越州太守请幼谦的父亲忠父去做记室，忠父就带了幼谦去，自教他。去了两年，方得归家。惜惜知道了，因是两年前不曾答得幼谦的信，密遣蜚英持一个小篮子来赠他。幼谦收了，开筐头看，中有金钱十枚，相思子一粒。幼谦晓得是惜惜藏着哑谜：钱取团圆之象，相思子自不必说，心下大喜，对蜚英道：“多谢小娘子好情记念，何处再会得一会便好。”蜚英道：“姐姐又不出来，官人又进去不得，如何得会？只好传消息罢了。”幼谦复作诗一首，与蜚英拿去做回柬。诗云：

一朝不见似三秋，真个三秋愁不愁？

金钱难买尊前笑，一粒相思死不休。

蜚英去后，幼谦将金钱系在着肉的汗衫带子上。想着惜惜时节，便解下来跌卦问卜，又当耍子，被他妈妈看见了，问幼谦道：“何处来此金钱？自幼不曾见你有的。”幼谦回母亲道：“娘面前不敢隐情，实是与孩儿同学堂读书的罗氏女近日所送。”张妈妈心中已解其意，想道：“儿子年已弱冠，正是成婚之期，他与罗氏女幼年同学堂，至今寄着物件往来，必是他两情相爱。况且罗氏女在我家中，看他德容俱备，何不

央人去求他为子妇，可不两全其美？”

隔壁有个卖花杨老妈，久惯做媒，在张罗两家多走动。张妈妈就接他到家来，把此事对他说道：“家里贫寒，本不敢攀他富室。但罗氏小娘子自幼在我家，与小官人同窗，况且是同日生的，或者为有这些缘分，不弃嫌，肯成就，也不见得。”杨老妈道：“孺人怎如此说？宅上虽然清淡些，到底是官宦人家。罗宅眼下富盛，却是个暴发，两边扯来相对，还亏着孺人宅上些哩！待老媳妇去说就是。”张妈妈道：“有烦妈妈，委曲则个。”幼谦又私下叮嘱杨老妈许多说话，教他见惜惜小娘子时千万致意。杨老妈多领诺去了，一径到罗家来。

罗仁卿同妈妈问其来意，杨老妈道：“特来与小娘子作伐。”仁卿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杨老妈道：“说起来连小娘子吉帖都不消求，那小官人就是同年月日的。”仁卿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就是张忠父家了。”杨老妈道：“正是，且是好个小官人。”仁卿道：“他世代儒家，门第也好。只是家道艰难，靠着终年出去处馆过日，有甚么大长进处？”杨老妈道：“小官人聪俊非凡，必有好日。”仁卿道：“而今时势，人家只论见前，后来的事那个包得？小官人看来是好的，但功名须有命，知道怎么？若他要来求我家女儿，除非会及第做官，便与他了。”杨老妈道：“依老媳妇看起来，只怕这个小官人这日子也有。”仁卿道：“果有这日子，我家决不失信。”罗妈妈也是一般说话。杨老妈道：“这等，老媳妇且把这话回复张老孺人，教他小官人用心读书，巴出身则个。”罗妈妈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杨老妈道：“老媳妇也到小娘子房里去走走。”罗妈妈道：“正好在小女房里坐坐，吃茶去。”

杨老妈原在他家走熟的，不消引路，一直到惜惜房里来。惜惜请杨老妈坐了，叫蜚英看茶，就问道：“妈妈何来？”杨老妈道：“专为隔壁张家小官人求小娘子亲事而来。小官人多多拜上小娘子，说道：‘自小同窗，多时不见，无刻不想。’今特教老身来到老员外、老安人处做媒，要小娘子怎生从中自做个主，是必要成。”惜惜道：“这个事须凭爹妈做主，我女儿家怎开得口？不知方才爹妈说话何如？”杨老妈道：“方才老员外与安人的意思，嫌张家家事淡泊些。说道：‘除非张小官人中了科名，才许他。’”惜惜道：“张家哥哥这个日子倒有，只怕爹妈性急，等不得，失了他信。既有此话，有烦妈妈上复他，叫他早自掙挫，我自一心一意守他这日罢了。”惜惜要杨老妈替他传语，密地取两个金指环送他道：“此后有甚说话，妈妈悄悄替他传与我知道，当有厚谢，不要在爹妈面前说了。”看官，你道这些老妈家是马泊六的领袖，有甚么解不出的意思？晓得两边说话多有情，就做不成媒，还好私下牵合他两个，赚主大钱。又且见了两个金指环，一面堆下笑来道：“小娘子凡有所托，只在老身身上，不误你事。”

出了罗家门，再到张家来回复，把这些说话一一与张妈妈说了。张幼谦听得，便冷笑道：“登科及第，是男子汉分内事，何足为难？这老婆稳取是我的了。”杨老妈道：“他家小娘子，也说道官人毕竟有这日，只怕爹娘等不得，或有变卦。他心里只守着你，教你自要奋发。”张妈妈对儿子道：“这是好说话，不可负了他。”杨老妈又私下对幼谦道：“罗家小娘子好生有情于官人，临动身又分付老身道：‘下次有说话，悄悄地替他传传。’送我两个金指环，这个小娘子实是贤慧。”幼

谦道：“他日有话相烦，是必不要推辞则个。”杨老妈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当下别了去。

明年，张忠父在越州打发人归家，说要同越州太守到京候差，恐怕幼谦在家失学，接了同去，幼谦只得又去了，不题。

却说罗仁卿主意，嫌张家贫穷，原不要许他的，这句“做官方许”的说话，是句没头脑的话。做官是期不得的，女儿年纪一年大似一年，万一如姜太公八十岁才遇文王，那女儿不等做老婆婆了？又见张家只是远出，料不成事，他那里管女儿心上的事？

其时，同里有个巨富之家，姓辛，儿子也是十八岁了。闻得罗家女子才色双全，央媒求聘。罗仁卿见他家富盛，心里喜欢。又且张家只来口说得一番，不曾受他一丝，不为失约，那里还把来放在心上？一口许下了辛家，择日行聘。

惜惜闻知这消息，只叫得苦，又不好对爹娘说得出心事，暗暗纳闷。私下对蜚英这丫头道：“我与张官人同日同窗，谁不说是天生一对？我两个自小情如姊妹，谊等夫妻。今日却叫我嫁着别个，这怎使得？不如早寻个死路，倒得干净。只是不曾会得张官人一面，放心不下。”蜚英道：“前日张官人也问我要会姐姐，我说没个计较，只得罢了。而今张官人不在家，就是在时，也不便相会。”惜惜道：“我倒想上一计，可以相会，只等他来了便好，你可时常到外边去打听打听。”蜚英谨记在心。

且说张幼谦京中回来得，又是一年。闻得罗惜惜已受了辛家之聘，不见惜惜有甚么推托不肯的事。幼谦大恨道：“他

父母是怪不得，难道惜惜就如此顺从，并无说话？”一气一个死。提起笔来，做词一首。词名《长相思》，云：

天有神，地有神，海誓山盟字字真。如今墨尚新。过一春，又一春。不解金钱变作银，如何忘却人？

写毕了，放在袖中，急急走到杨老妈家里来。杨老妈接进了，问道：“官人有何事见过？”幼谦道：“妈妈晓得罗家小娘子已许了人家么？”杨老妈道：“也见说，却不是我做媒的。好个小娘子，好生注意官人，可惜错过了。”幼谦道：“我不怪他父母，倒怪那小娘子，如何凭父母许别人，不则一声？”杨老妈道：“叫他女孩儿家怎好说得？他必定有个主意，不要错怪了人。”幼谦道：“为此要妈妈去通他一声。我有首小词，问他口气的，烦妈妈与我带一带去？”袖中摸出词来，并越州太守所送贻礼一两，转送与杨老妈做脚步钱。

杨老妈见了银子，如苍蝇见血，有甚事不肯做？欣然领命去了。把卖花为由，竟到罗家，走进惜惜房中来。惜惜接着，问道：“一向不见妈妈来走走。”杨老妈道：“一向无事，不敢上门。今张官人回来了，有话转达，故此走来。”惜惜见说幼谦，回了道：“我正叫蜚英打听，不知他已回来。”杨老妈道：“他见说小娘子许了辛家，好生不快活，有封书，托我送来小娘子看。”袖中摸出书来，递与惜惜。

惜惜叹口气接了，拆开从头至尾一看，却是一首词。落下泪来道：“他错怪了我也。”杨老妈道：“老身不识字，书上不知怎地说？”惜惜道：“他道我忘了他，岂知受聘多是我爹妈的意思，怎由得我来？”杨老妈道：“小娘子，你而今怎么

发付他？”惜惜道：“妈妈，你肯替张郎递信，必定受张郎之托，我有句真心话，对你说不妨么？”老妈道：“去年受了小娘子尊赐，至今丝毫不曾出得力，又且张官人之托，随你分付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。尽着老性命，做得的只管做去，决不敢泄漏半句话的。”惜惜道：“多感妈妈盛心，先要你去对张郎说明白我的心事。我只为未曾面会得张郎，所以含忍至今。若得张郎当面一会，我就情愿同张郎死在一处，决不嫁与别人，偷生在世间的。”老妈道：“你心事我好替你说得，只是要会他却不能勾。你家院宇深密，张官人又不会飞，我衣袖里又袋他不下，如何弄得他来相会？”惜惜道：“我有一计，尽可使张郎来得，只求妈妈周全，十分稳便。”老妈道：“老身方才说过了，但凭使唤，只要早定妙计，老身无不尽心。”惜惜道：“奴家卧房在这阁儿上，是我家中落末一层，与前面隔绝。阁下有一门，通后边一个小圃。圃周围有短墙，墙外便是荒地，通着外边的了。墙内有四五株大山茶花树，可以上得墙去的。烦妈妈相约张郎在墙外等，到夜来，我教丫头打从树枝上登墙，将个竹梯挂在墙外来。张郎从梯上上墙，也从山茶树上下地，可以径到我房中阁上了。妈妈可怜我两人情重如山，替奴家备细传与张郎则个。”走到房里，摸出一锭银子来，约有四五两重，望杨老妈袖中就塞道：“与妈妈将就买些点心吃。”杨老妈假意道：“未有功劳，怎么当这样重赏？只一件：若是不受，又恐怕小娘子反要疑心我未是一路，只得斗胆收了。”谢别了惜惜出来，一五一十，走来对张幼谦说了。

幼谦得了这个消息，巴不得立时间天黑将下来。张、罗

两家相去原不甚远，幼谦日间先去把墙外路数看看。望进墙去，果然四五枝山茶花树，透出墙外来。幼谦认定了，晚上只在这墙边等候。等了多时，并不见墙里有些些声响，不要说甚么竹梯不竹梯。等到后半夜，街鼓将动，方才闷闷回来了。到第二晚、第三晚，又复如此。白白守了三个深夜，并无动静。想到：“难道耍我不成？还是相约里头有甚么说话参差了？不然，或是女孩儿家贪睡，忘记了，不知我外边人守候之苦。不免再央杨老妈去问个明白。”又题一诗于纸云：

山茶花树隔东风，何啻云山万万重。

销金帐暖贪春梦，人在月明风露中。

写完，走到杨老妈家，央他递去，就问失约之故。元来罗家为惜惜能事，一应家务俱托他所管。那日央杨老妈约了幼谦，不想有个姨娘到来，要他支陪，自不必说，晚间送他房里同宿，一些手脚做不得了。等得这日才去，杨老妈恰好走来，递他这诗。惜惜看了道：“张郎又错怪了奴也。”对杨老妈道：“奴家因有姨娘在此房中宿，三夜不曾合眼，无半点空隙机会，非奴家失约。今姨娘已去，今夜点灯后叫他来罢，决不误期了。”杨老妈得了消息，走来回复张幼谦说：“三日不得机会说话，准期在今夜点烛后了。”

幼谦等到其时，踱到墙外去看。果然有一条竹梯，倚在墙边，幼谦喜不自禁，蹑了梯子，一步一步走上去。到得墙头上，只见山茶树枝上有个黑影，吃了一惊：却是蜚英在此等候。咳嗽一声，大家心照了。攀着树枝，多挂了下去。蜚英引他到阁底下，惜惜也在了，就一同挽了手登阁上来。灯下一看，俱觉长成得各别了。大家欢极，齐声道：“也有这日

相会也！”也不顾蜚英在面前，大家搂抱定了。蜚英会意，移灯到阁外来了。于时月光入室，两人厮偎厮抱，竟到卧床上云雨起来。

云雨既散，各诉衷曲。幼谦道：“我与你欢乐，只是暂时，他日终须让别人受用。”惜惜道：“哥哥兀自不知奴心事！奴自受聘之后，常拚一死。只为未到得嫁期，且贪图与哥哥落得欢会。若他日再把此身伴别人，犬豕不如矣。直到临时便见。”两人唧唧啾啾，讲了一夜的话。

将到天明，惜惜叫幼谦起来，穿衣出去。幼谦问：“晚间事如何？”惜惜道：“我家中时常有事，未必夜夜方便。我把个暗号与你：我阁之西楼，墙外远望可见。此后楼上若点起三个灯来，便将竹梯来度你进来；若望来只是一灯，就是来不得的了，不可在外边痴等，似前番的样子，枉吃了辛苦。”如此约定而别。幼谦仍旧上山茶树，蹑竹梯而下，随后蜚英就登墙抽了竹梯起来，真个神鬼不觉。

以后幼谦只去远望，但是楼西点了三个灯，就步至墙外来，只见竹梯早已安下了，即便进去欢会。如此，每每四五天连宵行乐。若遇着不便，不过隔得夜把儿。

往来一月有多，正在快畅之际，真是好事多磨：有个湖北大帅慕张忠父之名，礼聘他为书记，忠父辞了越州太守的馆，回家收拾去赴约，就要带了幼谦到彼乡试。幼谦得了这个消息，心中舍不得惜惜，甚是烦恼，却违拗不得。只得将情告知惜惜，就与哭别。惜惜拿出好些金帛来，赠他做盘缠，哭对他道：“若是幸得未嫁，还好等你归来再会。倘若你未归之前，有了日子，逼我嫁人，我只是死在阁前井中，与你再

结来世姻缘，今世无及，只当永别了。”硬哽咽咽，两个哭了半夜，虽是交欢，终带惨凄，不得如常尽兴。临别，惜惜执了幼谦的手，叮咛道：“你勿忘恩情，觑个空便，只是早归来得一日也是好的。”幼谦道：“此不必分付。我若不为乡试，定寻个别话，推着不去了。今却有此便，须推不得，岂是我的心愿？归得便归，早见得你一日也是快活。”相抱着多时，不忍分开，各含眼泪而别。

幼谦自随父亲到湖北去，一路上触景伤心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那边，正值试期。幼谦痴心自想：“若夺得魁名，或者亲事还可挽回得转，也未可料。”尽着平生才学，做了文、赋。出场来就对父亲说道：“掉母亲家里不下，算计要回家。”忠父道：“怎不看了榜去？”幼谦道：“揭榜不中，有何颜面？况且母亲家里孤寂，早晚悬望。此处离家须是路远，比不得越州时节，信息常通的，做儿的怎放心得下？那功名是外事，有分无分已前定了，看那榜何用？”缠了几日，忠父方才允了，放回家来。不则一日，到了家里。

元来辛家已拣定是年冬里的日子来娶罗惜惜了，惜惜心里着急，日望幼谦到家，真是眼睛多望芽了，时时叫蜚英寻了头由，到幼谦家里打听。此日蜚英打听得幼谦已回，忙来对惜惜说了。惜惜道：“你快去约了他，今夜必要相会，原仍前番的法儿进来就是。”又写一首词，封好了，一同拿去与他看。

蜚英领命，走到张家门首，正撞见了张幼谦。幼谦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我正走出来要央杨老妈来通信，恰好你来了。”蜚英道：“我家姐姐盼官人不来，时常啼哭，日日叫我打听。

今得知官人到了，登时遣我来约官人，今夜照旧竹梯上进来相会。有一个柬贴在此。”幼谦拆开来，乃是一首《卜算子》词，词云：

幸得那人归，怎便教来也？一日相思十二时，
直是情难舍。本是好姻缘，又怕姻缘假。若是教随
别个人，相见黄泉下。

幼谦读罢词，回他说：“晓得了。”蜚英自去，幼谦把词来珍藏过了。

到得晚间，远望楼西已有三灯明亮，急急走去墙外看，竹梯也在了。进去见了惜惜，惜惜如获珍宝，双手抱了，口里埋怨道：“亏你下得！直到这时节才归来！而今已定下日子了，我与你就是无夜不会，也只得两月多，有限的了。当与你极尽欢娱而死，无所遗恨。你少年才俊，前程未可量。奴不敢把世俗儿女态强你同死，但日后对了新人，切勿忘我。”说罢大哭。幼谦也哭道：“死则俱死，怎说这话？我一从别去，那日不想你？所以试毕不等揭晓就回。只为不好违拗得父亲，故迟了几日。我认个不是罢了，不要怪我。蒙寄新词，我当依韵和一首，以见我的心事。”取过惜惜的纸笔，写道：

去时不由人，归怎由人也？罗带同心结到成，
底事教拚舍？心是十分真，情没些儿假。若道归迟打掉
簪，甘受三千下。

惜惜看了词中之意，晓得他是出于无奈，也不怨他。同到罗帏之中，极其缱绻。俗语道：“新婚不如远归。”况且晓得会期有数，又是一刻千金之价，你贪我爱，尽着心性做事，不顾死活。

如是半月，幼谦有些胆怯了，对惜惜道：“我此番无夜不来，你又早睡晚起，觉得忒胆大了些。万一有些风声，被人知觉，怎么了？”惜惜道：“我此身早晚拚是死的，且尽着快活，就败露了，也只是一死，怕他甚么？”果然惜惜忒放泼了些。罗妈妈见他日间做事有气无力，长打呵欠，又有时早晨起来，眼睛红肿的，心里疑惑起来道：“这丫头有些改常了，莫不做下甚么事来？”就留了心。到人静后，悄悄到女儿房前察听动静。只听得女儿在阁上低低微微与人说话。罗妈妈道：“可不作怪！这早晚难道还与蜚英这丫头讲甚么话不成？就讲话，何消如此轻的听不出落句来？”再仔细听了一回，又听得阁底下房里打鼾响，一发惊异道：“上边有人讲话，下边又有人睡下，可不是三个人了？睡的若是蜚英丫头，女儿却与那个说话？这事必然跷蹊。”急走去对老儿说了这些缘故。罗仁卿大惊道：“吉期近了，不要做将出来。”对妈妈道：“不必迟疑，竟闯上阁去一看，好歹立见。那阁上没处去的。”

妈妈去叫起两个养娘，拿了两灯火，同妈妈前走。仁卿执着杆棒押后，一径到女儿房前来。见房内关得紧紧的，妈妈出声叫：“蜚英丫头！”蜚英还睡着不应，阁上先听见了。惜惜道：“娘来叫，必有甚家事。”幼谦慌张起来，惜惜道：“你不要慌，悄悄住着。待我迎将下去，夜晚间他不走起来的。”忙起来穿了衣服，一面走下楼来。张幼谦有些心虚，怕不尴尬，也把衣服穿起，却是没个走路，只得将就闪在暗处静听。

惜惜只认做母亲一个来问甚么话的，道是迎住就罢了。岂知一开了门，两灯火照得通红，连父亲也在，吃了一惊。正说不及话出来，只见母亲抓了养娘手里的火，父亲带着杆棒，

望阁上直奔。惜惜见不是头，情知事发，便走向阁外来，望井里要跳。一个养娘见他走急，带了火来照，一个养娘是空手的，见他做势，连忙抱住道：“为何如此？”便喊道：“姐姐在此投井！”蜚英惊醒，走起来看，只见姐姐正在那里苦挣，两个养娘尽力抱住。蜚英走去伏在井栏上了，口里哼道：“姐姐，使不得！”

不说下边鸟乱，且说罗仁卿夫妻走到阁上，暗处搜出一个人来。仁卿举起杆棒，正待要打，妈妈将灯上前一照，仁卿却认得是张忠父的儿子幼谦。且歇了手，骂道：“小畜生，贼禽兽！你是我通家子侄，怎干出这等没道理的勾当来，玷辱我家？”幼谦只得跪下，道：“望伯伯恕小侄之罪，听小侄告诉。小侄自小与令爱，只为同日同窗，心中相契。前年曾着人相求为婚，伯伯口许道：‘等登第方可。’小侄为此发愤读书，指望完成好事。岂知宅上忽然另许了人家，故此令爱不忿，相招私合。原约同死同生，今日事已败露，令爱必死，小侄不愿独生，凭伯伯打死罢。”仁卿道：“前日此话固有，你几时又曾登第了来？却怪我家另许人！你如此无行的禽兽，料也无功名之分。你罪非轻，自有官法，我也不私下打你。”一把扭住。妈妈听见阁前嚷得慌，也恐怕女儿短见，忙忙催下了阁。

仁卿拖幼谦到外边堂屋，把条索子捆住，关好在书房里。叫家人看守着他，只等天明送官。自家复身进来看女儿时，只见擗得头髻发乱，妈妈与养娘们还搅做了一团，在那里嚷。仁卿怒道：“这样不成器的，等他死了罢！拦他何用？”举起杆棒要打，却得妈妈与养娘们搀的搀，驮的驮，拥上阁去了。剩

得仁卿一个在底下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蜚英还在井栏边。仁卿一肚子恼怒正无发泄处，一手揪住头发，拖将过来便打道：“多是你做了牵头，牵出事来的！还不实说，是怎么样起头的？”蜚英起初还推一向在阁下睡，不知就里。被打不过，只得把来踪去迹，细细招了。又说道：“姐姐与张官人时常哭泣，只求同死的。”仁卿见说了这话，喝退了蜚英，心里也有些懊悔道：“前日便许了他，不见得如此。而今却有辛家在那里，其事难处，不得不经官了。”

闹嚷了大半夜，早已天明。元来但是人家有事，觉得天也容易亮些。妈妈自和养娘窝伴住了女儿，不容他寻死路，仁卿却押了幼谦，一路到县里来。县宰升堂，收了状词，看是奸情事，乃当下捉获的，知是有据。又见状中告他是秀才，就叫张幼谦上来问道：“你读书知礼，如何做此败坏风化之事？”幼谦道：“不敢瞒大人，这事有个委曲，非孟浪男女宣淫也。”县宰道：“有何委曲？”幼谦道：“小生与罗氏女同年月日所生，自幼罗家即送在家下读书，又系同窗，情孚意洽，私立盟书，誓成偕老。后来曾央媒求聘，罗家回道：‘必待登第，方许成婚。’小生随父游学两年归家，谁知罗家不记前言，竟自另许了辛家。罗氏女自道难负前誓，只待临嫁之日，拚着一死以谢小生，所以约小生去覲面永诀。踪迹不密，却被擒获。罗女强嫁必死，小生义不独生。事既败露，不敢逃罪。”

县宰见他人材俊雅，言词慷慨，有心要周全他。问罗仁卿道：“他说的是实否？”仁卿道：“话多实的，这事却是不该做。”县宰要试他才思，取过纸笔来与他道：“你情既如此，口说无凭，可将前后事写一供状来看。”幼谦当堂提笔，一挥

而就，供云：

窃惟情之所鍾，正在吾輩；义之不歉，何恤人言？罗女生同月日，曾与共塾而作书生；幼谦契合金兰，匪仅逾墙而搂处子。长卿之悦，不为挑琴；宋玉之招，宁关好色？原许乘龙须及第，未曾经打鼙鼙；却教跨凤别吹箫，忍使顿成怨旷！临嫁而期永诀，何异十年不字之贞；赴约而愿捐生，无忝千里相思之谊。既藩篱之已触，总桎梏而自甘。伏望悯此缘慳，巧赐续貂奇遇；怜其情至，曲施解网深仁。寒谷逢乍转之春，死灰有复燃之色。施同种玉，报拟衔环。上供。

县宰看了供词，大加叹赏，对罗仁卿道：“如此才人，足为快婿。尔女已是覆水难收，何不婉转成就了他？”罗仁卿道：“已受过辛氏之聘，小人如今也不得自由。”县宰道：“辛氏知此风声，也未必情愿了。”

县宰正待劝化罗仁卿，不想辛家知道，也来补状，要追究奸情。那辛家是大富之家，与县宰平日原有往来的。这事是他理直，不好曲拗得，又恐怕张幼谦出去，被他两家气头上蛮打坏了。只得准了辛家状词，把张幼谦权且收监。还要提到罗氏，再审虚实。

却说张妈妈在家，早晨不见儿子来吃早饭，到书房里寻他，却又不見，正不知那里去了。只见杨老妈走来，慌张道：“孺人知道么？小官人被罗家捉奸，送在牢中去了。”张妈妈大惊道：“怪道他连日有些失张失智，果然做出来。”杨老妈道：“罗、辛两家都是富豪，只怕官府处难为了小官人，怎生

救他便好？”张妈妈道：“除非着人去对他父亲说知，讨个商量。我是妇人家，干不得甚么事，只好管他牢中送饭罢了。”张妈妈叫着一个走使的家人，写了备细书一封，打发他到湖北去通张忠父知道，商量寻个方便，家人星夜去了。

这边张幼谦在牢中，自想县宰十分好意，或当保全，但不知那晚惜惜死活何如，只怕今生不能再会了。正在思念流泪，那牢中人来索常例钱、油火钱。亏得县宰曾分付过不许难为他，不致动手动脚，却也言三语四，絮聒得不好听。幼谦是个书生，又兼心绪不快时节，怎耐烦得这些模样？分解不开之际，忽听得牢门外一片锣声筛着，一伙人从门上直打进来，满牢中多吃一惊。

幼谦看那为头的，肩上携着一面红旗，旗上挂下铜铃，上写“帅府捷报”，乱嚷道：“那一位是张幼谦秀才？”众人指着幼谦道：“这个便是，你们是做甚么的？”那伙人不来分说，一拥将来，团团把幼谦围住了道：“我们是湖北帅府，特来报秀才高捷的，快写赏票。”就有个摸出纸笔来，揪住他手，“要写五百贯”、“三百贯”的乱嘈。幼谦道：“且不要忙，拿出单来看，是何名次，写赏未迟。”报的人道：“高哩，高哩。”取出一张红单来，乃是第三名。幼谦道：“我是犯罪被禁之人，你如何不到我家里报去，却在此狱中啰呢？知县相公知道，须是不便。”报的人道：“咱们到府上来，见说秀才在此。方才也曾着人禀过知县相公的，这是好事，知县相公料不嗔怪。”幼谦道：“我身命未知如何，还要知县相公做主。我枉自写赏何干？”报的人只是乱嚷，牢中人从傍撮哄，把一个牢里闹做了一片。

只听得喝道之声，牢中人乱窜了去，喊道：“知县相公来了。”须臾，县宰笑嘻嘻的踱进牢来。见众人尚拥住幼谦不放，县宰喝道：“为甚么如此？”报的人道：“正要相公来。张秀才自道在牢中，不肯写赏，要请相公做主。”县宰笑道：“不必喧嚷，张秀才高中，本县原有公费。赏钱五十贯文，在我库上来领。”取过笔来，写与他了。众人嫌少，又添了十贯，然后散去。

县宰请过张幼谦来，换了衣巾。施礼过，拱他到公厅上，称贺道：“恭喜高掇。”幼谦道：“小生蒙覆庇之恩，虽得侥幸，所犯愆尤，还仗大人保全。”县宰道：“此纤芥之事，不必介怀，下官自当宛转。”此时正出牌去拘罗惜惜出官对理未到，县宰当厅就发个票下来，票上写道：“张子新捷，鼓乐送归；罗女免提，候申州定夺。”写毕，就唤吏典取花红鼓乐，马匹伺候。县宰敬幼谦酒三杯，上了花红，送上了马，鼓乐前导，送出县门来。正是：

昨日牢中囚犯，今朝马上郎君。风月场添彩色，
氤氲使也欢欣。

却说幼谦迎到半路上，只见前面两个公人，押着一乘女轿，正望着县里而来，轿中隐隐有哭声。这边领票的公人认得，知是罗惜惜在内，高叫道：“不要来了！张秀才高中，免提了。”就取出票来，与那边的公人看。惜惜在轿中分明听得，顶开轿帘窥看，只见张生气昂昂，笑欣欣，骑在马上，到面前来，心中暗暗自乐。幼谦望去，见惜惜在轿中，晓得那晚不曾死，心中放下了一个大疙瘩。当下四目相视，悲喜交集。抬惜惜的转了轿，正在幼谦马的近边，先先后后，一路同走，

恰像新郎迎着新人轿的一般，单少的是轿上结彩。直到分路处，两人各丢眼色而别。

幼谦回来，见了母亲，拜过了，赏赐了迎送之人，俱各散讫。张妈妈道：“你做了不老成的事，几把我老人家急死。若非有此番天救星，这事怎生了结？今日报事的打进来，还只道是官府门中人来嚷，慌得娘没躲处哩。直到后边说得明白，方得放心。我说你在县牢里，他们一径来了，却是县间如何就肯放了你？”幼谦道：“孩儿不才，为儿女私情做下了事，连累母亲受惊。亏得县里大人好意，原有周全婚姻之意，只碍着辛家不肯。而今侥幸有了这一步，县里大人十分欢喜，送孩儿回来。连罗氏女也免提了。孩儿痴心想着，不但可以免罪，或者还有些指望，也不见得。”妈妈道：“虽然知县相公如此，却是闻得辛家恃富，不肯住手，要到上司陈告，恐怕对他不过。我起初曾着人到你父亲处商量去了，不知有甚关节来否？”幼谦道：“这事且只看县里申文到州，州里旨意如何，再作道理。娘且宽心。”须臾之间，邻舍人家多来叫喜，杨老妈也来了，母亲欢喜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本州太守升堂，接得湖北帅使的书一封。拆开来看，却为着张幼谦、罗氏事，托他周全，此书是张忠父得了家信，央求主人写来的。总是就托忠父代笔，自然写得十分恳切。那时帅府有权，太守不敢不尽心，只不知这件事的头脑备细，正要等县宰来时问他，恰好是日本县申文也到。太守看过，方知就里。又晓得张幼谦新中，一发要周全他了。只见辛家来告状道：“张幼谦犯奸禁狱，本县为情擅放，不行究罪，实为枉法。”太守叫辛某上来，晓谕他道：“据你所告，那罗氏已

是失行之妇，你争他何用？就断与你家了，你要了这媳妇，也坏了声名。何不追还了你原聘的财礼，另娶了一房好的，毫无瑕疵，可不是好？你须不比罗家，原是干净的门户，何苦争此闲气？”辛某听太守说得有理，一时没得回答，叩头道：“但凭相公做主。”太守即时叫吏典取纸笔与他，要他写了“情愿休罗家亲事”一纸状词。行移本县，在罗仁卿名下追辛家这项聘财还他。辛家见太守处分，不敢生词说，叩头而出。

太守当下密写一书，钉封在文移中，与县宰道：

张、罗，佳偶也，茂宰可为了此一段姻缘。此奉帅府处分，毋忽。

县宰接了州间文移，又看了这书。具两个名帖，先差一个吏典去请罗仁卿公厅相见，又差一个吏典去请张幼谦，分头去了。

罗仁卿是个白身富翁，见县官具贴相请，敢不急赴？即忙换了小帽，穿了大摆褶子，来到公厅。县宰只要完成好事，优礼相待。对他道：“张幼谦是个快婿，本县前日曾劝足下纳了他。今已得成名，若依我处分，诚是美事。”罗仁卿道：“相公分付，小人怎敢有违？只是已许下辛家，辛家断然要娶，小人将何辞回得他？有此两难，乞相公台鉴。”县宰道，“只要足下相允，辛家已不必虑。”笑嘻嘻的，叫吏典在州里文移中取出辛家那纸休亲的状来，把与罗仁卿看。县宰道：“辛家已如此，而今可以贺足下得佳婿矣。”仁卿沉吟道：“辛家如何就肯写这一纸？”县宰笑道：“足下不知，此皆州守大人主意，教他写了，以便令婿完姻的。”就在袖里摸出太守书来，与仁卿看了。仁卿见州、县如此为他，怎敢推辞？只得谢道：

“儿女小事，劳烦各位相公费心，敢不从命？”只见张幼谦也请到了，县宰接见，笑道：“适才令岳亲口许下亲事了。”就把密书并辛氏休状与幼谦看过，说知备细。幼谦喜出望外，称谢不已。县宰就叫幼谦当堂拜认了丈人，罗仁卿心下也自喜欢。县宰邀进后堂，治酒待他翁婿两人。罗仁卿谦逊不敢与席，县宰道：“有令婿面上，一坐何妨？”当下尽欢而散。

幼谦回去，把父亲求得湖北帅府关节，托太守，太守又把县宰如此如此，备细说一遍，张妈妈不胜之喜。那罗仁卿吃了知县相公的酒，身子也轻了好些，晓得是张幼谦面上带挈的，一发敬重女婿。罗妈妈一向护短女儿，又见仁卿说州县如此做主，又是个新得中的女婿，得意自不必说。

次日是黄道吉日，就着杨老妈为媒，说不舍得放女儿出门，把张幼谦赘了过来。洞房花烛之夜，两新人原是旧相知，又多是吃惊吃吓，哭哭啼啼，死边过的，竟得团圆，其乐不可名状。

成亲后，夫妇同到张家拜见妈妈。妈妈看见佳儿佳妇，十分美满。又分付道：“州、县相公之恩，不可有忘，既已成亲，须去拜谢。”幼谦道：“孩儿正欲如此。”遂留下惜惜在家，相伴婆婆闲话。张妈妈从幼认得媳妇的，愈加亲热。幼谦却去拜谢了州、县。归来，州县各遣人送礼致贺。打发了毕，仍旧一同到丈人家里来了。

明年，幼谦上春官，一举登第。仕至别驾，夫妻偕老而终。诗曰：

漫说囡囡是福堂，谁知在内报新郎。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

拍案惊奇卷三十

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

诗云：

冤业相报，自古有之。一作一受，天地无私。

杀人还杀，自刃何疑？有如不信，听取谈资。

话说天地间最重的是生命。佛说戒杀，还说杀一物要填还一命，何况同是生人，欺心故杀，岂得不报？所以律法上最严杀人偿命之条。汉高祖除秦苛法，止留下三章，尚且头一句就是“杀人者死”，可见杀人罪极重。但阳世间不曾败露，无人知道，那里正得许多法？尽有漏了网的。却不那死的人，落得一死了？所以就有阴报。那阴报事也尽多，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，虽是分毫不爽，无人看见。就有人死而复苏，传说得出来，那口强心狠的人，只认做说的是梦话，自己不曾经见，那里肯个个听？却有一等即在阳间受着再生冤家现世花报的，事迹显著，明载史传，难道也不足信，还要口强心狠哩？

在下而今不说那彭生惊齐襄公，赵王如意赶吕太后，窦婴、灌夫鞭田蚡，这还是道“时衰鬼弄人”，又道是“疑心生暗鬼”，未必不是阳命将绝，自家心上的事发，眼花撩花上头起来的。只说些明明白白的现世报，但是报法有不同。看官不嫌絮烦，听小子多说一两件，然后入正话。

一件是《唐逸史》上说的：长安城南，曾有僧日中求斋，偶见桑树上有一女子，在那里采桑，合掌问道：“女菩萨，此间侧近何处有信心檀越，可化得一斋的么？”女子用手指道：“去此三四里，有个王家，见在设斋之际。见和尚来到，必然喜舍，可速去。”僧随他所指处前往，果见一群僧，正要就坐吃斋。此僧来得恰好，甚是喜欢。斋罢，王家翁姥见他来得及时，问道：“师父像个远来的，谁指引到此？”僧道：“三四里外，有一个小娘子在那里采桑，是他教导我的。”翁姥大惊道：“我这里设斋，并不曾传将开去。三四里外女子从何知道？必是个未卜先知的异人，非凡女也。”对僧道：“且烦师父与某等同往，访这女子则个。”翁姥就同了此僧，到了那边。

那女子还在桑树上，一见了王家翁姥，即便跳下树来，连桑篮丢下了，望前极力奔走。僧人自去了，翁姥随后赶来。女子走到家，自进去了，王翁认得这家，是村人卢叔伦家里，也走进来。女子跑进到房里，掇张床来抵住了门，牢不可开。卢母惊怪他两个老人家赶着女儿，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王翁、王母道：“某今日家内设斋，落末有个远方僧来投斋，说是小娘子指引他的。某家做此功德，并不曾对人说，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，故来问一声，并无甚么别故。”卢母见说道：“这等，打甚么紧？老身去叫他出来。”就走去敲门叫女儿，女儿坚不

肯出。卢母大怒道：“这是怎的起？这小奴才作怪了。”女子在房内回言道：“我自不愿见这两个老货，也没甚么罪过。”卢母道：“邻里翁婆看你，有甚不好意思？为何躲着不出？”王翁、王姥见他躲避得紧，一发疑心，道必有奇异之处，在门外着实恳求，必要一见。女子在房内大喝道：“某年月日，有贩胡羊的父子三人，今在何处？”王翁、王姥听见说了这句，大惊失色，急急走出，不敢回头一看，恨不得多生两只脚，飞也似的去了。女子方开出门来。

卢母问道：“适才的话，是怎么说？”女子道：“好叫母亲得知：儿再世前，曾贩羊从夏州来，到此翁姥家里投宿。父子三人，尽被他谋死了，劫了资货，在家里受用。儿前生冤气不散，就投他家做了儿子，聪明过人。他两人爱同珍宝，十五岁害病，二十岁死了。他家里前后用过医药之费，已比劫得的多过数倍了。又每年到了亡日，设了斋供，夫妻啼哭，总算他眼泪也出了三石多了。儿今虽生在此处，却多记得前事。偶然见僧化饭，所以指点他。这两个是宿世冤仇，我还要见他怎么？方才提破他心头旧事，吃这一惊不小，回去即死，债也完了。”卢母惊异，打听王翁夫妻，果然到得家里，虽不知这些清头，晓得冤债不了，惊悸恍惚成病，不多时，两个多死了。看官，你道这女儿三生，一生被害，一生索债，一生证明讨命，可不利害么？略听小子胡诌一首诗：

采桑女子实堪奇，记得为儿索债时。

导引僧家来乞食，分明追取赴阴司。

这是三生的了，再说个两世的，死过了鬼来报冤的。这一件在宋《夷坚志》上，说吴江县二十里外因渎村，有个富

人吴泽，曾做个将仕郎，叫做吴将仕。生有一子，小字云郎，自小即聪明勤学，应进士第，预待补籍，父母望他指日峥嵘。绍兴五年八月，一病而亡，父母痛如刀割，竭尽资财，替他追荐超度，费了若干东西，心里只是苦痛，思念不已。明年冬，将仕有个兄弟，做助教的，名滋，要到洞庭东山妻家去。未到数里，暴风打船，船行不得，暂泊在福善王庙下。躲过风势，登岸闲步，望庙门半掩，只见庙内一人，着皂绋背子，缓步而出，却像云郎。助教走上前，仔细一看，元来正是他，吃了一大惊。明知是鬼魂，却对他道：“你父母晓夜思量你，不知赔了多少眼泪，要会你一面不能勾，你却为何在此？”云郎道：“儿为一事，拘系在此。留连证对，况味极苦。叔叔可为我致此意于二亲。若要相见，须亲自到这里来乃可，我却去不得。”叹息数声而去。

助教得此消息，不到妻家去了，急还家来，对兄嫂说知此事。三个人大家恸哭了一番，就下了助教这只原船，三人同到庙前来。只见云郎已立在水边，见了父母，奔到面前哭拜，具述幽冥中苦恼之状。父母正要问他详细，说自家思念他的苦楚，只见云郎忽然变了面孔，挺竖双眉，掙住父衣，大呼道：“你陷我性命，盗我金帛，使我衔冤茹痛四五十年。虽曾费耗过好些钱，性命却要还我，今日决不饶你！”说罢，便两相击搏，滚入水中。助教慌了，喝叫仆从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捞救。那太湖边人多是会水的，救得上岸，还见将仕指手撻脚，挥拳相争，到夜方定。助教不知甚么缘故，却听再适才的说话，分明晓得定然有些蹊跷的阴事。来问将仕，将仕蹙着眉头道：“昔日壬午年间，虏骑破城。一个少年子弟相

投寄宿，所赍囊金甚多。吾心贪其所有，数月之后乘醉杀死，尽取其资。自念冤债在身，从壮至老，心中长怀不安。此儿生于壬午，定是他冤魂再世。今日之报，已显然了。”自此忧闷不食，十余日而死。这个儿子，只是两生，一生被害，一生讨债，却就做了鬼来讨命，比前少了一番，又直捷些。再听小子胡诌一首诗：

冤魂投托原财耗，落得悲伤作利钱。

儿女死亡何用哭，须知作业在生前！

这两件希奇些的说过，至于那本身受害，即时做鬼取命的，就是年初一起说到年晚除夜，也说不尽许多。小子要说正话，不得工夫了。——说话的，为何还有一个正话？——看官，小子先前说这两个，多是一世再世，心里牢牢记得前生，以此报了冤仇，还不希罕。又有一个再世转来，并不知前生甚么的，遇着各别道路的一个人，没些意思，定要杀他，谁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，天理自然果报，人多猜不出来。报的更为直捷，事儿更为奇幻，听小子表白来。

这本话，却在唐朝贞元年间，有一个河朔李生，从少时膂力过人，恃气好侠，不拘细行。常与这些轻薄少年，成群作队，驰马试剑，黑夜里往来太行山道上，不知做些甚么不明不白的事。后来家事忽然好了，尽改前非，折节读书，颇善诗歌，有名于时，做了好人了。累官河朔，后至深州录事参军。李生美风仪，善谈笑，曲晓吏事，又且廉谨明干，甚为深州太守所知重。至于击鞠、弹棋、博弈诸戏，无不曲尽其妙。又饮量尽大，酒德又好，凡是宴会酒席，没有了他，一

坐多没兴。太守喜欢他，真是时刻少不得的。

其时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，自恃曾为朝廷出力，与李抱真同破朱滔，功劳甚大，又兼兵精马壮，强横无比，不顾法度。属下州郡太守，个个惧怕他威令，心胆俱惊。其子士真，就受武俊之节，官拜副大使，少年骄纵，倚着父亲威势，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。

一日，武俊遣他巡行属郡，真个是：

轰天吓地，掣电奔雷。喝水成冰，驱山开路。

川岳为之震动，草木尽是披靡。深林虎豹也潜形，
村舍犬鸡都不乐。

别郡已过，将次到深州来。太守畏惧武俊，正要奉承得士真欢喜，好效殷勤，预先打听他前边所经过喜怒行径详悉。闻得别郡多因陪宴的言语举动，每每触犯忌讳，不善承颜顺旨，以致不乐。太守于是大具牛酒，精治肴馔，广备声乐，妻孥手自烹庖，太守躬亲陈设。百样整齐，只等副大使来。只见前驱探马来报：“副大使头踏到了。”但见：

旌旗蔽日，鼓乐喧天。开山斧闪烁生光，还带
杀人之血；流星锤蓓蕾出色，犹闻磕脑之腥。铁链
响琅琅，只等悔气人冲节过；铜铃声杂沓，更无拚
死汉逆前来。蹂躏得地上草不生，蒿恼得梦中魂也
怕。

士真既到，太守郊迎过，请在极大的一所公馆里安歇了。登时酒筵、嘎程、礼物，抬将过来。太守恐怕有人触犯，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，一应僚吏宾客，一个也不召来与席。士真见他酒肴丰美，礼物隆重，又且太守谦恭谨慎，再无一个

杂客敢轻到面前，心中大喜。道是经过的各郡，再没有到得这郡齐整谨饬了，饮酒至夜。

士真虽然威严，却是年纪未多，兴趣颇高。饮了半日酒，止得一个太守在面前唯喏趋承，心中虽是喜欢，觉得没些韵味。对太守道：“幸蒙使君雅意，相待如此之厚，欲尽欢于今夕。只是我两人对酌，觉得少些高兴。再得一两个人同酌，助一助酒兴为妙。”太守道：“敝郡偏僻，实少名流。况兼惧副大使之威，恐忤尊旨，岂敢以他客奉陪宴席？”士真道：“饮酒作乐，何所妨碍？况如此名郡，岂无嘉宾？愿得召来，帮我们鼓一鼓兴，可以尽欢。不然，酒伴寂寥，虽是盛筵，也觉吃不畅些。”太守见他说得在行，想道：“别人卤莽不济事，难得他恁地喜欢、高兴，不要请个人不凑趣，弄出事来。只有李参军风流蕴藉，且是谨慎，又会言谈戏艺，酒量又好。除非是他，方可中意，我也放得心下，第二个就使不得了。”想了一回，方对士真说道：“此间实少韵人可以佐副大使酒政，止有录事参军李某，饮量颇洪，兴致亦好，且其人善能诙谐谈笑，广晓技艺，或者可以赐他侍坐，以助副大使雅兴万一。不知可否？未敢自专，仰祈尊裁。”士真道：“使君所举，必是妙人，召他来看。”太守呼唤从人：“速请李参军来。”

看官，若是说话的人那时也在深州地方，与李参军一块儿住着，又有个未卜先知之法，自然拦腰抱住，劈胸揪着，劝他不吃得这样吕太后筵席也罢，叫他不要来了。只因李生闻召，虽是自觉有些精神恍惚，却是副大使的钧旨，本郡太守命令，召他同席，明白是抬举他，怎敢不来？谁知此一去，却似：

猪羊入屠户之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

说话的，你差了。无非叫他去帮吃杯酒儿，是个在行的人，难道有甚么言语冲撞了他，闯出祸来不成？看官，你听：若是冲撞了他，惹出祸来，这是本等的事，何足为奇？只为不曾说一句，白白的就送了性命，所以可笑。且待我接上前因，便见分晓。

那时李参军随命而来，登了堂，望着士真就拜。拜罢，抬起头来。士真一看，便勃然大怒，既召了来，免不得赐他坐了。李参军勉强坐下，心中悚惧，状貌益加恭谨。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来。看他揎拳裸袖，两眼睁得铜铃也似，一些笑颜也没有，一句闲话也不说，却像个怒气填胸，寻事发作的一般，比先前竟似换了一个人了。太守慌得无所措手足，且又不知所谓，只得偷眼来看李参军。但见李参军面如土色，冷汗淋漓，身体颤抖抖的坐不住，连手里拿的杯盘也只是战，几乎掉下地来。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参军，说着句把话，发个甚么喜欢出来便好。争奈一个似鬼使神差，一个似失魂落魄。李参军平日枉自许多风流倜傥，谈笑科分，竟不知撩在爪哇国那里去了，比那泥塑木雕的，多得一味抖。连满堂伏侍的人都慌得来没头没脑，不敢说一句话，只冷眼瞧他两个光景。

只见不多几时，士真像个忍耐不住的模样，忽地叫一声：“左右那里？”左右一伙人暴雷也似答应了一声：“喏！”士真分付把李参军拿下，左右就在席上如鹰拿雁雀，揪了下来听令。士真道：“且收郡狱！”左右即牵了李参军衣袂，付在狱中，来回话了。士真冷笑了两声，仍旧欢喜起来，照前发兴

吃酒。他也不说出甚么缘故来，太守也不敢轻问，战战兢兢陪他。酒散，早已天晓了。

太守只这一出，被他惊坏，又恐怕因此惹恼了他，连自家身子立不勾。却又不见得李参军触恼他一些处，正是不知一个头脑。叫着左右伏侍的人，逐个盘问道：“你们旁观仔细，曾看出甚么破绽么？”左右道：“李参军自不曾开一句口，在那里触犯了来？因是众人多疑心这个缘故，却又不知李参军如何便这般惊恐，连身子多主张不住，只是个颤抖抖的。”太守道：“既是这等，除非去问李参军，他自家或者晓得甚么冲撞他处，故此先慌了，也不见得。”

太守说罢，密地叫个心腹的祗候人，去到狱中传太守的说话，问李参军道：“昨日的事，参军貌甚恭谨，且不曾出一句话，原没处触犯了副大使，副大使为何如此发怒，又且系参军在狱，参军自家可晓得甚么缘故么？”李参军只是哭泣，把头摇了又摇，只不肯说甚么出来。祗候人又道是奇怪，只得去告诉太守道：“李参军不肯说话，只是一味哭。”太守一发疑心了道：“他平日何等一個精细爽利的人，今日为何却失张失智到此地位？真是难解。”只得自己走进狱中来问他。

他见了太守，想着平日知重之恩，越哭得悲切起来。太守忙问其故。李参军沉吟了半晌，叹了一口气，才拭眼泪，说道：“多感君侯惓惓垂问，某有心事，今不敢隐。曾闻释家有现世果报，向道是惑人的说话，今日方知此话不虚了。”太守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李参军道：“君侯不要惊怪，某敢尽情相告：某自少贫，无以自资衣食。因恃有几分膂力，好与侠士、剑客往来，每每掠夺里人的财帛，以充己用，时常驰马腰弓，往

还太行道上。每日走过百来里路，遇着单身客人，便劫了财物归家。一日遇着一个少年，手执皮鞭，赶着一个骏骡，骡背负着两个大袋。某见他沉重，随了他一路走去，到一个山坳之处，左右岩崖万仞。彼时日色将晚，前无行人，就把他尽力一推，推落崖下，不知死活。因急赶了他这头骏骡，到了下处，解开囊来一看，内有绠缁百余匹，自此家事得以稍贍。自念所行非谊，因折弓弃矢，闭门读书，再不敢为非，遂出仕至此官位。从那时算至今岁，凡二十七年了。昨蒙君侯台旨，召侍王公之宴，初召时就有些心惊肉颤，不知其由。自料道决无他事，不敢推辞。及到席间，灯下一见王公之貌，正是我向时推在崖下的少年，相貌一毫不异。一拜之后，心中悚惕，魂魄俱无。晓得冤业见在面前了，自然死在目下，只消延颈待刃，还有甚别的说话来？幸得君侯知我甚深，不敢自讳。而今再无可逃，敢以身后为托，不使吾暴露尸骸，足矣。”言毕大哭。太守也不觉惨然，欲要救解，又无门路。又想到：“既是有此冤业，恐怕到底难逃。”似信不信的，且看怎么。

太守叫人悄地打听，副大使起身了来报，再伺候有甚么动静，快来回话。太守怀着一肚子鬼胎，正不知葫芦里卖出甚么药来。还替李参军希冀道：“或者酒醒起来，忘记了便好。”须臾之间，报说：“副大使睡醒了，即叫了左右进去，不知有何分付。”太守叫：“再去探听。”只见士真刚起身来，便问道：“昨夜李某，今在何处？”左右道：“蒙副大使发在郡狱。”士真便怒道：“这贼还在？快梟他首来！”左右不敢稽迟，来禀太守，早已有探事的人飞报过了。太守大惊失色，叹道：“虽

是他冤业，却是我昨日不合举荐出来，害了他也。”好生不忍。没计奈何，只得任凭左右到狱中斩了李参军之首。正是：

阎王注定三更死，并不留人到四更。

眼见得李参军做了一世名流，今日死于非命。左右取了李参军之头，来士真跟前献上取验。士真反复把他的头看了又看，哈哈大笑，喝叫：“拿了去！”

士真梳洗已毕，太守进来参见，心里虽有此事恍惚，却妆做个不以为意的坦然模样，又请他到自家郡斋赴宴。逢迎之礼，一发小心了。士真大喜，比昨日之情更加款洽。太守几番要问他，嚅嚅数次，不敢轻易开口。直到见他欢喜头上，太守先起请罪道：“有句说话，斗胆要请教副大使。副大使恕某之罪，不嫌唐突，方敢后口。”士真道：“使君相待甚厚，我与使君相与甚欢。有话尽情直说，不必拘忌。”太守道：“某本不才，幸得备员，叨守一郡。副大使车驾枉临，下察弊政，宽不加罪，恩同天地了。昨日副大使酒间，命某召他客助饮，某属郡僻小，实无佳宾可以奉欢宴者。某愚不揣事，私通李某善能饮酒，故请命召之。不想李某愚戇，不习礼法，触忤了副大使，实系某之大罪。今副大使既已诛了李某，李某已伏其罪，不必说了。但某心愚鄙，窃有所未晓，敢此上问：不知李某罪起于何处？愿得副大使明白数他的过误，使某心下洞然，且用诫将来之人，晓得奉上的礼法，不致舛错。实为万幸。”士真笑道：“李某也无罪过。但吾一见了，他便忿然激动吾心，就有杀之之意。今既杀了，心方释然，连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缘故。使君但放心吃酒罢，再不必提起他了。”宴罢，士真欢然致谢而行，又到别郡去了。来这一番，单单只

结果得一个李参军。

太守得他去了，如释重负，背上也轻松了好些。只可惜无端害了李参军，没处说得苦。太守记着狱中之言，密地访问王士真的年纪，恰恰正是二十七岁。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杀之年，士真已生于王家了。真是冤家路窄，今日一命讨了一命。那心上事，只有李参军知道，连讨命的做了事，也不省得，不要说旁看的人，那里得知这些缘故？太守嗟叹怪异，坐卧不安了几日。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，又是举他陪客，致害了他，只得自出家财，厚葬了李参军。常把此段因果劝人，教人不可行不义之事。有诗为证：

冤债原从隔世深，相逢便起杀人心。

改头换面犹相报，何况容颜俨在今！

拍案惊奇卷三十一

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

诗云：

天命从来自有真，岂容奸术恣纷纭？

黄巾张角徒生乱，大宝何曾到彼人？

话说唐乾符年间，上党铜鞮县山村有个樵夫，姓侯，名元，家道贫穷，靠着卖柴为业。己亥岁，在县西北山中采樵回来，歇力在一个谷口。旁有一大石岿然，像几间屋大。侯元对了大石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命中直如此辛苦！”叹息声未绝，忽见大石砉然豁开如洞，中有一老叟，羽衣乌帽，髯发如霜，拄杖而出。侯元惊愕，急起前拜，老叟道：“吾神君也。你为何如此自苦？学吾法，自能取富，可随我来。”老叟复走入洞，侯元随他走去。

走得数十步，廓然清朗，一路奇花异草，修竹乔松。又有碧槛朱门，重楼复榭。老叟引了侯元，到别院小亭子坐了，两个童子请他进食。食毕，复请他到便室，具汤沐浴，进新

衣一袭。又命他冠带了，复引至亭上。老叟命僮设席于地，令侯元跪了，老叟授以秘诀数万言，多是变化隐秘之术。侯元素性蠢戆，到此一听不忘。老叟诫他道：“你有些小福分，该在我至法中进身。却是面有败气未除，也要谨慎。若图谋不轨，祸必丧生。今且归去习法，如欲见吾，但至心叩石，自当有人应门，与你相见。”元因拜谢而出，老叟仍令一童送出洞门。既出来了，不见了洞穴，依旧是块大石；连樵采家火多不见了。

到得家里，父母兄弟多惊喜道：“去了一年多，道是死于虎狼了，幸喜得还在。”其实，侯元只在洞中得一日。家里又见他服装华洁，神气飞扬，只管盘问他。他晓得瞒不得，一一说了。遂入静室中，把老叟所传术法尽行习熟。不上一月，其术已成：变化百物，役召鬼魅，遇着草木土石，念念有词，便多是步骑甲兵。神通既已广大，传将出去，便自有人来扶从。于是收好些乡里少年勇悍的为将卒，出入陈旌旗，鸣鼓吹，宛然像个小国诸侯，自称曰“贤圣”。设立官爵，有三老、左右弼、左右将军等号。每到初一、十五，即盛饰往谒神君。神君每见必戒道：“切勿称兵。若必欲举事，须待天应。”侯元唯唯。

到庚子岁，聚兵已有数千人了。县中恐怕妖术生变，乃申文到上党节度使高公处，说他行径。高公令潞州郡将以兵讨之。侯元已知其事，即到神君处问事宜。神君道：“吾向已说过，但当偃旗息鼓以应之。彼见我不与他敌，必不乱攻。切记不可交战！”侯元口虽应着，心里不伏，想道：“出我奇术，制之有余。且此是头一番小敌，若不能当抵，后有大敌来，将

若之何？且众人见吾怯弱，必不伏我，何以立威？”归来不用其言，戒令党与勒兵以待。

是夜，潞兵离元所三十里，据险扎营。侯元用了术法，潞兵望来，步骑戈甲，蔽满山泽，尽有些胆怯。明日，潞兵结了方阵前来，侯元领了千余人，直突其阵，锐不可当，潞兵少却。侯元自恃法术，以为无敌，且叫：“拿酒来吃，以壮军威。”谁知手下之人，多是不习战阵乌合之人，毫无纪律。侯元一个吃酒，大家多乱窜起来，潞兵乘乱，大队赶来。多四散落荒而走，刚剩得侯元一个，带了酒性，急念不出咒语，被擒住了。送至上党，发在潞州府狱，重枷枷着，团团严兵卫守。

天明看枷中，只有灯台一个，已不见了侯元。却连夜遁到铜鞮，径到大石边见神君谢罪。神君大怒，骂道：“庸奴不听吾言，今日虽然幸免，到底难逃刑戮，非吾徒也。”拂衣而入，洞门已闭，止是块大石。侯元悔之无及，虔心再叩，竟不开了。自此，侯元心中所晓符咒，渐渐遗忘，就记得的，做起来也不十分灵了。却是先前相从这些党与，不知缘故，聚着不散，还推他为主。自恃其众，是秋率领了人，在并州大谷地方劫掠。也是数该灭了，恰好并州将校，偶然领了兵马经过，知道了，围了数重。侯元极了，施符念咒，一毫不灵，被斩于阵，党与遂散。不听神君说话，果然没个收场。

可见悖叛之事，天道所忌。若是得了道术，辅佐朝廷，如张留侯、陆信州之类，自然建功立业，传名后世。若是萌了私意，打点起兵谋反，不曾见有妖术成功的。从来张角、征侧、征貳、孙恩、卢循等，非不也是天赐的兵书法术，毕竟

败亡。所以《平妖传》上也说道：“白猿洞天书后边深戒着谋反一事”的话。就如侯元，若依得神君分付，后来必定有好处，都是自家弄杀了。事体本如此明白，不知这些无主意的愚人，住此清平世界，还要从着白莲教，到处哨聚倡乱，死而无怨，却是为何？

而今说一个得了妖书，倡乱被杀的，与看官听一听。有诗为证：

早通武艺杀亲夫，反获天书起异图。

扰乱青州旋被戮，福兮祸伏理难诬。

话说国朝永乐中，山东青州府莱阳县有个妇人，姓唐，名赛儿。其母少时，梦神人捧一金盒，盒内有灵药一颗，令母吞之，遂有娠，生赛儿。自幼乖觉伶俐，颇识字，有姿色，尝剪纸人马厮杀为儿戏。年长，嫁本镇石麟街王元椿。这王元椿弓马熟娴，武艺精通，家道丰裕。自从娶了赛儿，贪恋女色，每日饮酒取乐。时时与赛儿说些弓箭刀法，赛儿又肯自去演习戏耍。光阴拈指，不觉赔费五六年，家道萧索，衣食不足。

赛儿一日与丈夫说：“我们枉自在在此忍饥受饿，不若将后面梨园卖了，买匹好马，干些本分求财的勾当，却不快活？”王元椿听得，说道：“贤妻何不早说？今日天晚了，不必说。”明日，王元椿早起来，写个出帐，央李媒为中，卖与本地财主贾包，得银二十余两。王元椿就去青州镇上，买一匹快走好马回来。弓箭腰刀自有。

拣个好日子，元椿打扮做马快手的模样，与赛儿相别，说：

“我去便回。”赛儿说：“保重！保重！”元椿叫声：“惭愧！”飞身上马，打一鞭，那马一道烟去了。来到酸枣林，是琅琊后山，止有中间一条路，若是阻住了，不怕飞上天去。王元椿只晓得这条路上好打劫人，不想着来这条路上走的人，只贪近，都不是依良本分的人，不便道白白的等你拿了财物去？

也是元椿合当悔气，却好撞着这一起客人。望见搭连颇有些油水，元椿自道：“造化了！”把马一拍，攒风的一般，前后左右都跑过了，见没人。元椿就扯开弓，搭上箭，飘地一箭射将来。那客人伙里有个叫做孟德，看见元椿跑马时，早已防备，拿起弓梢，拨过这箭，落在地下。王元椿见头箭不中，杀住马，又放第二箭来。孟德又照前拨过了，就叫：“汉子，我也回礼。”把弓虚扯一扯，不放。王元椿只听得弦响，不见箭，心里想道：“这男女不会得弓马的，他只是虚张声势。”只有五分防备，把马慢慢的放过来。孟德又把弓虚扯一扯，口里叫道：“看箭！”又不放箭来。王元椿不见箭来，只道是真不会射箭的，放心赶来。不晓得孟德虚扯弓时，就乘势搭上箭，射将来，正对元椿当面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元椿却好抬头看时，当面门上中一箭，从脑后穿出来，翻身跌下马来。孟德赶上，拔出刀来，照元椿喉咙里连搠上几刀，眼见得元椿不活了。诗云：

剑光动处悲流水，羽簇飞时送落花。

欲寄兰闺长夜梦，清魂何自得还家？

孟德与同伙这五六个客人说：“这个男女也是才出来的，不曾得手。我们只好去罢，不要耽误了程途。”一伙人自去了。

且说唐赛儿等到天晚，不见王元椿回来，心里记挂。自

说道：“丈夫好不了事！这早晚还不回来。想必发市迟，只叫我记挂。”等到一二更，又不见王元椿回来。只得关上门，进房里，不脱衣裳去睡，只是睡不着。直等到天明，又不见回来。赛儿正心慌撩乱，没做道理处，只听得街坊上说道：“酸枣林杀死个兵快手。”赛儿又惊又慌，来与隔壁卖豆腐的沈老儿——叫做沈印时——两老口儿说这个始末根由。沈老儿说：“你不可把真话对人说。大郎在日，原是好人家，又不惯做这勾当的，又无赃证。只说因无生理，前日卖个梨园，得些银子，买马去青州镇上贩卖，身边止有五六钱盘缠银子，别无余物。且去酸枣林看得真实，然后去见知县相公。”

赛儿就与沈印时一同来到酸枣林。看见王元椿尸首，赛儿哭起来，惊动地方里甲人等都来，说得明白。就同赛儿一千人都到莱阳县，见史知县相公。赛儿照前说一遍。知县相公说：“必然是强盗劫了银子并马去了，你且去殡葬丈夫，我自去差人去捕缉强贼。拿得着时，马与银子都给还你。”

赛儿同里甲人等拜谢史知县，自回家里来，对沈老儿公婆两个说：“亏了干爷、干娘，瞒倒瞒得过了，只是衣衾棺槨无从置办，怎生是好！”沈老儿说道：“大娘子后面园子既卖与贾家，不若将前面房子再去献典他几两银子，来殡葬大郎，他必不推辞。”赛儿就央沈公、沈婆同到贾家，一头哭，一头说这缘故。贾包见说，也哀怜王元椿命薄，说道：“房子你自住着，我应付你饭米两担，银子五两，待卖了房子还我。”

赛儿得了银米，急忙买口棺木，做些衣服，来酸枣林盛贮王元椿尸首了当，送在祖坟上安厝。做些羹饭，看匠人攒砌得了时，急急收拾回来，天色已又晚了，与沈公、沈婆三

口儿取旧路回家。

来到一个林子里古墓间，见放出一道白光来，正值黄昏时分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三个人见了，吃这一惊不小。沈婆惊得跌倒在地，赛儿与沈公还耐得住。两个人走到古墓中，看这道光从地下放出来，赛儿随光将根竹杖头儿挂将下去。挂得一挂，这土就似虚的一般，脱将下去，露出一个小石匣来。赛儿乘着这白光看里面时，有一口宝剑，一副盔甲，都叫沈公拿了。赛儿扶着沈婆，回家里来。吹起灯火，开石匣看时，别无他物，止有抄写得一本天书。沈公、沈婆又不识字，说道：“要他做甚么？”赛儿看见天书卷面上写道：“《九天玄元混世真经》。”旁有一诗，诗云：

唐唐女帝州，赛比玄元诀。

儿戏九环丹，收拾朝天阙。

赛儿虽是识字的，急忙也解不得诗中意思。

沈公两口儿辛苦了，打熬不过，别了赛儿自回家里去睡。赛儿也关上了门睡，方才合得眼，梦见一个道士，对赛儿说：“上帝特命我来，教你演习九天玄旨，普救万民。与你宿缘未了，辅你做女主。”醒来犹有馥馥香风，记得且是明白。

次日，赛儿来对沈公夫妻两个备细说夜里做梦一节，便道：“前日得了天书，恰好又有此梦。”沈公说：“却不怪哉，有这等事！”

元来世上的事最巧，赛儿与沈公说话时，不想有个玄武庙道士何正寅在隔壁人家诵经，备细听得，他就起心。因日常里走过，看见赛儿生得好，就要乘着这机会来骗他。晓得他与沈家公婆往来，故意不走过沈公店里，倒大宽转往上头

走回玄武庙里来。独自思想道：“帝主非同小可，只骗得这个妇人做一处，便死也罢。”当晚置办些好酒食来，请徒弟董天然、彭虚玉，家童孟靖、王小玉，一处坐了，同吃酒。这道士何正寅殷富，平日里作聪明、做模样，今晚如此相待，四个人心疑，齐说道：“师傅若有用着我四人处，我们水火不避，报答师傅。”正寅对四个人悄悄的说唐赛儿一节的事，“要你们相帮我做这件事，我自当好看待你们，决不有负。”四人应允了，当夜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正寅起来，梳洗罢，打扮做赛儿梦儿里说的一般，齐齐整整。且说何正寅如何打扮，诗云：

秋水盈盈玉绝尘，簪星闲雅碧纶巾。

不求金鼎长生药，只恋桃源洞里春。

何正寅来到赛儿门首，咳嗽一声，叫道：“有人在此么？”只见布幕内走出一个美貌年少的妇人来。何正寅看着赛儿，深深的打个问讯，说：“贫道是玄武殿里道士何正寅，昨夜梦见玄帝分付贫道说：‘这里有个唐某，当为此地女主，尔当辅之。汝可急急去讲解天书，共成大事。’”赛儿听得这话，一来打动梦里心事，二来又见正寅打扮与梦里相同，三来见正寅生得聪俊，心里也欢喜，说：“师傅真天神也！前日送丧回来，果然掘得个石匣、盔甲、宝剑、天书，奴家解不得，望师傅指迷，请到里边看。”赛儿指引何正寅到草堂上坐了，又自去央沈婆来相陪。

赛儿忙来到厨下，点三盏好茶，自托个盘子拿出来。正寅看见赛儿尖松松雪白一双手，春心摇荡，说道：“何劳女主亲自赐茶？”赛儿说：“因家道消乏，女使伴当都逃亡了，故

此没人用。”正寅说：“若要小厮，贫道着两个来服事，再讨大些的女子在里面用。”又见沈婆在旁边，想道：“世上虔婆无不爱财，我与他些甜头滋味，就是我心腹，怕不依我使唤？”就身边取出十两一锭银子来，与赛儿说：“央干爷、干娘作急去讨个女子。如少，我明白再添。只要好，不要计较银子。”赛儿只说：“不消得。”沈婆说：“赛娘，你权且收下，待老拙去寻。”赛儿就收了银子，入去烧炷香，请出天书来与何正寅看。却是金书玉篆，韬略兵机。

正寅自幼曾习举业，晓得文理。看了面上这首诗，偶然心悟，说：“女主解得这首诗么？”赛儿说：“不晓得。”正寅说：“‘唐唐女帝州’，头一字是个‘唐’字。下边这二句，头上两字说女主的名字。末句头上是‘收’字，说收了就成大事。”赛儿被何道点破机关，心里痒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万望师傅扶持，若得成事时，死也不敢有忘。”正寅说：“正要女主抬举，如何恁的说？”又对赛儿说：“天书非同小可，飞沙走石，驱逐虎豹，变化人马，我和你日间演习，必致疏漏，不是耍处。况我又是出家人，每日来往不便。不若夜间打扮着平常人来演习，到天明，依先回庙里去。待法术演得精熟，何用怕人？”赛儿与沈婆说：“师傅高见。”赛儿也有意了，巴不得到手，说：“不要迟慢了，只今夜便请起手。”正寅说：“小道回庙里收拾，到晚便来。”赛儿与沈婆相送到门边，赛儿又说：“晚间专等，不要有误。”

正寅回到庙里，对徒弟说：“事有六七分了，只今夜便可成事。我先要董天然、王小玉你两个，只扮做家里人模样到那里。务要小心在意，随机应变。”又取出十来两碎银子，分

与两个。两个欢天喜地，自去收拾衣服箱笼，先去赛儿家里。

来到王家门首，叫道：“有人在这里么？”赛儿知道是正寅使来的人，就说道：“你们进里面来。”二人进到堂前，歇下担子，看着赛儿，跪将下去，叫道：“董天然、王小玉叩奶奶的头。”赛儿见二人小心，又见他生得俊俏，心里也欢喜，说道：“阿也！不消如此。你二人是何师傅使来的人，就是自家人一般。”领到厨房小侧间，打扫铺床。自来拿个篮、秤，到市上用自己的碎银子买些东西——无非是鸡、鹅、鱼、肉，时鲜果子、点心——回来。赛儿见天然拿这许多物事回来，说道：“在我家里，怎么叫你们破费，是何道理？”天然回话道：“不多大事，是师傅分付的。”又去拿了酒，回到厨下自去整理。要些油酱、柴火，“奶奶”不离口，不要赛儿费一些心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何正寅儒巾便服，扮做平常人，先到沈婆家里，请沈公、沈婆吃夜饭，又送二十两根子与沈公。说：“凡百事要老爹、老娘看取，后日另有重报。”沈公、沈婆自暗里会意道：“这贼道来得跷蹊，必然看上赛儿，要我们做脚。我看这妇人日里也骚托托的，做妖撒娇，捉身不住。我不应承他，两个夜里演习时也自要做出来。我落得做人情，骗些银子。”夫妻两个回复道：“师傅但放心。赛娘没了丈夫，又无亲人，我们是他心腹。凡百事奉承，只是不要忘了我两个。”何正寅对天说誓。

三个人同来到赛儿家里，正是黄昏时分。关上门，进到堂上坐定，赛儿自来陪侍。董天然、王小玉两个来摆列果子下饭，一面烫酒出来。正寅请沈公坐客位，沈婆、赛儿坐主位，正寅打横坐。沈公不肯坐，正寅说：“不必推辞。”各人

多依次坐了。吃酒之间，不是沈公说何道好处，就是沈婆说何道好处，兼入些风情话儿，打动赛儿。赛儿只不做声。正寅想道：“好便好了，只是要个杀着，如何成事？”就里生这计出来。

此时是十五六天色，那轮明月，照耀如同白日一般。何道说：“好月，略行一行再来坐。”沈公众人都出来，堂前黑地里立着看月。何道就乘此机会，走到女墙边月亮去处，假意解手，护起那物来，拿在手里撒尿。赛儿暗地里看明处，最是明白，赛儿夫死后旷了这几时，怎不动火？何道也没奈何，只得按住，再来邀坐。说话间，两个不时丢个情眼儿，又冷看一看，别转头暗笑。何道就装假个要吐的模样，把手捂着肚子，叫：“要不得！”沈老儿夫妻两个会意，说道：“师傅身子既然不好，我们散罢了。师傅胡乱在堂前权歇，明日来看师傅。”相别了自去，不在话下。

赛儿送出沈公，急忙关上门。略略温存何道了，就说：“我入房里去便来。”一径走到房里来，也不关门，就脱了衣服上床去睡，意思明是叫何道走入来。不知何道已此紧紧跟入房里来，双膝跪下道：“小道该死，冒犯花魁。可怜见小道则个。”赛儿笑着说：“贼道不要假小心，且去拴了房门来说话。”正寅慌忙拴上房门，脱了衣服，扒上床来，尚自叫“女主”不迭。诗云：

绣枕鸳衾叠紫霜，玉楼并卧合欢床。

今宵别是阳台梦，惟恐银灯剔不长。

且说二人做了些不伶不俐的事，枕上说些知心的话，那里管天晓日高？还不起身。董天然两个早起来，打点面汤、早

饭齐整，等着。正寅先起来，穿了衣服，又把被来替赛儿塞着肩头，说：“再睡睡起来。”开得房门，只见天然托个盘子，拿两盏早汤过来。正寅拿一盏放在桌上，拿一盏在手里，走到床头，傍着赛儿，口叫，“女主吃早汤。”赛儿撒娇，抬起头来吃了两口，就推与正寅吃。正寅也吃了几口。天然又走进来，接了碗去，依先扯上房门。赛儿说：“好个伴当，百能百俐。”正寅说：“那灶下是我的家人，这个是我心腹徒弟，特地使他来伏侍你。”赛儿说：“这等难为他两个。”又摸索了一回，赛儿也起来。只见天然就拿着面汤进来，叫：“奶奶，面汤在这里。”赛儿脱了上盖衣服，洗了面，梳了头，正寅也梳洗了头。天然就请赛儿吃早饭，正寅又说道：“去请隔壁沈老爹、老娘来同吃。”沈公夫妻二人也来同吃。沈公又说道：“师傅不要去了。这里人眼多，不见走入来，只见你走出去，人要生疑。且在此再歇一夜，明日要去时，起个早去。”赛儿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正寅也正要如此。沈公别了，自过家里去。

话不细烦，赛儿每夜与正寅演习法术符咒，夜来晓去，不两个月，都演得会了。赛儿先剪些纸人纸马来试看，果然都变得与真的人马一般。二人且来拜谢天地，要商量起手。

却不防街坊邻里都晓得赛儿与何道两个有事了，又有一等好闲的，就要在这里用手钱。有首诗说这些闲中人，诗云：

每日张鱼又捕虾，花街柳陌是生涯。

昨宵赊酒秦楼醉，今日帮闲进李家。

为头的叫做马绶，一个叫做福兴，一个叫做牛小春，还有几个没三没四帮闲的，专一在街上寻些空头事过日子。当时马绶先得知了，撞见福兴、牛小春说：“你们近日得知沈豆腐隔

壁有一件好事么？”福兴说：“我们得知多日了。”马绶道：“我们捉破了他，赚些油水何如？”牛小春道：“正要来见阿哥，求带挈。”马绶说：“好便好，只是一件：何道那厮也是个了得的，广有钱钞，又有四个徒弟。沈公沈婆得那贼道东西，替他做眼。一伙人干这等事，如何不做手脚？若是毛团把戏，做得不好，非但不得东西，反遭毒手，倒被他笑。”牛小春说：“这不打紧，只多约几个人同去，就不妨了。”马绶又说道：“要人多不打紧，只是要个安身去处。我想陈林住居，与唐赛儿远不上十来间门面，他那里最好安身。小牛即今便可去约石丢儿、安不着、褚偏嘴、朱百闲一班兄弟，明日在陈林家取齐。陈林我须自去约他。”各自散了。

且说马绶径来石麟街，来寻陈林，远远望见陈林立在门首。马绶走近前，与陈林深喏一个。陈林慌忙回礼，就请马绶来里面客位上坐。陈林说：“连日少会。阿哥下顾，有何分付？”马绶将众人要拿唐赛儿的奸，就要在他家里安身的事，备细对陈林说一遍。陈林道：“都依得。只一件：这是被头里做的事，兼有沈公、沈婆，我们只好在外边做手脚，如何俟候得何道着？我有一计：王元椿在日，与我结义兄弟，彼此通家。王元椿杀死时，我也曾去送殡，明日叫老妻去看望赛儿，若何道不在罢了，又别做道理；若在时，打个暗号，我们一齐入去，先把他大门关了。不要大惊小怪，替别人做饭。等捉住了他，若是如意，罢了；若不如意，就送两个到县里去，没也诈出有来。此计如何？”马绶道：“此计极妙。”两个相别。陈林送得马绶出门，慌忙来对妻子钱氏，要说这话。钱氏说，“我在屏风后都听得了，不必烦絮，明日只管去便了。”

当晚过了。

次日，陈林起来，买两个荤素盒子。钱氏就随身打扮，不甚穿带，也自防备。到时分，马绶一起，前后各自来陈林家里躲着，陈林就打发钱氏起身。是日，却好沈公下乡去取帐，沈婆也不在。只见钱氏领着挑盒子的小厮在后，一径来到赛儿门首，见没人，悄悄的直走到卧房门口，正撞着赛儿与何道同坐在房里说话。赛儿先看见，疾忙跑出来，迎着钱氏，厮见了。钱氏假做不晓得，也与何道万福。何道慌忙还礼，赛儿红着脸，气塞上来，舌滞声涩，指着何道说：“这个是我嫡亲的堂兄，自幼出家，今日来望我，不想又起动老娘来。”正说话未了，只见一个小厮挑两个盒子进来。钱氏对着赛儿说：“有几个枣子，送来与娘子点茶。”就叫赛儿去出盒子，要先打发小厮回去。赛儿连忙去出盒子时，顾不得钱氏，被钱氏走到门首，见陈林把嘴一努，仍又忙走入来。

陈林就招呼众人，一齐赶入赛儿家里，拴上门。正要拿何道与赛儿，不晓得他两个妖术已成，都遁去了。那一伙人眼花撩乱，倒把钱氏拿住，口里叫道：“快拿索子来，先捆了这淫妇。”就踩倒在地下。只见是个妇人，那里晓得是钱氏？元来众人从来不认得钱氏，只早晨见得一见，也不认得真。钱氏在地喊叫起来说：“我是陈林的妻子。”陈林慌忙分开人，叫道：“不是。”扯得起来时，已自旋得蓬头乱鬼了。众人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不是着鬼？明明的看见赛儿与何道在这里，如何就不见了？”元来他两个有化身法，众人不看见他，他两个明明看众人乱窜，只是暗笑。

牛小春说道：“我们一齐各处去搜！”前前后后，搜到厨

下，先拿住董天然，柴房里又拿得王小玉。将条索子缚了，吊在房门前柱子上，问道：“你两个是甚么人？”董天然说：“我两个是何师傅的家人。”又道：“你快说，何道、赛儿躲在那里？直直说，不关你事。若不说时，送你两个到官，你自去拷打。”董天然说：“我们只在厨下伏侍，如何得知前面的事？”众人又说道：“也没处去，眼见得只躲在家里。”小牛说：“我见房侧边有个黑暗的阁儿，莫不两个躲在高处？待我掇梯子扒上去看。”何正寅听得小牛要扒上阁儿来，就拿根短棍子，先伏在阁子黑地里等。小牛掇得梯子来，步着阁儿口，走不到梯子两格上，正寅照小牛头上一棍打下来，小牛儿打昏晕了，就从梯子上倒跌下来，正寅走去空处立了看。

小牛儿醒转来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有鬼！”众人扶起小牛来看时，见他血流满面，说道：“梯子又不高，扒得两格，怎么就跌得这样凶？”小牛说：“却好扒得两格梯子上，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头上，又不见人，却不是作怪！”众人也没做道理处。钱氏说：“我见房里床侧首，空着一段，有两扇纸风窗门。莫不是里边还有藏得身的去处？我领你们去搜一搜去看。”正寅听得说，依先拿着棍子在这里等。只见钱氏在前，陈林众人在后，一齐走进来。正寅又想道：“这花娘吃不得这一棍子。”等钱氏走近来，伸出那一只长大的手来，撑起五指，照钱氏脸上一掌打将去。钱氏着这一掌，叫声：“阿也，不好了！”鼻子里鲜血奔流出来，眼睛里都是金圈儿，又得陈林在后面扶得住，不跌倒。陈林道：“却不作怪！我明明看见一掌打来，又不见人。必然是这贼道有妖法的，不要只管在这里缠了，我们带了这两个小厮，径送到县里去罢。”众人说：“我们被活

鬼弄这一日，肚里也饿了。做些饭吃了去见官。”陈林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钱氏带着疼，就在房里打米出来，去厨下做饭。石丢儿说：“小牛吃打坏了，我去做。”走到厨下，看见风炉子边有两罈好酒在那里，又看见几只鸡在灶前。丢儿又说道：“且杀了吃。”

这里方要淘米做饭，且说赛儿对正寅说：“你耍了两次，我只文耍一耍。”正寅说：“怎么叫做文耍？”赛儿说：“我做出你看。”石丢儿一头烧着火，钱氏做饭，一头拿两只鸡来杀了，破洗了，放在锅里煮，那饭也却好将次熟了。赛儿就扒些灰与鸡粪，放在饭锅里，搅得匀了，依先盖了锅。鸡在锅里且滚得好，赛儿又挽几杓水，浇灭灶里火。丢儿起去作用，并不晓得灶底下的事。

此时众人也有在堂前坐的，也有在房里寻东西出来的，丢儿就把这两罈好酒提出来，开了泥头，就兜一碗好酒，先敬陈林吃。陈林说：“众位都不曾吃，我如何先吃？”丢儿说：“老兄先尝一尝，随后又敬。”陈林吃过了。丢儿又兜一碗送马绶吃，陈林叫：“你也吃一碗。”丢儿又倾一碗，正要吃时，被赛儿劈手打一下，连碗都打坏，赛儿就走一边。三个人说道：“作怪！就是这贼道的妖法。”三个说：“不要吃了，留这酒待众人来同吃。”众人看不见赛儿，赛儿又去房里拿出一个夜壶来，每罈里倾半壶尿在酒里，依先盖了罈头，众人也不晓得。

众人又说道：“鸡想必好了，且捞起来切来吃酒。”丢儿揭开锅盖看时，这鸡还是半生半熟，锅里汤也不滚。众人都来埋怨丢儿说：“你不管灶里，故此鸡也煮不熟。”丢儿说，

“我烧滚了一会，又添许多柴，着得好了才去，不晓得怎么不滚。”低倒头去张灶里时，黑洞洞都是水，那里有个火种？丢儿说：“那个把水浇灭了灶里火？”众人说道：“终不然是我们伙里人，必是这贼道又弄神通。我们且把厨里见成下饭，切些去吃酒罢。”众人依次坐定，丢儿拿两把酒壶出来装酒。不开罈罢了，开来时，满罈都是尿骚臭的酒。陈林说：“我们三个吃时，是喷香的好酒，如何是恁的？必然那个来偷吃，见浅了，心慌撩乱，错拿尿做水，倒在罈里。”

众人鬼厮闹，赛儿、正寅两个看了只是笑。赛儿对正寅说：“两个人被缚在柱子上了一日了，肚里饥。趁众人在堂前，我拿些点心，下饭与他吃，又拿些碎银子与两个。”来到柱边，傍着天然耳边轻轻的说：“不要慌，若到官直说，不要赖了吃打，我自来救尔。东西、银子都在这里。”天然说：“全望奶奶救命。”赛儿去了。

众人说：“酒便吃不得了，败杀老兴。且胡乱吃些饭罢。”丢儿厨下去盛饭，都是乌黑，臭的闻也闻不得，那里吃得？说道：“又着这贼道的手了！可恨这厮无礼，被他两个侮弄这一日，我们带这两个尿鳖送去县里，添差了人来拿人。一起人开了门走出去，只因里面嚷得多时了，外边晓得是捉奸，看的老幼男妇，立满在街上。只见人丛里缚着两个俊俏后生，又见陈林妻子跟在后头，只道是了，一齐抬起砖头土块来，口里喊着，望钱氏、两个道童乱打将来，那时那里分得清洁？钱氏吃得头开额破。救得脱，一道烟逃走去了。

一行人离了石麟街，径往县前来，正值相公坐晚堂点卯。众人等点了卯，一齐跪过去，禀知县相公。从沈公做脚，赛

儿、正寅通奸，妖法惑众，扰害地方情由，说了一遍。“两个正犯脱逃，只拿得为从的两个——董天然、王小玉，送在这里。”知县相公就问董天然两个道：“你直说，我不拷打你。”董天然答应道：“不须拷打，小人只直说，不敢隐情。”备细都招了。知县对众人说：“这奸夫淫妇还躲在家里。”就差兵快头吕山、夏盛两个带领一千余人，押着这一千人，认拿正犯。两个小厮，权且收监。

吕山领了相公台旨，出得县门时，已是一更时分。与众人商议道：“虽是相公立等的公事，这等乌天黑地，去那里敲门打户，惊觉他，他又要遁了去，怎生回相公的话？不若我们且不要惊动他，去他门外埋伏，等待天明了拿他。”众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又请吕山两个到熟的饭铺里赊些酒饭吃了，都到赛儿门首埋伏。连沈公也不惊动他，怕走了消息。

且说姚虚玉、孟清两个在庙，见说师傅有事，恰好走来打听。赛儿见众人已去，又见这两个小厮，问得是正寅的人，放他进来。把门关了，且去收拾房里。一个收拾厨下，做饭吃了。对正寅说：“这起男女去县禀了，必然差人来拿。我与你终不成坐待死。预先打点在这里，等他那悔气的来着毒手！”赛儿就把符咒、纸人马、旗仗打点齐备了，两个自去宿歇。直待天明起来，梳洗饭毕了，叫孟清去开门。

孟清开得门，只见吕山那伙人一齐踉入来。孟清见了，慌忙趑转身，望里面跑，口里一头叫。赛儿看见兵快来拿人，嘻嘻的笑。拿出二三十纸人马来，望空一撒，叫声：“变！”只见纸人都变做彪形大汉，各执枪刀，就里面杀出来。又叫姚虚玉把小皂旗招动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屋里卷出来。吕山两

个还不晓得，只管催人赶入来，早被黑气遮了，不看见人。赛儿是王元椿教的，武艺尽去得，被赛儿一剑一个，都斫下头来。众人见势头不好，都慌了，转身齐跑。前头走的还跑了几十个，后头走的反被前头的拉住，一时跑不脱。赛儿说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！”随手杀将去，也被正寅用棍打死了好几个。又去追赶前头跑得脱的，直喊杀过石麟桥去。

赛儿见众人跑远了，就在桥边收了兵回来。对正寅说：“杀的虽然杀了，走的必去禀知县。那厮必起兵来杀我们，我们不先下手，更待何时？”就带上盔甲，变二三百纸人马，竖起七星旗号来招兵。使人叫道：“愿来投兵者，同去打开库藏，分取钱粮财宝。”街坊远近人因昨日、这番，都晓得赛儿有妖法，又见变得人马多了，道是气概兴旺。城里、城外人喉极的，齐来投他。有地方豪杰方大、康昭、马效良、戴德如四人为头，一时聚起二三千人。又抢得两匹好马，来与赛儿、正寅骑，鸣锣摆鼓，杀到县里来。

说这史知县听见走的人说赛儿杀死兵快一节，慌忙请典史来商议时，赛儿人马早已跑入县来，拿住知县、典史，就打开库藏门，搬出金银来，分给与人。监里放出董天然、王小玉两个，其余狱囚，尽数放了。愿随顺的，共有七八十人。到申未时，有四个人，原是放响马的，风闻赛儿有妖法，都来归顺赛儿。此四人叫做郑贯、王宪、张天禄、祝洪，各带小喽啰，共有二千余名，又有四五十匹好马，赛儿见了，十分欢喜。这郑贯不但武艺出众，更兼谋略过人，来禀赛儿说道：“这是小县，僻在海角头。若坐守日久，朝廷起大军，把青州口塞住了，钱粮没得来，不须厮杀，就坐困死了。这青

州府人民稠密，钱粮广大，东据南徐之险，北控渤海之利，可战可守。兵贵神速，莱阳县虽破，离青州府颇远，一日之内，消息未到，可乘此机会，连夜去袭了，权且安身。养成蓄锐，气力完足，可以横行。”赛儿说：“高见。”每人各赏元宝二锭，四表礼，权受都指挥，说：“待收了青州，自当升赏重用。”四人去了。

赛儿就到后堂，叫请史知县、徐典史出来，说道：“本府知府是你至亲，你可与我写封书。只说这县小，我在这里安身不得，要过东去打汶上县，必由府里经过。恐有疏虞，特着徐典史领三百名兵快，协同防守。你若替我写了，我自厚赠盘缠，连你家眷同送回去。”知县初时不肯，被赛儿逼勒不过，只得写了书。赛儿就叫兵房吏做角公文，把这私书都封在文书里，封简上用个印信。仍送知县、典史软监在衙里。

赛儿自来调方大、康昭、马效良、戴德如四员骁将，各领三千人马，连夜悄悄的到青州曼草坡，听候炮响，都到青州府东门策应。又寻一个像徐典史的小卒，着上徐典史的纱帽圆领，等候赛儿。又留一班投顺的好汉，协同正寅守着莱阳县，自选三百精壮兵快，并董天然、王小玉二人，指挥郑贯四名，各与酒饭了。赛儿全装披挂，骑上马，领着人马连夜起行。

行了一夜，来到青州府东门时，东方才动，城门也还未开。赛儿就叫人拿着这角文书，朝城上说：“我们是莱阳县差捕衙里来下文书的。”守门军就放下篮来，把文书吊上去。又晓得是徐典史，慌忙拿这文书，径到府里来。正值知府温章坐衙，就跪过去，呈上文书，温知府拆开文书，看见印信、图

书都是真的，并不疑忌。就与递文书军说：“先放徐典史进来，兵快人等且住着在城外。”

守门军领知府钧语，径来开门，说道：“太爷只叫放徐老爹进城，其余且不要入去。”赛儿叫人答应说：“我们走了一夜，才到得这里。肚饥了，如何不进城去寻些吃？”三百人一齐都踉入门里去，五六个人怎生拦得住？一搅入得门，就叫人把住城门。一声炮响，那曼草坡的人马都趲入府里来，填街塞巷。赛儿领着这三百人，真个是疾雷不及掩耳，杀入府里来。

知府还不晓得，坐在堂上等徐典史。见势头不好，正待起身要走，被方大赶上，望着温知府一刀，连肩砍着，一交跌倒在地下挣命。又复一刀，就割下头来，提在手里，叫道：“不要乱动！”惊得两廊门隶人等尿流屁滚，都来跪下。康昭一伙人打入知府衙里来，只获得两个美妾，家人并媳妇共八名，同知、通判都越墙走了。赛儿就挂出安民榜子，不许诸色人等抢掠人口财物，开仓赈济，招兵买马。随行军官兵将，都随功升赏。莱阳知县、典史，不负前言，连他家眷放了还乡，俱各抱头鼠窜而去，不在话下。

只见指挥王宪押两个美貌女子、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——这个后生比这两个女子更又标致——献与赛儿。赛儿问王宪道：“那里得来的？”王宪禀道：“在孝顺街绒线铺里萧家得来的。这两个女子，大的叫做春芳，小的叫做惜惜，这小厮叫做萧韶，三个是姐妹兄弟。”赛儿就将这大的赏与王宪做妻子，看上了萧韶欢喜，倒要偷他，与萧韶说：“你姐妹两个，只在我身边服事，我自看待你。”赛儿又把知府衙里的两个美

妾紫兰、香娇，配与董天然、王小玉。赛儿也自叫萧韶去宿歇。说这萧韶，正是妙年好头上，带些惧怕，夜里尽力奉承赛儿，只要赛儿欢喜。赛儿得意非常，两个打得热了，一步也离不得萧韶，那里记挂何正寅？

且说府里有个首领官周经历，叫做周雄，当时逃出府，家眷都被赛儿软监在府里。周经历躲了几日，没做道理处，要保全老小，只得假意来投顺赛儿。见赛儿下个礼，说道：“小官原是本府经历，自从奶奶得了莱阳县、青州府，爱军惜民，人心悦服，必成大事。经历去暗投明，家眷俱蒙奶奶不杀之恩，周某自当倾心竭力，图效犬马。”赛儿见他说家眷在府里，十分疑也只有五六分，就与周经历商议守青州府并取旁县的事务。周经历说：“这府上倚滕县，下通临海卫，两处为青府门户。若取不得滕县与这卫，就如没了门户的一般，这府如何守得住？实不相瞒，这滕县许知县是经历姑表兄弟，经历去，必然说他来降。若说得滕县下了，这临海卫就如没了一臂一般，他如何支撑得住？”赛儿说：“若得如此，事成与你同享富贵。家眷我自好好的供养在这里，不须记挂。”周经历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恐他那里做了手脚。”赛儿忙拨几个伴当，一匹好马，就送周经历起身。

周经历来到滕县，见了许知县。知县吃一惊说：“老兄如何走得脱，来到这里？”周经历将假意投顺赛儿，赛儿使来说降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许知县回答道：“我与你虽是假意投顺，朝廷知道，不是等闲的事。”周经历道：“我们一面去约临海卫戴指挥同降，一面申闻各该抚按上司，计取赛儿。日后复了地方，有何不可？”许知县忙使人去请戴指挥，来见周经历，

三个商议伪降计策定了。许知县又说：“我们先备些全花表礼羊酒去贺，说离不得地方，恐有疏失。”

周经历领着一行拿礼物的人，来见赛儿，递上降书。赛儿接着降书看了，受了礼物。伪升许知县为知府，戴指挥做都指挥，仍着二人各照旧守着地方。

戴指挥见了这伪升的文书，就来见许知县说：“赛儿必然疑忌我们，故用阳施阴夺的计策。”许知县说道：“贵卫有一班女乐、小侑儿，不若送去与赛儿做谢礼，就做我们里应外合的眼目。”戴指挥说：“极妙。”就回衙里，叫出女使王娇莲、小侑头儿陈鹦儿来，说：“你二人是我心腹，我欲送你们到府里去，做个反间细作。若得成功，升赏我都不要，你们自去享用富贵。”二人都欢喜应允了。戴指挥又做些好锦绣鲜明衣服、乐器，县、卫各差两个人，送这两班人来献与赛儿。且看这歌童舞女如何，诗云：

舞袖香茵第一春，清歌婉转貌超群。

剑霜飞处人星散，不见当年劝酒人。

赛儿见人物标致，衣服齐整，心中欢喜，都受了，留在衙里，每日吹弹歌舞取乐。

且说赛儿与正寅相别半年有余，时值冬尽年残，正寅欲要送年礼与赛儿，就买些奇异吃食，蜀锦文葛，金银珍宝，装做一二十小车，差孟清同车脚人等送到府里来。世间事最巧，也是正寅合该如此。两月前，正寅要去奸宿一个女子，这女子苦苦不从，自缢死了。怪孟清说“是唐奶奶起手的，不可背本，万一知道，必然见怪”，谏得激切，把孟清一顿打得几死，却不料孟清仇恨在心里。

孟清领着这车从，来到府里见赛儿。赛儿一见孟清，就如见了自家里人一般，叫进衙里去安歇。孟清又见董天然等都有好妻子，又有钱财，自思道：“我们一同起手的人，他两个有造化落在这里，我如何能勾也同来这里受用？”自思量道：“何不将正寅在县里的所为，说他一番？倘或赛儿欢喜，就留在衙里也不见得。”

到晚，赛儿退了堂，来到衙里。乘间叫过孟清，问正寅的事，孟清只不做声。赛儿心疑，越问得紧，孟清越不做声。问不过，只得哭将起来。赛儿就说道：“不要哭，必然在那里吃亏了，实对我说，我也不打发你去了。”孟清假意口里咒着道：“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爷爷在县里，每夜捱去，排门轮要两个好妇人好女子，送在衙里歇。标致得紧的，多歇几日；少不中意的，一夜就打发出来。又娶了个卖唱的妇人李文云，时常乘醉打死人，每日又要轮坊的一百两坐堂银子。百姓愁怨思乱，只怕奶奶这里不敢。两月前，蒋监生有个女子，果然生得美貌，爷爷要奸宿他，那女子不从，逼迫不过，自缢死了。小人说：‘奶奶怎生看取我们，别得半年，做出这勾当来，这地方如何守得住？’怪小人说，将小人来吊起，打得几死，半月扒不起来。”

赛儿听得说了，气满胸膛，顿着足说道：“这禽兽忘恩负义，定要杀这禽兽，才出得这口气！”董天然并伙妇人都来劝道：“奶奶息怒，只消取了老爷回来便罢。”赛儿说：“你们不晓得这般事。从来做事的人，一生嫌隙，不知火併了多少？如何好取他回来？”一夜睡不着。

次日来堂上，赶开人，与周经历说，正寅如此淫顽不法，

全无仁义，要自领兵去杀他。周经历回话道：“不知这话从那里得来的？未知虚实。倘或是反间，也不可知。地方重大，方才取得，人心未固，如何轻易自相厮杀？不若待周雄同个奶奶的心腹，去访得的实，任凭奶奶裁处，也不迟。”赛儿道：“说得极是，就劳你一行。若访得的实，就与我杀了那禽兽。”周经历又说道：“还得几个同去才好，若周雄一个去时，也不济事。”赛儿就令王宪、董天然领一二十人去，又把一口刀与王宪，说：“若这话是实，你便就取了那禽兽的头来。违误者以军法从事。”又与郑贯一角文书：“若杀了何正寅，你就权摄县事。”一行人辞别了赛儿，取路望莱阳县来。

周经历在路上，还恐怕董天然是何道的人，假意与他说：“何公是奶奶的心腹，若这事不真，谢天地，我们都好了。若有这话，我们不下手时，奶奶要军法从事，这事如何处？”董天然说：“我那老爷是个多心的人，性子又不好。若后日知道你我去访他，他必仇恨。羹里不着饭里着，倒遭他毒手。若果有事，不若奉法行事，反开后患。”郑贯打着鞦鼓儿，巴不得杀了何正寅，他要权摄县事。周经历见众人都是为赛儿的，不必疑了，又说：“我们先在外边访得的确，若要下手时，我拈须为号，方可下手。”一行人入得城门，满城人家都是咒骂何正寅的。董天然说：“这话真了。”

一行径入县里来见何正寅，正寅大落落坐着，不为礼貌。看着董天然说：“拿得甚么东西来看我？”董天然说：“来得慌忙，不曾备得，另差人送来。”又对周经历说：“你们来我这县里来何干？”周经历假小心，轻轻的说：“因这县里有人来告奶奶，说大人不肯容县里女子出嫁，钱粮又比较得紧，因

此奶奶着小官来禀上。”正寅听得这话，拍案高嚷，大骂道：“泼贱婆娘！你亏我夺了许多地方，享用快活。必然又搭上好的了，就这等无礼！你这起人不晓得事体，没上下的。”王宪见不是头，紧紧的帮着周经历，走近前说：“息怒消停，取个长便，待小官好回话。”正寅又说道：“不取长便，终不成不去回话！”周经历把须一拈，王宪就人嚷里拔出刀来，望何正寅项上一刀，早斫下头来，提在手里，说：“奶奶只叫我们杀何正寅一个，余皆不问。”郑贯就把权摄的文书来晓喻各人，就把正寅先前强留在衙里的妇人女子都发出，着娘家领回。轮坊银子也革了。满城百姓，无不欢喜。

衙里有的是金银，任凭各人取了些，又拿几车并绫段，送到府里来。周经历一起人到府里回了话，各人自去方便，不在话下。

说这山东巡按金御史，因失了青州府，杀了温知府，起本到朝廷。兵部尚书接着这本，是地方重务，连忙转奏朝廷。朝廷就差总兵官傅奇充兵马副元帅，两个游骑将军黎晓、来道明充先锋，领京军一万，协同山东巡抚都御史杨汝待，克日进剿扑灭。钱粮兵马，除本省外，河南、山西两省任从调用。

傅总兵带领人马，来到总督府，与杨巡抚一班官军说：“朝廷紧要擒拿唐赛儿”一节，杨巡抚说：“唐赛儿妖法通神，急难取胜。近日周经历与滕县许知县、临海卫戴指挥诈降，要我们去打他后面莱阳县，叫戴指挥、许知县从那青州府后面杀出来，叫他首尾不能相顾，可获全胜。”杨巡抚说：“此计大妙。”傅总兵就分五千人马与黎晓充先锋，来取莱阳县。又

调都指挥杜总、吴秀，指挥六员——高雄、赵贵、赵天汉、崔球、密宣、郭谨，各领新调来二万人马，离莱阳县二十里下寨，次日准备厮杀。

郑贯得了这个消息，闭上城门，连夜飞报到府里来。赛儿接得这报子，就集各将官说：“如今傅总兵领大军来征剿我们，我须亲自领兵去杀退他。”着王宪、董天然守着这府，又调马效良、戴德如各领人马一万，去滕县、临海卫三十里内，防备袭取的人马，就是滕县、临海卫的人马也不许放过来。周经历暗地叫苦说：“这妇人这等利害！”赛儿又调方大领五千人马先行，随后赛儿自也领二万人马到莱阳县来。离县十里，就着个大营，前、后、左、右、正中五寨，又置两枝游兵在中营，四下里摆放鹿角、蒺藜，铃索齐整。把辕门闭上，造饭吃了，将息一回，就有人马来冲阵，也不许轻动。

且说黎先锋领着五千人马，喊杀半日，不见赛儿营里动静，就着人来禀总兵：如此如此。傅总兵同杨巡抚领一班将官到阵前来，扒上云梯。看赛儿营里，布置整齐，兵将猛勇，旗帜鲜明。戈戟光耀。褐罗伞下，坐着那个英雄美貌的女将。左右立着两个年少标致的将军，一个是萧韶，一个是陈鸚儿，各拿一把小七星皂旗。又有两个俊俏女子，都是戎装。一个是萧惜惜，捧着一口宝剑；一个是王娇莲，捧着一袋弓箭。营前树着一面七星玄天上帝皂旗，飘扬飞绕。总兵看得呆了。走下云梯来，令先锋领着高雄、赵贵、赵天汉、崔球等一齐杀入去，且看赛儿如何。诗云：

剑光动处见玄霜，战罢归来意气狂。

堪笑古今妖妄事，一场春梦到高唐。

赛儿就开了辕门，令方大领着人马也杀出来，正好接着。两员将斗不到三合，赛儿不慌不忙，口里念起咒来，两面小皂旗招动，那阵黑气从寨里卷出来，把黎先锋人马罩得黑洞洞的，你我不看见。黎晓慌了手脚，被方大拦头一方天戟打下马来，脑浆奔流。高雄、赵天汉俱被拿了。傅总兵见先锋不利，就领着败残人马回大营里来纳闷。

方大押着，把高雄两个解入寨里见赛儿。赛儿道：“监候在县里，我回军时发落便了。”赛儿又与方大说：“今日虽赢得他一阵，他的大营人马还不损折，明日又来厮杀。不若趁他喘息未定，众人慌张之时，我们赶到，必获全胜。”留方大守营，令康昭为先锋，赛儿自领一万人马，悄悄的赶到傅总兵营前，呐声喊，一齐杀将入去。傅总兵只防赛儿夜里来劫营，不防他日里乘势就来，都慌了手脚，厮杀不得。傅总兵、杨巡抚二人骑上马，往后逃命。二万五千人，杀不得一二千人，都齐齐投降。又拿得千余匹好马，钱粮器械，尽数搬掳，自回到青州府去了。

军官有逃得命的，跟着傅总兵到都堂府来商议。再欲起奏，另自添遣兵将。杨巡抚说：“没了三四万人马，杀了许多军官，朝廷得知，必然加罪我们。我晓得滕县许知县是个清廉能干忠义的人，与周经历、戴指挥委曲协同，要保这地方无事，都设计诈降。而今周经历在贼中，不能得出。许、戴二人原在本地方，不若密密取他来，定有破敌良策。”傅总兵慌忙使人请许知县、戴指挥到府，计议要破赛儿一事。许知县近前，轻轻的与傅总兵、杨巡抚二人说：如此如此，“不出旬日，可破赛儿。”傅总兵说：“若得如此，我自当保奏升赏。”

许知县辞了总制，回到县里，与戴指挥各备礼物，各差个的当心腹人来贺赛儿，就通消息与周经历，却不知周经历先有计了。

元来周经历见萧韶甚得赛儿之宠，又且乖觉聪明，时时结识他，做个心腹，着实奉承他。萧韶不过意，说：“我原是治下子民，今日何当老爷如此看觑？”周经历说：“你是奶奶心爱的人，怎敢怠慢？”萧韶说道：“一家被害了，没奈何偷生，甚么心爱不心爱！”周经历道：“不要如此说。你姐妹都在左右，也是难得的。”萧韶说：“姐姐嫁了个响马贼，我虽在被窝里，也只是伴虎眠，有何心绪？妹妹只当得丫头。我一家怨恨，在何处说？”周经历见他如此说，又说：“既如此，何不乘机反邪归正？朝廷必有酬报。不然，他日一败，玉石俱焚，你是同衾共枕之人，一发有口难分了。不要说被害冤仇没处可报。”萧韶道：“我也晓得事体果然如此，只是没个好计脱身。”周经历说：“你在身伴，只消如此如此，外边接应都在于我。”却把许、戴来的消息通知了他。萧韶欢喜说：“我且通知妹子做一路则个。”计议得熟了，只等中秋日起手，后半夜点天灯为号。周经历就通这个消息与许知县、戴指挥，这是八月十二日的话。

到十三日，许知县、戴指挥各差能事兵快应捕，各带士兵、军官三四十人，预先去府里四散埋伏，只听炮响，策应周经历拿贼。许知县又密令亲子许德，来约周经历。十五夜放炮夺门的事，都得知了，不必说。且说萧韶姐妹二人，来对王娇莲、陈鹦儿通知外边消息，他两人原是戴家细作，自然留心。

至十五日晚上，赛儿就排筵宴来赏月。饮了一回，只见王娇莲来禀赛儿说：“今夜八月十五日，难得晴明，更兼破了傅总兵，得了若干钱粮人马。我等蒙奶奶抬举，无可报答，每人各要与奶奶上寿。”王娇莲手执檀板，唱一歌。歌云：

虎渡三江迅若风，龙争四海竞长空。

光摇剑术和星落，狐兔潜藏一战功。

赛儿听得，好生欢喜，饮过三大杯。女人都依次奉酒，但是不会唱的，就是王娇莲代唱。众人只要灌得赛儿醉了，好行事。陈鹦儿也要上寿，赛儿又说道：“我吃得多了。你们恁的好心，每一人只喝一杯罢。”又饮了二十余杯，已自醉了。又复歌舞起来，轮番把盏，灌得赛儿烂醉，赛儿就倒在位上。

萧韶说：“奶奶醉了，我们扶奶奶进房里去罢。”萧韶抱住赛儿，众人齐来相帮，抬进房里床上去。萧韶打发众人出来，就替赛儿脱了衣服，盖上被，拴上房门。众人也自去睡，只有与谋知因的人都不睡，只等赛儿消息。

萧韶又恐假醉，把灯剔得明亮，仍上床来，搂住赛儿。料算外边人都睡静了，自想道：“今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”起来慌忙再穿上衣服，床头拔出那口宝刀来，轻轻的掀开被来，尽力朝着赛儿项上剝下一刀来，连肩斫做两段。赛儿醉得凶了，一动也动不得。

萧韶慌忙走出房来，悄悄对妹妹、王娇莲、陈鹦儿说道：“赛儿被我杀了。”王娇莲说：“不要惊动董天然这两个，就暗去袭了他。”陈鹦儿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拿着刀来敲董天然的房门，说道：“奶奶身子不好，你快起来。”董天然听得这话，就瞌睡里慌忙披着衣服，来开房门。不防备被陈鹦儿手起刀落，斫

倒在房门边挣命。又复一刀，就放了命。这王小玉也醉了，不省人事，众人把来杀了。众人说：“好倒好了，怎么我们得出去？”萧韶说：“不要慌，约定的。”就把天灯点起来，扯在灯竿上。

不移时，周经历领着十来名火夫，平日收留的好汉，敲开门，一齐涌入衙里来。萧韶对周经历说：“赛儿、董天然、王小玉都杀了，这衙里人都是被害的，望老爷做主。”周经历道：“不须说。衙里的金银财宝，各人尽力拿了些；其余山积的财物，都封锁了入官。”周经历又把三个人头割下来，领着萧韶一起，开了府门，放个铙。只见兵快应捕共有七八十人，齐来见周经历说：“小人们是县、卫两处差来兵快，策应拿强盗的。”周经历说：“强盗多拿了，杀的人头在这里。都跟我来。”到得东门城边，放三个炮，开得城门，许知县、戴指挥各领五百人马杀入城来。周经历说：“不关百姓事。赛儿杀了，还有余党不曾剿灭，各人分头去杀。”

且说王宪、方大，听得炮响，都起来，不知道为着甚么。正没做道理处，周经历领的人马早已杀入方大家里来。方大正要问备细时，被侧边一枪搠倒，就割了头。戴指挥拿得马效良、戴德如，阵上许知县杀死康昭、王宪一十四人。沈印时两月前害疫病死了，不曾杀得。又恐军中有变，急忙传令：“只杀有职事的。小卒良民一概不究。”多属周经历招抚。

许知县对众人说：“这里与莱阳县相隔四五十里，他那县里未便知得。兵贵神速，我与戴大人连夜去袭了那县，留周大人守着这府。”二人就领五千人马，杀奔莱阳县来。假说道：“府里调来的军，去取旁县的。”城上径放入县里来。郑贯正

坐在堂上，被许知县领了兵齐抢入去，将郑贯杀了。张天禄、祝洪等慌了，都来投降。把一千人犯解到府里监禁，听候发落。安了民，许知县仍回到府里，同周经历、萧韶一班解赛儿等首级来见傅总兵、杨巡抚，把赛儿事说一遍。傅总兵说：“足见各官神算。”称誉不已。就起奏捷本，一边打点回京。

朝廷升周经历做知州、戴指挥升都指挥，萧韶、陈鸚儿各授个巡检，许知县升兵备副使，各随官职大小，赏给金花银子表礼。王娇莲、萧惜惜等俱着择良人为聘，其余的在赛儿破败之后投降的，不准投首，另行问罪。此可为妖术杀身之鉴。有诗为证：

四海纵横杀气冲，无端女寇犯山东。

吹箫一夕妖氛尽，月缺花残送落风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二

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人定

词云：

丈夫只手把吴钩，欲斩万人头。如何铁石，打成心性，却为花柔？君看项籍并刘季，一怒使人愁。只因撞着，虞姬、戚氏，豪杰都休。

这首词是昔贤所作，说着人生世上“色”字最为要紧。随你英雄豪杰，杀人不眨眼的铁汉子，见了油头粉面，一个袋血的皮囊，就弄软了三分。假如楚霸王、汉高祖，分争天下，何等英雄！一个临死不忘虞姬，一个酒后不忍戚夫人，仍旧做出许多缠绵景状出来，何况以下之人？风流少年，有情有趣的，牵着个“色”字，怎得不荡了三魂，走了七魄？却是这一件事关着阴德极重。那不肯淫人妻女、保全人家节操的人，阴受厚报：有发了高魁的，有享了大禄的，有生了贵子的，往往见于史传，自不消说。至于贪淫纵欲，使心用腹污秽人家女眷，没有一个不减算夺禄，或是妻女见报，阴中再不饶过的。

且如宋淳熙末年间，舒州有个秀才刘尧举，表字唐卿，随着父亲在平江做官。是年正当秋荐，就依随任之便，雇了一只船，往秀州赴试，开了船，唐卿举目向梢头一看，见了那持楫的，吃了一惊。元来是十六七岁一个美貌女子，鬓鬟髀媚，眉眼含娇，虽只是荆布淡妆，种种绰约之态，殊异寻常女子，当梢而立，俨然如海棠一枝，斜映水面。唐卿观之不足，看之有余，不觉心动。在舟中密密体察光景，晓得是船家之女。称叹道：“从来说‘老蚌出明珠’，果有此事！”欲待调他一二句话，碍着他的父亲同在梢头行船，恐怕识破。妆做老成，不敢把眼正觑梢上，却时时偷看他一眼。越看越媚，情不能禁。心生一计，只说舟重行迟，赶路不上，要船家上去帮扯纤。

元来这只船上老儿为船主，一子一女相帮。是日儿子三官保先在岸上扯纤，唐卿定要强他老儿上去了，止是女儿在那里当梢。唐卿一人在舱中，象意好做光了，未免先寻些闲话试问他。他十句里边也回答着一两句，韵致动人。唐卿趁着他说话，就把眼色丢他，他有时含羞敛避，有时正颜拒却。及至唐卿看了别处，不来兜搭了，却又说句把冷话，背地里忍笑，偷眼斜眄着唐卿。正是明中妆样，暗地撩人，一发叫人当不得，要神魂飞荡了。

唐卿思量要大大撩拨他一撩拨，开了箱子，取出一条白罗帕子来，将一个胡桃系着，绾上一个同心结，抛到女子面前。女子本等看见了，故意假做不知，呆着脸只自当橹。唐卿恐怕女子真个不觉，被人看见，频频把眼送意，把手指着，要他收取。女子只是大刺刺的在那里，竟像个不会意的。看

看船家收了纤，将要下船，唐卿一发着急了，指手划脚。见他只是不动，没个是处，倒懊悔无及，恨不得伸出一只长手，仍旧取了过来。

船家下得舱来，唐卿面挣得通红，冷汗直淋，好生置身无地。只见那女儿不慌不忙，轻轻把脚伸去帕子边，将鞋尖勾将过来，遮在裙底下了，慢慢低身倒去，拾在袖中。腆着脸，对着水外只是笑。唐卿被他急坏，却又见他正到利害头上，如此做作，遮掩过了，心里私下感他，越觉得风情着人。自此两下多有意了。

明日复依昨说，赶那船家上去，两人扯纤。唐卿便老着面皮谢女子道：“昨日感卿包容，不然小生面目难施了。”女子笑道：“胆大的人，元来恁地虚怯么？”唐卿道：“卿家如此国色，如此慧巧，宜配佳偶，方为厮称。今文鹓彩凤，误堕鸡栖中，岂不可惜？”女子道：“君言差矣！红颜薄命，自古如此，岂独妾一人？此皆分定之事，敢生嗟怨？”唐卿一发伏其贤达。自此语话投机，一在舱中，一在梢上，相隔不多几尺路，眉来眼去，两情甚浓。却是船家虽在岸上，回转头来就看得船上见的，只好话说往来，做不得一些手脚，干热罢了。

到了秀州，唐卿更不寻店家，就在船上作寓。入试时，唐卿心里放这女子不下，题目到手，一挥而就，出院甚早。急奔至船上，只见船家父子两人，趁着舱里无人，身子闲着，叫女儿看好了船，进城买货物去了。唐卿见女儿独在船中，喜从天降，急急跳下船来，问女子道：“你父亲、兄弟那里去了？”女子道：“进城去了。”唐卿道：“有烦娘子，移船到静处一话

何如？”说罢，便去解缆。女子会意，即忙当櫓，把船移在一个无人往来的所在。

唐卿便跳在梢上来，搂着女子道：“我方壮年，未曾娶妻，倘蒙不弃，当与子缔百年之好。”女子推逊道：“陋质贫姿，得配君子，固所愿也。但桔藤野蔓，岂敢仰托乔松？君子自是青云之器，他日宁肯复顾微贱？妾不敢承，请自尊重。”唐卿见他说出正经话来，一发怜爱，欲心如火，恐怕强他不得，发起极来，拍着女子背道：“怎么说那较量的话？我两日来，被你牵得我神魂飞越，不能自禁。恨没个机会，得与你相近，一快私情。今日天与其便，只吾两人在此，正好恣意欢乐，遂平生之愿。你却如此坚拒，再没有个想头了。男子汉不得如愿，要那性命何用？你昨者为我隐藏罗帕，感恩非浅。今既无缘，我当一死以报。”说罢，望着河里便跳。女子急牵住他衣裾道：“不要慌，且再商量。”唐卿转身来抱住道：“还商量甚么？”抱至舱里来，同就枕席。乐事出于望外，真个如获珍宝。

事毕，女子起身来，自掠了乱发，就与唐卿整了衣，说道：“辱君俯爱，冒耻仰承。虽然一霎之情，义坚金石，他日勿使剩蕊残葩，空随流水。”唐卿道：“承子雅爱，敢负心盟？目今揭晓在即，倘得寸进，必当以礼娶子，贮于金屋。”两人千恩万爱，欢笑了一回。女子道：“恐怕父亲城里出来。”原移船到旧处住了。唐卿假意上岸，等船家归了，方才下船，竟无人知觉此事。谁想：

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

唐卿父亲在平江任上，悬望儿子赴试消息。忽一日，晚

间得一梦。梦见两个穿黄衣的人，手持一张纸，突然来报道：“天门放榜，郎君已得首荐。”旁边走过一人，急掣了这张纸去道：“刘尧举近日作了欺心事，已压了一科了。”父亲吃一惊，觉来乃是一梦。思量来得古怪，不知儿子做甚么事。想了此言，未必成名了。果然秀州揭晓，唐卿不得与荐。元来场中考官，道是唐卿文卷好，要把他做头名。有一个考官另看中了一卷，要把唐卿做第二。那个考官不肯道：“若要做第二，宁可中。留在下科，不怕不是头名，不可中坏了他。”忍着气，把他黜落了。

唐卿在船等候，只见纷纷嚷乱，各自分头去报喜，唐卿船里静悄悄，鬼也没个走将来，晓得没帐，只是叹气。连那梢上女子，也道是失望了，暗暗泪下。唐卿只得看无人处，把好言安慰他，就用他的船，转了到家。见过父母，父亲把梦里话来问他道：“我梦如此，早知你不得中。只是你曾做了甚欺心事来？”唐卿口里赖道：“并不曾做甚事。”却是老大心惊道：“难道有这样话？”似信不信。

及到后边，得知场里这番光景，才晓得本该得荐，却为阴德上损了，迟了功名。心里有些懊悔，却还念那女子不置。到第二科，唐卿果然领了首荐。感念女子旧约，遍令寻访，竟无下落，不知流泛在那里去了。后来唐卿虽得及第，终身以此为恨。

看官，你看刘唐卿只为此一着之错，罚他磋跎了一科，后边又不得团圆。盖因不是他姻缘，所以阴霾越重了。奉劝世上的人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淫乱人家妇女。古人说得好：

我不淫人妻女，妻女定不淫人。我若淫人妻女，

妻女也要淫人。

而今听小子说一个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，辗转果报的话。

元朝沔州原上里有个大家子，姓铁，名镕，先祖为绣衣御史。娶妻狄氏，姿容美艳，名冠一城。那汉沔风俗，女子好游。贵宅大户，争把美色相夸。一家娶得个美妇，只恐怕别人不知道，倒要各处去卖弄张扬，出外游耍，与人看见。每每花朝月夕，士女喧阗，稠人广众，挨肩擦背，目挑心招，恬然不以为意。临晚归家，途间一一品题：某家第一，某家第二。说着好的，喧哗谑浪，彼此称美，也不管他丈夫听得不听得。就是丈夫听得了，也道是别人赞他妻美，心中暗自得意。便有两句取笑了他，总是不在心上的。到了至元、至正年间，此风益甚。

铁生既娶了美妻，巴不得领了他各处去摇摆。每到之处，见了的无不啧啧称赏。那与铁生相识的，调笑他，夸美他，自不必说；只是那些不曾识面的，一见了狄氏，问知是铁生妻子，便来扭相知，把言语来撩拨，酒食来撺哄，道他是有缘之人，有福之人，大家来奉承他。所以铁生出门，不消带得本钱在身边，自有这一班人扳他去吃酒吃肉，常得醉饱而归。满城内外人没一个不认得他，没一个不怀一点不良之心，打点勾搭他妻子。只是铁生是个大户人家，又且做人有些性气刚狠，没个因由，不敢轻惹得他，只好干咽唾沫，眼里口里讨些便宜罢了。

古人两句说得好：

谩藏海盗，冶容诲淫。

狄氏如此美艳，当此风俗，怎容得他清清白白过世？自然生出事体来。又道是“无巧不成话”，其时同里有个人，姓胡，名绥。有妻门氏，也生得十分娇丽，虽比狄氏略差些儿，也算得是上等姿色。若没有狄氏在面前，无人再赛得过了。这个胡绥，亦是个风月浪荡的人，虽有了这样好美色，还道是让狄氏这一分，好生心里不甘伏。谁知铁生见了门氏，也羡慕他，思量一网打尽，两美俱备，方称心愿。因而两人各有欺心，彼此交厚，共相结纳。意思便把妻子大家兑用一用，也是情愿的。铁生性直，胡生性狡。铁生在胡生面前，时常露出要勾上他妻子的意思来；胡生将计就计，把说话曲意倒在铁生怀里，再无推拒。铁生道是胡生好说话，毕竟可以图谋，不知胡生正要乘此机会，营勾狄氏，却不漏一些破绽出来。

铁生对狄氏道：“外人都道你是第一美色，据我所见，胡生之妻也不下于你。怎生得设个法儿，到一到手。人生一世，两美俱为我得，死也甘心。”狄氏道：“你与胡生恁地相好，把话实对他说不得？”铁生道：“我也曾微露其意，他也不以为怪。却是怎好直话得出？必是你替我做个捧头，才弄得成。只怕你要吃醋拈酸。”狄氏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妒心的，可以帮衬处，无不帮衬。却有一件：女人的买卖，各自门，各自户，如何能到惹得他？除非你与胡生内外通家，出妻见子，彼此无忌，时常引得他到我家里来，方好觑个机会，弄你上手。”铁生道：“贤妻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

从此，愈加结识胡生，时时引他到家里吃酒，连他妻子请将过来，叫狄氏陪着。外边广接名姬狎客，调笑戏谑，一来要奉承胡生喜欢，二来要引动门氏情性。但是宴乐时节，狄

氏引了门氏在里面帘内窥看。看见外边淫昵褻狎之事，无所不为，随你石人，也要动火。两生心里各怀着一点不良之心，多各卖弄波俏，打点打动女佳人。谁知里边看的女人，先动火了一个。你道是谁？元来门氏虽然同在那里窥看，到底是做客人的，带些拘束，不像狄氏自家屋里，恣性瞧看，惹起春心。那胡生比铁生，不但容貌胜他，只是风流身分，温柔性格，在行气质，远过铁生。狄氏反看上了，时时在帘内露面调情，越加用意支持酒肴，毫无倦色。铁生道是有妻内助，心里快活，那里晓得就中之意？

铁生酒后对胡生道：“你我各得美妻，又且两人相好至极，可谓难得。”胡生谦逊道：“拙妻陋质，怎能比得尊嫂生得十全？”铁生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不相上下的了。只是一件：你我各守着自己的，亦无别味。我们做个痴兴不着，彼此更换一用，交收其美，心下何如？”此一句话，正中胡生深机，假意答道：“拙妻陋质，虽蒙奖赏，小弟自揣，怎敢有犯尊嫂？这个于理不当。”铁生笑道：“我们醉后谑浪至此，可谓忘形之极。”彼此大笑而散。

铁生进来，带醉看了狄氏，抬他下颏道：“我意欲把你与胡家的兑用一兑用，何如？”狄氏假意骂道：“痴乌龟！你是好人家儿女，要偷别人的老婆，倒舍着自己妻子身体！亏你不羞，说得出来！”铁生道：“总是通家相好的，彼此便宜何妨？”狄氏道：“我在里头帮衬你凑趣使得，要我做此事，我却不肯。”铁生道：“我也是取笑的说话，难道我真个舍得你不成？我只是要勾着他罢了。”狄氏道：“此事性急不得。你只要撺哄得胡生快活，他未必不像你一般见识，舍得妻子也

不见得。”铁生搂着狄氏道：“我那贤惠的娘，说得有理。”一同狄氏进房睡了，不题。

却说狄氏虽有了胡生的心，只为铁生性子不好，想道：“他因一时间思量勾搭门氏，高兴中有此痴话。万一做下了事，被他知道了，后边有些嫌忌起来，碍手碍脚，到底不妙。何如只是用些计较，瞒着他做，安安稳稳快乐不得？”心中算计已定了。

一日，胡生又到铁生家饮酒，此日只他两人，并无外客。狄氏在帘内往往来来，示意胡生。胡生心照了，留量不十分吃酒，却把大瓠劝铁生，哄他道：“小弟一向蒙兄长之爱，过于骨肉，兄长俯念拙妻，拙妻也仰慕兄长，小弟乘间下说词说他，已有几分肯了。只要兄长看顾小弟，不消说，先要兄长做百来个妓者东道请了我，方与兄长图成此事。”铁生道：“得兄长肯赐周全，一千个东道也做。”铁生见说得快活，放开了量，大碗价吃。胡生只把肉麻话哄他吃酒，不多时烂醉了。胡生只做扶他的名头，抱着铁生进帘内来。

狄氏正在帘边，他一向不避忌的，就来接手搀扶，铁生已自一些不知。胡生把嘴唇向狄氏脸上做要亲的模样，狄氏就把脚尖儿勾他的脚，声唤使婢艳雪、卿云两人来扶了家主进去，刚剩得胡生、狄氏在帘内。胡生便抱住不放，狄氏也转身来回抱。胡生就求欢道：“渴慕极矣！今日得谐天上之乐，三生之缘也。”狄氏道：“妾久有意，不必多言。”褪下裤来，就在堂中椅上坐了，跷起双脚，任胡生云雨起来。可笑铁生心贪胡妻，反被胡生先淫了妻子。正是：

舍却家常慕友妻，谁知背地已偷期。

卖了馄饨买面吃，恁样心肠痴不痴？

胡生风流在行，放出手段，尽意舞弄，狄氏欢喜无尽，叮嘱胡生不可泄漏。胡生道：“多谢尊嫂不弃小生，赐与欢会。却是尊兄许我多时，就知道了也不妨碍。”狄氏道：“拙夫因贪贤阍，故有此话。虽是好色心重，却是性刚心直，不可惹他。只好用计赚他，私图快活，方为长便。”胡生道：“如何用计？”狄氏道：“他是个酒色行中人，你访得有甚名妓，牵他去吃酒嫖宿，等他不归来，我与你就好通宵取乐了。”胡生道：“这见识极有理，他方才欲营勾我妻，许我妓馆中一百个东道。我就借此机会，撺掇一两个好妓者绊住了他，不怕他不留恋。只是怎得许多缠头之费供给他？”狄氏道：“这个多在我身上。”胡生道：“若得尊嫂如此留心，小生拚尽着性命，陪尊嫂取乐。”两个计议定了，各自散去。

元来胡家贫，铁家富，所以铁生把酒食结识胡生，胡生一面奉承，怎知反着其手？铁生家道虽富，因为花酒面上费得多，把膏腴的产业逐渐费掉了。又遇狄氏搭上了胡生，终日撺掇他去出外取乐，狄氏自与胡生治酒欢会，珍馐备具，日费不貲。狄氏喜欢过甚，毫不吝惜，只乘着铁生急迫，就与胡生内外撺哄他，把产业贱卖了。狄氏又把价钱藏起些，私下奉养胡生。胡生访得有名妓，就引着铁生去入马，置酒留连，日夜不归。狄氏又将平日所藏之物，时时寄些与丈夫，为酒食犒赏之助。只要他不归来，便与胡生畅情作乐。

铁生道是妻贤不妒，越加放恣，自谓得意。有两日归来，狄氏见了，千欢万喜。毫无嗔妒之意。铁生感激不胜，梦里也道妻子是个好人。

有一日，正安排了酒果，要与胡生享用，恰遇铁生归来，见了说道：“为何置酒？”狄氏道：“晓得你今日归来，恐怕寂寞，故设此等待，已着人去邀胡生来陪你了”铁生道：“知我心者，我妻也。”须臾胡生果来，铁生又与尽欢，商量的只是航衙门中说话，有时醉了，又挑着门氏的话，胡生道：“你如今有此等名姬相交，何必还顾此糟糠之质？果然不嫌丑陋，到底设法上你手罢了。”铁生感谢不尽。却是口里虽如此说，终日被胡生哄到妓家，醉梦不醒，弄得他眼花撩乱，也那有闲日子去与门氏做绰趣工夫？

胡生与狄氏却打得火一般热，一夜也间不的。碍着铁生在家，须不方便。胡生又有一个吃酒易醉的方，私下传授了狄氏，做下了酒。不上十来杯，便大醉软摊，只思睡去。自有了此方，铁生就是在家，或与狄氏，或与胡生，吃不多几杯，已自颓然在旁。胡生就出来，与狄氏换了酒，终夕笑语淫戏，铁生竟是不觉得。有番把归来时，撞着胡生、狄氏正在欢饮，胡生虽悄地避过，杯盘狼藉，收拾不迭，铁生问起，狄氏只说“某亲眷到来，留着吃饭，怕你来强酒，吃不过，逃去了”，铁生便就不问。只因前日狄氏说了不肯交兑的话，信以为实，道是个心性贞洁的人。那胡生又狎昵奉承，惟恐不及，终日陪嫖妓、陪吃酒的，一发那里疑心着？况且两个有心人算一个无心人，使婢又做了脚，便有些小形迹，也都掩饰过了。到底外认胡生为良朋，内认狄氏为贤妻，迷而不悟。街坊上人知道此事的，渐渐多了，编着一只（畜（音可）调山坡羊）来嘲他道：

那风月场，那一个不爱？只是自有了娇妻，也

落得个自在，又何须终日去乱走胡行，反把个贴肉的人儿送别人还债！你要把别家的一手擎来，谁知在家的把你双手托开。果然是余的倒先余了，你曾见他那门儿安在？割猫儿尾拌着猫饭来，也落得与人用了些不疼的家财。乖乖，这样贪花，只算得折本消灾。乖乖，这场交易，不做得公道生涯。

却说铁生终日耽于酒色，如醉如梦过了日子，不觉身子淘出病来，起床不得，眠卧在家。胡生自觉有些不便，不敢往来。狄氏通知他道：“丈夫是不起床的，亦且使婢们做眼的多，只管放心来走，自不妨事。”胡生得了这个消息，竟自别无顾忌，出入自擅。惯了脚步，不觉忘怀了，错在床面前走过。铁生忽然看见了，怪问起来道：“胡生如何在里头走出来？”狄氏与两个使婢同声道：“自不曾见人走过，那里甚么胡生？”铁生道：“适才所见，分明是胡生，你们又说没甚人走过，难道病眼模糊，见了鬼了？”狄氏道：“非是见鬼，你心里终日想其妻子，想得极了，故精神恍惚，开眼见他，是个眼花。”

次日，胡生知道了这话，说道：“虽然一时扯谎哄了他，他后边病好了，必然静想得着，岂不疑心？他既认是鬼，我有道理，真个把个鬼来与他看看。等他信实是眼花了，以免日后之疑”狄氏笑道：“又来调喉，那里得有个鬼？”

胡生道：“我今夜乘暗躲在你家后房，落得与你欢乐。明日我妆做一个鬼走了出去，却不是一举两得？”果然是夜狄氏安顿胡生在别房，却叫两个使婢在床前相伴家主，自推不耐烦伏侍，图在别床安寝。撇了铁生，径与胡生睡了一晚。

明日，打听得铁生睡起朦胧，胡生把些靛涂了面孔，将

鬓发染红了，用绵裹了两只脚，要走得无声，故意在铁生面前直冲而出。铁生病虚的人，一见大惊，喊道：“有鬼！有鬼！”忙把被遮了头，只是颤。狄氏急忙来问道：“为何大惊小怪？铁生哭道：“我说昨日是鬼，今日果然见鬼了。此病凶多吉少，急急请个师巫，替我禳解则个。”

自此一惊，病势渐重。狄氏也有些过意不去，只得去访求法师。其时，离原上百里，有一个了卧禅师，号虚谷，戒行为诸山首冠。铁生以礼请至，建忏悔法坛，以祈佛力保策。

是日，卧师入定，过时不起，至黄昏始醒。问铁生道：“你上代有个绣衣公公？”铁生道：“就是吾家公公。”卧师又问道：“你朋友中有个胡生么？”铁生道：“是吾好友。”狄氏见说着胡生，有些心病，也来侧耳听着。卧师道：“适间所见甚奇。”铁生道：“有何奇处？”卧师道：“贫僧初行，见本宅土地，恰遇宅上先祖绣衣公在那里诉冤，道其孙为胡生所害。土地辞是职卑，理不得这事，教绣衣公道：‘今日南北二斗会降玉笥峰下，可往诉之，必当得理。’绣衣公邀贫僧同往。到得那里，果然见两个老人，一个着绯，一个着绿，对坐下棋。绣衣公叩头仰诉，老人不应，绣衣公诉之不止。棋罢，方开言道：‘福善祸淫，天自有常理。尔是儒家，乃昧自取之理，为无益之求。尔孙为肖，有死之理。但尔为名儒，不宜绝嗣，尔孙可以不死。胡生宣淫败度，妄诱尔孙，不受报于人间，必受罪于阴世。尔且归，胡生自有主者，不必仇他，也不必诉我。’说罢，顾贫僧道：‘尔亦有缘，得见吾辈。尔既见此事，尔须与世人说知，也使知祸福不爽。’言讫而去。贫僧定中所见如此。今果有绣衣公与胡生，岂不奇哉？”狄氏听见大惊，

没做理会处。铁生也只道胡生诱他嫖荡，故公公诉他，也还不知狄氏有这些缘故。但见说可以不死，是有命的，把心放宽了，病体减动好些。反是狄氏替胡生耽忧，害出心病来。

不多几时，铁生全愈，胡生腰痛起来，旬日之内，痛疽大发。医者道是酒色过度，水竭无救。铁生日日直进卧内问病，一向通家，也不避忌。门氏在床边伏侍，遮遮掩掩。见铁生日常周济他家的，心中带些感激，渐渐交通说话，眉来眼去。铁生出于久慕，得此机会，老大撩拨。调得情熟，背了胡生眼后，两人已自搭上了。铁生从来心愿，赔了妻子多时，至此方才勾帐。正是：

一报还一报，皇天不可欺。

向来打交易，正本在斯时。

门氏与铁生成了此事，也似狄氏与胡生起初一般的如胶似漆。晓得胡生命在旦夕，到底没有好的日子了，两人恩山义海，要做到头夫妻。铁生对门氏道：“我妻甚贤，前日尚许我接你来，帮衬我成好事，而今若得娶你同去相处，是绝妙的了。”门氏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如此肯帮衬人，所以自家也会帮衬。”铁生道：“他如何自家帮衬？”门氏道：“他与我丈夫往来已久，晚间时常不在我家里睡，但看你出外，就到你家去了。你难道一些不知？”铁生方才如梦初觉，如醉方醒，晓得胡生骗着他，所以卧师入定，先祖有此诉。今日得门氏上手，也是果报。对门氏道：“我前日眼里亲看见，却被他们把鬼话遮掩了。今日若非娘子说出，到底被他两人瞒过。”门氏道：“切不可到你家说破，怕你家的怪我。”铁生道：“我既有你了你，可以释恨。况且你丈夫将危了，我还家去张扬做甚么？”

悄悄别了门氏，回家里来，且自隐忍不言。

不两日，胡生死了。铁生吊罢归家，狄氏念着旧情，心中哀痛，不觉掉下泪来。铁生此时有心看人的了，有甚么看不出？冷笑道：“此泪从何而来？”狄氏一时无言。铁生道：“我已尽知，不必瞒了。”狄氏紫涨了面皮，强口道：“是你相好往来的死了，不觉感叹堕泪，有甚么知不知，瞒不瞒？”铁生道：“不必口强。我在外面宿时，他何曾在自家家里宿？你何曾独自宿了？我前日病时亲眼看见的，又是何人？还是你相好往来的死了，故此感叹堕泪。”

狄氏见说着真话，不敢分辨，默默不乐。又且想念胡生，阖眼就见他平日模样，恹恹成病，饮食不进而死。

死后半年，铁生央媒把门氏娶了过来，做了续弦。铁生与门氏甚是相得。心中想着卧师所言，祸福之报，好生警悟。对门氏道：“我只因见你姿色，起了邪心，却被胡生先淫媾了妻子，这是我的花报。胡生与吾妻子背了我淫媾，今日却一时俱死，你归于我，这却是他们的花报。此可为妄想邪淫之戒。先前卧师入定转来，已说破了。我如今悔心已起，家业虽破，还好收拾支撑。我与你安分守己过日罢了。”铁生就礼拜卧师为师父，受了五戒，戒了邪淫，也再不放门氏出去游荡了。

汉沔之间，传将此事出去，晓得果报不虚。卧师又到处把定中所见劝人，变了好些风俗。有诗为证：

江汉之俗，其女好游。自非文化，谁不可求！

睹色相悦，彼此营勾。宁知捷足，反占先头！诱人荡败，自己绸缪。一朝身去，田土人收。眼前还报，

不爽一筹。奉劝世人，莫爱风流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三

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

诗曰：

得失荣枯总在天，机关用尽也徒然。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头螳捕蝉。
无药可延卿相寿，有钱难买子孙贤。
甘贫守分随缘过，便是逍遥自在仙。

话说大梁有个富翁，姓张，妻房已丧，没有孩儿，止生一女，招得个女婿。那张老年纪已过七十，因把田产家缘尽交女婿，并做了一家，赖其奉养，以为终身之计。女儿、女婿也自假意奉承，承颜顺旨，他也不作生儿之望了。不想已后渐渐疏懒，老大不堪。

忽一日，在门首闲立，只见外孙走出来寻公公吃饭。张老便道：“你寻我吃饭么？”外孙答道：“我寻自己的公公，不来寻你。”张老闻得此言，满怀不乐，自想道：“‘女儿落地便是别家的人’，果非虚话。我年纪虽老，精力未衰，何不娶

个偏房？倘或生得一个男儿，也是张门后代。”随把自己留下余财，央媒娶了鲁氏之女。成婚未久，果然身怀六甲，方及周年，生下一子。张老十分欢喜，亲戚之间都来庆贺，惟有女儿、女婿暗暗地烦恼。张老随将儿子取名一飞，众人都称他为张一郎。

又过了一二年，张老患病，沉重不起。将及危急之际，写下遗书二纸，将一纸付与鲁氏道：“我只为女婿、外孙不孝，故此娶你做个偏房，天可怜见，生得此子。本待把家私尽付与他，争奈他年纪幼小，你又是个女人，不能支持门户，不得不与女婿管理。我若明明说破他年要归我儿，又恐怕他每暗生毒计。而今我这遗书中暗藏哑谜，你可紧紧收藏。且待我儿成人之日，从公告理，倘遇着廉明官府，自有主张。”鲁氏依言，收藏过了。

张老便叫人请女儿、女婿来，嘱付了几句，就把一纸遗书与他。女婿接过看道：

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

女婿看过，大喜，就交付浑家收讫。张老又私把自己余资与鲁氏母子，为日用之费。赁间房子，与他居住。数日之内，病重而死。那女婿殡葬丈人已毕，道是家缘尽是他的，夫妻两口洋洋得意，自不消说。

却说鲁氏抚养儿子，渐渐长成。因忆遗言，带了遗书，领了儿子，当官告诉。争奈官府都道是亲笔遗书既如此说，自应是女婿得的。又且那女婿有钱买嘱，谁肯与他分割？亲戚都为张一不平，齐道：“张老病中乱命，如此可笑！”却是没做理会处。

又过了几时，换了个新知县，大有能声，鲁氏又领了儿子，到官告诉，说道：“临死之时说，书中暗藏哑谜。”那知县把书看了又看，忽然会意，便叫人唤将张老的女儿、女婿、众亲眷们及地方父老都来。知县对那女婿说道：“你妇翁真是个聪明的人。若不是这遗书，家私险被你占了。待我读与你听：

张一非，我子也，家财尽与。我婿外人，不得争占。

你道怎么把‘飞’字写做‘非’字？只恐怕舅子年幼，你见了此书，生心谋害，故此用这机关。如今被我识出，家财自然是你舅子的。再有何说？”当下举笔把遗书圈断，家财尽判还张一飞，众人拱服而散。才晓得张老取名之时，就有心机了。正是：

异姓如何拥厚资？应归亲子不须疑。

书中哑谜谁能识，大尹神明果足奇。

只这个故事，可见亲疏分定。纵然一时朦胧，久后自有廉明官府剖断出来，用不着你的瞒心昧己。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话本，叫做《包龙图智赚合同文》。

你道这话本出在那里？乃是宋朝汴梁西关外义定坊，有个居民刘大，名天祥，娶妻杨氏。兄弟刘二，名天瑞，娶妻张氏。嫡亲数口儿，同家过活，不曾分另。天祥没有儿女，杨氏是个二婚头，初嫁时带个女儿来，俗名叫做拖油瓶。天瑞生个孩儿，叫做刘安住。本处有个李社长，生一女儿，名唤定奴，与刘安住同年。因为李社长与刘家交厚，从未生时，指腹为婚。刘安住二岁时节，天瑞已与他聘定李家之女了。那

杨氏甚不贤慧，又私心要等女儿长大，招个女婿，把家私多分与他。因此妯娌间时常有些说话的，亏得天祥兄弟和睦，张氏也自顺气，不致生隙。

不想遇着荒歉之岁，六料不收。上司发下明文，着居民分房减口，往他乡外府趁熟。天祥与兄弟商议，便要远行。天瑞道：“哥哥年老，不可他出。待兄弟带领妻儿去走一遭。”天祥依言，便请将李社长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亲家在此：只因年岁凶歉，难以度日。上司旨意，着居民减口，往他乡趁熟。如今我兄弟三口儿，择日远行。我家自来不曾分另，意欲写下两纸合同文书，把应有的庄田物件，房廊屋舍，都写在这文书上，我每各收留下一纸。兄弟一二年回来便罢，若兄弟十年五年不来，其间万一有些好歹，这纸文书便是个老大的证见。特请亲家到来，做个见人，与我每画个字儿。”李社长应承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

天祥便取出两张素纸，举笔写道：

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、弟刘天瑞、幼侄安住，只为六料不收，奉上司文书，分房减口，各处趁熟。弟天瑞自愿挈妻带子，他乡趁熟。一应家私房产，不曾分另。今立合同文书二纸，各收一纸为照。

年 月 日 立文书人刘天祥
亲弟刘天瑞
见人李社长

当下各人画个花押。兄弟二人，每人收了一纸。管待了李社长，自别去了。

天瑞拣个吉日，收拾行李，辞别兄嫂而行，弟兄两个，俱各流泪。惟有杨氏，巴不得他三口出门，甚是得意。有一只《仙吕赏花时》，单道着这事：

两纸合同各自收，一日分离无限忧。辞故里，
往他州，只为这黄苗不救。可兀的心去意难留。

且说天瑞带了妻子，一路餐风宿水，无非是：

逢桥下马，过渡登舟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。那边正是丰稔年时，诸般买卖好做，就租个富户人家的房子住下了。

那个富户张员外，双名秉彝，浑家郭氏。夫妻两口，为人疏财仗义，好善乐施，广有田庄地宅，只是寸男尺女并无，以此心中不满。见了刘家夫妻，为人和气，十分相得。那刘安住年方三岁，张员外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乖觉聪明，满心欢喜，与浑家商议，要过继他做个螟蛉之子。郭氏心里也正要如此，便央人与天瑞和张氏说道：“张员外看见你家小官人，十二分得意，有心要把他做个过房儿子，通家往来。未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天瑞和张氏见富家要过继他儿子，有甚不象意处？便回答道：“只恐贫寒，不敢仰攀。若蒙员外如此美情，我夫妻两口住在这里，可也增好些光彩哩！”那人便将此话回覆了张员外，张员外夫妻甚是快活，便拣个吉日，过继刘安住来，就叫他做张安住。那张氏与员外为是同姓，又拜他做了哥哥，自此与天瑞认为郎舅，往来交厚，房钱衣食都不要他出了。

自此将及半年，谁想欢喜未来，烦恼又到，刘家夫妻二口，各各染了疫症，一卧不起。正是：

浓霜偏打无根草，祸来只拚福轻人。

张员外见他夫妻病了，视同骨肉，延医调理，只是有增无减，不上数日，张氏先自死了。天瑞大哭一场，又得张员外买棺殓斂。过几日，天瑞看看病重，自知不痊，便央人请将张员外来，对他说道：“大恩人在上，小生有句心腹话儿，敢说得上么？”员外道：“姐夫，我与你义同骨肉，有甚分付，都在不才身上，决然不负所托。但说何妨？”天瑞道：“小生姻亲的兄弟两口，当日离家时节，哥哥立了两纸合同文书。哥哥收一纸，小生收一纸，怕有些好歹，以此为证。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，谁知命蹇时乖，果然做了他乡之鬼。安住孩儿幼小无知，既承大恩人过继，只望大恩人广修阴德，将孩儿抚养成人长大。把这纸合同文书，分付与他，将我夫妻两把骨殖埋入祖坟。小生今生不能补报，来生来世情愿做驴做马，报答大恩！是必休迷了孩儿的本姓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张员外也自下泪，满口应承，又把好言安慰他。天瑞就取出文书，与张员外收了。挨至晚间，瞑目而死。张员外又备棺木衣衾，盛殓已毕，将他夫妻两口棺木权埋在祖茔之侧。

自此抚养安住，恩同己子。安住渐渐长成，也不与他说知就里，就送他到学堂里读书。安住伶俐聪明，过目成诵，年十余岁，五经子史，无不通晓。又且为人和顺，孝敬二亲，张员外夫妻珍宝也似的待他。每年春秋节令，带他上坟，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，但不与他说明缘故。真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拈指之间，又是一十五年，安住已长成十八岁了。

张员外正与郭氏商量，要与他说明前事，着他归宗葬父。时遇清明节令，夫妻两口又带安住上坟，只见安住指着傍边

的土堆，问员外道：“爹爹年年叫我拜这坟茔，一向不曾问得，不知是我甚么亲眷，乞与孩儿说知。”张员外道：“我儿，我正待要对你说，着你还乡，只恐怕晓得了自己的爹爹、妈妈，便把我们抚养之恩都看得冷淡了。你本不姓张，也不是这里人氏。你本姓刘，东京西关义定坊居民刘天瑞之子，你伯父是刘天祥。因为你那里六料不收，分房减口，你父亲母亲带你到这里趁熟，不想你父母双亡，埋葬于此。你父亲临终时节，遗留与我一纸合同文书，应有家私田产，都在这文书上。叫待你成人长大，与你说知就里，着你带这文书，去认伯父、伯母，就带骨殖去祖坟安葬。儿霍，今日不得不说与你知道。我虽无三年养育之苦，也有十五年抬举之恩，却休忘我夫妻两口儿。”

安住闻言，哭倒在地，员外和郭氏叫唤苏醒。安住又对父母的坟茔，哭拜了一场道：“今日方晓得生身的父母！”就对员外、郭氏道：“禀过爹爹、母亲，孩儿既知此事，时刻也迟不得了。乞爹爹把文书付我，须索带了骨殖，往东京走一遭去。埋葬已毕，重来侍奉二亲，未知二亲意下何如！”员外道：“这是行孝的事，我怎好阻挡得你？但只愿你早去早回，免使我两口儿悬望。”

当下一同回到家中，安住收拾起行装。次日拜别了爹妈，员外就拿出合同文书，与安住收了。又叫人后出骨殖来，与他带去。临行，员外又分付道：“休要久恋家乡，忘了我认义父母。”安住道：“孩儿怎肯做知恩不报恩？大事已完，仍到膝下侍养。”三人各各洒泪而别。

安住一路上不敢迟延，早来到东京西关义定坊了。一路

问道刘家门首，只见一个老婆婆站在门前。安住上前唱了个喏道：“有烦妈妈与我通报一声，我姓刘，名安住，是刘天瑞的儿子。问得此间是伯父、伯母的家里，特来拜认归宗。”只见那婆子一闻此言，便有些变色，就问安住道：“如今二哥、二嫂在那里？你既是刘安住，须有合同文字为照。不然，一面不相识的人，如何信得是真！”安住道：“我父母十五年前死在潞州了，我亏得义父抚养到今，文书自在我行李中。”那婆子道：“则我就是刘大的浑家。既有文书，便是真的了，可把与我。你且站在门外，待我将进去与你伯伯看了，接你进去。”安住道：“不知就是我伯娘，多有得罪。”就解开行李，把文书双手递将送去。杨氏接得，望着里边去了。安住等了半晌，不见出来。原来杨氏的女儿已赘过女婿，满心只要把家缘尽数与他，日夜防的是叔婶、侄儿回来。今见说叔婶俱死，伯侄两个又从不曾识认，可以欺骗得的，当时赚得文书到手，把来紧紧藏在身边暗处，却待等他再来缠时，与他白赖。也是刘安住悔气，合当有事，撞见了，若是先见了刘天祥，须不到得有此。

再说刘安住等得气叹口渴，鬼影也不见一个，又不好走得进去。正在疑心之际，只见前面走将一个老年的人来，问道：“小哥，你是那里人？为甚事在我门首呆呆站着！”安住道：“你莫非就是我伯伯么？则我便是十五年前父母带了潞州去趁熟的刘安住。”那人道：“如此说起来，你正是我的侄儿。你那合同文书安在？”安住道：“适才伯娘已拿将进去了。”刘天祥满面堆下笑来，携了他的手，来到前厅，安住倒身下拜。天祥道：“孩儿行路劳顿，不须如此。我两口儿年纪老了，真

是风中之烛。自你三口儿去后，一十五年杳无音信。我们兄弟两个，只看你一个人，偌大家私，无人承受，烦恼得我眼也花、耳也聋了。如今幸得孩儿归来，可喜可喜！但不知你父母安否？如何不与你同归来看我们一看！”安住扑簌簌泪下，就把父母双亡、义父抚养的事体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刘天祥也哭了一场，就唤出杨氏来道：“大嫂，侄儿在此见你哩！”杨氏道：“那个侄儿？”天祥道：“就是十五年前去趁熟的刘安住。”杨氏道：“那个是刘安住？这里哨子每极多，大分是见我每有些家私，假妆做刘安住来冒认的。他爹娘去时，有合同文书，若有，便是真的；如无，便是假的。有甚么难见处！”天祥道：“适才孩儿说道，已交付与你了。”杨氏道：“我不曾见。”安住道：“是孩儿亲手交与伯娘的，怎如此说！”天祥道：“大嫂休斗我要，孩儿说你拿了他的。”杨氏只是摇头，不肯承认。天祥又问安住道：“这文书委实在那里？你可实说。”安住道：“孩儿怎敢有欺？委实是伯娘拿了。人心天理，怎好赖得！”杨氏骂道：“这个说谎的小弟子孩儿，我几曾见那文书来！”天祥道：“大嫂休要斗气，你果然拿了，与我一看何妨！”杨氏大怒道：“这老子也好糊涂！我与你夫妻之情，倒信不过；一个铁蓦生的人，倒并不疑心！这纸文书，我要他糊窗儿？有何用处？若果侄儿来，我也欢喜，如何肯措留他的？这花子故意来捏舌，哄骗我们的家私哩！”安住道：“伯伯，你孩儿情愿不要家财，只要傍着祖坟上埋葬了我父母这两把骨殖，我便仍到潞州去了。你孩儿须自有安身立命之处。”杨氏道：“谁听你这花言巧语！”当下提起一条杆棒，望着安住劈头劈脸打将过来，早把他头儿打破了，鲜血迸流。天

祥虽在傍边解劝，喊道：“且问个明白！”却是自己又不认得侄儿，见浑家抵死不认，不知是假是真，好生委决不下，只得由他。那杨氏将安住叉出前门，把门闭了。正是：

黑蟒口中舌，黄蜂尾上针。

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刘安住气倒在地多时，渐渐苏醒转来，对着父母的遗骸，放声大哭。又道：“伯娘，你直下得如此狠毒！”正哭之时，只见前面又走过一个人来，问道：“小哥，你那里人？为甚事在此啼哭！”安住道：“我便是十五年前随父母去趁熟的刘安住。”

那人见说，吃了一惊。仔细相了一相，问道：“谁人打破你的头来？”安住道：“这不干我伯父事，是伯娘不肯认我，拿了我的合同文书，抵死赖了，又打破了我的头。”那人道：“我非别人，就是李社长。这等说起来，你是我的女婿。你且把十五年来事情，细细与我说一遍，待我与你做主。”安住见说是丈人，恭恭敬敬唱了个喏，哭告道：“岳父听禀：当初父母同安住趁熟，到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员外家店房中安下。父母染病双亡，张员外认我为义子，抬举的成人长大。我如今十八岁了，义父才与我说知就里。因此担着我父母两把骨髓，来认伯伯。谁想伯娘将合同文书赚的去了，又打破了我的头。这等冤枉，那里去告诉！”说罢，泪如涌泉。

李社长气得面皮紫涨，又问安住道：“那纸合同文书既被赚去，你可记得么！”安住道：“记得。”李社长道：“你且背来我听。”安住从头念了一遍，一字无差。李社长道：“果是我的女婿，再不消说。这虔婆好生无理，我如今敲进刘家去。说得他转便罢，说不转时，现今开封府尹是包龙图相公，十

分聪察，我与你同告状去，不怕不断还你的家私。”安住道：“全凭岳丈主张。”

李社长当时敲进刘天祥的门，对他夫妻两个道：“亲翁、亲妈，什么道理？亲侄儿回来，如何不肯认他？反把他头儿都打破了！”杨氏道：“这个社长，你不知他是诈骗人的，故来我家里打诨！他既是我家侄儿，当初曾有合同文书，有你画的字。若有那文书时，便有刘安住。”李社长道：“他说是你赚来藏过了，如何白赖？”杨氏道：“这社长也好笑，我何曾见他的？却似指贼的一般。别人家的事情，谁要你多管？”当下又举起杆棒要打安住。李社长恐怕打坏了女婿，挺身拦住，领了他出来道：“这虔婆使这般的狠毒见识，难道不认就罢了？不到得和你干休！贤婿不要烦恼，且带了父母的骨髓和这行囊，到我家中将息一晚，明日到开封府进状。”

安住从命，随了岳丈一路到李家来。李社长又引他拜见了丈母，安排酒饭管待他。又与他包了头，用药敷治。

次日侵晨，李社长写了状词，同女婿到开封府来。等了一会，龙图已升堂了，但见：

呪呪衙鼓响，公吏两边排。

阎王生死殿，东岳吓魂台。

李社长和刘安住当堂叫屈，包龙图接了状词。看毕，先叫李社长上去问了情由，李社长从头说了。包龙图道：“莫非是你包揽官司，教唆他的？”李社长道：“他是小人的女婿，文书上元有小人花押，怜他幼稚含冤，故此与他申诉，怎敢欺得青天爷爷？”包龙图道：“你会认得女婿么？”李社长道：“他自三岁离乡，今日方归，不曾认得。”包龙图道：“既不认得，

又失了合同文书，你如何信得他是真？”李社长道：“这文书除了刘家兄弟和小人，并无一人看见。他如今从前至后背来，不差一字，岂不是个老大的证见？”包龙图又唤刘安住起来，问其情由，安住也一一说了。又验了他的伤，问道：“莫非你果不是刘家之子，借此来行拐骗的么？”安住道：“爷爷，天下事是假难真，如何做得这没影的事体？况且小人的义父张秉彝广有田宅，也勾小人一生受用了。小人原说过情愿不分伯父的家私，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在祖坟，便仍到潞州义父处去居住。望爷爷青天详察。”包龙图见他两人说得有理，就批准了状词，随即拘唤刘天祥夫妇同来。

包龙图叫刘天祥上前，问道：“你是个一家之主，如何没些主意，全听妻言？你且说那小厮果是你侄儿不是？”天祥道：“爷爷，小人自来不曾认得侄儿，全凭着合同为证。如今这小厮抵死说是有的，妻子又抵死说没有，小人又没有背后眼睛，为此委决不下。”包龙图又叫杨氏起来，再三盘问，只是推说不曾看见。包龙图就对安住道：“你伯父、伯娘如此无情，我如今听凭你着实打他，且消你这口怨气。”安住恻然下泪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我父亲尚是他的兄弟，岂有侄儿打伯父之理？小人本为认亲葬父，行孝而来，又非是争财竞产。若是要小人做此逆伦之事，至死不敢。”

包龙图听了这一遍说话，心下已有几分明白，有诗为证：

包老神明称绝伦，就中曲直岂难分？

当堂不肯施刑罚，亲者原来只是亲。

当下又问了杨氏几句，假意道：“那小厮果是个拐骗的，情理难容。你夫妻们和李某且各回家去，把这厮下在牢中，改日

严刑审问。”刘天祥等三人叩头而出，安住自到狱中去了。杨氏暗暗地欢喜，李社长和安住俱各怀着鬼胎，疑心道：“包爷向称神明，如何今日倒把原告监禁？”

却说包龙图密地分付牢子每，不许难为刘安住。又分付衙门中人张扬出去，只说安住破伤风发，不久待死。又着人往潞州取将张秉彝来，不则一日，张秉彝到了。包龙图问了他备细，心下大明。就叫他牢门首见了安住，用好言安慰他。次日签了听审的牌，又密嘱付牢子每，临审时如此如此，随即将一行人拘到。

包龙图叫张秉彝与杨氏对辩，杨氏只是硬争，不肯放松一句。包龙图便叫监中取出刘安住来，只见牢子回说道：“病重垂死，行动不得。”当下李社长见了张秉彝，问明缘故不差，又忿气与杨氏争辩了一会。又见牢子们来报道：“刘安住病重死了。”那杨氏不知利害，听见说是死了，便道：“真死了却谢天地，倒免了我家一累！”包爷分付道：“刘安住得何病而死？快叫仵作人相视了回话。”

仵作人相了，回说：“相得死尸，约年十八岁，太阳穴为他物所伤致死，四周有青紫痕可验。”包龙图道：“如今却怎么处？倒弄做个人命事，一发重大了。兀那杨氏，那个厮是你甚么人？可与你关甚亲么？”杨氏道：“爷爷，其实不关甚亲。”包爷道：“若是关亲时节，你是大，他是小，纵然打伤身死，不过是误杀子孙，不致偿命，只罚些铜纳赎。既是不关亲，你岂不闻得‘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’？他是各白世人，你不认他罢了，拿甚么器械打破他头，做了破伤风身死。律上说：‘殴打平人因而致死者，抵命。’左右，可将枷来枷了

这婆子，下在死囚牢里，交秋处决，偿这小厮的命。”只见两边如狼似虎的公人暴雷也似答应一声，就抬过一面枷来。唬得杨氏面如土色，只得喊道：“爷爷，他是小妇人的侄儿。”包龙图道：“既是你侄儿，有何凭据！”杨氏道：“现有合同文书为照。”当下身边摸出文书，递与包公看了。正是：

本说的丁一卯二，生扭做差三错四。

略用些小小机关，早赚出合同文字。

包龙图看毕，又对杨氏道：“刘安住既是你的侄儿，我如今着人抬他的尸首出来，你须领去埋葬，不可推却。”杨氏道：“小妇人情愿殡葬侄儿。”包龙图便叫监中取出刘安住来，对他说道：“刘安住，早被我赚出合同文字来也。”安住叩头谢道：“若非青天老爷，真是屈杀小人。”杨氏抬头看时，只见容颜如旧，连打破的头都好了，满面羞惭，无言抵对。包龙图遂提笔判云：

刘安住行孝，张秉彝施仁，都是罕有，俱各旌表门闾。李社长着女夫择日成婚。其刘天瑞夫妻骨殖，准葬祖茔之侧。刘天祥朦胧不明，念其年老，免罪。妻杨氏本当重罪，罚铜准赎。杨氏赘婿，原非刘门瓜葛，即时逐出，不得侵占家私。

判毕，发放一千人犯各自宁家，众人叩头而出。

张员外写了通家名帖，拜了刘天祥、李社长，先回潞州去了。刘天祥到家，将杨氏埋怨一场，就同侄儿将兄弟骨殖，埋在祖茔已毕。李社长择个吉日，赘女婿过门成婚。一月之后，夫妻两口同到潞州，拜了张员外和郭氏。以后刘安住出仕贵显，刘天祥、张员外俱各无嗣，两姓的家私都是刘安住

一人承当。可见荣枯分定，不可强求，况且骨肉之间，如此昧己瞞心，最伤元气。所以宣这个话本，奉戒世人，切不可为着区区财产，伤了天性之恩。有诗为证：

螟蛉义父犹施德，骨肉天亲反弄奸。

日后方知前数定，何如休要用机关！

拍案惊奇卷三十四

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街

诗云：

酒不辞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不是三生应判与，直须慧剑断邪思。

话说世间齐眉结发，多是三生分定。尽有那挥金霍玉，百计千方图谋成就的，到底却捉个空。有那一贫如洗，家徒四壁，似司马相如的，分定时，不要说寻媒下聘与那见面交谈，便是殊俗异类，素昧平生，意想所不到的，却得成了配偶。自古道：“姻缘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”见得此一事非同小可。只看从古至今，有那昆仑奴、黄衫客、许虞候那一班惊天动地的好汉，也只为从险阻艰难中成全了几对儿夫妇，直教万古流传。奈何平人见个美貌女子，便待偷鸡吊狗，滚热了又妄想永远做夫妻，奇奇怪怪，用尽机谋，讨得些寡便宜，枉玷辱人家门风。直到弄将出来，十个九个死无葬身之地。

说话的，依你如此说，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，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，怎见得便个个死于非命？看官听说，你却不知：“一钦一啄，莫非前定。”夫妻自不必说，就是些闲花野草，也只是前世的缘分。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，前缘凑着，自然配合。奸骗的保身没事，前缘偿了，便可收心。为此也有这一辈，自与那痴迷不转头送了性命的不同。如今且说一个男假为女，奸骗亡身的故事。

苏州府城有一豪家庄院，甚是广阔。庄侧有一尼庸，名曰功德庵，也就是豪家所造。庵里有五个后生尼姑，其中只有一个出色的，姓王，乃是云游来的，又美丽，又风月，年可二十来岁。是他年纪最小，却是豪家主意，推他做个庵主。元来那王尼有一身奢噉的本事：第一件，一张花嘴，数黄道白，指东话西，专一在官宦人家打诨，那女眷们没一个不被他哄得投机的。第二件，一付温存情性，善能体察人情，随机应变的帮衬。第三件，一手好手艺，又会写作，又会刺绣，那些大户女眷，也有请他家里来教的，也有到他庵里就教的。又不时有那来求子的，来做道场保禳灾悔的，他又去富贵人家及乡村妇女诱约到庵中作会。庵有净室十七间，各备床褥衾枕，要留宿的极便，所以他庵中没一日没女眷来往。或在庵过夜；或几日停留；又有一辈妇女，赴庵一次过再不肯来了的。至于男人，一个不敢上门见面。因有豪家出告示，禁止游客闲人。就是豪家妻女在内，夫男也别嫌疑，恐怕罪过，不敢轻来打搅，所以女人越来得多了。

话休絮烦，有个常州理刑厅，随着察院巡历，查盘苏州府的，姓袁，因查盘公署就在察院，相近不便，亦且天气炎

热，要个宽敞所在歇足。县间借得豪家庄院，送理刑去住在里头。

一日将晚，理刑在院中闲步，见有一小楼极高，可以四望，随步登楼。只见楼中尘积，蛛网蔽户，是个久无人登的所在。理刑喜他微风远至，心要纳凉，不觉迁延伫立许久。遥望侧边对着，也是一座小楼，楼中有三五个少年女娘，与一个美貌尼姑嘻笑顽耍。理刑倒躲过身子，不使那边看见。偷眼在窗里张时，只见尼姑与那些女娘，或是搂抱一会，或是勾肩搭背、偎脸接唇一会。理刑看了半晌，摇着头道：“好生作怪！若是女尼，缘何作此等情状？事有可疑。”放在心里。

次日，唤皂隶来问道：“此间左侧有个庵，是甚么庵？”皂隶道：“是某爷家功德庵。”理刑道：“还是男僧在内，女僧在内？”皂隶道：“止有女僧五人。”理刑道：“可有香客与男僧来往么！”皂隶道：“因是女僧在内，有某爷家做主，男人等闲也不敢进门，何况男僧？多只是乡宦人家女眷们往来，这是日日不绝的。”理刑心疑不定，恰好知县来参，理刑把昨晚所见与知县说了，知县分付兵快随着理刑，抬到尼庵前来，把前后密地围住。

理刑亲自进庵来，众尼慌忙接着。理刑看时，只有四个尼姑，昨日眼中所见的却不在内。问道：“我闻说这庵中有五个尼姑，缘何少了一个？”四尼道：“庵主偶出。”理刑道：“你庵中有座小楼，从那里上去的！”众尼支吾道：“庵中只是几间房子，不曾有甚么楼。”理刑道：“胡说！”领了人各处看一遍，众尼卧房多看过，果然不见有楼。理刑道：“又来作怪！”就唤一个尼姑另到一个所在，故意把闲话问了一会，带了开

去，却叫带这三个来，发怒道：“你们辄敢在吾面前说谎！方才这一个尼姑已自招了，有楼在内，你们却怎说没有？这等奸诈可恶！快取拶来。”众尼慌了，只得说出道：“实有一楼，从房里床侧纸糊门里进去就是。”理刑道：“既如此，缘何隐瞒我！”众尼道：“非敢隐瞒爷爷，实是还有几个乡宦家夫人小姐在内，所以不敢说。”推官便叫众尼开了纸门，带了四五个皂隶，弯弯曲曲走将进去，方是胡梯。只听得楼上嘻笑之声，理刑站住，分付皂隶道：“你们去看，有个尼姑在上面时，便与我拿下来。”

皂隶领旨，一拥上楼去，只见两个闺女、三个妇人，与一个尼姑正坐着饮酒。见那几个公人蓦上来，吃那一惊不小，四分五落的却待躲避，众皂隶一齐动手，把那娇娇嫩嫩的一个尼姑横拖倒拽，捉将下来。拽到当面，问了他卧房在那里，到里头一搜，搜出白綾汗巾十九条，皆有女子元红在上。又有簿籍一本，开载明白，多是留宿妇女姓氏、日期，细注某人是某日初至，某人是某人荐至，某女是元红，某女元系无红，一一明白。理刑一看，怒发冲冠，连四尼多拿了，带到衙门里来。庵里一班女眷见捉了众尼去，不知甚么事发，一齐出庵，雇轿各自回去了。

且说理刑到了衙门里，喝叫动起刑来，坚称身是尼僧，并无犯法。理刑又取稳婆进来，逐一验过，多是女身。理刑没做理会处，思量道：“若如此，这些汗巾簿籍如何解说？”唤稳婆密问道：“难道毫无可疑！”稳婆道：“止有年小的这个尼姑，虽不见男形，却与女人有些两样。”理刑猛想道：“从来闻有缩阳之术。既这一个有些两样，必是男子。我记得一法，

可以破之。”命取油涂其阴处，牵一只狗来舐食。那狗闻了油香，伸了长舌，舐之不止。元来狗舌最热，舐到十来舐，小尼热痒难熬，打一个寒噤，腾的一条棍子直统出来，众尼与稳婆掩面不迭。

理刑怒极道：“如此奸徒，死有余辜！”喝叫拖翻重打四十，又夹一夹棍，教他从实供招来踪去迹。只得招道：“身系本处游僧，自幼生相似女，从师在方上学得采战伸缩之术，可以夜度十女。一向行白莲教，聚集妇女奸宿，云游到此庵中，有众尼相爱留住。因而说出能会缩阳为女，便充做本庵庵主，多与那夫人小姐们来往。来时诱至楼上同宿，人多不疑。直到引动淫兴，调得情热，多不推辞。也有刚正不肯的，有个淫呪迷了他，任从淫欲，事毕方解。所以也有一宿过再不来的。其余尽是两相情愿，指望永远取乐。不想被爷爷验出，甘死无辞。”

方在供招，只见豪家听了妻女之言，道是理刑拿了家庵尼姑去，写书来嘱托讨饶。理刑大怒，也不回书，竟把汗巾、簿籍封了送去。豪家见了，羞赧无地。

理刑乃判云：

审得王某系三吴亡命，优仆奸徒。倡白莲以惑黔首，抹红粉以溷朱颜。教祖沙门，本是登岸和尚；娇藏金屋，改为入幕观音。抽玉笋合掌禅床，孰信为尼为尚？脱金莲展身绣榻，谁知是女是男？譬之鸛入凤巢，始合《关雎》之好；蛇游龙窟，岂无云雨之私？明月本无心，照霜闺而寡居不寡；清风原有意，入朱户而孤女不孤。废其居，火其书，方足

以灭其迹；剖其心，剖其目，不足以尽其辜。

判毕，分付行刑的百般用法摆布，备受惨酷。那一个粉团也似的和尚，怎生熬得过？登时身死。四尼各责三十，官卖了，庵基拆毁。那小和尚尸首，抛在观音潭。闻得这事的，都去看他，平日与他往来的人家内眷，闻得此僧事败，吊死了好几个。

这和尚奸骗了多年，却死无葬身之所。若前此回头自想，道不是久长之计，改了念头，或是索性还了俗，娶个妻子，过了一世，可不正应着看官们说的道“奸骗的也有没事”这句话了！便是人到此时，得了些滋味，昧了心肝，直待至死方休。所以凡人一走了这条路，鲜有不做出来的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这是男妆为女的了。而今有一个女妆为男，偷期后得成正果的话。

洪熙年间，湖州府东门外有一儒家，姓杨，老儿亡故，一个妈妈同着小儿子并一个女儿过活。那女儿年方一十二岁，一貌如花，且是聪明。单只从小的三好两歉，有些小病，老妈妈没一处不想到，只要保箴他长大，随你甚么事也去做了。

忽一日，妈妈和女儿正在那里做绣作，只见一个尼姑步将进来，妈妈欢喜接待。元来那尼姑是杭州翠浮庵的观主，与杨妈妈来往有年。那尼姑也是个花嘴骗舌之人，平素只贪些风月，庵里收拾下两个后生徒弟，多是通同与他做些不伶俐勾当的。那时将了一包南枣、一瓶秋茶、一盘白果、一盘栗子，到杨妈妈家来探望。叙了几句寒温，那尼姑看杨家女儿

时，生得如何？

体态轻盈，丰姿旖旎。白似花梨带雨，娇如桃瓣随风。缓步轻移，裙拖下露两竿新笋；含羞欲语，领缘上动一点朱樱。直饶封涉不生心，便是鲁男须动念。

尼姑见了，问道：“姑娘今年尊庚多少？”妈妈答道：“十二岁了。诸事倒多伶俐，只有一件没奈何处：因他身子怯弱，动不动三病四痛。老身恨不得把身子替了他。为这一件上，常是受怕担忧。”尼姑道：“妈妈可也曾许个愿心保禳保禳么？”妈妈道：“咳！那一件不做过？求神拜佛，许愿禱星，只是不能脱身。不知是什么悔气星进了命，再也退不去！”尼姑道：“这多是命中带来的。请把姑娘八字与小尼推一推看。”妈妈道：“师父元来又会算命！一向不得知。”便将女儿年月日时对他说了。

尼姑做张做智，算了一回、说道：“姑娘这命，只不要在妈妈身畔便好。”妈妈道：“老身虽不舍得他离眼前，今要他病好，也说不得。除非过继到别家去，却又性急里没一个去处。”尼姑道：“姑娘可曾受聘了么！”妈妈道：“不曾。”尼姑道：“姑娘命中犯着孤辰，若许了人家时，这病一发了不得。除非这个着落，方合得姑娘贵造，自然寿命延长，身体旺相。只是妈妈自然舍不得的，不好启齿。”妈妈道：“只要保得没事时，随着那里去何妨？”尼姑道：“妈妈若割舍得下时，将姑娘送在佛门，做个世外之人，消灾增福，此为上着。”妈妈道：“师父所言甚好，这是佛天面上功德。我虽是不忍抛撇，譬如多病多痛死了，没奈何走了这一着罢。也是前世有缘，得

与师父厮熟，倘若不弃，便送小女与师父做个徒弟。”尼姑道：“姑娘是一点福星，若在小庵，佛面上也增多少光辉，实是万分之幸。日是小尼怎做得姑娘的师父？”妈妈道：“休恁地说。只要师父抬举他一分，老身也放心得下。”尼姑道：“妈妈说那里话？姑娘是何等之人，小尼敢怠慢他？小庵虽则贫寒，靠着施主们看觑，身衣口食不致淡泊，妈妈不必挂心。”妈妈道：“恁地，待选个日子，送到庵便了。”妈妈一头看历日，一头不觉簌簌的掉泪，尼姑又劝慰了一番。

妈妈拣定日子，留尼姑在家住了两日。雇只船，叫女儿随了尼姑出家，母子两个抱头大哭一番。

女儿拜别了母亲，同尼姑来到庵里，与众尼相见了。拜了师父，择日与他剃发，取法名叫做静观。自此，杨家女儿便在翠浮庵做了尼姑。这多是杨妈妈没主意。有诗为证：

弱质虽然为病磨，无常何必便来拖？

等闲送上空门路，却使他年自择窝。

你道尼姑为甚撺掇杨妈妈叫女儿出家？元来他日常要做些不公不法的事，全要那几个后生标致徒弟做个牵头，引得人动。他见杨家女儿十分颜色，又且妈妈只要保扶他长成，有甚事不依了他？所以他将机就计，以推命做个入话，唆他把女儿送入空门，收他做了徒弟。那时杨家女儿十二岁上，情窦未开，却也不以为意。若是再大几年的，也抵死不从了。自做了尼姑之后，每常或同了师父，或自己一身，到家来看母亲，一年也往来几次。妈妈本是爱惜女儿的，在身边时节，身子略略有些不爽利，一分便认做十分，所以动不动忧愁思虑。离了身畔，便有些小病，却不在眼前，倒省了许多烦恼。又

且常见女儿到家，身子健旺；女儿怕娘记挂，口里只说旧病一些不发。为此，那妈妈一发信道该是出家的人，也倒不十分悬念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湖州黄沙弄里有一个秀才，复姓闻人，单名一个嘉字，乃是祖贯绍兴，因公公在乌程处馆，超籍过来的。面似潘安，才同子建。年十七岁，堂上有四十岁的母亲，家贫未有妻室。为他少年英俊，又且气质闲雅，风流潇洒，十分在行，朋友中没一个不爱他、敬他的，所以时常有人资助他。至于敖游宴饮，一发罢他不得，但是朋友们相聚，多以闻人生不在为歉。

一日，正是正月中旬天气，梅花盛发，一个后生朋友，唤了一只游船，拉了闻人生往杭州耍子，就便往西溪看梅花。闻人生禀过了母亲同去，一日夜到了杭州。那朋友道：“我们且先往西溪看了梅花，明日进去。”便叫船家把船撑往西溪。不上个把时辰到了，泊船在岸。

闻人生与那朋友步行上崖，叫仆从们挑了酒盒，相挈而行。约有半里多路，只见一个松林，多是合抱不交的树。林中隐隐一座庵观，周围一带粉墙包裹，向阳两扇八字墙门，门前一道溪水，甚是僻静。

两人走到庵门前闲看，那庵门掩着，里面却像有人窥觑。那朋友道：“好个清幽庵院！我们扣门进去，讨杯茶吃了去，何如？”闻人生道：“还是趁早去看梅花要紧，转来进去不迟。”那朋友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拽开脚步便去，顷刻间走到。两人看梅花时，但见：

烂银一片，碎玉千重。幽馥袭和风，贾午异香

还较逊；素光映丽日，西子靓妆应不如。绰约干能傲冰霜，参差影偏宜风月。骚人题咏安能尽？韵客杯盘何日休！

两人看了，闲玩了一回，便叫将酒盒来，开怀畅饮。天色看看晚来，酒已将尽，两人吃个半酣，取路回舟中来。那时天已昏黑，只要走路，也不及进庵中观看。急急下船，过了一夜，次早松木场上岸，不题。

且说那个庵，正是翠浮庵，便是杨家女儿出家之处。那时静观已是十六岁了，更长得仪容绝世，且是性格幽闲。日常有这些俗客往来，也有注目看他的，也有言三语四挑拨他的，众尼便嘻笑趋陪，殷勤款送，他只淡淡相看，分毫不放在心上。闲常见众尼每干些勾当，只做不知，闭门静坐，看些古书，写些诗句，再不轻易出来走动。也是机缘凑泊，适才闻人生庵前闲看时，恰好静观偶然出来闲步，在门缝里窥看。只见那闻人生逸致翩翩，有出尘之态，静观注目而视，看得仔细。见闻人生去远了，恨不再赶上去饱看一回，无聊无赖的，只得进房。心下想道：“世间有这般美少年！莫非天仙下降？人生一世，但得恁地一个，便把终身许他，岂不是一对好姻缘？奈我已堕入此中，这事休题了。”叹口气，噙着眼泪。正是：

哑子漫尝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向人言。

看官听说：但凡出家人，必须四大俱空，自己发得念尽，死心塌地做个佛门弟子，早夜修持，凡心一点不动，却才算得有功行。若如今世上，小时凭着父母蛮做，动不动许在空门，那晓得起头易，到底难。到得大来，得知了这些情欲滋

味，就是强制得来，原非他本心所愿。为此，就有那不守分的，污秽了禅堂佛殿，正叫做“作福不如避罪”。奉劝世人，再休把自己儿女送上这条路来。

闲话休题，却说闻人生自杭州归来，荏苒间又过了四个多月。那年正是大比之年，闻人生已从道间取得头名，此时正是六月天气，却不甚热，打点束装上杭。他有个姑娘，在杭州关内黄主事家做孤孀，要去他庄上寻间清凉房舍，静坐几时。看了出行的日子，已得朋友们资助了些盘缠，安顿了母亲，雇了只航船，带了家僮阿四，携了书囊前往。

才出东门，正行之际，岸上一个和尚说着湖州话叫道：“船是上杭州去的么？”船家道：“正是。送一位科举相公上去的。”和尚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带小僧一带，舟金依例奉上。”船家道：“师父杭州去做甚么？”和尚道：“我出家在灵隐寺，今到俗家探亲，却要回去。”船家道：“要问舱里相公，我们不敢自主。”只见那阿四便钻出船头上来嚷道：“这不识时务小秃驴！我家官人正去乡试，要讨采头，撞将你这一件秃光光不利市的物事来！去便去，不去时，我把水兜豁上一顿水，替你洗洁净了那个乱代头。”

你道怎地叫做“乱代头”？昔人有嘲诮和尚说话道：“此非治世之头，乃乱代之头也。”盖为“乱”、“卵”二字音相近。阿四见家主与朋友们戏谑，曾说过，故此学得这句话，骂那和尚。和尚道：“载不载，问一声也不冲撞了甚么，何消得如此嚷？”

闻人生在舱里听见，推窗看那和尚，且是生得清秀娇嫩，甚觉可爱。又见说是灵隐寺的和尚，便想道：“灵隐寺去处，

山水最胜，我便带了这和尚去，与他做个相知往来，到那里做下处也好。”慌忙出来喝住道：“小厮不要无理！乡里间的师父，既要上杭时，便下船来做伴同去何妨！”也是缘分该如此，船家得了这话，便把船拢岸。

那和尚一见了闻人生，吃了一惊，一头下船，一头瞅着闻人生，只顾看。闻人生想道：“我眼里也从不见这般一个美丽长老，容色绝似女人。若使是女身，岂非天姿国色？可惜是个和尚了。”和他施礼罢，进舱里坐定。却值风顺，拽起片帆，船去如飞。

两个在舱中各问姓名了毕，知是同乡，只说着一样的乡语，一发投机。闻人生见那和尚谈吐雅致，想道：“不是个庸僧。”只见他一双媚眼，不住的把闻人生上下只顾看。天气暴暑，闻人生请他宽了上身单衣。和尚道：“小僧生性不十分畏暑，相公请自便。”

看看天晚，吃了些夜饭，闻人生便让和尚洗澡，和尚只推是不消。闻人生洗了澡，已自困倦，搬倒头只寻睡了，阿四也往梢上去自睡。那和尚见人睡静，方灭了火，解衣与闻人生同睡。却自翻来覆去，睡不安稳，只自叹气。见闻人生已睡熟，悄悄坐起来，伸只手把他身上摸着。那时闻人生正醒来，伸个腰，那和尚流水放手，轻轻的睡了倒去。闻人生却已知觉，想道：“这和尚倒来惹骚，恁般一个标致的，想是师父也不饶他，倒是惯家了，我便兜他来男风一度也使得，如何肉在口边不吃？”闻人生正是少年高兴的时节，便爬将过来，与和尚做了一头。伸将手去摸时，和尚做一团儿睡着，只不做声。闻人生又摸去，只见软团团两只奶儿。闻人生想道：

“这小长老又不肥胖，如何有恁般一对好奶奶？”再去摸他后庭时，那和尚却像惊怕的，流水翻转身来仰卧着。闻人生却待从前面抄将过去，才下手，倒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问道：“你实说，是甚么人？”和尚道：“相公不要则声，我身实是女尼。因怕路上不便，假称男僧。”闻人生道：“这等，一发有缘，放你不过了。”不问事由，跳上身去。那女尼道：“相公可怜，小尼还是个女身，不曾破肉的，从容些则个。”闻人生此时欲火正高，那里还管。无奈那尼姑含花未惯风和雨，怎当闻人生兴发忙施雨与风？

霎时云收雨散，闻人生道：“小生无故得遇仙姑，知是睡里梦里？须道住止详细，好图后会。”女尼便道：“小尼非是别处人氏，就是湖州东门外杨家之女。为母亲所误，将我送入空门，今在西溪翠浮庵出家，法名静观。那里庵中也有来往的，都是些俗子村夫，没一个看得上眼。今年正月间，正在门首闲步，看见相公在门首站立，仪表非常，便觉神思不定。相慕已久，不想今日不期而会，得谐鱼水，正合夙愿，所以不敢推拒。非小尼之淫贱也。愿相公勿认做萍水相逢，须为我图个终身便好。”

闻人生道：“尊翁尊堂还在否？”静观道：“父亲杨某，亡故已久，家中还有母亲与兄弟。昨日看母亲来，不想遇着相公。相公曾娶妻未？”闻人生道：“小生也未有室。今幸遇仙姑，年貌相当，正堪作配。况是同郡儒门之女，岂可埋没于此？须商量个长久见识出来。”静观道：“我身已托于君，必无二心。但今日事体匆忙，一时未有良计。小庵离城不远，且是僻静清凉。相公可到我庵中作寓，早晚可以攻书，自有道

者在外打斋，不烦薪水之费，亦且可以相聚。日后相个机会，再作区处。相公意下何如？”闻人生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只恐同伴不容。”静观道：“庵中止有一个师父，是四十以内之人，色上且是要紧。两个同伴，多不上二十来年纪，他们多不是清白之人。平日与人来往，尽在我眼里，那有及得你这样仪表？若见了你，定然相爱。你便结识了他们，以便就中取事。只怕你不肯留，那有不留你之事？”闻人生听罢，欢喜无限道：“仙姑高见极明。既恁地，来早到松木场，连我家小厮打发他随船回去，小生与仙姑同往便了。”

说了一回，两个搂抱得有兴，再讲那欢娱起来。正是：

平生未解到花关，倏到花关骨尽寒。此际不知

真与梦，几回暗里抱头看。

事毕，只听得晨鸡乱唱。静观恐怕被人知觉，连忙披衣起身。船家忙起来行船，阿四也起来伏侍梳洗。吃早饭罢，赶早过了关。阿四问道：“那里歇船？好到黄家去问下处。”闻人生道：“不消得下处了。这小师父寺中有空房，我们竟到松木场上岸罢。”船到松木场，只说要到了灵隐寺，雇了一个脚夫，将行李一担挑了。闻人生分付阿四道：“你可随船回去，对安人说声，不消记念，我只在这师父寺里看书。场毕，我自回来，也不须教人来讨信得。”打发了，看他开了船，闻人生才与静观雇了两乘轿，抬到翠浮庵去。另与脚夫说过，叫他跟来。

霎时到了，还了轿钱、脚钱，静观引了闻人生进庵，道：“这位相公要在此做下处，过科举的。”众尼看见，笑脸相迎。把闻人生看了又看，愈加欢爱，殷殷勤勤的陪过了茶，收拾一间洁净房子，安顿了行李。吃过夜饭，洗了浴，少不得先

是那庵主起手，快乐一宵。此后这两个你争我夺，轮番伴宿。静观恬然不来兜揽，让他们欢畅，众尼无不感激静观。混了月余，闻人生也自支持不过，他们又将人参汤、香薷饮、莲心、圆眼之类，调浆闻人生，无所不至。闻人生倒好受用。

不觉已是穿针过期，又值七月半盂兰盆大斋时节。杭州年例，人家做功果，点放河灯。那日还是七月十二日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差人来庵里请师父们念经、做功果，庵主应承了。众尼进来商议道：“我们大众去做道场，十三至十五有三日停留。闻官人在此，须留一个相陪便好，只是忒便宜了他。”只见两尼你也要住，我也要住，静观只不做声。庵主道：“人家去做功果，我自然推不得。不消说，闻官人原是静观引来的，你两个讨他便宜多了，今日只该着静观在此相陪，也是公道。”众人道：“师父处得有理。”静观暗地欢喜。众尼自去收拾法器经箱，连老道者多往那家去了。

静观送了出门，进来对闻人生道：“此非久恋之所，怎生作个计较便好？今试期已近，若但迷恋于此，不惟攀桂无分，亦且身躯难保。”闻人生道：“我岂不知？只为难舍着你，故此强与众欢，非吾愿也。”静观道：“前日初会你时，非不欲即从你作脱身之计，因为我在家中来，中途不见了，庵主必到我家里要人，所以不便。今既在此多时了，我乘此无人在庵，与你逃去。他们多是与你有染的，心头病怕露出来，料不好追得你。”闻人生道：“不如此说。我是个秀才家，家中况有老母，若同你逃至我家，不但老母惊异，未必相容；亦且你庵中追寻得着，经动官府，我前程也难保，何况你身子不知作何着落。此事行不得。我意欲待赴试之后，如得一第，

娶你不难。”静观道：“就是中了个举人，也没有就娶个尼姑的理。况且万一不中，又却如何？亦非长算。我自出家来，与人写经写疏，得人衬钱，积有百来金。我撇了这里，将了这些东西做盘缠，寻一个寄迹所在。等待你名成了，再从容家去，可不好？”闻人生想一想道：“此言有理。我有姑娘，嫁在这里关内黄乡宦家，今已守寡，极是奉佛。家里庄上，造得有小庵，晨昏不断香火。那庵中管烧香点烛的老道姑，就是我的乳母。我如今不免把你此情告知姑娘，领你去放在他家家庵中，托我奶娘相伴着你。他是衙院人家，谁敢来盘问？你好一面留头长发，待我得意之后，以礼成婚，岂不妙哉？倘若不中，也等那时发长，便到处无碍了。”静观道：“这个却好。事不宜迟，作急就走，若三日之后，便做不成了。”

当下闻人生就奔至姑娘家去，见了姑娘。姑娘道罢寒温，问道：“我久在此望你该来科举了，如何今日才来？有下处也未曾？”闻人生道：“好叫姑娘得知，小侄因为做下处，寻出一件事头来，特求姑娘周全则个。”姑娘道：“何事？”闻人生造个谎道：“小侄那里有一个业师杨某，亡故多时。他止有一女，幼年间就与小侄相认，后来被个尼姑拐了去，不知所向。今小侄贪静，寻下处在这里西溪地方，却在翠浮庵里撞着他，且是生得人物十全了。他心不愿出家，情愿跟着小侄去。也是前世姻缘，又是故人之女，推却不得。但小侄在此科举，怕惹出事来，若带他家去，又是个光头不便，欲待当官告理，场前没闲工夫，亦且没有闲使用。我想姑娘此处有个家庵，是小侄奶子在里头管香火，小侄意欲送他来姑娘庵里头暂住。就是万一他那里晓得了，不过在女眷人家香火庵里，不为大害。

若是到底无人跟寻，小侄待乡试已毕，意欲与他完成这段姻缘。望姑娘作成则个。”姑娘笑道：“你寻着了个陈妙常，也来求我姑娘了。既是你师长之女，怪你不得。你既有意要成就，也不好叫他在庵里住。你与他多是少年心性，若要往来，恐怕玷污了我佛地。我庄中自有静室，我收拾与他住下，叫他长起来。我自叫丫鬟伏侍，你亦可以长来相处。若是晚来无人，叫你奶子伴宿。此为两便。”闻人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姑娘再造之恩，小侄就去领他来拜见姑娘了。”

别了出门，就在门外叫了一乘轿，竟到翠浮庵里。进庵与静观说了适才姑娘的话，静观大喜，连忙收拾，将自己所有尽皆捡了出来。闻人生道：“我只把你藏过了，等他们来家，我不妨仍旧再来走走，使他们不疑心着我。我的行李且未要带去。”静观道：“敢是你与他们业根未断么？”闻人生道：“我专心为你，岂复有他恋？只要做得没个痕迹，如金蝉脱壳方妙。若他坐定道是我，无得可疑了，正是科场前利害头上，万一被他们官司绊住，不得入试，怎好？”静观道：“我平时常独自一个家去的，他们问时，你只推偶然不在，不知我那里去了，支吾着他。他定然疑心我是到娘家去，未必追寻。到得后来，晓得不在娘家，你场事已毕了，我与你别作计较，离了此地。你是隔府人，他那里来寻你？寻着了也只索白赖。”

计议已定，静观就上了轿。闻人生把庵门掩上，随着步行，竟到姑娘家来。姑娘一见静观青头白脸，桃花般的两颊，吹弹得破的皮肉，心里也十分喜欢。笑道：“怪道我家侄儿看上了你！你只在庄上内房里住，此处再无外人敢上门的，只管放心。”对着闻人生道：“我庄上房中，你亦可同住。但你

若竟住在此，恐怕有人跟寻得出，反为不美。况且要进场，还须别寻下处。”闻人生道：“姑娘见得极是，小侄只可暂来。”从此静观只在姑娘庄里住。闻人生是夜也就同房宿了，明日别了去，另寻下处，不题。

却说翠浮庵三个尼姑，做了三日功果回来，到得庵前，只见庵门虚掩的，走将进去，静悄悄不见一人。惊疑道：“多在何处去了？”他们心上要紧的是闻人生，静观倒是第二，着急到闻人生房里去看，行李书箱都在，心里又放下好些。只不见了静观，房里又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不知甚么缘故。正委决不了，只见闻人生踱将进来。众尼笑逐颜开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庵主一把抱住，且不及问静观的说话，笑道：“隔别三日，心痒难熬，今且到房中一乐！”也不顾这两个小尼口馋，径自去做事了，闻人生只得勉强奉承。酣畅一度，才问道：“你同静观在此，他那里去了？”闻人生道：“昨日我到城中去了一日。天晚了，来不及，在朋友家宿了，直到今日来。不知他那里去了。”众尼道：“想是见你去了，独自一个没情绪，自回湖州去了。他在此独受用了两日，也该让让我们，等他去去再处。”因贪着闻人生快乐，把静观的事倒丢在一边了。

谁知闻人生心却不在此处，鬼混了两三日，推道要到场前寻下处，众尼不好阻得，把行李挑了去。众尼千约万约道：“得空原到这里来住。”闻人生满口应承，自去了。

庵主过了几日，不见静观消耗，放心不下，叫人到杨妈妈家问问，说是不曾回家，吃了一惊。恐怕杨妈妈来着急，倒不敢声张，只好密密探听。又见闻人生一去不来，心里方才有些疑惑。待要去寻他盘问，却不曾问得下处明白。只得忍

耐着，指望他场后还来。只见三场已毕，又等了几日，闻人生脚影也不见来。元来闻人生场中甚是得意，出场来竟到姑娘庄上，与静观一处了，那里还想着翠浮庵中？庵主与二尼望不见到，恨道：“天下有这样薄情的人！静观未必不是他拐去了？不然，便是这样不来，也没解说。”思量要把拐骗来告他，又碍着自家多洗不清，怕惹出祸来。正商量到场前寻他，或是问到他湖州家里去炒他，终是女人辈，未有定见，却又撞出一场巧事来。

说话间，忽然门外有人敲门得紧。众尼多心里疑道：“敢是闻人生来也？”齐走出来开了门看，只见一乘大轿，三四乘小轿，多在门首歇着。敲门的家人报道：“安人到此。”庵主却认得是下路来的某安人，慌忙迎接。只见大轿里安人走出来，旁边三四个养娘出轿来，拥着进庵，坐定了。寒温过，献茶已毕。安人打发家人们：“到船上俟候，我在此过午下船。”家人们各去了。

安人走进庵主房中来，安人道：“自从我家主亡过，我就不曾来此，已三年了。”庵主道：“安人今日贵脚踹贱地，想是完了孝服才来烧香的。”安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庵主道：“如此秋光，正好闲耍。”安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有甚心情游耍？”庵主有些瞧科，挑他道：“敢是为没有了老爹，冷静了些？”

安人起身把门掩上，对庵主道：“我一向把心腹待你，你不要见外，我和你说句知心话。你方才说我冷静，我想我止隔得三年，尚且心情不耐烦，何况你们终身独守，如何过了？”庵主道：“谁说我们独守？不瞒安人说，全亏得有个把主儿相伴一相伴。不然冷落死了，如何熬得？”安人道：“你如今见

有何人？”庵主道：“有个心上妙人，在这里科举的小秀才。这两日一去不来，正在此设计商量。”安人道：“你且丢着此事，我有一件好事作成你，你尽心与我做着，管教你快活。”庵主道：“何事？”

安人道：“我前日在昭庆寺中进香，下房头安歇。这房头有个未净头的小和尚，生得标致异常，我一时迷了。我实是心吊在他身上，舍不得他了。我想了一夜，我要带他家去。须知我是寡居，要防生人眼，恐怕坏了名声。亦且拘拘束束，躲躲闪闪，怎能勾象意？我今与师父商量，把他来师父这里净了头，他面貌娇嫩，只认做尼姑。我归去后，师父带了他竟到我家来，说是师徒两个来投我。我供养在家里庵中，连我合家人只认做你的女徒，我便好象意做事。不是神鬼不知的？所以今日特地到此，要你做这大事。你若依得，你也落得些快活。有了此人，随你心上人也放得下了。”庵主道：“安人高见妙策，只是小尼也沾沾手，恐怕安人吃醋。”安人道：“我要你帮衬做事，怎好自相妒忌？到得家里，我还要牵你来做了一床，等外人永不疑心，方才是妙哩。”庵主道：“我的知心的安人！这等说，我死也替你去。我这里三个徒弟，前日不见了一个小的，今恰好把来抵补，一发好瞒生人。只是如何得他到这里来？”安人道：“我约定他在此。他许我背了师父，随我去的，敢就来也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一个小尼敲门进房来道：“外边一个拢头小伙子，在那里问安人。”安人忙道：“是了，快唤他进来。”只见那小伙望内就走。两个小尼见他生得标致，个个眉花眼笑。安人见了，点点头叫他进来。他见了庵主，作个揖。庵

主一眼不霎，估定了看他。安人拽他手过来，问庵主道：“我说的如何？”庵主道：“我眼花，见了善财童子，身子多软瘫了。”安人笑将起来。

庵主且到灶下看斋，就把这些话与两个小尼说了。小尼多咬着指头道：“有此妙事！”庵主道：“我多分随他去了。”小尼道：“师父撇了我们自去受用。”庵主道：“这是天赐我的衣食，你们在此，料也不空过。”大家笑耍了一回。

庵主复进房中，只见安人搂着小伙，正在那里说话。见了庵主，忙在扶手匣里取出十两一包银子来与他道：“只此为定。我今留此子在此，我自开船先去了。十日之内，望你两人到我家来，千万勿误。”安人又叮嘱那小伙几句话，出到堂屋里，吃了斋，自上轿去了。

庵主送了出去，关上大门。进来见了小伙，真是黑夜里拾得一颗明珠，且来搂他去亲嘴，后生家火动了，庵主忙解裤，就他弄了一度喜不可言。对他道：“今后我与其安人合用的了，只这几夜且让让我着。”事毕，就取剃刀来与他落了发。仔细看一看，笑道：“也倒与静观差不多到那里，少不得要个法名，仍叫做静观罢。”是夜就同庵主一床睡了，极得两个小尼姑咽干了唾沫。

明日收拾了，叫个船，竟到下路去。分付两个小尼道：“你们且守在此，我到那里看，光景若好，捎个信与你们。毕竟不来，随你们散伙家去罢。杨家有人来问，只说静观随师父下路人家去了。”两尼也巴不得师父去了，大家散伙。连声答应道：“都理会得。”从此，老尼与小伙同下船来。人面前认为师弟，晚夕上只做夫妻。

不多几日，到了那一家，充做尼姑，进庵住好。安人不时请师徒进房留宿，常是三个做一床，尼姑又教安人许多取乐方法，三个人只多得一颗头，尽兴淫恣。那少年男子不敌两个中年老阴，几年之间，得病而死。安人哀伤郁闷，也不久亡故。老尼被那家寻他事故，告了他偷盗，监了追赃，死于狱中，这是后话。

且说翠浮庵自从庵主去后，静观的事一发无人提起，安安稳稳住在庄上。只见揭了晓，闻人生已中了经魁，喜喜欢欢来见姑娘。又私下与静观相见，各各快乐。自此，日里在城中完这些新中式的世事，晚上到姑娘庄上与静观歇宿。密地叫人去翠浮庵打听，已知庵主他往，两小尼各归俗家去了，庵中空锁在那里。回覆了静观，掉下了老大一个疙瘩。

闻人生事体已完，想要归湖州。来与姑娘商议：“静观发未长，娶回未得。仍留在姑娘这里，待我去会试再处。”静观又嘱咐道：“连我母亲处也未可使他知道。我出家是他的主意，如何蓦地还俗？且待我头发长了，与你双归，他才拗不得。”闻人生道：“多是有见识的话。”别了荣归，拜过母亲，把静观的事并不提起。

到得十月尽边，要去会试，来见姑娘。此时静观头发齐肩，可以梳得个假鬓了。闻人生意欲带他去会试，姑娘劝道：“我看此女德性温淑，堪为你配。既要做正经婚姻，岂可仍复私下带来带去？不像事体。仍留我庄上住下，等你会试得意荣归，他发已尽长。此时只认是我的继女，迎归花烛，岂不正气？”闻人生见姑娘说出一段大道理话，只得忍情与静观别了。

进京会试，果然一举成名，中了二甲，礼部观政。《同年录》上先刻了“聘杨氏”，就起一本给假归娶。奉旨：准给花红表礼，以备喜筵。

驰驿还家，拜过母亲。母亲闻知归娶，问道：“你自幼未曾聘定，今娶何人？”闻人生道：“好教母亲得知，孩儿在杭州，姑娘家有个继女，许下孩儿了。”母亲道：“为何我不曾见说？”闻人生道：“母亲日后自知。”选个吉日，结起彩船，花红鼓乐，竟到杭州关内黄家来。拜了姑娘，说了奉旨归娶的话。姑娘大喜道：“我前者见识如何？今日何等光采！”先与静观相见了，执手各道别情。静观此时已是内家装扮了，又道黄夫人待他许多好处，已自认义为干娘了。黄夫人亲自与他插戴了，送上彩轿，下了船。船中赶好日结了花烛，正是：

红罗帐里，依然两个新人；锦被窝中，各出一

般旧物。

到家里齐齐拜见了母亲，母亲见媳妇生得标致，心下喜欢。又见他是湖州声口，问道：“既是杭州娶来，为何说这里的话？”闻人生方把杨家女儿错出了家，从头至尾的事，说了一遍，母亲方才明白。

次日，闻人生同了静观，竟到杨家来。先拿子婿的帖子与丈母，又一内弟的帖与小舅。杨妈只道是错了，再四不收。女儿只得先自走将进来，叫一声：“娘！”妈妈见是一个凤冠霞帔的女眷，吃那一惊不小。慌忙站起来，一时认不出了。女儿道：“娘休惊怪，女儿即是翠浮庵静观是也。”妈妈听了声音，再看面庞，才认得出。只是有了头发，妆扮异样，若不仔细，也要错过。妈妈道：“有一年多不见你面，又无音耗。

后来闻得你同师父到那里下路去了，好不记挂！今年又着人去看，庵中鬼影也无。正自思念你，没个是处，你因何得到此地位？”女儿才把去年搭船相遇，直到此时奉旨完婚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喜得个杨妈妈双脚乱跳，口扯开了收不拢来，叫儿子去快请姊夫进来。儿子是学堂中出来的，也尽晓得趋跄，便拱了闻人生进来，一同姊姊站立，拜见了杨妈妈，此时真如睡里梦里。妈妈道：“早知你有这一日，为甚把你送在庵里去？”女儿道：“若不送在庵中，也不能勾有这一日。”当下就接了杨妈妈到闻家过门，同坐喜筵。大吹大擂，更余而散。

此后，闻人生在宦途时有蹉跌，不甚象意。年至五十，方得腰金而归。杨氏女得封恭人，林下偕老。闻人生曾遇着高明的相士，问他宦途不称意之故。相士道：“犯了少年时风月，损了些阴德，故见如此。”闻人生也甚悔翠浮庵少年孟浪之事，常与人说尼庵不可擅居，以此为戒。这不是“偷期得成正果”之话？若非前生分定，如何得这样奇缘？有诗为证：

主婚靡不仗天公，堪叹人生尽瞶聋。

若道姻缘人可强，氤氲使者有何功？

拍案惊奇卷三十五

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

诗云：

从来欠债要还钱，冥府于斯倍灼然。

若使得来非分内，终须有日复还原。

却说人生财物，皆有分定。若不是你的东西，纵然勉强哄得到手，原要一分一毫填还别人的。从来因果报应的说话，其事非一，难以尽述。在下先拣一个希罕些的，说来做个得胜头回。

晋州古城县有一个人，名唤张善友，平日看经念佛，是个好善的长者。浑家李氏，却有些短见薄识，要做些小便宜勾当。夫妻两个过活，不曾生男育女，家道尽从容好过。其时本县有个赵廷玉，是个贫难的人，平日也守本分，只因一时母亲亡故，无钱葬埋，晓得张善友家事有余，起心要去偷他些来用。算计了两日，果然被他挖个墙洞，偷了他五六十两银子去，将母亲殡葬讫。自想道：“我本不是没行止的，只

因家贫，无钱葬母，做出这个短头的事来，扰了这一家人家。今生今世还不的他，来生来世是必填还他则个。”

张善友次日起来，见了壁洞，晓得失了贼。查点家财，箱笼里没了五六十两银子。张善友是个富家，也不十分放在心上，道是命该失脱，叹口气罢了。唯有李氏，切切于心道：“有此一项银子，做许多事，生许多利息，怎舍得白白被盗了去？”

正在纳闷间，忽然外边有一个和尚来寻张善友。张善友出去相见了，问道：“师父何来？”和尚道：“老僧是五台山僧人，为因佛殿坍塌，下山来抄化修造。抄化了多时，积得有百来两银子，还少些个。又有那上了疏，未曾勾销的。今要往别处去走走，讨这些布施。身边所有银子，不便携带，恐有失所，要寻个寄放的去处，一时无有。一路访来，闻知长者好善，是个有名的檀越，特来寄放这一项银子。待别处讨足了，就来取回本山去也。”张善友道：“这是胜事，师父只管寄放在舍下，万无一误。只等师父事毕，来取便是。”当下把银子看验明白，点计件数，拿进去交付与浑家了。出来留和尚吃斋，和尚道：“不劳檀越费斋，老僧心忙，要去募化。”善友道：“师父银子，弟子交付浑家，收好在那里。倘若师父来取时，弟子出外，必预先分付停当，交还师父便了。”和尚别了，自去抄化。那李氏接得和尚银子在手，满心欢喜，想道：“我才失得五六十两，这和尚倒送将一百两来，岂不是补还了我的缺，还有得多哩！”就起一点心，打帐要赖他的。

一日，张善友要到东岳庙里烧香求子去，对浑家道：“我去则去，有那五台山的僧所寄银两，前日是你收着。若他来

取时，不论我在不在，你便与他去。他若要斋吃，你便整理些蔬菜斋他一斋，也是你的功德。”李氏道：“我晓得。”张善友自烧香去了。

去后，那五台山和尚抄化完了，却来问张善友取这项银子。李氏便白赖道：“张善友也不在家，我家也没有人寄甚么银子。师父敢是错认了人家了？”和尚道：“我前日亲自交付与张长者，长者收拾进来交付孺人的，怎么说此话？”李氏便赌咒道：“我若见你的，我眼里出血。”和尚道：“这等说，要赖我的了。”李氏又道：“我赖了你的，我堕十八层地狱。”和尚见他赌咒，明知白赖了。争奈是个女人家，又不好与他争论得。和尚没计奈何，合着掌念声佛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是十方抄化来的布施，要修理佛殿的，寄放在你这里，你怎么要赖我的？你今生今世赖了我这银子，到那生那世少不得要填还我。”带着悲恨而去。

过了几时，张善友回来，问起和尚银子。李氏哄丈夫道：“刚你去了，那和尚就来取。我双手还他去了。”张善友道：“好，好。也完了一宗事。”

过得两年，李氏生下一子。自生此子之后，家私火焰也似长将起来。再过了五年，又生一个，共是两个儿子了。大的小名叫做乞僧，次的小名叫做福僧。那乞僧大来，极会做人家，披星带月，早起晚眠，又且生性吝啬，一文不使，两文不用，不肯轻费着一个钱，把家私挣得惹大。可又作怪：一般两个弟兄，同胞共乳，生性绝是相反。那福僧每日只是吃酒赌钱，养婆娘，做子弟，把钱钞不着疼热的使用。乞僧旁看了，是他辛苦挣来的，老大的心疼。福僧每日有人来讨债，

多是瞒着家里，外边借来花费的。张善友要做好汉的人，怎肯交儿子被人逼迫，门户不清的？只得一主一主填还了。那乞僧只叫得苦。

张善友疼着小孩儿苦挣，恨着小孩儿荡费，偏吃亏了。立个主意，把家私匀做三分分开。他弟兄们各一分，老夫妻留一分。等做家的自做家，破败的自破败，省得歹的累了好的，一总凋零了。那福僧是个不成器的肚肠，倒要分了，自由自在，别无拘束，正中下怀。家私到手，正如：

汤泼瑞雪，风卷残云。

不上一年，使得光光荡荡了，又要分了爹妈的这半分，也自没有了。便去打搅哥哥，不由他不应手。连哥哥的也布摆不来。他是个做家的人，怎生受得过？气得成病，一卧不起。求医无效，看看至死。张善友道：“成家的倒有病，败家的倒无病，五行中如何这样颠倒？”恨不得把小的替了大的，苦在心头，说不出来。

那乞僧气蛊已成，毕竟不痊，死了。张善友夫妻，大痛无声。那福僧见哥哥死了，还有剩下家私，落得是他受用，一毫不在心上。李氏妈妈见如此光景，一发舍不得大的，终日啼哭，哭得眼中出血而死。福僧也没有一些苦楚，带着母丧，只在花街柳陌逐日混帐。淘虚了身子，害了癆瘵之病，又看看死来。张善友此时急得无法可施，便是败家的，留得个种也好，论不得成器不成器了。正是：

前生注定今生案，天数难逃大限催。

福僧是个一丝两气的病，时节到来，如三更油尽的灯，不觉的息了。

张善友虽是平日不象意他的，而今自念两儿皆死，妈妈亦亡，单单剩得老身，怎由得不苦痛哀切？自道：“不知作了什么罪业，今朝如此果报得没下梢！”一头愤恨，一头想道：“我这两个业种，是东岳求来的，不争被你阎君勾去了，东岳敢不知道？我如今到东岳大帝面前，告苦一番。大帝有灵，勾将阎神来，或者还了我个把儿子，也不见得。”也是他苦痛无聊，痴心想到此，果然到东岳跟前哭诉道：“老汉张善友，一生修善。便是俺那两个孩儿和妈妈，也不曾做甚么罪过，却被阎神屈屈勾将去，单剩得老夫。只望神明将阎神追来，与老汉折证一个明白。若果然该受这业报，老汉死也得瞑目。”诉罢，哭倒在地，一阵昏沉，晕了去。

朦胧之间，见个鬼使来对他道：“阎君有勾。”张善友道：“我正要见阎君问他去。”随了鬼使，竟到阎君面前。阎君道：“张善友，你如何在东岳告我？”张善友道：“只为我妈妈和两个孩儿，不曾犯下什么罪过，一时都勾了去。有此苦痛，故此哀告大帝做主。”阎王道：“你要见你两个孩儿么？”张善友道：“怎不要见？”阎王命鬼使召将来，只见乞僧、福僧两个齐到。

张善友喜之不胜，先对乞僧道：“大哥，我与你家去来。”乞僧道：“我不是你什么大哥，我当初是赵廷玉。不合偷了你家五十多两银子，如今加上几百倍利钱，还了你家。俺和你不亲了。”张善友见大的如此说了，只得对福僧说：“既如此，二哥随我家去了也罢。”福僧道：“我不是你家甚么二哥，我前身是五台山和尚。你少了我的，你如今也加百倍还得我勾了，与你没相干了。”张善友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如何我少五台

山和尚的？怎生得妈妈来一问便好。”阎王已知其意，说道：“张善友，你要见浑家不难。”叫鬼卒：“与我开了酆都城，拿出张善友妻李氏来。”鬼卒应声去了。只见押了李氏，披枷带锁，到殿前来。张善友道：“妈妈，你为何事如此受罪？”李氏哭道：“我生前不合混赖了五台山和尚百两银子，死后叫我历遍十八层地狱，我好苦也。”张善友道：“那银子我只道还他去了，怎知赖了他的？这是自作自受。”李氏道：“你怎生救我？”扯着张善友大哭。阎王震怒，拍案大喝。张善友不觉惊醒，乃是睡倒在神案前做的梦，明明白白，才省悟多是宿世的冤家债主。住了悲哭，出家修行去了。

方信道暗室亏心，难逃他神目如电。

今日个显报无私，怎倒把阎君埋怨？

在下为何先说此一段因果？只因有个贫人，把富人的银子借了去，替他看守了几多年，一钱不破，后来不知不觉，双手交还了本主。这事更奇，听在下表白一遍。

宋时汴梁曹州曹南村周家庄上，有个秀才，姓周，名荣祖，字伯成，浑家张氏。那周家先世广有家财，祖公公周奉，敬重释门，起盖一所佛院，每日看经念佛。到他父亲手里，一心只做人家，为因修理宅舍，不舍得另办木石砖瓦，就将那所佛院尽拆毁来用了。比及宅舍功完，得病不起，人皆道是不信佛之报。父亲既死，家私里外通是荣祖一个掌把，那荣祖学成满腹文章，要上朝应举。他与张氏生得一子，尚在襁褓，乳名叫做长寿。只因妻娇子幼，不舍得抛撇，商量三口儿同去。他把祖上遗下那些金银，成锭的做一窖儿埋在后面

墙下，怕路上不好携带，只把零碎的、细软的带些随身。房廊屋舍，着个当直的看守，他自去了。

话分两头，曹州有一个穷汉，叫做贾仁，真是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吃了早起的，无那晚夕的。又不会做什么营生，则是与人家挑土筑墙，和泥托坯，担水运柴，做垆工生活度日，晚间在破窖中安身。外人见他十分过的艰难，都唤他做“穷贾儿”。却是这个人禀性古怪拗戾，常道：“总是一般的人，别人那等富贵奢华，偏我这般穷苦！”心中恨毒。有诗为证：

又无房舍又无田，每日城南窖内眠。

一般带眼安眉汉，何事囊中偏没钱！

说那贾仁心中不伏气，每日得闲空，便走到东岳庙中，苦诉神灵道：“小人贾仁，特来祷告。小人想，有那等骑鞍压马，穿罗着锦，吃好的，用好的，他也是一世人，我贾仁也是一世人，偏我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烧地眠，炙地卧，兀的不穷杀了小人！小人但有些小富贵，也会斋僧布施，盖寺建塔，修桥补路，惜孤念寡，敬老怜贫，上圣可怜见咱！”日日如此。

真是精诚之极，有感必通，果然被他哀告不过，感动起来。

一日，祷告毕，睡倒在廊檐下，一灵儿被殿前灵派侯摄去，问他终日埋天怨地的缘故。贾仁把前言再述一遍，哀求不已。灵派侯也有些怜他，唤那增福神，查他衣禄、食禄有无多寡之数。增福神查了回覆道：“此人前生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毁僧谤佛，杀生害命，抛撇净水，作贱五谷，今世当受冻饿而死。”贾仁听说，慌了，一发哀求不止道：“上圣可怜见，但与我些小衣禄、食禄，我是必做个好人。我爷娘在

时，也是尽力奉养的。亡化之后，不知甚么缘故，颠倒一日穷一日了。我也在爷娘坟上烧钱裂纸，浇茶奠酒，泪珠儿至今不曾干，我也是个行孝的人。”

灵派侯道：“吾神试点检他平日所为，虽是不见别的善事，却是穷养父母，也是有的。今日据着他埋天怨地，正当冻饿，念他一点小孝，可又道‘天不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名之草’，吾等体上帝好生之德，权且看有别家无碍的福力，借与他些，与他一个假子，奉养至死，偿他这一点孝心罢。”增福神道：“小圣查得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，他家福力所积，阴功三辈，为他拆毁佛地，一念差池，合受一时折罚。如今把那家的福力权借与他二十年，待到限期已足，着他双手交还本主，这个可不两便？”灵派侯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唤过贾仁，把前话分付他明白，叫他牢牢记取：“比及你去做财主时，索还的早在那里等了。”贾仁叩头，谢了上圣济拔之恩，心里道：“已是财主了。”出得门来，骑了高头骏马，放个辔头。那马见了鞭影，飞也似的跑，把他一交掀翻，大喊一声，却是南柯一梦，身子还睡在庙檐下。想一想道：“恰才上圣分明的对我说，那一家的福力借与我二十年，我如今该做财主。一觉醉来，财主在那里？梦是心头想，信他则甚？昨日大户人家要打墙，叫我寻泥坯，我不免去寻问一家则个。”

出了庙门去，真是时来福凑。恰好周秀才家里看家当直的，因家主出久未归，正缺少盘缠，又晚间睡着，被贼偷得精光，家里别无可卖的，止有后园中这一垛旧坍墙。想道：“要他没用，不如把泥坯卖了，且将就做盘缠度日。”走到街上，正撞着贾仁。晓得他是惯与人家打墙的，就把这话央他

去卖。贾仁道：“我这家正要泥坯，讲倒价钱，吾自来挑也。”果然走去说定了价，挑得一担算一担。开了后园，一凭贾仁自掘自挑。

贾仁带了铁锹、锄头、土钯之类来动手，刚扒倒得一堵，只见墙脚之下，拱开石头，那泥簌簌的落将下去，恰像底下是空的。把泥拨开，泥下一片石板，撬起石板，乃是盖下一个石槽，满槽多是土壑块一般大的金银，不计其数，旁边又有小块零星楔着。吃了一惊道：“神明如此有灵！已应着昨梦。惭愧！今日有分做财主了！”心生一计，就把金银放些在土钯中，上边覆着泥土，装了一担，且把在地中挑未尽的，仍用泥土遮盖，以待再挑。他挑着担，竟往栖身的破窑中，权且埋着，神鬼不知。运了一两日，都运完了。

他是极穷人，有了这许多银子，也是他时运到来，且会摆拨。先把些零碎小镲，买了一所房子，住下了。逐渐把窑里埋的，又搬将过去，安顿好了。先假做些小买卖，慢慢衍将大来。不上几年，盖起房廊屋舍，开了解典库、粉房、磨房、油房、酒房，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长将起来。旱路上有田，水路上有船，人头上有钱。平日叫他做“穷贾儿”的，多改口叫他是员外了。又娶了一房浑家，却是寸男尺女皆无，空有那鸦飞不过的田宅，也没一个承领。又有一件作怪：虽有了这样大家私，生性慳吝苦克，一文也不使，半文也不用。要他一贯钞，就如挑他一条筋。别人的，恨不得劈手夺将来；若要他把与人，就心疼的了不得。所以又有人叫他做“慳贾儿”。请着一个老学究，叫做陈德甫，在家里处馆。那馆不是教学的馆，无过在解铺里上些帐目，管些收钱举债的勾当。贾

员外日常与陈德甫说：“我枉有家私，无个后人承领。自己生不出，街市上但遇着卖的，或是肯过继的，是男是女，寻一个来，与我两口儿喂眼也好。”说了不则一番。陈德甫又转分付了开酒务的店小二：“倘有相应的，可来先对我说。”这里一面寻螟蛉之子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周荣祖秀才，自从同了浑家张氏、孩儿长寿，三口儿应举去后，怎奈命运未通，功名不达。这也罢了，岂知到得家里，家私一空，止留下一所房子。去寻寻墙下所埋祖遗之物，但见墙倒泥开，刚剩得一个空石槽。从此衣食艰难，索性把这所房子卖了，复是三口儿去洛阳探亲。偏生这等时运，正是：

时来风送滕王阁，运退雷轰荐福碑。

那亲眷久已出外，弄做个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，身边盘缠用尽。到得曹南地方，正是暮冬天道，下着连日大雪。三口儿身上俱各单寒，好生行走不得。有一篇《正宫调·滚绣球》为证：

是谁人碾就琼瑶往下筛？是谁人剪冰花迷眼界？

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，恰便似粉妆就殿阁楼台。

便有那韩退之，蓝关前冷怎当；便有那孟浩然，驴背上也跌下来；便有那剡溪中，禁回他子猷访戴。

则这三口儿，兀的不冻倒尘埃！眼见得一家受尽千般苦，可甚么十谒朱门九不开，委实难捱！

当下张氏道：“似这般风又大，雷又紧，怎生行去？且在那里避一避也好。”周秀才道：“我们到酒务里避雪去。”

两口儿带了小孩子，趲到一个店里来。店小二接着，道：

“可是要买酒吃的？”周秀才道：“可怜，我那得钱来买酒吃。”店小二道：“不吃酒，到我店里做甚？”秀才道：“小生是个穷秀才，三口儿探亲回来，不想遇着一天大雪。身上无衣，肚里无食，来这里避一避。”店小二道：“避避不妨。那一个顶着房子走哩？”秀才道：“多谢哥哥。”叫浑家领了孩儿同进店来，身子疙抖抖的寒颤不住。

店小二道：“秀才官人，你每受了寒了，吃杯酒不好？”秀才叹道：“我才说没钱在身边。”小二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那里不是积福处？我舍与你一杯烧酒吃，不要你钱。”就在招财利市面前那供养的三杯酒内，取一杯递过来。周秀才吃了，觉道和暖了好些。浑家在旁闻得酒香，也要杯儿敌寒，不好开得口。正与周秀才说话，店小二晓得意思，想道：“有心做人情，便再与他一杯。”又取那第二杯递过来道：“娘子也喝一杯。”秀才谢了，接过与浑家吃。那小孩子长寿不知好歹，也嚷道要吃，秀才簌簌地掉下泪来，道：“我两个也是这哥哥好意与我每吃的，怎生又有得到你？”小孩子便哭将起来。

小二问知缘故，一发把那第三杯与他吃了，就问秀才道：“看你这样艰难你把这小的儿与了人家可不好？”秀才道：“一时撞不着人家要。”小二道：“有个人要，你与娘子商量去。”秀才对浑家道：“娘子，你听么？卖酒的哥哥说，你们这等饥寒，何不把小孩子与了人？他有个人家要。”浑家道：“若与了人家，倒也强似冻饿死了。只要那人养的活，便与他去罢。”秀才把浑家的话对小二说，小二道：“好教你们喜欢，这里有个大财主，不曾生得一个儿女，正要一个小的，我如今领你去。你且在此坐一坐，我寻将一个人来。”

小二三脚两步走到对门，与陈德甫说了这个缘故。陈德甫踱到店里，问小二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小二叫周秀才与他相见了。陈德甫一眼看去，见了小孩子长寿，便道：“好个有福相的孩儿！”就问周秀才道：“先生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因何就肯卖了这孩儿？”周秀才道：“小生本处人氏，姓周，名荣祖。因家业凋零，无钱使用，将自己亲儿情愿过房与人为子。先生你敢是要么？”陈德甫道：“我不要。这里有个贾老员外，他有泼天也似家私，寸男尺女皆无。若是要了这孩儿，久后家缘家计都是你这孩儿的。”秀才道：“既如此，先生作成小生则个。”陈德甫道：“你跟着我来。”周秀才叫浑家领了孩儿，一同跟了陈德甫到这家门首。

陈德甫先进去，见了贾员外。员外问道：“一向所托寻孩子的，怎么了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员外，且喜有一个小的了。”员外道：“在那里？”陈德甫道：“现在门首。”员外道：“是个甚么人的？”陈德甫道：“是个穷秀才。”员外道：“秀才倒好，可惜是穷的。”陈德甫道：“员外说得好笑，那有富的来卖儿女？”员外道：“叫他进来，我看看。”陈德甫出来，与周秀才说了，领他同儿子进去。

秀才先与员外叙了礼，然后叫儿子过来与他看。员外看了一看，见他生得青头白脸，心上喜欢，道：“果然好个孩子！”就问周秀才姓名，转对陈德甫道：“我要他这个小的，须要他立纸文书。”陈德甫道：“员外要怎么样写？”员外道：“无过写道：立文书人某人，因口食不敷，情愿将自己亲儿某，过继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。”陈德甫道：“只叫员外勾了，又要那财主两字做甚？”员外道：“我不是财主，难道叫我穷汉？”

陈德甫晓得是有钱的心性，只顺着道：“是，是。只依着写财主罢。”员外道：“还有一件要紧。后面须写道：‘立约之后，两边不许翻悔。若有翻悔之人，罚钞一千贯，与不悔之人用。’”陈德甫大笑道：“这等，那正钱可是多少？”员外道：“你莫管我，只依我写着。他要得我多少？我财主家心性，指甲里弹出来的，可也吃不了。”

陈德甫把这些话一一与周秀才说了，周秀才只得依着口里念的写去。写到“罚一千贯”，周秀才停了笔道：“这等，我正钱可是多少？”陈德甫道：“知他是多少？我恰才也是这等说。他道：‘我是个巨富的财主，他要的多少？’他指甲里弹出来的，着你吃不了哩！”周秀才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依他写了，却把正经的卖价竟不曾填得明白。他与陈德甫也多是迂儒，不晓得这些圈套，只道口里说得好听，料必不轻的。岂知做财主的专一苦克算人，讨着小便宜。口里便甜如蜜，也听不得的。

当下周秀才写了文书，陈德甫递与员外收了。员外就领了进去，与妈妈看了，妈妈也喜欢。此时长寿已有七岁，心里晓得了。员外教他道：“此后有人问你姓什么，你便道我姓贾。”长寿道：“我自姓周。”那贾妈妈道：“好儿子！明日与你做花花袄子穿。有人问你姓，只说姓贾。”长寿道：“便做大红袍与我穿，我也只是姓周。”员外心里不快，竟不来打发周秀才。

秀才催促陈德甫，德甫转催员外。员外道：“他把儿子留在我家，他自去罢了。”陈德甫道：“他怎么肯去？还不曾与他恩养钱哩！”员外就起个赖皮心，只做不省得道：“甚么恩

养钱？随他与些罢。”陈德甫道：“这个员外休耍人。他为无钱，才卖这个小的，怎么倒要他恩养钱？”员外道：“他因为无饭养活儿子，才过继与我。如今要在我家吃饭，我不问他要恩养钱，他倒问我要恩养钱？”陈德甫道：“他辛辛苦苦养这小的，与了员外为儿，专等员外与他些恩养钱，回家做盘缠，怎这等耍他？”员外道：“立过文书，不怕他不肯了。他若有说话，便是翻悔之人，教他罚一千贯还我，领了这儿子去。”陈德甫道：“员外怎如此斗人耍？你只是与他些恩养钱去，是正理。”员外道：“陈德甫，看你面上，与他一贯钞。”陈德甫道：“这等一个孩儿，与他一贯钞忒少。”员外道：“一贯钞许多宝字哩！我富人使一贯钞，似挑着一条筋。你是穷人，怎倒看得这样容易？你且与他去。他是读书人，见儿子落了好处，敢不要钱也不见得。”陈德甫道：“那有这事？不要钱不卖儿子了。”再三说不听，只得拿了一贯钞与周秀才。

秀才正走在门外，与浑家说话，安慰他道：“且喜这家果然富厚，已立了文书，这事多分可成。长寿儿也落了好地了。”浑家正要问道：“讲倒多少钱钞？”只见陈德甫拿得一贯出来。浑家道：“我几杯儿水洗的孩儿偌大！怎生只与我一贯钞？便买个泥娃娃，也买不得。”陈德甫把这话又进去与员外说，员外道：“那泥娃娃须不会吃饭。常言道：‘有钱不买张口货。’因他养活不过，才卖与人。等我肯要，就勾了，如何还要我钱？既是陈德甫再三说，我再添他一贯，如今再不添了。他若不肯，白纸上写着黑字，教他拿一千贯来领了孩子去。”陈德甫道：“他有得这一千贯时，倒不卖儿子了。”员外发作道：“你有得添，添他。我却没有。”陈德甫叹口气道：“是我领来

的不是了。员外又不肯添，那秀才又怎肯两贯钱就住？我中间做人也难。也是我在门下多年，今日得过继儿子，是个美事。做我不着，成全他两家罢。”就对员外道：“在我馆钱内支两贯，凑成四贯，打发那秀才罢。”员外道：“大家两贯，孩子是谁的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孩子是员外的。”员外笑逐颜开道：“你出了一半钞，孩子还是我的，这等，你是个好人。”依他又支了两贯钞，帐簿上要他亲笔注明白了，共成四贯，拿出来与周秀才道：“这员外是这样慳吝苦克的，出了两贯，再不肯添了。小生只得自支两月的馆钱，凑成四贯，送与先生。先生，你只要儿子落了好处，不要计论多少罢！”周秀才道：“甚道理倒难为着先生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只要久后记得我陈德甫。”周秀才道：“贾员外则是两贯，先生替他出了一半，这倒是先生赍发了小生，这恩德怎敢有忘？唤孩儿出来叮嘱他两句，我每去罢。”

陈德甫叫出长寿来，三个抱头哭个不住。分付道：“爹娘无奈，卖了你。你在此可也免了些饥寒冻馁。只要晓得些人事，敢这家不亏你！我们得便来看你就是。”小孩子不舍得爹娘，吊住了只是哭。陈德甫只得去买些果子来，哄住了他，骗了他进去，周秀才夫妻自去了。

那贾员外过继了个儿子，又且放着刁，勒买的，不费大钱，自得其乐，就叫他做了贾长寿。晓得他已有知觉，不许人在他面前提起一句旧话，也不许他周秀才通消息往来，古怪怪，防得水泄不通。岂知暗地移花接木，已自双手把人家交还他。那长寿大来，也看看把小时的事忘怀了，只认贾员外是自己的父亲。可又作怪，他父亲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，

他却心性阔大，看那钱钞便是土块般相似，人道是他有钱，多顺口叫他为“钱舍”。

那时妈妈亡故，贾员外得病不起，长寿要到东岳烧香，保佑父亲。与父亲讨得一贯钞，他便背地与家僮兴儿开了库，带了好些金银宝钞去了，到得庙上来。此时正是三月二十七日，明日是东岳圣帝诞辰，那庙上的人好不来的多！天色已晚，拣着廊下一个干净处所歇息，可先有一对儿老夫妻在那里。但见：

仪容黄瘦，衣服单寒。男人头上儒巾，大半是尘埃堆积；女子脚跟罗袜，两边泥土粘连。定然终日道途间，不似安居闺阁内。

你道这两个是甚人？元来正是卖儿子的周荣祖秀才夫妻两个。只因儿子卖了，家事已空，又往各处投人不着，流落在他方十来年。乞化回家，思量要来贾家探取儿子消息。路经泰安州，恰遇圣帝生日，晓得有人要写疏头，思量赚他几文，来央庙官。庙官此时也用得他着，留他在这廊下的。因他也是个穷秀才，庙官好意，拣这搭干净地与他。岂知贾长寿见这带地好，叫兴儿赶他开去！

兴儿狐假虎威，喝道：“穷弟子，快走开去，让我们！”周秀才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兴儿就打他一下道：“钱舍也不认得？问是什么人！”周秀才道：“我须是问了庙官在这里住的，什么钱舍来赶得我？”长寿见他不肯让，喝教打他。兴儿正在厮扭，周秀才大喊，惊动了庙官，走来道：“甚么人如此无礼？”兴儿道：“贾家钱舍要这搭儿安歇。”庙官道：“家有家主，庙有庙主，是我留在这里的秀才，你如何用强夺他的宿处？”兴

儿道：“俺家钱舍有的是钱，与你一贯钱，借这锅儿田地歇息。”庙官见有了钱，就改了口道：“我便叫他让你罢。”劝他两个另换个所在，周秀才好生不伏气，没奈何，只得依了。

明日烧罢香，各自散去。长寿到得家里，贾员外已死了，他就做了小员外，掌把了偌大家私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周秀才自东岳下来，到了曹南村，正要去查问贾家消息，一向不回家，把巷陌多生疏了。在街上一路慢访问，忽然浑家害起急心疼来。望去一个药铺，牌上写着“施药”，急走去求得些来，吃下好了。夫妻两口走到铺中谢那先生，先生道：“不劳谢得，只要与我扬名。”指着招牌上字道：“须记我是陈德甫。”周秀才点点头，念了两声“陈德甫”，对浑家道：“这陈德甫名儿好熟，我那里曾会过来，你记得么？”浑家道：“俺卖孩儿时，做保人的不是陈德甫？”周秀才道：“是，是，我正好问他。”又走去叫道：“陈德甫先生，可认得学生么？”德甫相了一相道：“有些面染。”周秀才道：“先生也这般老了，则我便是卖儿子的周秀才。”陈德甫道：“还记得我赍发你两贯钱？”周秀才道：“此恩无日敢忘。只不知而今我那儿子好么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好教你欢喜，你孩儿贾长寿，如今长立成人了。”周秀才道：“老员外呢？”陈德甫道：“近日死了。”周秀才道：“好一个慳刻的人！”陈德甫道：“如今你孩儿做了小员外，不比当初老的了，且是仗义疏财，我这施药的本钱，也是他的。”周秀才道：“陈先生，怎生着我见他一面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先生，你同娃子在铺中坐一坐，我去寻将他来。”

陈德甫走来寻着贾长寿，把前话一五一十的对他说。那

贾长寿虽是多年没人提破，见说了，转想幼年间事，还自隐隐记得，急忙跑到铺中来，要认爹娘。陈德甫领他拜见。长寿看了模样，吃了一惊道：“泰安州打的就是他，怎么了？”周秀才道：“这不是泰安州夺我两口儿宿处的么？”浑家道：“正是。叫得甚么钱舍。”秀才道：“我那时受他的气不过，那知即是我儿子！”长寿道：“孩儿其实不认得爹娘，一时冲撞，望爹娘恕罪。”

两口儿见了儿子，心里老大喜欢。终究乍会之间，有些生煞煞。长寿过意不去，道是：“莫非还记着泰安州的气来？”忙叫兴儿到家取了一匣金银来，对陈德甫道：“小侄在庙中，不认得父母，冲撞了些个。今先将此一匣金银赔个不是。”陈德甫对周秀才说了，周秀才道：“自家儿子，如何好受他金银赔礼？”长寿跪下道：“若爹娘不受，儿子心里不安，望爹娘将就包容。”

周秀才见他如此说，只得收了。开来一看，吃了一惊：原来这银子上凿着“周奉记”。周秀才道：“可不原是我家的？”陈德甫道：“怎生是你家的？”周秀才道：“我祖公叫做周奉，是他凿字记下的。先生，你看那字便明白。”陈德甫接过手看了道：“是倒是了，既是你家的，如何却在贾家？”周秀才道：“学生二十年前，带了家小上朝取应去，把家里祖上之物藏埋在地下。以后归来，尽数都不见了，以致赤贫，卖了儿子。”陈德甫道：“贾老员外原系穷鬼，与人脱土坯的，以后忽然暴富起来，想是你家原物，被他挖着了，所以如此。他不生儿女，就过继着你家儿子，承领了这家私，物归旧主，岂非天意？怪道他平日一文不使，两文不用，不舍得浪费一些，元

来不是他的东西，只当在此替你家看守罢了！”周秀才夫妻感叹不已，长寿也自惊异。

周秀才就在匣中取出两锭银子，送与陈德甫，答他昔年两贯之费。陈德甫推辞了两番，只得受了。周秀才又念着店小二三杯酒，就在对门叫他过来，也赏了他一锭。那店小二因是小事，也忘记多时了，谁知出于不意，得此重赏，欢天喜地去了。

长寿就接了父母，到家去住。周秀才把适才匣中所剩的交还儿子，叫他明日把来散与那贫难无倚的，须念着贫时二十年中苦楚，又叫儿子照依祖公公时节，盖所佛堂，夫妻两个在内双修。贾长寿仍旧复了周姓。贾仁空做了二十年财主，只落得一文不使，仍旧与他没帐。可见物有定主如此，世间人枉使坏了心机。有口号四句为证：

想为人禀命生于世，但做事不可瞒天地。贫与富一定不可移，笑愚民枉使欺心计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六

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

诗云：

参成世界总游魂，错认讹闻各有因。

最是天公施巧处，眼花历乱使人浑。

话说天下的事，惟有天意最深，天机最巧，入居世间，总被他颠颠倒倒。就是那空幻不实境界，偶然人一个眼花错认了，明白是无端的，后边照应将来，自有一段缘故在内，真是人所不测。

唐朝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时，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，携文往谒。至中路遇暴雨雷雹，日已昏黑，去店尚远，傍着一株大树下且歇。少顷雨定，月色微明，就解鞍放马，与僮仆宿于路侧。因倦已甚，一齐昏睡。良久，张生朦胧觉来，见一物长数丈，形如夜叉，正在那里吃那匹马。张生惊得魂不附体，不敢则声，伏在草中。只见把马吃完了，又取那头驴去啣啍啍啍的吃了。将次吃完，就把手去扯他从奴一人过来，

提着两足，扯裂开来。张生见吃动了人，怎不心慌？只得硬挣起来，狼狈逃命。那件怪物随后赶来，叫呼骂詈，张生只是乱跑，不敢回头。

约勾跑了一里来路，渐渐不听得后面声响，往前走去，遇见一个大冢，冢边立着一个女人。张生慌忙之中，也不管是什么人，连呼：“救命！”女人问道：“为着何事？”张生把适才的事说了，女人道：“此间是个古冢，内中空无一物，后有一孔。郎君可避在里头，不然，性命难存。”话罢，女子也不知那里去了。张生就寻冢孔，投身而入。冢内甚深，静听外边，已不见甚么声响，自道避在此料无事了。

须臾，望去冢外，月色转明。忽闻冢上有人说话响，张生又惧怕起来，伏在冢内不动。只见冢外推将一物进孔中来，张生只闻得血腥气。黑中看去，月光照着明白，乃是一个死人，头已断了。正在惊骇，又见推一个进来。连推了三四个才住，多是一般的死人。已后没得推进来了，就闻得冢上人嘈杂道：“金银若干，钱物若干，衣服若干。”张生方才晓得是一班强盗了。不敢吐气，伏着听他。只见那为头的道：“某件与某人，某件与某人。”连唱十来人的姓名。又有嫌多嫌少，道分得不均匀，相争论的，半日方散去。张生晓得外边无人了，对了许多死尸，好不惧怕！欲要出来，又被死尸塞住孔口，转动不得。没奈何，只得蹲在里面，等天明了再处。静想方才所听唱的姓名，忘失了些，还记得五六个，把来念的熟了，看看天亮起来。

却说那失盗的乡村里，一伙人各执器械，来寻盗迹。到了冢傍，见满冢是血，就围住了，掘将开来，所杀之人都在

冢内。落后见了张生是个活人，喊道：“还有个强盗落在里头！”就把绳捆将起来。张生道：“我是个举子，不是贼。”众人道：“既不是贼，缘何在此冢内？”张生把昨夜的事，一一说了，众人那里肯信？道：“必是强盗杀人，送尸到此，偶堕其内的。不要听他胡讲。”众人你住我不住的乱来踢打，张生只叫得苦。内中有老成的道：“私下不要乱打，且送到县里去。”

一伙人望着县里来，正行之间，只见张生的从人、驴马、鞍驼尽到。张生见了，吃惊道：“我昨夜见的是什么来？如何马驴、从奴俱在？”那从人见张生被缚住在人丛中，也惊道：“昨夜在路傍困倦，睡着了。及到天明，不见了郎君，故此寻来。如何被这些人如此窘辱？”张生把昨夜话对从人说了一遍，从人道：“我们一觉好睡，从不曾见个甚的，怎么有如此怪异？”乡村这伙人道：“可见是一划胡话！明是劫盗。敢这些人都是一党？”并不肯放松一些，送到县里。

县里牛公却是旧相识，见张生被乡人绑缚而来，大惊道：“缘何如此？”张生把前话说了。牛公叫快放了绑，请起来，细问昨夜所见。张生道：“劫盗姓名，小生还记得几个。在冢上分散的衣物数目，小生也多听得明白。”牛公取笔，请张生一一写出。按名捕捉、人赃俱获，没一个逃得脱的。

乃知张生夜来所见夜叉吃啖赶逐之景，乃是冤魂不散，鬼神幻出此一段怪异，逼那张生伏在冢中，方得默记劫盗姓名，使他逃不得。此天意假手张生以擒盗，不是正合着小子所言“眼花错认，也自有缘故”的话？而今更有个眼花错认了弄出好些冤业因果来，理不清身子的，更为可骇可笑。正是：

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冤业随身，终须还帐。

这话也是唐时的事。山东沂州之西，有个宫山，孤拔耸峭，迥出众峰。周围三十里，并无人居。贞元初年，有两个僧人到此山中，喜欢这个境界幽僻，正好清修，不惜勤苦，满山拾取枯树丫枝，在大树之间搭起一间柴棚来。两个敷坐在内，精勤礼念，昼夜不辍。四远村落闻知，各各喜舍资财布施，来替他两个构造屋室，不上旬月之间，立成一个院宇。两僧尤加勉励，远近皆来钦仰，一应斋供，多自日逐有人来给与。两僧各处一廊，在佛前共设咒愿：誓不下山，只在院中持诵，必祈修成无上菩提正果。正是：

白日禅关闲闭，落霞流水长天。溪上丹枫自落，
山僧自是高眠。

又：

檐外晴丝扬网，溪边春水浮花。尘世无心名利，
山中有分烟霞。

如此苦行，已经二十余年。元和年间，冬夜月明，两僧各在廊中朗声呗唱。于时空山虚静，闻山下隐隐有恸哭之声，来得渐近，须臾已到院门。东廊僧在静中听罢，忽然动了一念道：“如此深山寂寞，多年不出，不知山下光景如何？听此哀声，令人凄惨感伤！”只见哭声方止，一个人在院门边墙上，扑的跳下地来，望着西廊便走。东廊僧遥见他身躯绝大，形状怪异，吃惊不小，不敢声张。怀着鬼胎，且嘿观动静。

自此人入西廊之后，那西廊僧呗唱之声截然住了，但听得劈劈扑扑，如两下力争之状。过一回，又听得猖狂咀嚼，啖噬啜吒，其声甚厉。东廊僧慌了道：“院中无人，吃完了他，少不得到我。不如预先走了罢。”忙忙开了院门，惶骇奔突。

久不出山，连路径都不认得了，颠颠仆仆，气力殆尽。回头看一看后面，只见其人踉踉跄跄，大踏步赶将来，一发慌极了，乱跑乱跳。忽逢一小溪水，褰衣渡毕，追者已到溪边，却不过溪来，只在隔水嚷道：“若不阻水，当并啖之。”东廊僧且惧且行，也不知走到那里去的是，只信着脚步走罢了。

须臾大雪，咫尺昏迷，正在没奈何所在，忽有个人家牛坊，就躲将进去，隐在里面。此时已有半夜了，雪势稍晴。忽见一个黑衣的人，自外执刀抢，徐至栏下。东廊僧吞声屏气，潜伏暗处，向明窥看。见那黑衣人踌躇四顾，恰像等些什么的一般。有好一会，忽然院墙里面抛出些东西来，多是包裹衣被之类。黑衣人看见，忙取来扎缚好了，装做了一担。墙里边一个女子，攀了墙跳将出来。映着雪月之光，东廊僧且是看得明白。黑衣人见女子下了墙，就把枪挑了包裹，不等与他说话，望前先走。女子随后，跟他去了。东廊僧想道：“不尴尬！此间不是住处。适才这男子、女人，必是相约私逃的。明日院中不见了人，照雪地行迹寻将出来，见了个和尚，岂不把奸情事缠在上来？不如趁早走了去为是。”

总是一些不认得路径，慌忙又走。恍恍惚惚，没个定向，又乱乱的不成脚步。走上十数里路，踹了一个空，扑通的颠了下去，乃是一个废井。亏得干枯没水，却也深广。月光透下来，看时，只见旁有个死人，身首已离，血体还暖，是个适才杀了的。东廊僧一发惊惶，却又无法上得来，莫知所措。到得天色亮了，打眼一看，认得是昨夜攀墙的女子。心里疑道：“这怎么解？”

正在没出豁处，只见井上有好些人喊嚷，临井一看道：

“强盗在此了！”就将索缁人下来。东廊僧此时吓坏了心胆，冻僵了身体，挣扎不得，被那人就在井中绑缚了。先是光头上——顿栗暴，打得火星爆散。东廊僧没口得叫冤，真是在死边过。那人扎缚好了，先后同死尸吊将上来。只见一个老者，见了死尸大哭一番。哭罢，道：“你这那里来的秃驴？为何拐我女儿出来，杀死在此井中？”东廊僧道：“小僧是宫山东廊僧人，二十年不下山。因为夜间有怪物到院中，啖了同侣，逃命至此。昨夜在牛坊中避雪，看见有个黑衣人进来，墙上一个女子跳出来，跟了他去。小僧因怕惹着是非，只得走脱。不想堕落井中，先已有杀死的人在内。小僧知他是甚缘故？小僧从不下山的，与人家女眷有何识熟，可以拐带？又有何冤仇，将他杀死？众位详察则个。”说罢，内中人有好几个曾到山中，认得他的，晓得是有戒行的高僧。却是现今同个死女子在井中，解不出这事来，不好替他分辨得。免不得一同送到县里来。

县令看见一千人绑了个和尚，又抬了一个死尸，备问根由。只见一个老者告诉道：“小人姓马，是这本处人，这死的就是小人的女儿，年一十八岁，不曾许聘人家，这两日方才有两家来说起。只见今日早起来，家里不见了女儿，跟寻起来，看见院后雪地上鞋迹，晓得越墙而走了。依院寻到井边，便不见女儿鞋迹，只有一团血洒在地上。向井中一看，只见女已杀死，这和尚却在里头，岂不是他杀的？”县令问：“那僧人怎么说？”东廊僧道：“小僧是个宫山中苦行僧人，二十余年不下本山。昨夜忽有怪物入院，将同住僧人啖噬。不得已，破戒下山逃命。岂知宿业所缠，撞在这网里来？”就把昨

夜牛坊所见，已后虑祸再逃，坠井遇尸的话，细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相公但差人到宫山一查，看西廊僧人踪迹有无，是被何物啖噬模样，便见小僧不是诳语。”县令依言，随即差个公人，到山查勘的确，立等回话。

公人到得山间，走进院来。只见西廊僧好端端在那里坐着看经，见有人来，才起问讯。公人把东廊僧所犯之事，一一说过，道：“因他诉说有甚怪物入院来吃人，故此逃下山来的，相公着我来看个虚实。今师父既在，可说昨夜怪物怎么样起？”西廊僧道：“并无甚怪物。但二更时候，两廊方对持念，东廊道友忽然开了院，走了出去。我两人誓约已久，二十多年不出院门。见他独去，也自惊异，大声追呼，竟自不闻。小僧自守着不出院之戒，不敢追赶罢了。至于山下之事，非我所知。”

公人将此话回覆了县令，县令道：“可见是这秃奴诳妄！”带过东廊僧，又加研审。东廊僧只是坚称前说。县令道：“眼见得西廊僧人见在，有何怪物来院中？你恰恰这日下山，这里恰恰有脱逃被杀之女同在井中，天下有这样凑巧的事？分明是杀人之盗，还要抵赖！”用起刑来，喝道：“快快招罢！”东廊僧道：“宿债所欠，有死而已，无情可招。”恼了县令性子，百般拷掠，楚毒备施。东廊僧道：“不必加刑，认是我杀罢了。”

此时连原告见和尚如此受惨，招不出甚么来，也自想道：“我家并不曾与这和尚往来，如何拐得我女着？就是拐了，怎不与他逃去，却要杀他？便做是杀了，他自家也走得去的，如何同住这井中做甚么？其间恐有冤枉。”倒走到县令面前，把

这些话一一说了。县令道：“是倒也说得是，却是这个奸僧黑夜落井，必非良人，况又口出妄语欺诳，眼见得中有隐情了。只是行凶刀仗无存，身边又无赃物，难以成狱。我且把他牢固监候，你们自去外边缉访。你家女儿平日必有踪迹可疑之处与私下往来之人，家中必有所失物件，你每逐一留心细查，自有明白。”众人听了分付，当下散了出来。东廊僧自到狱中受苦，不题。

却说这马家是个沂州富翁，人皆呼为马员外。家有一女，长成得美丽非凡，从小与一个中表之兄杜生，彼此相慕，暗约为夫妇。杜生家中却是清淡，也曾央人来做几次媒约，马员外嫌他家贫，几次回了。却不知女儿心里，只思量嫁他去的。其间走脚通风、传书递简，全亏着一个奶娘，是从幼乳这女子的。这奶子是个不良的婆娘，专一哄诱他小娘子动了春心做些不恰当的手脚，便好乘机拐骗他的东西。所以晓得他心事如此，倒身在里头做马泊六，弄得他两下情热如火，只是不能成就这事。

那女子看看大了，有两家来说亲，马员外已有拣中的，将次成约。女子有些着了急，与奶娘商量道：“我一心只爱杜家哥哥。而今却待把我许别家，怎生计处？”奶子就起个惫懒肚肠，哄他道：“前日杜家求了几次，员外只是不肯，要明配他，必不能勾。除非嫁了别家，与他暗里偷期罢。”女子道：“我既嫁了人，怎好又做得这事？我一心要随着杜郎，只不嫁人罢。”奶子道：“怎由得你不嫁？我有一个计较：趁着未许定人家时节，生做他一做。”女子道：“如何生做？”奶子道：“我去约定了他，你私下与他走了，多带了些盘缠，在他州外

府过他几时，落得快活。且等家里寻得着时，你两个已自成合得久了。好人家儿女，不好拆开了另嫁得，别人家也不来要了。除非此计，可以行得。女子道：“此计果妙，只要约得的确。”奶子道：“这个在我身上。”

元来马员外家巨富，女儿房中东西，金银珠宝、头面首饰、衣服、满箱满笼的，都在这奶子眼里。奶子动火他这些东西，怎肯教富了别人？他有一个儿子，叫做牛黑子，是个不本分的人，专一在赌博行、厮扑行中走动，结识那一班无赖子弟，也有时去做些偷鸡吊狗的勾当。奶子欺心，当女子面前许他去约杜郎，他私下去与儿子商量，只叫他冒顶了名，骗领了别处去；卖了他，落得得他小富贵。算计停当，来哄女子道：“已约定了，只在今夜月明之下，先把东西搬出院墙外牛坊中了，然后攀墙而出就是。”女子要奶子同去，奶子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你自去，须一时没查处；连我去了，他明知我在里头做事，寻到我家，却不做出来？”那女子不曾面订得杜郎，只听他一面哄词，也是数该如此，凭他说着就是，信以为真。道是从此一走，便可与杜郎相会，遂了向来心愿了。正是：

本待将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！

是夜，女子与奶子把包裹扎好，先抛出墙外。落后女子攀墙而出，正是东廊僧在暗地里窥看之时。那时见有个黑衣人担着前走，女子只道是杜郎，换了青衣瞒人眼睛的，尾着随去，不以为意。到得野外井边，月下看得明白，是雄纠纠一个黑脸大汉，不是杜郎了。女孩儿家不知个好歹，不由的你不惊喊起来。黑子叫他不要喊，那里掩得住？黑子想道：“他有偌多的东西在我担里，我若同了这带脚的货去，前途被

他喊破，可不人财两失？不如结果了他罢！”拔出刀来，望脖子上只一刀。这娇怯怯的女子，能消得几时功夫？可怜一朵鲜花，一旦萎于荒草！也是他念头不正，以致有此。正是：

赌近盗兮奸近杀，古人说话不曾差。

奸赌两般都不染，太平无事做人家。

女子既死，黑子就把来擗入废井之中，带了所得东西，飞也似的去了。怎知这里又有这个悔气星照命的和尚来顶了缸，坐牢受苦！说话的，若如此，真是有天无日头的事了。看官，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少不得到其间逐渐的报应出来。

却说马员外先前不见了女儿，一时纠人追寻，不匡撞着这和尚，鬼混了多时，送他在狱里了，家中竟不曾仔细查得。及到家中细想，只疑心道未必关得和尚事。到得房中一看，只见箱笼一空，道是必有个人约着走的，只是平日不曾见什么破绽。若有奸夫同逃，如何又被杀死？却不可解。没个想处，只得把所失之物写个失单，各处贴了招榜，出了赏钱，要明白这件事。

那奶子听得小娘子被杀了，只有他心下晓得，捏着一把汗。心里恨着儿子道：“只教他领了他去，如何做出这等没脊骨事来？”私下见了，暗地埋怨一番，着实叮嘱他：“要谨慎！关系人命，事弄得大了！”

又过了几时，牛黑子渐把心放宽了，带了钱到赌坊里去赌。怎当得博去就是个叉色，一霎时把钱多输完了。欲待再去拿钱时，兴高了，却等不得。站在旁边看，又忍不住。伸手去腰里摸出一对金镶宝簪头来，押钱再赌，指望就博将转来，自不妨事。谁知一去不能复返，只得忍着输散了，那押

的当头须不曾讨得去，在个捉头儿的黄胖哥手里。

黄胖哥带了家去，被他妻子看见了道：“你那里来这样好东西？不要来历不明，做出事来。”胖哥道：“我须有个来处，有甚么不明？是牛黑子当钱的。”黄嫂子道：“可又来！小牛又不曾有妻小，是个光棍哩！那里挣得有此等东西？”胖哥猛想起来道：“是呀！马家小娘子被人杀死，有张失单，多半是头上首饰。他是奶娘之子，这些失物或者他有些乘机偷盗在里头。”黄嫂子道：“明日竟到他家解钱，必有说话。若认着了，我们先得赏钱去，可不好？”商量定了。

到了次日，胖哥竟带了簪子，望马员从解库中来。恰好员外走将出来，胖哥道：“有一件东西，拿来与员外认着。认得着，小人要赏钱；认不着，小人解些钱去罢。”黄胖哥拿那簪头递与员外，员外一看，却认得是女儿之物，就诘问道：“此自何来？”黄胖哥把牛黑子赌钱押簪的事，说了一遍。马员外点点头道：“不消说了，是他母子两个商通合计的了。”款住黄胖哥，要他写了张首单，说：“金宝簪一对，的系牛黑子押钱之物，所首是实。”对他说：“外边且不可声张。”先把赏钱一半与他，事完之后找足。黄胖哥报得着，欢喜去了。

员外袖了两个簪头进来，对奶子道：“你且说，前日小娘子怎么逃出去的？”奶子道：“员外好笑。员外也在这里，我也在这里，大家都不知道的。我如何晓得？倒来问我！”员外拿出簪子来道：“既不晓得，这件东西为何在你家里拿出来？”奶子看了簪，虚心病发，晓得是儿子做出来，惊得面如土色，心头丕丕价跳，口里支吾道：“敢是遗失在路傍，那个拾得的。”员外见他脸色红黄不定，晓得有些海底眼，且不说破。竟叫

人寻将牛黑子来，把来拴住，一径投县里来。牛黑子还乱嚷乱跳道：“我有何罪？把绳拴我！”马员外道：“有人首你杀人公事，你且不要乱叫，有本事当官辨去。”

当下县令升堂，马员外就把黄胖哥这纸首状同那簪子送将上去，与县令看，道：“赃物证见俱有了，望相公追究真情则个。”县令看了道：“那牛黑子是什么人，干涉得你家着？”马员外道：“是小女奶子的儿子。”县令点头道：“这个不为无因了。”叫牛黑子过来，问他道：“这簪是那里来的？”牛黑子一时无辞，只得推道，是母亲与他的。县令叫连那奶子拘将来。县令道：“这奸杀的事情，只在你这奶子身上，要跟寻出来。”喝令把奶子上了刑具。奶子熬不过，只得含糊招道：“小娘子平日与杜郎往来相密，是夜约了杜郎私奔，跳出墙外，是老妇晓得的。出了墙去的事，老妇一些也不知道。”县令问马员外道：“你晓得可有个杜某么？”员外道：“有个中表杜某，曾来问亲几次，只为他家寒，不曾许他。不知他背地里有此等事。”

县令又将杜郎拘来，杜郎但是平日私期密订，情意甚浓，忽然私逃被杀，暗称可惜，其实一些不知影响。县令问他道：“你如何与马氏女约逃，中途杀了？”杜郎道：“平日中表兄妹，柬帖往来契密则有之，何曾有私逃之约？是谁人来约，谁人证明的？”县令唤奶子来与他対，也只说得是平日往来；至于相约私逃，原无影响，却是对他不过，杜郎一向又见说失了好些东西，便辨道：“而今相公只看赃物何在，便知与小生无与了。”县令细想一回道：“我看杜某软弱，必非行杀之人；牛某粗狠，亦非偷香之辈。其中必有顶冒假托之事。”就把牛黑

子与老奶子着实行刑起来。老奶子只得把贪他财物，暗叫儿子冒名赴约，这是真情，以后的事，却不知了。牛黑子还自喳喳嘴强，推着杜郎道：“既约的是他，不干我事。”县令猛然想起道：“前日那和尚口里明说，晚间见个黑衣人，挈了女子同去的。叫他出来一认，便明白了。”喝令狱中放出那东廊僧来。

东廊僧到案前，县令问道：“你那夜说在牛坊中，见个黑衣人进来，盗了东西，带了女子去。而今这个人若在，你认得他否？”东廊僧道：“那夜虽然是夜里，雪月之光，不减白日。小僧静修已久，眼光颇清。若见其人，自然认得。”县令叫杜郎上来，问僧道：“可是这个？”东廊僧道：“不是。彼甚雄健，岂是这文弱书生？”又叫牛黑子上来，指着问道：“这个可是？”东廊僧道：“这个是了。”县令冷笑，对牛黑子道：“这样，你母亲之言已真，杀人的不是你，是谁？况且赃物见在，有何理说？只可惜这和尚，没事替你吃打吃监多时。”东廊僧道：“小僧宿命所招，自无可怨。所幸佛天甚近，得相公神明昭雪。”县令又把牛黑子夹起，问他道：“同逃也罢，何必杀他？”黑子只得招道：“他初时认做杜郎，到井边时看见不是，乱喊起来，所以一时杀了。”县令道：“晚间何得有刀？”黑子道：“平时在厮扑行里走，身边常带有利器。况是夜晚做事，防人暗算，故带在那里的。”县令道：“我故知非杜子所为也。”遂将招情一一供明。把奶子毙于杖下；牛黑子强奸杀人，追赃完日，明正典刑；杜郎与东廊僧俱各释放。一行人各自散了，不题。

那东廊僧没头没脑，吃了这场敲打，又监里坐了几时，才

得出来。回到山上，见了西廊僧，说起许多事体。西廊僧道：“一同如此静修，那夜本无一物，如何偏你所见如此？以致惹出许多磨难来！”东廊僧道：“便是不解。”回到房中，自思无故受此惊恐，受此苦楚，必是自家有甚修不到处。向佛前忏悔已过，必祈见个境头。蒲团上静坐了三昼夜，坐到那心空性寂之处，恍然大悟。

元来马家女子是他前生的妾，为因一时无端疑忌，将他拷打锁禁，有这段冤愆。今世做了僧人，戒行精苦，本可消释了，只因那晚听得哭泣之声，心中凄惨，动了念头，所以魔障就到，现出许多恶境界，逼他走到冤家窝里去，偿了这些拷打锁禁之债，方才得放。他在静中悟彻了这段因果，从此坚持道心，与西廊僧到底再不出山，后来合掌坐化而终。有诗为证：

有生总在业冤中，悟到无生始是空。

若是尘心全不起，凭他宿债也消融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七

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

诗云：

众生皆是命，畏死有同心。

何以贪饕者，冤仇结必深！

话说世间一切生命之物，总是天地所生，一样有声有气，有知有觉，但与人各自为类。其贪生畏死之心，总只一般；衔恩记仇之报，总只一理。只是人比他灵慧机巧些，便能以术相制，弄得驾牛络马，牵苍走黄，还道不足，为着一副口舌，不知伤残多少性命！这些众生，只为力不能抗拒，所以任凭刀俎；然到临死之时，也会乱飞乱叫，各处逃藏，岂是蠢蠢不知死活，任你食用的？乃世间贪嘴好杀之人，与迂儒小生之论，道天生万物以养人，食之不为过。这句说话，不知还是天帝亲口对他说的，还是自家说出来的？若但道是人能食物，便是天意养人，那虎豹能食人，难道也是天生人以养虎豹的不成？蚊虻能啖人，难道也是天生人以养蚊虻不成？若是虎豹蚊虻也一般会说会话，会写会做，想来也要是这样讲

了，不知人肯服不肯服？从来古德长者劝人戒杀放生，其话尽多，小子不能尽述，只趁口说这几句直捷痛快的与看官们笑一笑，看说的可有理没有理？至于佛家果报，说六道众生，尽是眷属，冤冤相报，杀杀相寻，就说他几年也说不了。小子而今说一个怕死的众生，与人性无异的，随你铁石做心肠，也要慈悲起来。

宋时太平府有个黄池镇，十里间有聚落，多是些无赖之徒、不逞宗室屠牛杀狗所在。淳熙十年间，王叔端与表兄盛子东同往宁国府，过其处，少憩闲览，见野园内系水牛五头。盛子东指其中第二牛对王叔端道：“此牛明日当死。”叔端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子东道：“四牛皆食草，独此牛不食草，只是眼中泪下，必有其故。”因到茶肆中吃茶，就问茶主人：“此第二牛是谁家的？”茶主人道：“此牛乃是赵三使所买，明早要屠宰了。”子东对叔端道：“如何？”明日再往，止剩得四头在了。仔细看时，那第四牛也像昨日的一样，不吃草，眼中泪出。看见他两个踱来，把双蹄跪地，如拜诉的一般。复问茶肆中人，说道：“有一个客人，今早至此，一时买了三头，只剩下这头，早晚也要杀了。”子东叹息道：“畜类有知如此！”劝叔端访他主人，与他重价买了。置在近庄，做了长生的牛。

只看这一件事起来，可见畜生一样灵性，自知死期；一样悲哀，祈求施主。如何而今人歪着肚肠，只要广伤性命，暂侈口腹，是甚缘故？敢道是阴间无对证么？不知阴间最重杀生，对证明明白白。只为人死去，既遭了冤对，自去一一偿报，回生的少，所以人多不及知道，对人说也不信了。小子如今说个回生转来，明白可信的话。正是：

一命还将一命填，世人难解许多冤。
闻声不食吾儒法，君子期将不忍全。

唐朝开元年间，温县有个人，复姓屈突，名仲任。父亲曾典郡事，止生得仲任一子，怜念其少，恣其所为。仲任性不好书，终日只是樗蒲、射猎为事。父死时，家僮数十人，家资数百万，庄第甚多。仲任纵情好色，荒饮博戏，如汤泼雪，不数年间把家产变卖已尽；家童仆妾之类，也多养口不活，各自散去。止剩得温县这一个庄，又渐渐把四围附近田畴多卖去了。过了几时，连庄上零星屋宇及楼房内室也拆来卖了，止是中间一正堂岿然独存，连庄子也不成模样了。家贫无计可以为生。

仲任多力，有个家僮叫做莫贺咄，是个蕃夷出身，也力敌百人。主仆两个好生说得着，大家各恃膂力，便商量要做些不本分的事体来。却也不爱去打家劫舍，也不爱去杀人放火，他爱吃的是牛马肉，又无钱可买，思量要与莫贺咄外边偷盗去。每夜黄昏后，便两人合伴，直走去五十里外。遇着牛，即执其两角，翻负在背上，背了家来；遇马骡，将绳束其颈，也负在背。到得家中，投在地上，都是死的。又于堂中掘地，埋几个大瓮在内，安贮牛马之肉。皮骨剥剔下来，纳在堂后大坑，或时把火焚了。初时只图自己口腹畅快，后来偷得多起来，便叫莫贺咄拿出城市换米来吃，卖钱来用。做得手滑，日以为常，当做了是他两人的生计了。亦且来路甚远，脱膊又快，自然无人疑心，再也不弄出来。

仲任性又好杀，日里没事得做，所居堂中，弓箭、罗网、

叉弹满屋，多是千方百计，思量杀生害命。出去走了一番，再没有空手回来的。不论獐鹿兽兔、乌鸢鸟雀之类，但经目中的一见，毕竟要算计弄来吃他。但是一番回来，肩担背负，手提足系，无非是些飞禽走兽，就堆了一堂屋角。两人又去舞弄摆布，思量巧样吃法。就是带活的，不肯便杀一刀、打一下死了罢，毕竟多设调和妙法。或生割其肝，或生抽其筋，或生断其舌，或生取其血，道是一死便不脆嫩。假如取得生鳖，便将绳缚其四足，绷住在烈日中晒着。鳖口中渴甚，即将盐酒放在他头边，鳖只得吃了。然后将他烹起来，鳖是里边醉出来的，分外好吃。取驴缚于堂中，面前放下一缸灰水，驴四围多用火逼着，驴口干，即饮灰水。须臾屎溺齐来，把他肠冒中污秽多荡尽了。然后取酒调了椒盐各味，再复与他，他火逼不过，见了只是吃。性命未绝，外边皮肉已熟，里头调和也有了。一日拿得一刺猬，他浑身是硬刺，不便烹宰。仲任与莫贺咄商量道：“难道便是这样罢了不成？”想起一法来：把泥着些盐在内，跌成熟团。把刺猬团团泥裹起来，火里煨着。烧得熟透了，除去外边的泥，只见猬皮与刺皆随泥脱了下来，剩的是一团熟肉。加了盐酱，且是好吃。凡所作为，多是如此。有诗为证：

捕飞逐走不曾停，身上时常带血腥。

且是烹炮多有术，想来手段会调羹。

且说仲任有个姑夫，曾做郢州司马，姓张，名安。起初看见仲任家事渐渐零落，也要等他晓得些苦辣，收留他去，劝化他回头做人家。及到后来，看见他所作所为越无人气，时常规讽，只是不听。张司马怜他是妻兄独子，每每挂在心上。

怎当他气类异常，不是好言可以谕解，只得罢了。后来司马已死，一发再无好言到他耳中，只是逞性胡为。

如此十多年，忽一日，家僮莫贺咄病死。仲任没了个帮手，只得去寻了个小时节乳他的老婆婆来守着堂屋，自家仍去独自个做那些营生。过得月余，一日晚正在堂屋里吃牛肉，忽见两个青衣人直闯将入来，将仲任套了绳子便走。仲任自恃力气，欲待打挣，不知这时力气多在那里去了，只得软软随了他走。正是：

有指爪劈开地面，会腾云飞上青霄。

若无入地升天术，目下灾殃怎地消？

仲任口里问青衣人道：“拿我到何处去？”青衣人道：“有你家家奴攀下你来，须去对理。”仲任茫然不知何事，随了青衣人，来到一个大院。厅事十余间，有判官六人，每人据二间。仲任所对，在最西头二间。判官还不在，青衣人叫他且立堂下。

有顷，判官已到。仲任仔细一认，叫声：“阿呀！如何却在这里相会？”你道那判官是谁？正是他那姑夫郢州司马张安。那司马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几时来了？”引他登阶，对他道：“你此来不好。你年命未尽，想为对事而来。却是在世为恶无比，所杀害生命千千万万，冤家多在。今忽到此，有何计较可以相救？”仲任才晓得是阴府。心里想着平日所为，有些惧怕起来，叩头道：“小侄生前不听好言，不信有阴间地府，妄作妄行。今日来到此处，望姑夫念亲戚之情，救拔则个。”张判官道：“且不要忙，待我与众判官商议看。”因对众判官道：“仆有妻侄屈突仲任，造罪无数，今召来与奴莫贺咄对事。却是其人年命亦未尽，要放他去了，等他寿尽才来。只是既已

到了这里，怕被害这些冤魂不肯放他。怎生为仆分上，商量开得一路，放他生还么？”众判官道：“除非召明法者与他计较。”

张判官叫鬼卒唤明法人来，只见有个碧衣人前来参见。张判官道：“要出一个年命未尽的罪人，有路否？”明法人请问何事，张判官把仲任的话对他说了一遍。明法人道：“仲任须为对莫贺咄事而来，固然阳寿未尽，却是冤家太广。只怕一与相见，群至沓来，不由分说，恣行食啖。此皆宜偿之命，冥府不能禁得，料无再还之理。”张判官道：“仲任既系吾亲，又命未合死，故此要开生路救他。若是寿已尽时，自作自受，我这里也管不得了。你有何计，可以解得此难？”明法人想了一会道：“唯有一路，可以出得，却也要这些被杀冤家肯便好。若不肯，也没干。”张判官道：“却待怎么？”明法人道：“此诸物类，被仲任所杀者，必须偿其身命，然后各去托生。今召他每出来，须诱哄他每道：‘屈突仲任今为对莫贺咄事，已到此间。汝辈食啖了毕，即去托生。汝辈余业未尽，还受畜生身，是这件仍做这件，牛更为牛，马更为马。使仲任转生为人，还依旧吃着汝辈。汝辈业报，无有了时。今查仲任未合即死，须令略还。叫他替汝辈追造福因，使汝辈各舍畜生业，尽得人身，再不为人杀害，岂不至妙？’诸畜类闻得人身，必然喜欢从命。然后小小偿他些夙债，乃可放去。若说与这番说话，不肯依时，就再无别路了。”张判官道：“便可依此而行。”

明法人将仲任锁在厅事前房中了，然后召仲任所杀生类到判官庭中来。庭中地可有百亩，仲任所杀生命闻召都来，一

时填塞皆满。但见：

牛马成群，鸡鹅作队。百般怪兽，尽皆舞爪张牙；千种奇禽，类各舒毛鼓翼。谁道赋灵独蠢，记冤仇且是分明；谩言稟质偏殊，图报复更为紧急。飞的飞，走的走，早难道天子上林？叫的叫，噪的噪，须不是人间乐土。

说这些被害众生，如牛马、驴骡、猪羊、獐鹿、雉兔，以至刺猬、飞鸟之类，不可悉数，凡数万头，共作人言道：“召我何为？”判官道：“屈突仲任已到。”说声未了，物类皆咆哮喘，腾振蹴踏，大喊道：“逆贼还我债来！还我债来！”这些物类忿怒起来，个个身体比常倍大：猪羊等马牛，马牛等犀象，只待仲任出来，大家吞噬。判官乃使明法人一如前话，晓谕一番。物类闻说替他追福，可得人身，尽皆喜欢，仍日复了本形。判官分付诸畜且出，都依命退出庭外来了。

明法人方在旁里放出仲任来，对判官道：“而今须用小小偿他些债。”说罢，即有狱卒二人，手执皮袋一个、秘木二根到来。明法人把仲任袋将进去，狱卒将秘木秘下去。仲任在袋苦痛难禁，身上血簌簌的出来，多在袋孔中流下，好似浇花的喷筒一般。狱卒去了秘木，只提着袋，满庭前走转洒去。须臾血深至阶，可有三尺了。然后连袋投仲任在房中，又牢牢锁住了。复召诸畜等至，分付道：“已取出仲任生血，听汝辈食啖。”诸畜等皆作恼怒之状，身复长大数倍，骂道：“逆贼，你杀吾身，今吃你血！”于是竞来争食，飞的走的，乱嚷乱叫，一头吃，一头骂。只听得呼呼嗡嗡之声，三尺来血一霎时吃尽。还像不足的意，共舐地上。直等庭中土见，方才

住口。

明法人等诸畜吃罢，分付道：“汝辈已得偿了些债，莫贺咄身命已尽，一听汝辈取偿。今放屈突仲任回家，为汝辈追福，令汝辈多得人身。”诸畜等皆欢喜，各复了本形而散。

判官方才在袋内放出仲任来，仲任出了袋，站立起来，只觉浑身疼痛。张判官对他说道：“冤报暂解，可以回生。既已见了报应，便可努力修福。”仲任道：“多蒙姑夫竭力周全调护，得解此难。今若回生，自当痛改前非，不敢再增恶业。但宿罪尚重，不知何法修福，可以尽消。”判官道：“汝罪业太重，非等闲作福可以免得，除非刺血写一切经，此罪当尽。不然，他日更来，无可再救了。”仲任称谢领诺。张判官道：“还须遍语世间之人，使他每闻着报应，能生悔悟的，也多是你的功德。”说罢，就叫两个青衣人送归来路。又分付道：“路中若有所见，切不可擅动念头。不依我戒，须要吃亏。”叮嘱青衣人道：“可好伴他到家，他余业尽多，怕路中还有失处。”青衣人道：“本官分付，敢不小心？”

仲任遂同了青衣前走，行了数里，到了一个热闹去处，光景似阳间酒店一般。但见：

村前茅舍，庄后竹篱。村醪香透磁缸，浊酒满
盛瓦瓮。架上麻衣，昨日村郎留下当；酒帘大字，
乡中学究醉时书。刘伶知味且停舟，李白闻香须驻
马。尽道黄泉无客店，谁知冥路有沽家！

仲任正走得饥又饥，渴又渴，眼望去是个酒店，他已自口角流涎了。走到面前看时，只见店里头吹的吹，唱的唱，猜拳豁指，呼红喝六，在里头畅快饮酒。满前嘎饭，多是些肥肉

鲜鱼，壮鸡大鸭。仲任不觉旧性复发，思量要进去坐一坐，吃他一餐。早把他姑夫所戒已忘记了，反来拉两个青衣进去同坐。青衣道：“进去不得的。错走去了，必有后悔。”仲任那里肯信？青衣阻当不住，道：“既要进去，我们只在此间等你。”

仲任大踏步跨将进来，拣个座头坐下了，店小二忙摆着案酒。仲任一看，吃了一惊。元来一碗是死人的眼睛，一碗是粪坑里大蛆。晓得不是好去处，抽身待走。小二斟了一碗酒来道：“吃了酒去。”仲任不识气，伸手来接。拿到鼻边一闻，臭秽难当，元来是一碗腐尸肉。正待撇下不吃，忽然灶下抢出一个牛头鬼来，手执钢叉，喊道：“还不快吃？”店小二把来一灌，仲任只得忍着臭秽，强吞了下去，望外便走。牛头又领了好些奇形异状的鬼赶来，口里嚷道：“不要放走了他！”仲任急得无措。只见两个青衣元站在旧处，忙来遮蔽着，喝道：“是判院放回的，不得无礼。”搀着仲任便走。后边人听见青衣人说了，然后散去。

青衣人埋怨道：“叫你不要进去，你不肯听，致有此惊恐。起初判院如何分付来？只道是我们不了事。”仲任道：“我只道是好酒店，如何里边这样光景？”青衣人道：“这也原是你业障，现此眼花。”仲任道：“如何是我业障？”青衣人道：“你吃这一瓯，还抵不得醉鳖醉驴的债哩！”仲任愈加悔悟，随着青衣再走。看看茫茫荡荡，不辨东西南北，身子如在云雾里一般。须臾重见天日，已似是阳间世上，俨然是温县地方。同着青衣走入自己庄上草堂中，只见自己身子直挺挺的躺在那里，乳婆坐在旁边守着。

青衣用手将仲任的魂向身上一推，仲任苏醒转来，眼中

不见了青衣，却见乳婆叫道：“官人苏醒着！几乎急死我也。”仲任道：“我死去几时了？”乳婆道：“官人正在此吃食，忽然暴死，已是一昼夜。只为心头尚暖，故此不敢移动，谁知果然活转来！好了，好了。”仲任道：“此一昼夜，非同小可。见了好些阴间地府光景。”那老婆子喜听的是这些说话，便问道：“官人见的是甚么光景？”仲任道：“元来我未该死，只为莫贺咄死去，撞着平日杀戮这些冤家，要我去对证，故勾我去。我也为冤家多，几乎不放转来了。亏得撞着对案的判官，就是我家姐夫。道我阳寿未绝，在里头曲意处分，才得放还。”就把这些说话光景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尽情告诉了乳婆，那乳婆只是合掌念“阿弥陀佛”不住口。

仲任说罢，乳婆又问道：“这等，而今莫贺咄毕竟怎么样？”仲任道：“他阳寿已尽，冤债又多，我自来了，他在地府中毕竟要一一偿命，不知怎地受苦哩！”乳婆道：“官人可曾见他否？”仲任道：“只因判官周全我，不教对案，故此不见他，只听得说。”乳婆道：“一昼夜了，怕官人已饥，还有剩下的牛肉，将来吃了罢！”仲任道：“而今要依我姐夫分付，正待刺血写经，罚咒再不吃这些东西了。”乳婆道：“这个却好。”乳婆只去做些粥汤，与仲任吃了。仲任起来，梳洗一番。把镜子将脸一照，只叫得苦。元来阴间把秘木取去他血与畜生吃过，故此面色腊查也似黄了。

仲任从此雇一个人，把堂中扫除干净，先请几部经来，焚香持诵。将养了两个月，身子渐渐复旧，有了血色。然后刺着臂血，逐部逐卷写将来。有人经过，问起他写经根由的，便把这些事逐一告诉将来人听了，无不毛骨耸然，多有助盘费

供他书写之用的，所以越写得多了。况且面黄肌瘦，是个老大证见，又指着堂中的瓮，堂后的穴，每对人道：“这是当时作业的遗迹，留下为戒的。”来往人晓得是真话，发了好些放生戒杀的念头。

开元二十三年春，有个同官令虞咸，道经温县，见路旁草堂中有人年近六十，如此刺血书写不倦，请出经来看，已写过了五六百卷。怪道：“他怎能如此发心得猛”仲任把前后的话一一告诉出来，虞县令叹以为奇，留俸钱助写而去，各处把此话传示于人，故此，人多知道。后来仲任得善果而终，所谓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者也。偈曰：

物命在世间，微分此灵蠢。一切有知觉，皆已具佛性。取彼痛苦身，供我口食用。我饱已觉膻，彼死痛犹在。一点嗔恨心，岂能尽消灭？所以六道中，转转相残杀。愿葆此慈心，触处可施用。起意便多刑，减味即省命。无过转念间，生死已各判。及到偿业时，还恨种福少。何不当生日，随意作方便？度他即自度，应作如是观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八

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

诗曰：

子息从来天数，原非人力能为。最是无中生有，
堪令耳目新奇。

话说元朝时，都下有个李总管，官居三品，家业巨富，年过五十，不曾有子。闻得枢密院东有个算命的，开个铺面，谭人祸福，无不奇中，总管试往一算。于时衣冠满座，多在那里候他挨次推讲。总管对他道：“我之禄寿，已不必言。最要紧的，只看我有子无子。”算命的推了一回，笑道：“公已有子了，如何哄我？”总管道：“我实不曾有子，所以求算，岂有哄汝之理？”算命的把手掐了一掐道：“公年四十，即已有子。今年五十六了，尚说无子，岂非哄我？”一个争道：“实不曾有”，一个争道“决已有过”，递相争执，同座的人多惊讶起来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算命的道：“在下不会差，待此公自去想。”只见总管沉吟了好一会，拍手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我

年四十时，一婢有娠。我以职事赴上都，到得归家，我妻已把来卖了。今不知他去向。若说四十上该有子，除非这个缘故。”算命的道：“我说不差。公命不孤，此子仍当归公。”总管把钱相谢了，作别而出。

只见适间同在座上问命的一个千户，也姓李，邀总管入茶坊坐下。说道：“适间闻公与算命的所说之话，小子有一件疑心，敢问个明白。”总管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千户道：“小可是南阳人，十五年前，也不曾有子。因到都下，买得一婢，却已先有孕的。带得到家，吾妻适也有孕，前后一两月间，各生一男。今皆十五六岁了。适间听公所言，莫非是公的令嗣么？”总管就把婢子容貌、年齿之类，两相质问，无一不合。因而两边各通了姓名、住址，大家说个：“容拜。”各散去了。

总管归来，对妻说知其事。妻当日悍妒，做了这事，而今见夫无嗣，也有些惭悔哀怜，巴不得是真。次日邀千户到家，叙了同姓，认为宗谱。盛设款待，约定日期到他家里去认看。

千户先归南阳，总管给假前往。带了许多东西，去馈送着千户。并他妻子仆妾，多有礼物。

坐定了，千户道：“小可归家问明，此婢果是宅上出来的。”因命二子出拜。只见两个十五六的小官人，一齐走出来，一样打扮，气度也差不多。总管看了，不知那一个是他儿子，请问千户，求说明白。千户笑道：“公自认看，何必我说？”总管仔细相了一回，天性感通，自然识认，前抱着一个道：“此吾子也。”千户点头笑道：“果然不差！”于是父子相持而哭，旁观之人无不堕泪，千户设宴与总管贺喜，大醉而散。

次日，总管答席，就借设在千户厅上。酒间，千户对总管道：“小可既还公令郎了，岂可使令郎母子分离？并令其母奉公同还，何如？”总管喜出望外，称谢不已，就携了母子，同回都下。后来通籍承荫，官也至三品，与千户家往来不绝。可见人有子无子，多是命里做定的。李总管自己已信道无儿了，岂知被算命的看出有子，到底得以团圆，可知是逃那命里不过。

小子为何说此一段话？只因一个富翁，也犯着无儿的病症，岂知也系有儿，被人藏过，后来一旦识认，喜出非常。关着许多骨肉亲疏的关目在里头，听小子从容的表白出来。正是：

越亲越热，不亲不热。附葛攀藤，总非枝叶。

奠酒浇浆，终须骨肉。如何妒妇，忍将嗣绝！必是前生，非常冤业。

话说妇人心性最是妒忌，情愿看丈夫无子绝后，说着买妾置婢，抵死也不肯的。就有个把被人劝化，勉强依从，到底心中只是有些嫌忌，不甘伏的。就是生下了儿子，是亲丈夫一点骨肉，又本等他做大娘，还道是“隔重肚皮隔重山”，不肯便认做亲儿一般。更有一等狠毒的，偏要算计了绝得方快活的。及至女儿嫁得个女婿，分明是个异姓，无关宗支的，他偏要认做的亲，是件偏心为他，倒胜如丈夫亲子侄。岂知女生外向，虽系吾所生，到底是别家的人。至于女婿，当时就有二心，转得背便另搭架子了。自然亲一支，热一支，女婿不如侄儿，侄儿又不如儿子。纵是前妻晚后，偏生庶养，归

根结果，的亲瓜葛，终久是一派，好似别人多哩！不知这些妇人们，为何再不明白这个道理？

话说元朝东平府有个富人，姓刘，名从善，年六十岁，人皆以员外呼之。妈妈李氏，年五十八岁，他有泼天也似家私，不曾生得儿子，止有一个女儿，小名叫做引姐，入赘一个女婿，姓张，叫张郎。其时张郎有三十岁，引姐二十七岁了。那个张郎极是贪小好利、刻剥之人，只因刘员外家富无子，他起心央媒，入舍为婿，便道这家私久后多是他的了，好不夸张得意。却是刘员外自掌把定家私在手，没有得放宽与他，亦且刘员外另有一个肚肠。一来他有个兄弟刘从道，同妻甯氏，亡逝已过，遗下一个侄儿，小名叫做引孙，年二十五岁，读书知事。只是自小父母双亡，家私荡败，靠着伯父度日。刘员外道是自家骨肉，另眼觑他，怎当得李氏妈妈一心只护着女儿女婿，又且念他母亲存日妯娌不和，到底结怨在他身上，见了一似眼中之钉。亏得刘员外暗地保全，却是毕竟碍着妈妈女婿，不能十分周济他，心中长怀不忍。二来员外有个丫头，叫做小梅，妈妈见他精细，叫他近身伏侍。员外就收拾来做了偏房，已有了身孕，指望生出儿子来。有此两件事，员外心中不肯轻易把家私与了女婿。怎当得张郎惫赖，专一使心用腹，搬是造非，挑拨得丈母与引孙舅子日逐吵闹。引孙当不起激聒，刘员外也怕淘气，私下周给些钱钞，叫引孙自寻个住处，做营生去。引孙是个读书之人，虽是寻得间破房子住下，不晓得别做生理，只靠伯父把得这些东西，且逐渐用去度日。眼见得一个是张郎赶去了。张郎心里怀着鬼胎，只怕小梅生下儿女来。若生个小姨，也还只分得一半；若生

个小舅，这家私就一些没他分了。要与浑家引姐商量，所算那小梅。

那引姐倒是个孝顺的人。但是女眷家见识，若把家私分与堂弟引孙，他自道是亲生女儿，有些气不甘分；若是父亲生下小兄弟来，他自是喜欢的，况见父亲十分指望，他也要安慰父亲的心。这个念头是真。晓得张郎不怀良心，母亲又不明道理，只护着女婿，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产，时常心下打算。恰好张郎赶逐了引孙出去，心里得意，在浑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计小梅的意思来。引姐想道：“若两三人做了一路，所算他一人，有何难处？不争你们使嫉妒心肠，却不把我父亲的后代绝了？这怎使得？我若不在里头使些见识，保护这事，做了父亲的罪人，做了万代的骂名。却是丈夫见我不肯做一路，怕他每背地自做出来，不若将机就计，暗地周全罢了。”

你道怎生暗地用计？元来引姐有个堂分姑娘嫁在东庄，是与引姐极相厚的，每事心腹相托。引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里去分娩，只当是托孤与他。当下来与小梅商议道：“我家里自赶了引孙官人出去，张郎心里要独占家私。姨姨，你身怀有孕，他好生嫉妒，母亲又护着他。姨姨，你自己也要放精细些。”小梅道：“姑娘肯如此说，足见看员外面上，十分恩德。奈我独自一身，怎提防得许多？只望姑娘凡百照顾则个。”引姐道：“我怕不要周全？只是关着财利上事，连夫妻两个，心肝不托着五脏的。他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脚，我如何知道？”小梅垂泪道：“这等，却怎么好？不如与员外说个明白，看他怎么做主。”引姐道：“员外老年之人，他也周庇得你有数。况

且说破了，落得大家而上不好看，越结下冤家了。你怎当得起？我倒有一计在此，须与姨姨熟商量。”小梅道：“姑娘有何高见？”

引姐道：“东庄里姑娘与我最厚，我要把你寄在他庄上，在他那里分娩，托他一应照顾。生了儿女，就托他抚养着，衣食盘费之类，多在我身上。这边哄着母亲与丈夫，说姨姨不象意，走了。他每巴不得你去的，自然不寻究。且等他把这一点要摆布你的肚肠放宽了，后来看个机会，等我母亲有些转头，你所养儿女已长大了，然后对员外一一说明，取你归来，那时须奈何你不得了。除非如此，可保十全。”小梅道：“足见姑娘厚情，杀身难报。”引姐道：“我也只为不忍见员外无后，恐怕你遭了别人毒手。没奈何，背了母亲与丈夫，私下和你计较。你日后生了儿子，有了好处，须记得今日。”小梅道：“姑娘大恩，经板儿印在心上，怎敢有忘？”两下商议停当，看着机会，还未及行。

员外一日要到庄上收割，因为小梅有身孕，恐怕女婿生嫉妒，女儿有外心，索性把家私都托女儿、女婿管了。又怕妈妈难为小梅，请将妈妈过来，对他说道：“妈妈，你晓得借瓮酿酒么？”妈妈道：“怎地说？”员外道：“假如别人家瓮儿，借将来家里做酒，酒熟了时，就把那瓮儿送还他本主去了。这不是只借得他家伙一番？如今小梅这妮子腹怀有孕，明日或儿或女得一个，只当是你的。那其间将那妮子或典或卖，要不要多凭得你。我只要借他肚里生下的要紧，这不当是借瓮酿酒？”妈妈见如此说，也应道：“我晓得，你说的是，我觑着他便了，你放心庄上去。”

员外叫张郎取过那远年近岁欠他钱钞的文书，都搬将出来。叫小梅点个灯，一把火烧了。张郎伸手火里去抢，被火一逼，烧坏了指头，叫疼。员外笑道：“钱这般好使？”妈妈道：“借与人家钱钞，多是幼年到今积趱下的家私，如何把这些文书烧掉了？”员外道：“我没有这几贯业钱，安知不已有了儿子？就是今日有得些些根芽，若没有这几贯业钱，我也不消担得这许多干系，别人也不来算计我了。我想，财是什么好东西？苦苦盘算别人的做甚？不如积些阴德，烧掉了些，家里须用不了。或者天可怜见，不绝我后，得个小厮儿也不见得。”说罢，自往庄上去了。

张郎听见适才丈人所言，道是暗暗里有些侵着他，一发不象意道：“他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，我枉做好人也没干。何不趁他在庄上，便当真做一做？也绝了后虑。”又来与浑家商量。

引姐见事体已急了，他日前已与东庄姑娘说知就里，当下指点了小梅，径叫他到那里藏过，来哄丈夫道：“小梅这丫头看见我每意思不善，今早叫他配绒线去，不见回来。想是怀空走了，这怎么好？”张郎道：“逃走是丫头的常事，走了也倒干净，省得我们费气力。”引姐道：“只是父亲知道，须要烦恼。”张郎道：“我们又不打他，不骂他，不冲撞他，他自己走了的，父亲也抱怨我们不得。我们且告诉妈妈，大家商量去。”

夫妻两个来对妈妈说了，妈妈道：“你两个说来没半句，员外偌大年纪，见有这些儿指望，喜欢不尽，在庄儿上专等报喜哩！怎么有这等的事？莫不你两个做出了些什么歹勾当

来？”引姐道：“今日绝早自家走了的，实不干我们事。”妈妈心里也疑心道别有缘故，却是护着女儿、女婿，也巴不得将没作有，便认做走了也干净，那里还来查着？只怕员外烦恼，又怕员外疑心，三口儿都赶到庄上与员外说。

员外见他每齐来，只道是报他生儿喜信，心下鹮突；见说出这话来，惊得木呆，心里想道：“家里难为他不过，逼走了他，这是有的。只可惜带了胎去。”又叹口气道：“看起一家这等光景，就是生下儿子来，未必能勾保全。便等小梅自去寻个好处也罢了，何苦累他母子性命？”泪汪汪的，忍着气恨命。又转了一念道：“他们如此算计我，则为着这些浮财。我何苦空积趱着做守财虏，倒与他们受用！我总是没后代，趁我手里施舍了些去也好。”怀着一天忿气，大张着榜子，约着明日到开元寺里，散钱与那贫难的人。张郎好生心里不舍得，只为见丈人心下烦恼，不敢拗他。到了明日，只得带了好些钱，一家同到开元寺里散去。

到得寺里，那贫难的纷纷的来了。但见：

连肩搭背，络手包头。疯瘫的毡裹臀行，喑哑的铃当口说。磕头撞脑，拿差了拄拐互喧哗；摸壁扶墙，踹错了阴沟相怨怅。闹热热携儿带女，苦凄凄单夫只妻。都念道明中舍去暗中来，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。

那刘员外分付：大乞儿一贯，小乞儿五百文。乞儿中有个刘九儿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与大都子商量着道：“我带了这孩子去，只支得一贯。我叫这孩子自认做一户，多落他五百文，你在旁做个证见，帮衬一声。骗得钱来，我两个分了买酒吃。”

果然去报了名，认做两户。张郎问道：“这小的另是一家么？”大都子傍边答应道：“另是一家。”就分与他五百钱，刘九儿都拿着去了。

大都子要来分他的，刘九儿道：“这孩子是我的，怎生分得我钱？你须学不得我有儿子！”大都子道：“我和你说定的，你怎生多要了？休有儿的便这般强横！”两个打将起来。刘员外问知缘故，叫张郎劝他。怎当得刘九儿不识风色，指着大都子，千绝户万绝户的骂，道：“我有儿子，是请得钱，干你这绝户的甚事。”张郎脸儿挣得通红，止不住他的口。刘员外已听得明白，大哭道：“俺没儿子的这等没下梢！”悲哀不止。连妈妈、女儿伤了心，一齐都哭将起来。张郎没做理会处。

散罢，只见一个人落后走来，望着员外、妈妈施礼。你道是谁？正是刘引孙。员外道：“你为何到此？”引孙道：“伯伯、伯娘前与侄儿的东西，日逐盘费用度尽了。今日闻知在这里散钱，特来借些使用。”员外碍着妈妈在旁，看见妈妈不做声，就假意道：“我前日与你的钱钞，你怎不去做些营生？便是这样没了！”引孙道：“侄儿只会看几行书，不会做什么营生，日日吃用，有减无增，所以没了。”员外道：“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！我那有许多钱勾你用？”狠狠要打。妈妈假意相劝，引姐与张郎对他道：“父亲恼哩！舅舅走罢。”引孙只不肯去，苦要求钱。员外将条拄杖，一直的赶将出来。他们都认是真，也不来劝。

引孙前走，员外赶去，走上半里来路，连引孙也不晓其意，道：“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来！”员外见没了人，才叫他一声：“引孙！”引孙扑的跪倒。员外抚着哭道：“我的儿！

你伯父没了儿子，受别人的气。我亲骨肉只看得你！你伯娘虽然不明理，却也心慈的。只是妇人一时偏见，不看得破，不晓得别人的肉僵不热。那张郎不是良人，须有日生分起来，我好歹劝化你伯娘转意。你只要时节边勤勤到坟头上去看看，只一两年间，我着你做个大大的财主。今日靴里有两锭钞，我瞒着他们，只做赶打，将来与你，你且拿去盘费两日，把我说的话，不要忘了！”引孙领诺而去，员外转来，收拾了家去。

张郎见丈人散了许多钱钞，虽也心疼，却道是自今已后家财再没处走动，尽勾着他了。未免志得意满，自由自在，要另立个铺排，把张家来出景，渐渐把丈人、丈母放在脑后，倒像人家不是刘家的一般。刘员外固然看不得，连那妈妈积祖护他的，也有些不伏气起来。亏得女儿引姐着实在里边调停，怎当得男子汉心性硬劣，只逞自意，那里来顾前管后？亦且女儿家顺着丈夫，日逐惯了，也渐渐有些随着丈夫路上来了，自己也不觉得的，当不得有心的看不过。

一日，时遇清明节令，家家上坟祭祖。张郎既掌把了刘家私，少不得刘家祖坟要张郎支持去祭扫。张郎端正了春盛担子，先同浑家到坟上去。年年刘家上坟已过，张郎然后到自己祖坟上去。此年张郎自家做主，偏要先到张家祖坟上去。引姐道：“怎么不照旧先在俺家的坟上，等爹妈来上过了再去？”张郎道：“你嫁了我，连你身后也要葬在张家坟里，还先上张家坟是正礼。”引姐抛丈夫不过，只得随他先去上坟，不题。

那妈妈同刘员外已后起身到坟上来，员外问妈妈道：“他们想已到那里多时了？”妈妈道：“这时张郎已摆设得齐齐整

整，同女儿在那里等了。”到得坟前，只见静悄悄地绝无影响，看那坟头，已有人挑些新土，盖在上面了，也有些纸钱灰与酒浇的湿土在那里。刘员外心里明知是侄儿引孙到此过了，故意道：“谁曾在此先上过坟了？”对妈妈道：“这又作怪！女儿、女婿不曾来，谁上过坟？难道别姓的来不成？”又等了一回，还不见张郎和女儿来。员外等不得，说道：“俺和你先拜了罢，知他们几时来？”

拜罢，员外问妈妈道：“俺老两口儿百年之后，在那里埋葬便好？”妈妈指着高冈儿上说道：“这答树木长的似伞儿一般，在这所在埋葬也好。”员外叹口气道：“此处没我和你的分。”指着一块下洼水渰的绝地道：“我和你只好葬在这里。”妈妈道：“我每又不少钱，凭拣着好的所在，怕不是我们葬？怎么倒在那水渰的绝地！”员外道：“那高冈有龙气的，须让他有儿子的葬，要图个后代兴旺。俺和你没有儿子，谁肯让我？只好剩那绝地与我们安骨头。总是没有后代的，不必好地了。”妈妈道：“俺怎生没后代？现有姐姐、姐夫哩！”员外道：“我可忘了，他们还未来，我和你且说闲话。我且问你：我姓什么？”妈妈道：“谁不晓得姓刘？也要问！”员外道：“我姓刘，你可姓甚么？”妈妈道：“我姓李。”员外道：“你姓李，怎么在我刘家门里？”妈妈道：“又好笑！我须是嫁了你刘家来。”员外道：“街上人唤你是刘妈妈，唤你是李妈妈？”妈妈道：“常言道：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’一车骨头半车肉，都属了刘家，怎么叫我做李妈妈？”员外道：“原来你这骨头也属了俺刘家了！这等，女儿姓甚么？”妈妈道：“女儿也姓刘。”员外道：“女婿姓甚么？”妈妈道：“女婿姓张。”员外道：

“这等，女儿百年之后，可往俺刘家坟里葬去，还是往张家坟里葬去？”妈妈道：“女儿百年之后，自去张家坟里葬去。”说到这里，妈妈不觉的鼻酸起来。

员外晓得有些省了，便道：“却又来！这等，怎么叫做得刘门的后代？我们不是绝后的么？”妈妈放声哭将起来道：“员外，怎生直想到这里？俺无儿的真个好苦！”员外道：“妈妈，你才省了！就没有儿子，但得是刘家门里亲人，也须是一瓜一蒂。生前望坟而拜，死后共土而埋，那女儿只在别家去了，有何交涉？”妈妈被刘员外说得明切，言下大悟。况且平日看见女婿的乔做作，今日又不见同女儿先到，也有好些不象意了。

正说间，只见引孙来坟头收拾铁锹，看见伯父、伯娘便拜。此时妈妈不比平日，觉得亲热了好些，问道：“你来此做甚么？”引孙道：“侄儿特来上坟添土来。”妈妈对员外道：“亲的则是亲。引孙也来上过坟添过土了，他们还不见到！”员外故意恼引孙道：“你为甚么不挑了春盛担子，齐齐整整上坟？却如此草率！”引孙道：“侄儿无钱，只乞化得三杯酒，一块纸，略表表做子孙的心。”员外道：“妈妈，你听说么？那有春盛担子的，为不是子孙，这时还不来哩！”妈妈也老大不过意。

员外又问引孙道：“你看那边鸦飞不过的庄宅，石羊石虎的坟头，怎不去？到俺这里做甚么？”妈妈道：“那边的坟，知他是那家？他是刘家子孙，怎不到俺刘家坟上来？”员外道：“妈妈，你才晓得引孙是刘家子孙！你先前可不说姐姐、姐夫是子孙么？”妈妈道：“我起初是错见了！从今以后，侄儿只

在我家里住，你是我一家之人，你休记着前日的不是。”引孙道：“这个侄儿怎敢？”妈妈道：“吃的穿的，我多照管你便了。”员外叫引孙拜谢了妈妈，引孙拜下去道：“全仗伯娘看刘氏一脉，照管孩儿则个。”妈妈簌簌的掉下泪来。

正伤感处，张郎与女儿来了。员外与妈妈问其来迟之故，张郎道：“先到寒家坎上完了事，才到这里来，所以迟了。”妈妈道：“怎不先来上俺家的坟？要俺老两口儿等这半日。”张郎道：“我是张家子孙，礼上须先完张家的事。”妈妈道：“姐姐呢？”张郎道：“姐姐也是张家媳妇。”妈妈见这几句话，恰恰对着适间所言的，气得目瞪口呆，变了色道：“你既是张家的儿子、媳妇，怎生掌把着刘家的家私？”劈手就女儿处把那放钥匙的匣儿夺将过来道：“已后张自张，刘自刘。”径把匣儿交与引孙了道：“今后只是俺刘家人当家。”此时连刘员外也不料妈妈如此决断，那张郎与引姐，平日护他惯了的，一发不知在那里说起，老大的没趣，心里道：“怎么连妈妈也变了卦！”竟不知妈妈已被员外劝化得明明白白的了。张郎还指点叫摆祭物，员外、妈妈大怒道：“我刘家祖宗不吃你张家残食，改日另祭。”各不喜欢而散。

张郎与引姐回到家来，好生埋怨道：“谁匡先上了自家坟，讨得此番发恼不打紧，连家私也夺去与引孙掌把了！这如何气得过？却又是妈妈做主的，一发作怪！”引姐道：“爹妈认道只有引孙一个是刘家亲人，所以如此。当初你待要暗算小梅，他有些知觉，豫先走了。若留得他在时，生下个兄弟，须不让那引孙做天气。况且自己兄弟，还情愿的；让与引孙，实是气不干！”张郎道：“平日又与他冤家对头，如今他当了家，

我们倒要在他喉下取气了，怎么好？还不如再求妈妈则个。”引姐道：“是妈妈主的意，如何求得转？我有道理，只叫引孙一样当不成家罢了。”张郎问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引姐只不肯说，但道是：“做出便见，不必细问。”

明日刘员外做个东道，请着邻里人，把家私交与引孙掌把，妈妈也是心安意肯的了。引姐晓得这个消息，道是张郎没趣，打发出外去了。自己着人悄悄东庄姑娘处说了，接了小梅家来。元来小梅在东庄分娩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已是三岁了。引姐私下寄衣寄食去看觑他母子，只不把家里知道，惟恐张郎晓得，生出别样毒害来，还要等他再长成些，才与父母说破。而今因为气不过引孙做财主，只得去接了他母子来家。

次日来对刘员外道：“爹爹不认女婿做儿子罢，怎么连女儿也不认了？”员外道：“怎么不认？只是不如引孙亲些。”引姐道：“女儿是亲生，怎么倒不如他亲？”员外道：“你须是张家人了，他须是刘家亲人。”引姐道：“便做道是亲，未必就该是他掌把家私。”员外道：“除非再有亲似他的，才夺得他。那里还有？”引姐笑道：“只怕有也不见得。”刘员外与妈妈也只道女儿忿气说这些话，不在心上。只见女儿走去，叫小梅领了儿子到堂前，对爹妈说道：“这可不是亲似引孙的来了？”员外、妈妈见是小梅，大惊道：“你在那里来？可不道逃走了？”小梅道：“谁逃走？须守着孩儿哩！”员外道：“谁是孩儿？”小梅指着儿子道：“这个不是？”员外又惊又喜道：“这个就是你所生的孩儿！一向怎么说？敢是梦里么！”小梅道：“只问姑娘，便见明白。”员外与妈妈道：“姐姐快说些个。”

引姐道：“父亲不知，听女儿从头细说一遍。当初小梅姨姨有半年身孕张郎使嫉妒心肠，要所算小梅。女儿想来，父亲有许大年纪，若所算了小梅，便是绝了父亲之嗣。是女儿与小梅商量，将来寄在东庄姑姑家中分娩，得了这个孩儿。这三年只在东庄姑姑处抚养，身衣口食，多是你女儿照管他的，还指望再长成些方才说破。今见父亲认道只有引孙是亲人，故此请了他来家。须不比女儿，可不比引孙还亲些么？”小梅也道：“其实亏了姑娘，若当日不如此周全，怎保得今日有这个孩儿？”

刘员外听罢，如梦初觉，如醉方醒，心里感激着女儿。小梅又教儿子不住的叫他“爹爹”，刘员外听得一声，身也麻了，对妈妈道：“元来亲的只是亲！女儿姓刘，到底也还护着刘家，不肯顺从张郎，把兄弟坏了。今日有了老生儿，不致绝后，早则不在绝地上安坟了。皆是孝顺女所赐，老夫怎肯知恩不报？如今有个主意：把家私做三分分开，女儿、侄儿、孩儿各得一分。大家各管家业，和气过日子罢了。”当日叫家人寻了张郎家来，一同引孙及小孩儿拜见了邻舍诸亲，就做了个分家筵席，尽欢而散。

此后刘妈妈认了真，十分爱惜着孩儿。员外与小梅自不必说，引姐引孙又各内外保全，张郎虽是嫉妒，也用不着，毕竟培养得孩儿成立起来。此是刘员外广施阴德，到底有后；又恩待骨肉，原受骨肉之报，所谓“亲一支，热一支”也。有诗为证：

女婿如何有异图？总因财利令亲疏。

若非孝女关疼热，毕竟刘家有后无？

拍案惊奇卷三十九

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

诗云：

自古有神巫，其术能役鬼。祸福如烛照，妙解阴阳理。不独倾公卿，时亦动天子。岂似后世者，其人总村鄙。语言甚不伦，偏能惑闾里。淫祀无虚日，枉杀供牲醴。安得西门豹，投界邺河水！

话说男巫女覡，自古有之。汉时谓之“下神”，唐世呼为“见鬼人”。尽能役使鬼神，晓得人家祸福休咎，令人趋避，颇有灵验。所以公卿大夫都有信着他的，甚至朝廷宫闱之中，有时召用。此皆有个真传授，可以行得去做得来的，不是荒唐。却是世间的事，有了真的，便有假的。那无知男女，妄称神鬼，假说阴阳，一些影响没有的，也一般会哄动乡民，做张做势的，从古来就有了。

直到如今，真有术的巫覡已失其传，无过是些乡里村夫，游嘴老妪，男称太保，女称师娘，假说降神召鬼，哄骗愚人。

口里说汉话，便道神道来了，却是脱不得乡气。信口胡柴的，多是不囫圇的官话，杜撰出来的字眼。正经人听了，浑身麻木，忍笑不住的；乡里人信是活灵活现的神道，匾匾的信伏。不知天下曾有那不会讲官话的神道么？

又还一件可恨处：见人家有病人来求他，他先前只说救不得，直到拜求恳切了，口里说出许多牛羊猪狗的愿心来，要这家脱衣典当，杀生害命，还恐怕神道不肯救，啼啼哭哭的。及至病已犯拙，烧献无效，再不怨怅他、疑心他，只说不曾尽得心，神道不喜欢，见得如此，越烧献得紧了。不知弄人家费多少钱钞，伤多少性命！不过供得他一时乱话，吃得些、骗得些罢了。律上禁止师巫邪术，其法甚严。也还加他“邪术”二字，要见还成一家说话。而今并那邪不成邪，术不成术，一味胡弄。愚民信伏，习以成风，真是痼疾不可解，只好做有识之人的笑柄而已。

苏州有个小民，姓夏，见这些师巫兴头，也去投着师父，指望传些真术。岂知费了拜见钱，并无甚术法得传，只教得些游嘴门面的话头，就是祖传来辈辈相授的秘诀，习熟了，打点开场施行。其邻有个范春元，名汝舆，最好戏耍。晓得他是头番初试，原没基本领的，设意要弄他一场笑话，来哄他道：“你初次降神，必须露些灵异出来，人才信服。我忝为你邻人，与你商量个计较，帮衬着你，等别人惊骇方妙。”夏巫道：“相公有何妙计？”范春元道：“明日等你上场时节，吾手里拿着糖糕，叫你猜。你一猜就着，我就赞叹起来，这些人自然信服了。”夏巫道：“相公肯如此帮衬小人，小人万幸。”

到得明日，远近多传道：“新太保降神！”来观看的甚众。

夏巫登场，正在捏神捣鬼、妆憨打痴之际，范春元手中捏着一把物事来问道：“你猜得我掌中何物，便是真神道。”夏巫笑道：“手中是糖糕。”范春元假意拜下去道：“猜得着，果是神明。”即拿手中之物，塞在他口里去，夏巫只道是糖糕，一口接了。谁知不是糖糕滋味，又臭又硬，甚不好吃。欲待吐出，先前猜错了，恐怕露出马脚，只得横眉忍苦，咽了下去。范春元见吃完了，发一瘡道：“好神明！吃了干狗屎了！”

众人起初看见他吃法烦难，也有些疑心。及见范春元说破，晓得被他做作，尽皆哄然大笑，一时散去。夏巫吃了这场羞，传将开去，此后再弄不兴了。似此等虚妄之人，该是这样处置他才妙。怎当得愚民要信他骗哄！亏范春元是个读书之人，弄他这些破绽出来。若不然时，又被他胡行了。

范春元不足寄，宋时还有个小人，也会不信师巫，弄他一场笑话。

华亭金山庙临海边，乃是汉霍将军祠。地方人相传，道是钱王霸吴越时，他曾起阴兵相助，故此崇建灵宫。淳熙末年，庙中有个巫者，因时节边，聚集县人，捏神捣鬼，说将军附体宣言，祈祝他的，广有福利，县人信了，纷竞前来。独有钱寺正家一个干仆沈晖，倔强不信，出语谑侮。有与他一班相好的，恐怕他触犯了神明，尽以好言相劝，叫他不可如此戏弄。那庙巫宣言道：“将军甚是恼怒，要来降祸。”沈晖偏要与他争辨道：“人生祸福，天做定的，那里什么将军来摆布得我？就是将军有灵，决不附着你这等村蠢之夫来说祸说福的。”

正在争辨之时，沈晖一交跌倒，口流涎沫，登时晕去。内

中有同来的，奔告他家里，妻子多来看视。见了这个光景，分明认是得罪神道了，拜着庙巫讨饶。庙巫越妆起腔来道：“悔谢不早，将军盛怒，已执录了精魄，押赴酆都。死在顷刻，救不得了。”庙巫看见晕去不醒，正中下怀，落得大言恐吓。妻子惊惶无计，对着神像只是叩头，又苦苦哀求庙巫，庙巫越把话来说得狠了，妻子只得拊尸恸哭。看的人越多了，相戒道：“神明利害如此！戏谑不得的。”庙巫一发做着天气，十分得意。

只见沈晖在地下“扑”的跳将起来，众人尽道是强魂所使，俱各惊开。沈晖在人丛中跃出，扭住庙巫，连打数掌道：“我把你这枉口嚼舌的，不要慌！那曾见我酆都去了？”妻子道：“你适才却怎么来？”沈晖大笑道：“我见这些人信他，故意做这个光景耍他一耍，有甚么神道来？”庙巫一场没趣，私下走出庙去躲了。合庙之人，尽皆散去，从此也再弄不兴了。

看官，只看这两件事，你道巫师该信不该信？所以聪明正直之人，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，只好哄愚夫愚妇一窍不通的。小子而今说一个极做天气的巫师，撞着个极不下气的官人，弄出一场极畅快的事来。比着西门豹投巫，还觉希罕。正是：

奸欺妄欲言生死，宁知受欺正于此！

世人认做活神明，只合同尝干狗屎。

话说唐武宗会昌年间，有个晋阳县令，姓狄，名维谦，乃反周为唐的名臣狄梁公仁杰之后。守官清恪，立心刚正。凡事只从直道上做去，随你强横的，他不怕，就上官也多谦让

他一分。治得个晋阳户不夜闭，道不拾遗，百姓家家感德衔恩，无不赞叹的。谁知天灾流行，也是晋阳地方一个悔气，虽有这等好官在上，天道一时亢旱起来。自春至夏，四五个月内并无半点雨泽。但见：

田中纹坼，井底尘生。滚滚烟飞，尽是晴光浮动；微微风撼，元来暖气熏蒸。辘轳不绝声，止得泥浆半杓；车戽无虚刻，何来活水一泓？供养着五湖四海行雨龙王，急迫熬八口一家喝风狗命。止有一轮红日炎炎照，那见四野阴云歔歔兴？

旱得那晋阳数百里之地，土燥山焦，港枯泉涸，草木不生，无苗尽槁。急得那狄县令屏去侍从仪卫，在城隍庙中跣足步祷，不见一些徵应。一面减膳羞，禁屠宰，日日行香，夜夜露祷，凡是那救旱之政，没一件不做过了。

话分两头。本州有个无赖邪民，姓郭，名赛璞，自幼好习符咒，投着一个并州来的女巫，结为伙伴。名称师兄师妹，其实暗地里当做夫妻。两个一正一副，花嘴骗舌，哄动乡民不消说。亦且男人外边招摇，女人内边蛊惑，连那官宦大户人家，也有要祷除灾祸的，也有要祛除疾病的，也有夫妻不睦要他魔祥和好的，也有妻妾相妒要他各使魔魅的，种种不一，弄得太原州界内七颠八倒。本州监军使乃是内监出身，这些太监心性，一发敬信的了不得。监军使适要朝京，因为那时朝廷也重这些左道异术，郭赛璞与女巫便思量随着监军使之便，到京师走走，图些侥幸。那监军使也要作兴他们，主张带了他们去。

到得京师，真是五方杂聚之所，奸宄易藏，邪言易播。他

们旋符设咒，救病除妖，偶然撞着小小有些应验，便一传两，两传三，各处传将开去，道是异人异术，分明是一对活神仙在京里了。及至来见他的，他们习着这些大言不惭的话头，见神见鬼，说得活灵活现；又且两个一鼓一板，你强我赛。除非是正人君子，不为所惑，随你咋咋伶俐的好汉，但是一分信着鬼神的，没一个不着他道儿。外边既已哄传其名，又因监军使到北司各监赞扬，弄得这些太监往来的多了，女巫遂得出入宫掖，时有恩赉。又得太监们帮衬之力，夤缘圣旨，男女巫俱得赐号天师。元来唐时崇尚道术，道号天师，僧赐紫衣，多是不以为意的事。却也没个什么职掌衙门，也不是什么正经品职，不过取得名声好听，恐动乡里而已。郭赛璞既得此号，便思荣归故乡，同了这女巫，仍旧到太原州来。此时无大无小，无贵无贱，尽称他每为天师。他也妆模作样，一发与未进京的时节，气势大不同了。

正值晋阳大旱之际，无计可施，狄县令出着告示道：“不拘官吏军民人等，如有能兴云致雨，本县不惜重礼酬谢。”告示既出，有县里一班父老，率领着若干百姓来禀县令道：“本州郭天师符术高妙，名满京都，天子尚然加礼。若得他一至本县祠中，那祈求雨泽，如反掌之易。只恐他尊贵，不能勾得他来，须得相公虔诚款请，必求其至，以救百姓，百姓便有再生之望了。”狄县令道：“若果然其术有灵，我岂不能为着百姓屈己求他？只恐此辈是大奸猾，煽起浮名，未必有真本事。亦且假窃声号，妄自尊大，请得他来，徒增尔辈一番骚扰，不能有益。不如就近访那真正好道潜修得力的，未必无人。或者有得出来应募，定胜此辈虚器的一倍，本县所以

未敢慕名，开此妄端耳。”父老道：“相公所见固是，但天下有其名，必有其实。见放着那朝野闻名、**咄咄**的天师不求，还那里去另访得道的？这是‘现钟不打，又去炼铜’了。若相公恐怕供给烦难，百姓们情愿照里递人丁派出做公费，只要相公做主，求得天师来，便莫大之恩了。”县令道：“你们所见既定，我何所惜？”

于是县令备着花红表里，写着恳请书后，差个知事的吏典，代县令亲身行礼。备述来意已毕，天师意态甚是倨傲。听了一回，慢然答道：“要祈雨么？”众人叩头道：“正是。”天师笑道：“亢旱乃是天意，必是本方百姓罪业深重，又且本县官吏贪污不道，上天降罚，见得如此。我等奉天行道，怎肯违了天心，替你们祈雨？”众人又叩头道：“若说本县县官，甚是清正有余。因为小民作业，上天降灾。县官心生不忍，特慕天师大名，敢来礼聘屈尊到县，祈请一坛甘雨，万勿推却，万民感戴！”天师又笑道：“我等岂肯轻易赴汝小县之请？”再三不肯。

吏典等回来，回覆了狄县令。父老同百姓等多哭道：“天师不肯来，我辈眼见得不能存活了！还是县宰相公再行敦请，是必要他一来便好。”县令没奈何，只得又加礼物，添差了人，另写了恳切书后。又申个文书到州里，央州将分上，恳请必来。州将见县间如此勤恳，只得自去拜望天师，求他一行。天师见州将自来，不得已，方才许诺。众人见天师肯行，欢声动地，恨不得连身子都许下他来。天师叫备男女轿各一乘，同着女师前往。这边史典、父老人等，惟命是从，敢不齐整？备着男女二轿，多结束得分外鲜明。一路上秉香燃烛，幢幡宝

盖，真似迎着一双活佛来了。

到得晋阳界上，狄县令当先迎着，他两人出了轿，与县令见礼毕，县令把着盏，替他两个上了花红彩段。鞦过马来换了轿，县令亲替他笼着马，鼓乐前导，迎至祠中。先摆着下马酒筵，极其丰盛。就把铺陈行李之类，收拾在祠后洁净房内。县令道了安置，别了自去。专候明日作用，不题。

却说天师到房中对女巫道：“此县中要我每祈雨，意思虔诚，礼仪丰厚，只好这等了。满县官吏人民，个个仰望着下雨，假若我们做张做势，造化撞着了，下雨便好；倘不遇巧，怎生打发得这些人？”女巫道：“枉叫你弄了若干年代把戏，这样小事就费计较！明日我每只把雨期约得远些。天气晴得久了，好歹多少下些；有一两点洒洒，便算是我们功德了。万一到底不下，只是寻他们事故，左也是他不是，右也是他不是。弄得他们不耐烦，我们做个天气，只是撒着要去，不肯再留。那时只道恼了我们性子，攀留不住，自家只好忙乱，那个还来议我们的背后不成？”天师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他既十分敬重我们，料不敢拿我们破绽。只是老着脸皮做便了。”商量已定。

次日，县令到祠请祈雨。天师传命：就于祠前设立小坛停当，天师同女巫在城隍神前，口里胡言乱语的说了好些鬼话，一同上坛来。天师登位，敲动令牌；女巫将着九环单皮鼓，打的厮琅琅价响。烧了好几道符，天师站在高处，四下一望，看见东北上微微有些云气。思量道：“‘夏雨北风生’，莫不是数日内有雨？落得先说破了，做个人情。”下坛来，对县令道：“我为你飞符上界请雨，已奉上帝命下了。只要你们

至诚，三日后雨当沾足。”这句说话传开去，万民无不踊跃喜欢，四郊士庶，多来团集了，只等下雨。

悬悬望到三日期满，只见天气越晴得正路了。

烈日当空，浮云扫净。蝗蝻得意，乘热气以飞扬；鱼鳖潜踪，在汤池前蹶蹶。轻风罕见，直挺挺不动五方旗；点雨无徵，苦哀哀只闻一路哭。

县令同了若干百姓，来问天师道：“三日期已满，怎不见一些影响？”天师道：“灾沴必非虚生，实由县令无德，故此上天不应。我今为你虔诚再告。”狄县令见说他无德，自己引罪道：“下官不职，灾祸自当，怎忍贻累于百姓？万望天师曲为周庇，宁使折尽下官福算，换得一场雨泽，救取万民，不胜感戴。”天师道：“亢旱必有旱魃，我今为你一面祈求雨泽，一面搜寻旱魃，保你七日之期，自然有雨。”县令道：“旱魃之说，诗书有之，只是如何搜寻？”天师道：“此不过在民间，你不要管我。”县令道：“果然搜寻得出，致得雨来，但凭天师行事。”

天师就令女巫到民间，各处寻旱魃。但见民间有怀胎十月将足者，便道是旱魃在腹内，要将药堕下他来，民间多慌了。他又自恃是女人，没一家内室不走进去，但是有娠孕的，多瞒他不过。富家恐怕出丑，只得将钱财买嘱他，所得贿赂无算。只把一两家贫妇带到官来，只说是旱魃之母，将水浇他。县令明知无干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是尽意奉承他。到了七日，天色仍复如旧，毫无效验。有诗为证：

旱魃如何在妇胎？奸徒设计诈人财。

虽然不是祈禳法，只合雷声头上来。

如此作为，十日有多。天不凑趣，假如肯轻轻松松洒下

了几点，也要算他功劳，满场卖弄本事，受酬谢去了，怎当得干阵也不打一个？两人自觉没趣，推道是“此方未该有雨，担阁在此无用”，一面收拾，立刻要还本州。这些愚呆百姓一发慌了，嚷道：“天师在此，尚然不能下雨；若天师去了，这雨再下不成了。岂非一方百姓该死？”多来苦告县令，定要攀留。

县令极是爱百姓的，顺着民情，只得去拜告苦留道：“天师既然肯为万姓，特地来此，还求至心祈祷，必求个应验，救此一方。如何做个劳而无功去了？”天师被县令礼求，百姓苦告，无言可答。自想道：“若不放下个脸来，怎生缠得过？”勃然变色，骂县令道：“庸琐官人，不知天道！你做官不才，本方该灭，天时不肯下雨，留我在此何干？”县令不敢回言与辨，但称谢道：“本方有罪，自干天谴，非敢更烦天师。但特地劳渎天师到此一番，明日须要治酒奉饯，所以屈留一宿。”天师方才和颜道：“明日必不可迟了。”

县令别去，自到衙门里来。召集衙门中人，对他道：“此辈猾徒，我明知矫诬无益。只因愚民轻信，只道我做官的不肯屈意，以致不能得雨。而今我奉事之礼，祈恳之诚，已无所不尽，只好这等了。他不说自己邪妄没力量，反将恶语骂我。我忝居人上，今为巫者所辱，岂可复言为官耶？明日我若有所指挥，你等须要一一依我而行。不管有甚好歹是非，我身自当之，你们不可迟疑落后了。”这个狄县令一向威严，又且德政在人，个个信服，他的分付，那一个不依从的？当日衙门人等俱各领命而散。

次早县门未开，已报天师严飭归骑，一面催促起身了。管

办吏来问道：“今日相公与天师饯行，酒席还是设在县里，还是设在祠里？也要预先整备才好，怕一时来不迭。”县令冷笑道：“有甚来不迭？”竟叫打头踏到祠中来，与天师送行。随从的人多疑心道：“酒席未曾见备，如何送行？”那边祠中天师，也道县官既然送行，不知设在县中还是祠中？如何不见一些动静？等得心焦，正在祠中发作道：“这样怠慢的县官，怎得天肯下雨！”须臾间县令已到。天师还带着怒色，同女巫一齐嚷道：“我们要回去的，如何没些事故担搁我们？甚么道理！既要饯行，何不快些？”县令改容大喝道：“大胆的奸徒！你左道女巫，妖惑日久，撞在我手，当须死在今日，还敢说归去么？”喝一声：“左右，拿下！”官长分付，从人怎敢不从？一伙公人暴雷也似答应一声，提了铁链，如鹰拿燕雀，把两人扣脰颈锁了，扭将下来。

县令先告城隍道：“齷齪妖徒，哄骗愚民，诬妄神道，今日请为神明除之。”喝令按倒在城隍面前道：“我今与你二人饯行！”各鞭背二十，打得皮开肉绽，血溅庭阶。鞭罢，捆缚起来，投在祠前漂水之内。可笑郭赛璞与并州女巫，做了一世邪人，今日死于非命。

强项官人不受挫，妄作妖巫干托大！

神前杖背神不灵，瓦罐不离井上破。

狄县令立刻之间，除了两个天师，左右尽皆失色。有老成的来禀道：“欺妄之徒，相公除了甚当。只是天师之号，朝廷所赐，万一上司嗔怪，朝廷罪责，如之奈何？”县令道：“此辈人无根绊，有权术。留下他，冤仇不解，必受他中伤。既死之后，如飞蓬断梗，还有甚么亲识故旧来党护他的？即

使朝廷责我擅杀，我拚着一官便了，没甚大事。”众皆唯唯，服其胆量。

县令又自想道：“我除了天师，若雨泽仍旧不降，无知愚民越要归咎于我，道是得罪神明之故了。我想神明在上，有感必通，妄诞庸奴，原非感格之辈。若堂堂县宰，为民请命，岂有一念至诚，不蒙鉴察之理？”遂叩首神前，虔祷道：“诬妄奸徒，身行秽事，口出诬言，玷污神德，谨已诛讞。上天雨泽，既不轻徇妖妄，必当鉴念正直。再无感应，是神明不灵，善恶无别矣。若果系县令不德，罪止一身，不宜重害百姓。今叩首神前，维谦发心，从此在祠后高冈烈日之中，立曝其身；不得雨，情愿槁死，誓不休息！”言毕，再拜而出。那祠后有山，高可十丈。县令即命设席焚香，簪冠执笏，朝服独立于上。分付从吏，俱各散去听候。

阖县士民，听知县令如此行事，大家骇愕起来道：“天师如何打死得的？天师决定不死。邑长惹了他，必有奇祸，如何是好？”又见说道：“县令在祠后高冈上，烈日中自行曝晒，祈祷上天去了。”于是奔走纷纭，尽来观看，搅做了人山人海，城墙也似砌将拢来。可煞怪异！真是来意至诚，无不感应。起初县令步到冈上之时，炎威正炽，砂石流铄。待等县令站得脚定了，忽然一片黑云推将起来，大如车盖，恰恰把县令所立之处遮得无一点日光，四周日色尽晒他不着。自此一片起来，四下里慢慢黑云团圈接着，与起初这覆顶的混做一块生成了。雷震数声，甘雨大注。但见：

千山**轰**，万境昏霾。溅沫飞流，空中宛转群龙舞；怒号狂啸，野外奔腾万骑来。闪烁烁曳两道

流光，闹轰轰鸣几声连鼓。淋漓无已，只教农子心欢；震叠不停，最是恶人胆怯。

这场雨足足下了一个多时辰，直下得沟盈浚满，原野滂流。士民拍手欢呼，感激县令相公为民辛苦，论万数千的跑上冈来，簇拥着狄公自山而下。脱下长衣，当了伞子，遮着雨点。老幼妇女，拖泥带水，连路只是叩头赞诵。狄公反有些不过意道：“快不要如此。此天意救民，本县何德？”怎当得众人愚迷的多，不晓得精诚所感，但见县官打杀了天师，又会得祈雨，毕竟神通广大，手段又比天师高强，把先前崇奉天师这些虔诚，多移在县令身上了。县令到厅，分付百姓各散，随取了各乡各堡雨数尺寸，文书申报上司去。那时州将在州，先闻得县官杖杀巫者，也有些怪他轻举妄动，道是：“礼请去的，纵不得雨，何至于死？若毕竟请雨不得，岂不枉杀无辜？”及见文书上来，报着四郊雨足。又见百姓雪片也似投状来，称赞县令曝身致雨许多好处。州将才晓得县令正人君子，政绩殊常，深加叹异。有心要表扬他，又恐朝廷怪他杖杀巫者，只得上表一道，明列其事。内中大略云：

郭巫等猥琐细民，妖诬惑众。虽窃名号，总属夤缘。及在乡里，渎神害下，凌轹邑长。守土之官，为民诛之，亦不为过。狄某力足除奸，诚能动物，曝躯致雨，具见异绩。圣世能臣，礼宜优异。云云。

其时藩镇有权，州将表上，朝廷不敢有异。亦且郭巫等原系无籍棍徒，一时在京冒滥宠荣；到得出外多时，京中原无羽翼心腹，记他在心上的，就打死了，没人仇恨。名虽天师，只当杀个平民罢了。果然不出狄县令所料。那晋阳是彼时北京，

一时狄县令政声，朝野喧传，尽皆钦服其人品。不一日，诏书下来褒异。诏云：

维谦剧邑良才，忠臣华胄。睹兹天厉，将瘁下民。当请禱于晋祠，类投巫于邺县。曝山椒之畏景，事等焚躯；起天际之油云，情同剪爪。遂使旱风潜息，甘泽旋流。昊天犹鉴克诚，予意岂忘褒善？特颁朱绂，俾耀铜章。勿替令名，更昭殊绩。

当下赐钱五十万，以赏其功。

从此狄县令遂为唐朝名臣，后来升任去后，本县百姓感他，建造生祠，香火不绝，祈晴禱雨，无不应验。只是一念刚正，见得如此，可见邪不能胜正。那些乔妆做势的巫师，做了水中淹死鬼，不知几时得超升哩！世人酷信巫师的，当熟看此段话文。有诗为证：

尽道天师术有灵，如何水底不回生！

试看甘雨随车后，始信如神是至诚。

拍案惊奇卷四十

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

诗云：

人生凡事有前期，尤是功名难强为。

多少英雄埋没杀，只因莫与指途迷。

话说人生只有科第一事，最是黑暗，没有甚定准的。自古道：“文齐福不齐。”随你胸中锦绣，笔下龙蛇，若是命运不对，倒不如乳臭小儿、卖菜佣早登科甲去了。就如唐时以诗取士，那李、杜、王、孟不是万世推尊的诗祖？却是李、杜俱不得成进士，孟浩然连官多没有，止有王摩诘一人有科第，又还亏得岐王帮衬，把《郁轮袍》打了九公主关节，才夺得解头。若不会夤缘钻刺，也是不稳的。只这四大家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人？及至诗不成诗，而今世上不传一首的，当时登第的元不少。看官，你道有甚么清头在那里？所以说：

文章自古无凭据，惟愿朱衣一点头。

说话的，依你这样说起来，人多不消得读书勤学，只靠

着命中福分罢了。看官，不是这话。又道是：“尽其在我，听其在天。”只这些福分，又赶着兴头走的。那奋发不过的人，终究容易得些，也是常理。故此说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毕竟水到渠成，应得的多。但是科场中鬼神弄人，只有那该侥幸的时来福凑，该屯^①的七颠八倒，这两项吓死人。先听小子说几件科场中事体，做个起头。

有个该中了，撞着人来帮衬的：

湖广有个举人姓何，在京师中会试，偶入酒肆，见一伙青衣大帽人在肆中饮酒。听他说话，半文半俗；看他气质，假斯文带些光棍腔。何举人另在一座，自斟自酌。这些人见他独自一个寂寞，便来邀他同坐，何举人不辞，就便随和欢畅。这些人道是不做腔，肯入队，且又好相与，尽多快活。吃罢散去。

隔了几日，何举人在长安街过，只见一人醉卧路旁，衣帽多被尘土染污。仔细一看，却认得是前日酒肆里同吃酒的内中一人。也是何举人忠厚处，见他醉后狼藉不像样，走近身扶起他来。其人也有些醒了，张目一看，见是何举人扶他，把手拍一拍臂膊，哈哈笑道：“相公造化到了。”就伸手袖中解出一条汗巾来。汗巾结里，裹着一个两指大的小封儿，对何举人道：“可拿到下处自看。”何举人不知其意，袖了到下处去。

下处有好几位同会试的在那里，何举人也不道是甚么机密勾当，不以为意，竟在众人面前拆开看时，乃是六个《四书》题目，八个经题目，共十四个。同寓人见了问道：“此自何来？”何举人把前日酒肆同伙、今日跌倒街上的话，说了一

遍，道：“是这个人与我的，我也不知何来。”同寓人道：“这是光棍们假作此等哄人的，不要信他。”独有一个姓安的心里道：“便是假的何妨？我们落得做做熟也好。”就与何举人约了，每题各做一篇。又在书坊中寻刻的好文，参酌改定。后来入场，七个题目都在这里面的。二人多是预先做下的文字，皆得登第。

元来，这个醉卧的人乃是大主考的书办。在他书房中抄得这张题目，乃是一正一副在内。朦胧醉中，见了何举人扶他，喜欢，与了他。也是他机缘辐辏，又挈带了一个姓安的。这些同寓不信的人，可不是命里不该，当面错过？

醉卧者人，吐露者神。信与不信，命从此分。

有个该中了，撞着鬼来帮衬的：

扬州兴化县举子，应应天乡试。头场日鼾睡一日不醒，号军叫他起来，日已晚了。正自心慌，且到号底厕上走走。只见厕中已有一个举子在里头，问兴化举子道：“兄文成未？”答道：“正因睡了失觉，一字未成，了不得在这里。”厕中举子道：“吾文皆成，写在王讳纸上。今疾作，誊不得了。兄文既未有，吾当赠兄罢。他日中了，可谢我百金。”兴化举子不胜之喜。厕中举子就把一张王讳纸递过来，果然七篇多明明白白写完在上面。说道：“小弟姓某，名某，是应天府学。家在僻乡。城中有卖柴牙人某人，是我侄，可一访之，便可寻我家了。”兴化举子领诺。拿到号房，照他写的普了，得以完卷。

进过三场，揭晓果中。急持百金，往寻卖柴牙人，问他叔子家里。那牙人道：“有个叔子，上科正患痢疾进场，死在场中了。今科那得还有一个叔子？”举子大骇，晓得是鬼来帮

他中的。同了牙人，直到他家，将百金为谢。其家甚贫，梦里也不料有此百金之得，阖家大喜。这举子只当百金买了一个春元。

一点文心，至死不磨。上科之鬼，能助今科。

有个该中了，撞着神借人来帮衬的：

宁波有两生，同在鉴湖育王寺读书。一生儇巧，一生拙诚。那拙的信佛，每早晚必焚香在大士座前祷告，愿求明示场中七题。那巧的见他匍匐不休，心中笑他痴呆，思量要耍他一耍。遂将一张大纸，自拟了七题，把佛香烧成字，放在香几下。

拙的明日早起拜神，看见了，大信，道是大士有灵，果然密授秘妙。依题遍采坊刻佳文，名友窗课，模拟成七篇好文，熟记不忘。巧的见他信以为实，如此举动，道是被作弄着了，背地暗笑他着鬼。岂知进到场中，七题一个也不差。一挥而出，竟得中式。这不是大士借那儇巧的手，明把题目与他的！

拙以诚求，巧者为用。鬼神机权，妙于簸弄。

有个该中了，自己精灵现出帮衬的：

湖广乡试日，某公在场阅卷倦了，朦胧打盹。只听得耳畔叹息道：“穷死，穷死。救穷，救穷。”惊醒来，想一想道：“此必是有士子要中的作怪了。”仔细听听，声在一箱中出。伸手取卷，每拾起一卷，耳边低低道：“不是。”如此屡屡。落最后一卷，听得耳边道：“正是。”某公看看，文字果好。取中之，其声就止。

出榜后，本生来见。某公问道：“场后有何异境？”本生

道：“没有。”某公道：“场中甚有影响。生平好讲甚么话？”本生道：“门生家寒不堪，在窗下每作一文成，只呼‘穷死，救穷’，以此为常，别无他话。”某公乃言阅卷时耳中所闻如此，说了，共相叹异。连本生也不知道怎地起的。这不是自己一念坚切，精灵活现么？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果然勇猛，自有神来。

有个该中了，人与鬼神两相凑巧帮衬的：

浙场有个士子，原是少年饱学，走过了好几科，多不得中。落后一科，年纪已长，也不做指望了。幸得有了科举，图进场完故事而已。进场之夜，忽梦见有人对他道：“你今年必中，保不可写一个字在卷上。若写了，就不中了。只可交白卷。”士子醒来道：“这样梦也做得奇，天下有这事么？”不以为意。

进场领卷，正要构思下笔，只听得耳边厢又如此说道：“决写不得的。”他心里疑道：“好不作怪！”把题目想了一想，头红面热，一字也忖不来。就暴躁起来道：“多管是又不该中了，所以如此。”闷闷睡去。只见祖、父俱来分付道：“你万万不可写一字，包你得中便了。”醒来叹道：“这怎么解？如此梦魂缠扰，料无佳思，吃苦做甚么？落得不做。投了白卷出去罢！”

出了场来，自道头一个就是他贴出，不许进二场了。只见试院开门，贴出许多不合式的来：有不完篇的，有脱了稿的，有差写题目的，纷纷不计其数。正拣他一字没有的，不在其内。倒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些弥封对读的，多失了魂了！”

隔了两日，不见动静，随众又进二场。也只是见不贴出，

瞞生人眼，进去戏耍罢了。才捏得笔，耳边又如此说。他自笑道：“不劳分付。头场白卷，二场写他则甚？世间也没这样呆子。”游衍了半日，交卷而出，道这番决难逃了。只见第二场又贴出许多，仍复没有己名，自家也好生诧异。又随众进了三场，又交了白卷，自不必说。

朋友们见他进过三场，多来请教文字，他只好背地暗笑，不好说得。到得榜发，公然榜上有名，高中了。他只当是个梦，全不知是那里起的。随着赴鹿鸣宴风骚，真是十分侥幸。领出卷来看，三场俱完好。且是锦绣满纸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其故。

元来弥封所两个进士知县，多是少年科第，有意思的。道是不进得内帘，心中不伏气。见了题目，有些技痒，要做一卷试试手段，看还中得与否，只苦没个用印卷子。虽有个把不完卷的递将上来，却也有一篇半篇先写在上了，用不着的。已后得了此白卷，心中大喜。他两个记着姓名，便你一篇，我一篇，共相斟酌改订，凑成好卷。弥封了，发去誊录，三场皆如此，果然中了出来。两个进士暗地得意，道是这人有天生造化。反着人寻将他来，问其白卷之故。此生把梦寐叮嘱之事，场中耳畔之言，一一说了。两个进士道：“我两人偶然之兴，皆是天教代足下执笔的。”此生感激无尽，认做了相知门生。

张公吃酒，李公却醉。命若该时，一字不费。

这多是该中的话了。若是不该中，也会千奇万怪起来。有一个不该中，鬼神反来耍他的：

万历癸未年，有个举人管九皋赴会试。场前梦见神人传

示七个题目，醒来个个记得，第二日寻坊间文，拣好的熟了。入场，七题皆合，喜不自胜。信笔将所熟文字写完，不劳思索。自道是得了神助，必中无疑。谁知是年主考厌薄时文，尽搜括坊间同题文字，入内磨对。有试卷相同的，便涂坏了。管君为此竟不得中，只得选了官去。若非先梦七题，自家出手去做，还未见得不好。这不是鬼神明明耍他？

梦是先机，番成悔气。鬼善揶揄，直同儿戏。

有一个不该中强中了，鬼神来摆布他的：

浙江山阴士人诸葛一鸣，在本处山中发愤读书，不回过岁。隆庆庚午年，元旦未晓，起身梳洗，将往神祠去祷祈。途间遇一群人，喝道而来，心里疑道：“山中安得有此？”伫立在旁细看。只见鼓吹前导，马上簇拥着一件东西。落后贵人到，乃一金甲神也。一鸣明知是阴间神道，迎上前来拜问道：“尊神前驱所迎何物？”神道：“今科举子榜。”一鸣道：“小生某人，正是秀才。榜上有名否？”神道：“没有。君名在下科榜上。”一鸣道：“小生家贫，等不得，尊神可移早一科否？”神道：“事甚难。然与君相遇，亦有缘，试为君图之。若得中，须多焚楮钱，我要去使用才安稳。不然，我亦有罪犯。”一鸣许诺。及后边榜发，一鸣名在末行，上有丹印。——缘是数已填满，一个教官将着一鸣卷竭力来荐，至见诸声色。主者不得已，割去榜末一名，将一鸣填补。此是鬼神在暗中作用。

一鸣得中甚喜，匆匆忘了烧楮钱。赴宴归寓，见一鬼披发在马前哭道：“我为你受祸了。”一鸣认看，正是先前金甲神，甚不过意道：“不知还可焚钱相救否？”鬼道：“事已迟了，还可相助。”一鸣买些楮钱烧了。

及到会试，鬼复来道：“我能助公登第。”预报七题，一鸣打点了进去，果然不差，一鸣大喜。到第二场，将到进去了，鬼才来报题。一鸣道：“来不及了。”鬼道：“将文字放在头巾内，带了进去。我遮护你便了。”一鸣依了他。到得监试面前，不消搜得，巾中文早已坠下。算个怀挟作弊，当时打了枷号示众，前程削夺。此乃鬼来报前怨，作弄他的。可见命未该中，只早一科也是强不得的。

躁于求售，并丧厥有。人耶鬼耶，各任其咎。

看官，只看小子说这几端，可见功名定数，毫不可强。所以道：

窗下莫言命，场中不论文。

世间人总在这定数内，被他哄得昏头昏脑的。小子而今说一段指破功名定数的故事，来完这回正话。

唐时有个江陵副使李君，他少年未第时，自洛阳赴长安进士举。经过华阴道中，下店歇宿。只见先有一个白衣人在店，虽然浑身布素，却是骨秀神清，丰格出众。店中人甚多，也不把他放他心上。李君是个聪明有才思的人，便瞧科在眼里道：“此人决然非凡。”就把坐来移近了，把两句话来请问他，只见谈吐如流，百叩百应，李君愈加敬重，与他围炉同饮，款洽倍常。

明日一路同行，至昭应，李君道：“小弟慕足下尘外高踪，意欲结为兄弟。倘蒙不弃，伏乞见教姓名年岁，以便称呼。”白衣人道：“我无姓名，亦无年岁，你以兄称我，以兄礼事我可也。”李君依言，当下结拜为兄。

至晚，对李君道：“我隐居西岳，偶出游行，甚荷郎君相厚之意。我有事故，明旦先要往城，不得奉陪，如何？”李君道：“邂逅幸与高贤结契，今遽相别，不识有甚言语指教小弟否？”白衣人道：“郎君莫不要知后来事否？”李君再拜恳请道：“若得预知后来事，足可趋避，省得在黑暗中行，不胜至愿。”白衣人道：“仙机不可泄漏，吾当缄封三书与郎君，日后自有应验。”李君道：“所以奉恳，专贵在先知后事。若直待事后有验，要晓得他怎的？”白衣人道：“不如此说。凡人功名富贵，虽自有定数，但吾能前知，便可为郎君指引。若到其间开他，自有用处，可以周全郎君富贵。”李君见说，欣然请教。白衣人乃取纸笔，在月下不知写些甚么。折做三个柬，外用三个封封了，拿来交与李君道：“此三封，郎君一生要紧事体在内。封有次第，内中有秘语。直到至急时，方可依次而开，开后自有应验。依着做去，当得便宜。若无急事，漫自开他，一毫无益的。切记，切记！”李君再拜领受，珍藏篋中。次日各相别去。

李君到了长安，应过进士举，不得中第。李君父亲在时，是松滋令，家事颇饶。只因带了宦囊，到京营求升迁，病死客邸，宦囊一空。李君痛父沦丧，门户萧条，意欲中第才归，重整门阀。家中多带盘缠，拚住京师，不中不休。自恃才高，道是举手可得，如拾芥之易，怎知命运不对，连应过五六举，只是下第，盘缠多用尽了。欲待归去，无有路费；欲待住下以俟再举，没了赁房之资，求容足之地也无。左难右难，没个是处。

正在焦急头上，猛然想道：“仙兄有书，分付道‘有急方

开’，今日已是穷极无聊，此不为急，还要急到那里去？不免开他头一封，看是如何。然是仙书，不可造次。”

是夜沐浴斋素，到第二日清旦，焚香一炉，再拜祷告道：“弟子只因穷困，敢开仙兄第一封书，只望明指迷途则个。”告罢，拆开外封，里面又有一小封，面上写着道：

某年月日，以困追无资用，开第一封。

李君大惊道：“真神仙也！如何就晓得今日目前光景，且开封的月日俱不差一毫！可见正该开的，内中必有奇处。”就拆开小封来看，封内另有一纸，写着不多几个字：

可青龙寺门前坐。

看罢，晓得有些奇怪，怎敢不依？只是疑心道：“到那里去何干？”

问问青龙寺远近，元来离住处有五十多里路。李君只得骑了一头蹇驴，屯屯走到寺前，日色已将晚了。果然依着书中言语，在门槛上呆呆地坐了一回，不见甚么动静，天昏黑下来，心里有些着急。又想了仙书，自家好笑道：“好痴子！这里坐，可是有得钱来的么？不指望钱，今夜且没讨宿处了。怎么办？”

正迟疑间，只见寺中有人行走响，看看至近。却是寺中主僧和个行者来关前门，见了李君，问道：“客是何人，坐在此间？”李君道：“驴弱居远，天色已晚，前去不得，将寄宿于此。”主僧道：“门外风寒，岂是宿处？且请到院中来。”李君推托道：“造次不敢惊动。”主僧再三邀进，只得牵了蹇驴，随着进来。主僧见是士人，具馔烹茶，不敢怠慢。

饮间，主僧熟视李君，上上下下估着看了一回，就转头

去与行童说一番。笑一番。李君不解其意，又不好问得。只见主僧耐了一回，突然问道：“郎君何姓？”李君通：“姓李。”主僧惊道：“果然姓李！”李君道：“见说贱姓，如此着惊，何故？”主僧道：“松滋李长官是郎君盛族，相识否？”李君站起身，颀蹙道：“正是某先人也。”主僧不觉垂泪不已，说道：“老僧与令先翁长官久托故旧，往还不薄。适见郎君丰仪，酷似长官，所以惊疑，不料果是。老僧奉求已多日，今日得遇，实为万幸。”

李君见说着父亲，心下感伤，涕流被面道：“不晓得老师与先人旧识，顷间造次失礼。然适闻相求弟子已久，不解何故？”主僧道：“长官昔年将钱物到此求官，得疾狼狽，有钱二千贯，寄在老僧常住库中，后来一病不起，此钱无处发付。老僧自是以来，心中常如有重负，不能释然。今得郎君到此，完此公案，老僧此生无事矣。”李君道：“向来但知先人客死，宦囊无迹，不知却寄在老师这里。然此事无个证见，非老师高谊在古人之上，怎肯不昧其事，反加意寻访？重劳记念，此德难忘。”主僧道：“老僧世外之人，要钱何用？何况他人之财，岂可没为己有，自增罪业。老僧只怕受托不终，致负夙债，贻累来生。今幸得了此心事，魂梦皆安。老僧看郎君行况萧条，明日但留下文书一纸，做个执照，尽数掣去，为旅邸之资，尽可营生。尊翁长官之目也瞑了。”李君悲喜交集，悲则悲着父亲遗念，喜则喜着顿得多钱，称谢主僧不尽。又自念仙书之验如此，真希有事也。

青龙寺主古人徒，受托钱财谊不诬。

贫子衣珠虽故在，若非仙诀可能符？

是晚主僧留住安宿，殷勤相待。次日尽将原镪二千贯发出，交明与李君。李君写个收领文字，遂雇骡驮载，珍重而别。

李君从此买宅长安，顿成富家。李君一向门阀清贵，只因生计无定，连妻子也不娶得。今长安中大家见他富盛起来，又是旧家门望，就有媒人来说亲与他。他娶下成婿，作久住之计。

又应过两次举，只是不第。年纪看看长了，亲戚朋友仆从等多劝他：“且图一官，以为终身之计。如何被科名骗老了？”李君自恃才高，且家有余资，不愁衣食，自道：“只争得此一步，差好多光景，怎肯甘心就住，让那才不如我的得意了，做尽天气？且索再守他次把做处。”

本年又应一举，仍复不第，连前却满十次了。心里虽是不伏气，却是递年打鼾鼾，也觉得不耐烦了。说话的，如何叫得打鼾鼾？看官听说：唐时榜发后，与不第的举子吃解闷酒，浑名打鼾鼾。此样酒席可是吃得十来番起的？李君要住住手，又割舍不得；要宽心再等，不但撙掇的人多，自家也觉争气不出了。况且妻子又未免图他一官半职荣贵，耳边日常把些不入机的话来激聒，一发不知怎地好，竟自没了主意。含着一眶眼泪道：“一歇了手，终身是个不第举子。就侥幸官职高贵，也说不响了。”

踌躇不定几时，猛然想道：“我仙兄有书，道急时可开。此时虽无非常急事，却是住与不住，是我一生了当的事，关头所差不小，何不开他第二封一看，以为行止？”

主意定了，又斋戒沐浴。次日清旦，启开外封，只见里

面写道：

某年月日，以将罢举，开第二封。

李君大喜道：“元来原该是今日开的！既然开得不差，里面必有决断。吾终身可定了。”忙又开了小封看时，也不多几个字，写着：

可西市鞦韆行头坐。

李君看了道：“这又怎么解？我只道明明说个还该应举不应举，却又是哑谜！当日青龙寺须有个寺僧欠钱，这个西市鞦韆行头难道有人欠我及第的债不成？但是仙兄说话，不曾差了一些，只索依他走去，看是甚么缘故。却其实有些好笑。”自言自语了一回，只得依言，一直走去。

走到那里，自想道：“可在那处坐好？”一眼望去，一个去处，但见：

望子高挑，垠头广架。门前对子，强斯文带醉歪题；壁上诗篇，村过客乘忙谄下。入门一阵腥膻气，案上原少佳肴；到坐几番么喝声，面前未来供饌。漫说闻香须下马，枉夸知味且停骖。无非行路救饥，或是邀人议事。

原来是一个大酒店。李君独坐无聊，想道：“我且沽一壶，吃着坐看。”步进店来。

店主人见是个士人，便拱道：“楼上有洁净坐头，请官人上楼去。”李君上楼坐定，看那楼上的东首尽处，有间洁净小阁子，门儿掩着，像有人在里边坐下的，寂寂嘿嘿在里头。李君这付座底下，却是店主人的房，楼板上有个穿眼，眼里偷窥下去，是直见的。李君一个在楼上，还未见小二送酒菜上

来。独坐着闲不过，听得脚底下房里头低低说话，他却在地板眼里张看。只见一个人将要走动身，一个拍着肩叮嘱，听得落尾两句说道：“交他家郎君明日平明必要到此相会。若是苦没有钱，即说元是且未要钱的，不要挫过。迟一日就无及了。”去的那人道：“他还疑心不的确，未肯就来，怎好？”

李君听得这几句话有些古怪，便想道：“仙兄之言，莫非应着此间人的事体么？”即忙奔下楼来，却好与那两个人撞个劈面，乃是店主人与一个葛生人。李君扯住店主人问道：“你们适才讲的是甚么话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侍郎的郎君有件紧要事干，要一千贯钱来用，托某等寻觅。故此商量，寻个头主。”李君道：“一千贯钱不是小事，那里来这个大财主好借用？”店主道：“不是借用，说得事成时，竟要了他这一千贯钱，也还算是相应的。”李君再三要问其事备细，店主人道：“与你何干，何必定要说破？”

只见那要去的人，立定了脚，看他问得急切，回身来道：“何不把实话对他说？总是那边未见得成，或者另绊得头主，大家商量商量也好。”店主人方才附着李君耳朵说道：“是营谋来岁及第的事。”李君正斗着肚子里事，又合着仙兄之机，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此事虚实何如？”

店主人道：“侍郎郎君见在楼上房内，怎的不实？”李君道：“方才听见你们说话，还是要去寻那个的是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有个举人，要做此事，约定昨日来成的，直等到晚，竟不见来。不知为凑钱不起，不知为疑心不真？却是郎君元未要钱，直等及第了才交足。只怕他为无钱不来，故此又要这位做事的朋友去约他。若明日不来，郎君便自去了。只可惜了这好

机会。”李君道：“好教两位得知，某也是举人。要钱时，某也有。便就等某见一见郎君，做了此事，可使得否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官人是实话么？”李君道：“怎么不实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这事原不拣人的，若实实要做，有何不可？”那个人道：“从古道：有奶便为娘。我们现钟不打，倒去敛铜？官人若果要做，我也不到那边去，再走坏这样闲步了。”店主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就请上楼与郎君相见面议，何如？”

两个人拉了李君，一同走到楼上来。那个人走去东首阁子里，说了一会话。只见一个人踱将出来，看他怎生模样？

白胖面庞，痴肥身体。行动许多珍重，周旋颇少谦恭。抬眼看人，常带几分蒙昧；出言对众，时牵数字含糊。顶着祖父现成家，享这儿孙自在福。

这人走出阁来，店主人忙引李君上前，指与李君道：“此侍郎郎君也，可小心拜见。”

李君施礼已毕，叙坐了。郎君举手道：“公是举子么？”李君通了姓名，道：“适才店主人所说来岁之事，万望扶持。”郎君点头未答，且目视店主人，与那个人做个手势道：“此话如何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数目已经讲过，昨有个人约着不来，推道无钱。今此间李官人有钱，情愿成约。故此特地引他谒见郎君。”郎君道：“咱要钱不多，如何今日才有主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举子多贫，一时间斗不着。”郎君道：“拣那富的拉一个来罢了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富的要是，又撞不见这样方便。”郎君又拱着李君问店主人道：“此间如何？”李君不等店主人回话，便道：“某寄籍长安，家业多在此，只求事成，千贯易处，不敢相负。”郎君道：“甚妙，甚妙。明年主司侍郎，乃吾亲叔父

也，必不误先辈之事。今日也未就要交钱，只立一约，待及第之后，即命这边主人走领，料也不怕少了的。”

李君见说得有根因，又且是应着仙书，晓得其事必成，放胆做着，再无疑虑。即袖中取出两贯钱来，央店主人备酒来吃。一面饮酒，一面立约，只等来年成事交银。当下李君又将两贯钱谢了店主人与那一个人，各各欢喜而别。

到明年应举，李君果得这个关节之力，榜下及第。及第后，将着一千贯完那前约，自不必说。眼见得仙兄第二封书，指点成了他一生之事。

真才屡挫误前程，不若黄金立可成。

今看仙书能指引，方知铜臭亦天生。

李君得第授官，自念富贵功名皆出仙兄秘授秘诀之力，思欲会见一面，以谢恩德，又要细问终身之事。差人到了华阴西岳，各处探访，并无一个晓得这白衣人的下落，只得罢了。以后仕宦得意，并无甚么急事可问，这第三封书无因得开。官至江陵副使。

在任时，一日忽患心痛，少顷之间，晕绝之数次，危迫特甚。方转念起第三封书来，对妻子道：“今日性命俄顷，可谓至急。仙兄第三封书可以开看，必然有救法在内了。”自己起床不得，就叫妻子灌洗了，虔诚代开。开了外封，也是与前两番一样的家数，写在里面道：

某年月日，江陵副使忽患心痛，开第三封。

妻子也喜道：“不要说时日相合，连病多晓得在先了，毕竟有解救之法。”连忙开了小封，急急看时，只叫得苦。元来比先前两封的字越少了，刚刚止得五字道：

可处置家事。

妻子看罢，晓得不济事了，放声大哭。李君笑道：“仙兄数已定矣，哭他何干？吾贫，仙兄能指点富吾；吾贱，仙兄能指点贵吾；今吾死，仙兄岂不能指点活吾？盖因是数，去不得了。就是当初富吾、贵吾，也元是吾命中所有之物。前数分明，止是仙兄前知，费得一番引路。我今思之：一生应举，真才却不能一第，直待时节到来，还要遇巧，假手于人，方得成名，可不是数已前定？天下事大约强求不得的。而今官位至此，仙兄判断已决，我岂复不知止足，尚怀遗恨哉？”遂将家事一面处置了当，隔两日，含笑而卒。

这回书叫做《三拆仙书》，奉劝世人看取：数皆前定如此，不必多生妄想。那有才不遇时之人，也只索引命自安，不必抑郁不快了。

人生自合有穷时，纵是仙家讵得私？

富贵只缘乘巧凑，应知难改盖棺期。